钢壳都市雷吉欧斯 4 confidential call

＝＝＝＝＝＝＝＝＝＝＝＝＝＝＝＝＝＝＝＝＝＝＝＝＝＝＝＝＝＝＝＝＝＝＝

作者：雨木シュウスケ

画家：深游

译者：梁恩嘉

扫图/录入：Ozzie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转载时请留心注意事项—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少年们为了守护信念

　　不惜与同窗好友刀剑相对！！

　　为了调查能够快速提高刭流力量的违禁酒走私事件，洁尔妮都市警察与雷冯遭遇到某个持有伪造学生证的集团。那群人之中，有一位名红发少年，而其真实身分居然是古连丹引以为傲的最强佣兵集团第三代团长——海亚，但他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违禁酒事件也查到了洁尔妮的学生身上，引来命运无情的捉弄……

　　两人的相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

　　「沃尔夫修丁，只有这种程度吗？」

　　少年有如嗫语似的低喃着。

　　「萨林邦教导佣兵团……」

　　为了调查能够快速提高刭流力量的违禁酒走私事件，洁尔妮都市警察与雷冯遭遇到某个持有伪造学生证的集团。

　　那群人之中，有一位名叫海亚的少年。

　　他居然是古连丹引以为傲的最强佣兵集团第三代团长——海亚，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洁尔妮里？

　　并且违禁酒事件也查到了洁尔妮的学生身上，这个事实将会让夏尼德遭受到命运之神的无情捉弄……

　　2009年动画播映中，史上最强的学园动作科幻故事，强势登场！

目录

序幕

01　她的主张

02　各自的夜睌

03　想法与现实

04　局外人

05　那天的誓言

06　发狂的守护者

终章

后记

登场人物介绍

●雷冯．阿尔塞夫15岁♂

　　本书主角。第十七小队的新人，也是古连丹的前天剑继承者。除了战斗外，行事优柔寡断。

●莉琳．马菲斯15岁♀

　　雷冯的青梅竹马，也是最了解他的人。在故乡等待离去的雷冯回来。

●妮娜．安多克18岁♀

　　新成立的第十七小队年轻小队长。对雷冯的行动感到焦躁。

●菲丽．罗斯17岁♀

　　第十七小队的念威操作者。是学生会长卡利安的妹妹。很讨厌自己拥有的天赋。

●夏尼德．耶利普顿19岁♂

　　第十七小队的队员。个性虽然轻佻，却会确实完成份内的工作。

●哈雷．萨顿18岁♂

　　炼金科的学生，也负责调整第十七小队的炼金钢。跟妮娜是青梅竹马。

●梅珍．多林丹15岁♀

　　一般教养科的新生，对实力坚强的雷冯有好感。

●娜尔姬．凯鲁尼15岁♀

　　武艺科的新生，武艺实力不容小觑。

●米菲．罗丁15岁♀

　　一般教养科的新生，是喜欢唱卡拉Ok的元气女孩。

●卡利安．罗斯21岁♂

　　学园都市的学生会长，也是强迫雷冯转进武艺科的始作俑者。

●哥尔尼欧．鲁肯斯20岁♂

　　第五小队的队长。与雷冯之间有某种因缘？

●香媞．莱德20岁♀

　　第五小队的队员。毫不隐瞒喜欢哥尔尼欧的事情。

●奇利克．塞隆18岁♂

　　炼金科的学生，也是复合炼金钢的开发者。是一个眼神凶恶的轮椅美少年。

●爱尔榭拉．亚尔莫尼斯？岁♀

　　古连丹的女王，实力远远凌驾所有天剑继承者。

●席诺拉．爱蕾斯拉19岁♀

　　莉琳的好朋友，在古连丹高等研究院钻研炼金学。是一个怪人。

●海亚．萨林邦．莱亚18岁♂

　　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第三代年轻团长，统率着由古连丹武艺家所组成的佣兵团。

●缪珐．蕗法17岁♀

　　隶属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见习武艺家。使用的武器是弓箭。

●迪恩．丁19岁♂

　　夏尼德以前所属的第十小队的现任队长。是一个拥有坚定信念的光头谋士。

●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19岁♀

　　第十小队的副队长，是一名美貌的武艺家。跟夏尼德之间有过节。

　　序幕

　　比赛铃声响起的同时，静止的空气也如同爆发似地动了起来。

　　在这种气氛中，夏尼德掩去呼吸，孤身一人穿过有如激流般奔动的气息间隙，慎重却迅捷的移动着。

　　他快速地奔跑着，手中的轻金炼金钢狙击枪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不发出声音，不让他人察觉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夏尼德现在的任务。他忠实的执行着任务，尽忠职守有其意义存在。对战敌方的小队，特别是念威操作者，一定正拚命的让念威端子在野战场上来回穿梭，试图找出夏尼德的位置。

　　穿过监视者的鹰眼朝前方推进，让夏尼德感到腹部深处有一种硬块般的紧张感。

　　被强制要求慎重的全身神经因焦躁难耐而渴望暴走。如果现在大吼大叫会怎么样呢……乱七八糟的想象掠过了脑海一隅。

　　渴望搞砸一切……完全无视对这种未来的担忧，夏尼德一边被仅存于此时此刻的欲求摆弄，一边抵达了作战位置。

　　为了不让敌方小队的武艺家与念威操作者发现，他静静地提升活刭密度强化了视线。光靠念威操作者的支援虽然也能掌握敌人行踪，但面临紧要关头时，能够依赖的还是只有自己的感觉。如果只靠念威操作者支援，从察觉敌人动向到采取行动为止，必定会掺杂短暂空档——也就是多余的步骤。武艺家彼此对战时，速度是最重要的关键。能省略的动作一定要尽可能的省略。

　　夏尼德将刭流变成了固体。在这个瞬间，他将刭流注入了塞进弹仓的弹头中。填满弹仓的固态麻醉弹发出喀啦喀啦的金属磨擦声。夏尼德将刭流覆上被弹簧装置送入药室的其中一颗子弹。只要扣下扳机，药室内以红玉炼金钢构成的点状物就会让覆盖子弹的部分刭流产生变化。变成火炎的刭流会快速膨胀，接着击发带有爆烈炎气的刭弹。

　　他能感受到发生在须臾之间的所有过程。

　　接下来，只要等待那个瞬间就行了。

　　野战场中央发生了战斗。

　　夏尼德凝望着贯穿中央的黄金奔流。

　　奔流的真面目，是夏尼德的同伴。

　　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

　　妲尔洁娜挺着巨大突击长矛向前冲刺的姿态有如泛滥的河川，同时也像是一支疾箭。

　　那是泛滥的黄金之河。

　　看着她那描绘出无数螺旋的金发，让他不禁产生了这种感想。她率领着冒出凶恶气泡的奔流不断推进，击倒并且吞没挡在前方的所有敌人。

　　不让这股泛滥怒流受到阻碍，就是夏尼德以及另外一个人——迪恩的存在意义。

　　如果夏尼德的任务是在试图阻挡奔流的堤防上钻孔，迪恩的工作就是把洞挖大。

　　他扣下了扳机，用自己的双眼确认念威操作者提供的情报后，他射出了刭弹。

　　敌方小队员试图从旁边强袭朝旗子突击的妲尔洁娜，却受到了狙击，三名敌方小队员之中的一人突然倒下。如同影子一般悄声接近的迪恩，也对出师不利而心生胆怯的敌方小队员展开了攻势。

　　再次击发子弹掩护迪恩后，夏尼德站了起来准备改变射击位置。因为队上的念威操作者已经通知他有气息朝自己接近了。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命中率会因为狙击地点曝光而下降。

　　在移动位置前，夏尼德看了毫无停止迹象不停推进的妲尔洁娜一眼。她马上就要在敌阵前与负责防卫的小队员交锋了，此时就是妲尔洁娜能够发挥最大战力的瞬间。自己绝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忙也帮不上，把她带到可以使出最大实力的场所，是夏尼德与迪恩的责任。虽然明白要尽快移动位置，夏尼德却不由自主的凝视着妲尔洁娜的背后。

　　（今天会赢吧。）

　　看着妲尔洁娜盯着旗子不放的模样，夏尼德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感觉，然后他快速移动了位置。

　　从产生这种感触的那天起，已经过一年了。

　　01　她的主张

　　「我不可能答应的！」

　　雷冯一大早在图书馆前悠闲的小睡片刻时，娜尔姬揪住他的领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洁尔妮正在超硒矿山进行采掘作业，所以现在是停课状态。学生会表示，采掘作业最快也要一星期左右才会结束。

　　虽然实际的开采作业是由能够操作重机的工业科学生，还有肌肉派的有志人士负责进行。但其他科的学生也要在各方面支援他们，所以替低年级生上课的高年级生数量就不足了，这就是学校停课的理由。

　　打扫机轮部门的工读结束后，雷冯来到了图书馆。还没开馆前，他一直躺在图书馆前方的草皮上休息。雷冯会这么做，是因为梅珍她们前天提议要把假期中的功课全部解决掉的关系。先回宿舍休息，再换衣服出门……对这种行程感到麻烦的雷冯，用运动背包当做枕头睡在草地上。不过当他察觉有人接近自己时，却突然被娜尔姬揪住了领口。

　　「咦？咦？」

　　领口被抓住的雷冯一头雾水的环视周围。

　　娜尔姬看起来相当生气。

　　站在后面的梅珍与米菲也露出了困惑神情，她们也不知道娜尔姬生气的理由吧。

　　「呃……什么？」

　　「把我的事告诉队长大人的人，是雷顿你吧？」

　　「什么？」

　　雷冯愈来愈搞不懂状况了。

　　「虽然不晓得你说了什么……不过我是不可能答应的！」

　　「……对不起，我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雷顿说的吗？」

　　满脸困惑的娜尔姬放开了揪住领口的手。

　　「到底怎么了？」

　　对于具有大姊风范，举止又沉着的娜尔姬而言，刚才的行为可以说是失去了控制。

　　「是队长大人啦！队长大人找到我这边来了，她昨晚去了署里一趟。」

　　「……啊，是这件事喔。」

　　「果然是雷顿搞的鬼吗呼」

　　「不是啦，我什么都没讲。呃，我有讲一些事吧……啊，等一下、等一下！我虽然有讲，不过那是因为队长想听听看我的意见。打从一开始，队长就看上娜尔姬了。」

　　察觉领口又要被揪住的雷冯，连忙阻止了娜尔姬的行动。

　　「为什么？」

　　「我哪知道啊。」

　　娜尔姬发出「唔」的沉吟声。历经一番折腾，雷冯整个人都醒过来了。

　　「呃……我完全搞不懂状况耶。」

　　至今为止始终保持沉默的米菲举手提出了问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梅珍也点头赞同米菲的意见。

　　「……我被雷顿跟那位队长大人挖角了。」

　　「……咦咦！」

　　娜尔姬苦着脸说出的答案，让两人发出了惊讶声。

　　简单的说，妮娜终于采取行动了。三天后就是第十七小队的强化集宿，她想在那之前引进新队员吧。

　　妮娜曾明言，自己并不希望采取少数精锐的作战方式。先前执行调查任务时，也发生了如果队员人数足够就能避免的危机。

　　雷冯不晓得妮娜是在哪里看上娜尔姬的。不过既然向雷冯问起娜尔姬这个人，就表示妮娜总有一天会对她提起这件事。

　　「真是麻烦！」

　　图书馆的自习室里，娜尔姬在报告纸上写着字，一边明白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根本不想当小队员啊。」

　　「嗯，我想也是啦……」

　　可是，雷冯并不认为妮娜会死心。

　　第十七小队的弱点相当明显，就是刚好达到低标的小队人数。战斗成员的名额上限虽然可达七人，但他们的小队却只有最低限度的四人而已。

　　在对抗赛中如果处于攻击方的角色，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弥补这个缺点。身为队长的妮娜不被击倒，小队就不会败北。只要雷冯或夏尼德其中一人在妮娜与敌方缠斗之际想办法击破敌方的旗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角色转变成防御方后，人数差距所造成的破绽就会清楚的浮现出来。必须保护的对象变成了根本不会动的旗子，就算全体队员采取一对一紧迫盯人的策略，敌方还是有三个人可以自由行动。

　　一定要增加队员才行，就算多一个也好。

　　可是拥有小队员实力的学生早就被其他队伍网罗了，就算尚有遗珠，也没有高年级生愿意加入队员年龄层较低的第十七小队。因此妮娜才会在一、二年级生之中，对有潜质的学生进行游说。

　　她以这种方式找出来的人选是娜尔姬，不过……

　　「我想在都市警局工作。虽然对雷顿不好意思，但我可没有闲工夫去当小队员。」

　　「嗯，这一点我也知道啦。」

　　知道问题在哪，就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妮娜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就会贯彻到底的人。那股热情虽然很了不起，但妮娜一旦做出决定，雷冯根本不晓得该怎么阻止她才好。

　　「有什么关系，那就去当小队员啊。」

　　做功课做到烦的米菲把笔一扔，随口说出了这样的话。

　　「别说得那么轻松。」

　　「咦——为什么？雷顿不是也一边待在小队里面，一边在机轮部门打工吗？而且队长大人也跟雷顿在同一个地方打工，我觉得这不是办不到的事吧？」

　　「如果只是办不办得到的问题，自然会有解决的办法。可是我不想做这种半吊子的事情，一来我不像雷顿那么行，二来又没有实力。」

　　被抬出来当做例子的雷冯只能露出困扰的笑容。虽然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很行，却无法否认实力坚强的事实。

　　雷冯拥有的卓越武艺天赋，甚至让他在出生故乡古连丹取得了天剑继承者的地位。然而，为了这个名号而决定舍弃武艺之道的雷冯，来到洁尔妮后却又被迫转入了武艺科。话虽如此，现在的他却开始觉得这种状况其实也不坏。

　　雷冯没有放弃寻找武艺以外的道路。他已经了解，这件事等解决洁尔妮的窘境后再决定也不算太迟。

　　「总之，雷顿一定要跟队长大人说我很不愿意喔！」

　　「……我会试试看的。」

　　虽然娜尔姬有如提醒似地补上了这句话，但雷冯除了做出困扰表情外，实在想不到自己还能怎么做。

　　　＊

　　因为提到了这种话题，导致后来每个人都没办法专心做功课，即使吃完了梅珍做的便当，大家还是一直在聊天。

　　解散的时间来临，与三人道别后，雷冯独自朝练武馆前进。

　　最近晚上的寒气减少了许多，如果白天一丝不茍的套上制服，身体就会被汗水弄得很不舒服。都市已经进入了燥热地域，虽然都市因为开采超硒矿石之故而停下脚步，但只要它再次移动，气温也许还会继续上升。

　　一边瞇着眼仰望从空中洒落至地面的眩目阳光，雷冯走进了练武馆里面。

　　练武馆内部原本只是一个广大空间，现在却被隔出了许多房间。雷冯在足以动摇隔音墙的训练声响拥簇下朝前方迈进，然后走进了分配给第十七小队的房间。

　　其他房间虽然吵到像是在用声音大小决胜负，这里却很安静。

　　是相对的安静。

　　「学姊早安。」

　　房间四周不断回响着咚咚咚的撞击声。

　　跟平常一样，比雷冯还早来练习的人只有妮娜。

　　妮娜以握在双手上的黑钢炼金钢铁鞭，将无数硬球击向靠在隔音墙上的板子。

　　「早安。」

　　妮娜一边回应，一边用铁鞭将弹回来的硬球全部打回板子上。

　　「学姊找过娜尔姬了吧。」

　　「……嗯。」

　　回应问题的举动似乎打乱了妮娜的集中力，好几个硬球从她挥出的铁鞭下方钻过，接着打到了背后的墙上。

　　由于受到武艺家灌注活刭的臂力击打，所以累积在硬球内部的动能没有立刻消失，而是碰到墙壁后又弹回来袭向妮娜的背部。妮娜扭转身躯闪躲，然后又用铁鞭把再次弹回来的硬球打了出去。

　　「我被凶了一顿呢。」

　　雷冯一边说话，同时也抽出了插在腰际剑带上的炼金钢并且让它复原。在光线照射下，青石炼金钢的剑身发出了青色光辉。

　　雷冯让活刭流满周身，缓缓提升身体的能力后，妮娜沉着的将弹回来的硬球朝他的方向打了出去。她把迎面弹跳而来的无数硬球全部击向了雷冯。

　　雷冯以长剑将逼近的硬球全部打了回去。

　　「想不到她会讨厌到这个地步。」

　　妮娜以意外口吻说着，同时把弹过来的硬球打了回去。

　　两人你来我往的打着硬球，一边继续这段会话。

　　「为什么要追到署里面呢？」

　　「我之前就说过我看上她了吧？而且时间也差不多了。」

　　「时间？」

　　「武艺大会……都市之间的地盘争夺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吧？」

　　「啊，是这样没错。」

　　被称为武艺大会的学园都市战争必须遵守学园都市联盟订立的规则，但举行日期就不在人类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了。都市会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比赛地点，并且朝那边迈进。

　　没有人能决定战争开始的时间。

　　「虽然学联的裁判员还没来这里，不过没有裁判就开始比赛的情况也经常发生，所以不能全靠这件事来判断。我有一种感觉，比赛已经要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超硒矿石的开采。比赛一旦败北，之后就不能进行补给了。所以要补给的话，就要趁现在吧？」

　　「啊，原来如此。说的也对，如果要作战的话，还是得先做好补给工作才行。」

　　「没错。原本不会相遇的都市要碰在一起，也就表示都市必须朝平常移动半径之外的场所前进。就这层意义来说，补给也是不可或缺的准备。」

　　被妮娜这么一提，雷冯也产生了武艺大会即将揭开序幕的感觉。

　　如果在大会中败战，洁尔妮将会失去保有的超硒矿山——也就是目前正在开采的最后一座矿山，然后慢慢走上灭亡的命运。

　　这种情况对雷冯而言，等于是迎接人生第二次的失败。虽然可以离开洁尔妮重新来过，他却无法对此事视若无睹。

　　因为，他遇见了妮娜。

　　也遇见了菲丽与梅珍，以及第十七小队与班上的同学们。

　　失去洁尔妮，也等于失去了这些缘分。

　　离开古连丹后，雷冯就没办法与院里的大家见面了，只剩下莉琳跟他尚有信件往来。

　　他不想失去在洁尔妮得到的友谊。

　　「想引进新人的话，现在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她的实力虽不及小队员的水准，我还是想让她培养在战场上做出符合自己任务的判断，并且采取行动的能力。不过要做到这点，就算现在开始训练也太迟了。」

　　话题又回到了娜尔姬身上。

　　这个时候妮娜又漏打了一球。被墙壁弹回来的硬球就这样穿过妮娜身边，也远离了雷冯长剑所能挥击的范围。

　　「早啊——」

　　夏尼德刚好开门走进室内。

　　硬球直接飞向了他的脸部。

　　「喔喔！」

　　夏尼德蹲下避开迎面袭来的硬球。打到走廊墙壁的硬球，在狭窄的空间内快速地弹来弹去。

　　「又是这个游戏啊，你们还真爱玩耶。」

　　一边说着话的同时，夏尼德抓住了在走廊狭窄空间中不断弹跳的硬球，然后将它丢进房间里面。

　　「你也加入。」

　　「菲丽也走过来了，要重现一次地狱实景图吗？」

　　「我跟你打赌，输的人请吃晚餐。」

　　妮娜难得一见的挑衅言词，虽让夏尼德露出意外的神色，不过他还是立刻答应了这个赌注。

　　「好啊。」

　　夏尼德从剑带上的三根炼金钢之中抽出其中两根，并且让它们复原。黑钢炼金钢的手枪枪身厚实，一看就知道是以直接打击敌人为前提所制作出来的武器。

　　夏尼德平常虽然负责狙击手的位置，但他也学过使用手枪的格斗术——也就是枪冲术。

　　夏尼德加入战局后，无数硬球在室内跳动的更厉害了。

　　比赛的规则很简单，没办法打回飞向自己的硬球就要加一分。打回去的方向错误也要加算一分，限制时间结束后，分数最高的人就是输家。

　　顺带一提，所谓的限制时间，就是训练结束的时间。

　　这个比赛不只是把球打来打去而已，对手有时候还会加入假动作，让自己搞不清楚硬球飞过来的时机。

　　夏尼德加入比赛后，雷冯感到身体渐渐暖和起来，菲丽也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现场。

　　虽然不情不愿，但菲丽也同意了妮娜的提议。

　　「我觉得输的人一定是队长或学长其中一人就是了。」

　　若无其事地撂下这句话后，菲丽复原了重晶炼金钢。对菲丽的念威产生反应的炼金钢复原成杖状，接着又继续分解成鳞片状的花瓣飘舞在半空中。这一枚枚被称为念威端子的小东西虽然是菲丽的另一个感觉器官，但它的功能并不仅止于此。对抗赛中可以利用它操作名为念威爆雷的移动炸弹攻击敌人，当然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

　　要弹回朝自己飞来的硬球，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哎呀，说这种大话好吗～？」

　　「没错，我不会老是输给你们两个。」

　　夏尼德与妮娜说完后，在每个人的手上都发了五颗硬球。

　　「做好觉悟了没？」

　　妮娜话声方落，室内立刻展开了一幅合计二十颗硬球在空中狂暴乱舞的地狱实景图。

　　　＊

　　虽然夏尼德说这种训练是游戏，不过它当然还是很有效果。

　　提议使用硬球训练法的人就是雷冯。妮娜接受了雷冯的提案，使用预算购入了大量的硬球。

　　把硬球撒在地板上，并且在上面活动跑跳的练习，可以提升活刭的基本能力。像今天这样把球打来打去的训练除了加速反射神经外，也能增加肉体操作能力的熟练度。程度一旦提升，还可以在硬球上附加冲刭，也能用新的冲刭化解附带在硬球上的冲刭。这种方式可以加强冲刭的基本能力。

　　使用活刭与冲刭的技巧固然不少，但提升基本能力才能活用那些招式。与其花时间学习新的刭技，倒不如彻底提升现在的基本能力……这是雷冯的建议，妮娜也同意他的想法。

　　训练结束后，已经是傍晚了。

　　「下一次一定要赢……」

　　坐在餐厅坐位上的妮娜瞪着菜单，一边不甘心的喃喃低语。

　　比赛的结果雷冯零分，菲丽三分，夏尼德十二分，妮娜十三分……妮娜以些微差距变成了输家。

　　「……我帮学姊出一半吧？」

　　「不需要！」

　　老家虽然富有，但不顾双亲反对来到学园都市的妮娜，根本得不到家里的金援。虽不知妮娜如何支付学费，不过她应该完全靠机轮部门的打工收入来应付生活开销。

　　雷冯考虑到这种经济状况才说出口的提议，却被赌气的妮娜一口回绝了。

　　「雷冯，不可以同情输家啊。」

　　夏尼德一脸沉痛的拍了拍雷冯的肩膀，不过他微微抽动的唇端，却主张着身为胜利者的从容。

　　「呜，明明只差一分而已……」

　　「这一分就决定了输赢呢，世界是很严酷的喔。」

　　「真的是这样呢，啊，我要点这个。」

　　坐在妮娜旁边专心看着菜单的哈雷随口应付了几句。

　　「……等等，我可没说连你一起请喔！」

　　「咦？是这样啊？」

　　「当然，不满意的话就跟我决胜负。」

　　「呃，我不可能赢过武艺家吧。」

　　「那就不能请你。」

　　「啧，算了。」

　　身为妮娜的青梅竹马，也是负责整备第十七小队炼金钢的哈雷，满不在乎的把视线移向雷冯。

　　「雷冯，之前那把武器的简易版差不多完成了，你明天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要做最后的调整。」

　　「啊，是的。」

　　「啊～那东西叫什么来着？是之前那把夸张的大家伙吗？」

　　「它叫复合炼金钢，而且重量适中的简易版已经完成了。」

　　「也就是说，雷冯愈变愈凶恶了吗？」

　　「就是这么回事。」

　　「呃，凶恶吗……」

　　「是凶恶没错啊。找污染兽单挑的行为，平常人根本无法想象吧！」

　　「或许吧……」

　　「不过也多亏了这一点，我才能制作比较乱来的武器。」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夏尼德与哈雷，让雷冯露出了困扰表情。

　　「嗯，不过我不会再让他乱来了。」

　　以叮咛语气说话的妮娜望向了雷冯。

　　所有人都点完餐后，料理纷纷上桌。

　　「对了，那个硬球训练法是雷冯想出来的吗？」

　　「不，那是院长的……」

　　话说到这里时，一群人高声谈笑的声音朝这边接近，会话也因此中断了。

　　「……喔？」

　　「……嗯？」

　　夏尼德抬起脸庞，朝这边走来的集团也停下了脚步。

　　「唷，迪恩。」

　　「……你很活跃嘛。」

　　走在前方的男子皱着脸孔说道。

　　那是一名削瘦的光头男子。当然，光看体型也晓得他不只瘦，肌肉还很结实。而且寄宿在双日中的光芒也很锐利。

　　他胸前的口袋上，别了一个刻着数字十的徽章。

　　（插图016）

　　这群人是小队成员。

　　夏尼德叫他迪恩。

　　（嗯——我记得他是……）

　　雷冯想起了被妮娜强迫背诵的小队员姓名。

　　这名男子叫做迪恩．丁，是第十小队的队长。跟在后面的男人们也别着一样的徽章，他们是队员吧。

　　「还好啦。你有看到我帅气的演出吗？」

　　「我看了录影带。你的第一射虽然漂亮，不过还是没改掉第二射节奏一样的毛病。」

　　「好严格的批评啊。」

　　「……你退出后，我们队上变得更团结了。」

　　「哈哈哈，那真是太好了。洁娜还好吧？」

　　「……夏尼德。」

　　迪恩把手放上桌子，然后猛然靠近夏尼德的脸：

　　「你跟我们已经不是同伴了，不准叫的那么亲热。」

　　「真是抱歉啰。」

　　夏尼德满不在乎的承受了迪恩言语中蕴含的怒意。迪恩对这样的他啧了一声的反应，雷冯没有看漏。

　　「下次的比赛对手就是你们第十七小队。夏尼德，我会让你彻底明白，第十小队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

　　「加油吧！」

　　夏尼德把手挥了几下，迪恩也快步离去。也许是因为愤怒吧，迪恩光秃秃的后脑杓整个红了起来。

　　「……那家伙看起来还是一副章鱼样呢。」

　　「噗！」

　　夏尼德看着那道背影一边说出的喃喃低语，差点让哈雷喷出口中的饮料，还好在最后关头又咽了回去。

　　「一直到去年为止，夏尼德都待在第十小队。」

　　离开餐厅的路上，菲丽告诉了雷冯这件事。由于宿舍的方向相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回家的路上雷冯总是跟菲丽两人独处。

　　「夏尼德与迪恩，还有现在的副队长妲尔洁娜。也许是同年级的关系吧，他们三人的联合攻击，在所有小队中拥有最强的威力，甚至让第十小队被公认是唯一有可能超越第一小队的队伍。」

　　「可是，学长还是离队了呢。」

　　就算不问菲丽，夏尼德现在隶属于第十七小队的事实也说明了一切。

　　「嗯，这是在对抗赛后半段突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我不晓得。不过之后第十小队的战绩就一路下滑，最后掉到了中段顺位。」

　　三人无法联手出击，并非造成这种结局的唯一因素。

　　也不是队员少了一名的关系。

　　是因为让联合攻击完美无缺的信赖关系，出现了裂缝之故。这点正是第十小队战力低下的最大原因。

　　刚才夏尼德与迪恩的应对方式，就是最终的结果吧。

　　「虽然可以确定三人之间发生了某些问题，不过我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事，而且如果不知道也无所谓的话，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

　　「说得也是。」

　　雷冯点头同意菲丽的冷静意见。

　　雷冯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不过他有一种感觉，非知道这件事不可的时刻来临时，夏尼德就会说出一切。平时虽然吊儿郎当，装出一副让人摸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干劲的模样，但紧要关头确实射出致命一击的人也是夏尼德。

　　这不是言语透露出来的讯息。

　　只要看夏尼德在对抗赛中的战法，就能了解这个事实。战场上的夏尼德以杀刭掩去所有气息，来到队友需要他前来的场所，并且在最佳时机射出关键一击。

　　战法可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夏尼德完美诠释狙击手位置时的姿态，那才是他最原始的本质。

　　战场上的夏尼德，身上寄宿着平时所感受不到的认真氛围。

　　「是这样吗？」

　　菲丽似乎不喜欢雷冯的意见。

　　「我承认他的技术不错，不过性格还是无可救药的烂。」

　　「没这种事喔。只要学长在后面，我就会觉得背后很轻松呢。」

　　「……我也在后面啊？」

　　「学……菲丽的念威感觉起来不一样啦。」

　　「学姊」这个字汇才刚出口，马上被菲丽狠瞪的雷冯连忙改了称呼。

　　「是什么感觉呢？」

　　「感官能力扩大的感觉。」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吧，因为我是念威操作者。」

　　念威操作者的任务，就是收集战场上的情报，然后将必要资讯提供给队员。这里面也包括传递队员彼此之间的声音通讯。

　　「念威操作者给予视觉及听觉情报，不这样的话……你怎么了？」

　　「啊，不不不，我没事。」

　　最近的菲丽有一点改变。

　　虽然没有积极的参与训练，但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却也变淡了不少。

　　打赌时的挑衅言语，绝不可能从以前的菲丽口中说出。到目前为止，根本无法想象她会在妮娜与夏尼德面前，说出自己对念威有自信的话。

　　至今为止的菲丽，很讨厌自己的才能被利用。

　　不过这种现象却稍稍改变了，虽然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是为什么呢？）

　　几天前，菲丽在那座灭亡的都市上说出了丧气话。

　　她没办法阻止自己身为念威操作者的事实，对于不使用念威的做法也感到焦躁不安。因为这种做法，无法改变自己念威操作者的身分。

　　到头来，雷冯也没办法可以解决菲丽的烦恼，因为这个烦恼也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雷冯无法阻止身为武艺家的事实。

　　之所以无法阻止，并不是被卡利安发现自己才能的现况所造成的。因为他自己也对不使用刭流的做法感到焦躁难耐。

　　雷冯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对菲丽表示自己也有这个烦恼，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你怎么了？」

　　沉默不语的反应，让菲丽不满的瞪了雷冯一眼。

　　「不，没什么。」

　　他想问她是什么地方变了，虽然有这种想法，但雷冯并没有问出口。因为他知道，当那一刻来临时，菲丽一定会主动说出口的。

　　　＊

　　今天不用去机轮部门打工，所以雷冯以为一天应该就这样结束了。

　　当他冲完澡准备上床睡觉时，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打开门后，站在外面的管理员告诉雷冯有电话打来找他。

　　在玄关那边接完电话后，雷冯又出门了。

　　打电话来找他的人是佛梅德。

　　他是都市警察强行警备课的课长，也是娜尔姬的长官。

　　「抱歉。」

　　出来迎接的佛梅德以严峻表情道了歉。

　　这里是洁尔妮的郊外。

　　身为都市警察的学生们穿着重装甲，团团包围了倒闭且没人重新经营的店铺。

　　佛梅德手上拿着火药式的枪枝，武艺家们也一脸紧张的在原地待命。

　　「里面装的是镇压弹。」

　　高举筒状枪械的佛梅德脸上浮现苦笑。

　　「我不擅长射击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不要动用这家伙就能解决一切。」

　　「今天是什么状况？」

　　现场层层戒备的沉重氛围，说明了对方绝非泛泛之辈。

　　「我们发现有这里大量的假学生潜伏。」

　　「假学生？」

　　「就是手持伪造学生手册，以学生身分混入洁尔妮的家伙。」

　　「有人在做这种事情啊……」

　　初次听到的名词让雷冯瞪大了眼睛。

　　「有时候会有人不想付学费上课，不过我们的学生证每年都会更新，而且进入图书馆之类的重要场所也会留下记录。所以就算持有假证件，顶多也只能使用一年。」

　　「是喔……」

　　雷冯根本不晓得还有这种方法。

　　「别做这种事啊。」

　　「我才不会呢。」

　　「就算去做也占不到便宜，因为伪造身分证明的花费意外的高。只是想当学生的话，应该会血本无归吧。」

　　「不是这样的话，又是为了什么？」

　　「那些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知识以外的目的。像是贩卖违禁药品与违禁酒，还有窃取情报之类的勾当……」

　　「原来如此。」

　　「这一次是违禁酒。你有听过『迪吉』这玩意儿吧？」

　　「是刭脉加速药。」

　　早在雷冯等人出生前，人类就发现利用基因合成的果实酿成的酒，具有让刭脉产生异常脉动的效用。武艺家与念威操作者喝下这种酒后，刭流与念威的生成量会爆炸性的增加，而它也因为这种效果受到了所有都市的瞩目，还在许多都市流行了好一阵子。

　　「嗯，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虽然没用，却是武艺家梦寐以求的物品。但前提是如果没有副作用的话。」

　　然而这种酒却有副作用。刭脉的异常脉动，终究是不正常的现象。喝下这种酒后，刭脉长出恶性肿瘤的机率超过百分之八十，许多武艺家与念威操作者都因此成了废人。

　　面对这种状况，各个都市均自行采取判断，把这种酒类的输入与制造视为违法行为加以禁止。这绝不是合议，而是所有都市都害怕武艺家人数快速减少的结果。

　　即使如此，并不代表所有都市都明令禁止这种饮料，也不等于它已经无法被制造出来。

　　有人身为武艺家，却对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非赢不可的比赛或战斗迫在眉睫的人们渴求着这种酒类，所以才有组织以高价提供违禁酒给他们。

　　「……这些人想把违禁酒卖到学园都市大赚一笔吗？」

　　「洁尔妮正面临紧要关头，所以他们认为我们这种弱小都市会想要违禁酒吧？搞不好业务会去会长大人那边推销产品呢。」

　　说完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后，佛梅德冷哼了一声。

　　雷冯再次望向店面做了确认。

　　根据生锈看板上面的字，那是一家水炮（water　gun）用的板子专卖店。水炮是一种运动，在许多都市都很受到欢迎。

　　「他们躲在里面吗？」

　　「嗯，我们做过确认，店内有十名假学生，其中应该没有武艺家……吧。」

　　「有喔。」

　　「果然如此……你看的出来啊。」

　　雷冯自然而然把手伸向了剑带，他对这个事实并不感到特别讶异。

　　「是的……对方正在向我们挑衅。」

　　里面的人根本不打算隐藏自己的刭，从室内释出的奔放刭流色彩覆盖了整间店面。雷冯感到一股强烈存在感击打着身躯，就像对方站在拉下来的铁卷门另一侧一样。

　　雷冯以自己的刭流驱赶了这种感觉。

　　「我们这边的武艺家动作好像变迟钝了。我觉得很可疑，所以才把你叫到这边，幸好不会太迟。」

　　即使无法直接看到刭流，应该还是能感受到这股不寻常的氛围。

　　雷冯没有望向露出安心表情的佛梅德，而是把意识集中在那家一点生气都没有的店面。

　　对方是高手，是之前那些情报窃盗集团根本无法比较的强者就潜伏在那家店里面。明知自己被包围，但释放出来的气势还是宣示着「放马过来」的讯息。

　　这种傲慢……刺激自身刭流的开朗战意令雷冯不悦。

　　「课长……包围网已经完成了。」

　　负责传令工作的娜尔姬，走过来对佛梅德传达了这个讯息。

　　「好，那么……」

　　「……来了。」

　　佛梅德话还没说完，雷冯就低声说出了这句话。

　　「咦？」

　　惊讶到哑口无言的娜尔姬背后……发生了爆炸。

　　「呜啊！」

　　席卷而来的冲击波让佛梅德缩起了身子。

　　铁卷门整个被炸开，而且朝这边飞了过来。娜尔姬快速移向能够保护到佛梅德的位置。

　　雷冯则是……

　　「别嚣张了！」

　　他从剑带中抽出青蓝色的炼金钢，然后将它复原。雷冯高举变化成长剑的炼金钢，接着朝紧逼而来的铁卷门劈了下去。

　　敌人就在阴影之中。

　　「！」

　　「嘻哈哈哈哈哈！眼力不错嘛～」

　　在天空奔驰的袭击者发出了落雷般的斩击。雷冯接下了这一招，并且把对方弹了回去。刭流的主人在空中回转身躯，一边发出长笑声。

　　对方手持单锋长剑……那是刀吧，使用的炼金钢是钢铁链金钢。在那瞬间，养父的身影浮现在雷冯的脑海中……不过立刻就消失了。

　　对方用头巾遮去了鼻子以下的脸庞，红发有如燃烧黑夜似地在空中跃动着。

　　是名男性，而且还是少年……年纪应该不会跟雷冯相差太多。

　　在空中回转的少年借着街灯使劲一蹬，一口气穿越了雷冯等人的头顶。

　　「别想逃！」

　　雷冯从后面追了过去。

　　「可恶，突击！突击！！」

　　佛梅德大吼大叫的声音从他的背后传出。

　　雷冯追着少年。对方在道路上飞奔，在屋顶上飞跃移动的动作既精纯又迅疾。

　　「啧！」

　　照这样下去，要追上对方会花去不少时间。雷冯凝聚了在脚底流动的活刭。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旋刭。

　　雷冯以爆发性增加的速度一口气逼近对方背后，同时把剑挥了下去。

　　他的目标是对方惯用手的肩膀。一旦只要击碎肩骨令对方无法使用武器，就能成功活捉少年。

　　雷冯是这么打算的。

　　「什么！？」

　　他的招式被躲开了。

　　少年在雷冯的头顶上方，他视破了雷冯的出招时机。

　　（插图023）

　　（糟糕！）

　　会被逃掉的，雷冯心想。旋刭虽可以爆发性的提高速度，却必须付出只能直线移动的代价。在自己减速时，对方会趁隙逃走。

　　「真是好险呢～」

　　刭流在头顶上方快速膨胀。

　　雷冯没有减速直接飞向空中，并且扭转身躯与少年正面相对。

　　少年在空中以刀摆出架势，刭流在他的周身快速流动。

　　蹬向附近建筑物的墙壁后，少年的身影突然消失了。

　　同一时间，从左右两旁还有正面窜出了带有攻击性的无形气息，并且朝雷冯直扑而来。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疾影。

　　「什么！」

　　大吃一惊的雷冯朝右边的气息挥出了长剑，金属互击的轻脆声音与沉重冲击传到了手中。无法减慢旋刭力道的雷冯接不下这一招，就这样朝后方弹了出去。

　　「果然被看穿了。」

　　少年没被头巾遮住的眼瞳散发着愉快光辉。

　　雷冯以剑身弹回在第一时间不断发出的刀招，他并不打算卸去旋刭带来的速度。一边顺应着这股力道，雷冯与少年以刀剑互击了无数次。

　　每一击都如此沉重。每次的互击，都会让行进路径有所改变。

　　「喝！」

　　「！」

　　这是从下段向上挥出的斩击，雷冯的身体被弹到了上空。

　　抵达上升的最高点后，旋刭产生的动能总算消失了。

　　雷冯在空中确认了现在的位置。

　　这里还是郊外，感觉上自己似乎沿着洁尔妮的外围移动。此处是建筑科使用的建筑实习场地，一到晚上就没什么人了。附近几乎都是被破坏也无所谓的建筑物。

　　（好。）

　　雷冯提升了在体内奔驰的刭流密度。

　　然后对着从下方追击而来的少年挥下长剑。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涡刭。

　　夹杂刭弹的大气旋流试图吞没少年。

　　少年的刀快速闪动，一一破坏了沿着大气流动交错飞舞的刭弹。就在爆裂轰响不断传出之际，雷冯利用冲刭的反动力扑进了旋涡之中。

　　「太天真了！」

　　钻过爆炸的少年接下了雷冯的一击。

　　互相碰撞的刭流迸裂弹出，炼金钢的冲突也爆开了火花。

　　那两道闪光照光了少年的脸庞。少年没有被头巾遮住的左半边脸颊上面，有着一副刺青图腾。

　　「沃尔夫修丁……只有这种程度吗？」

　　少年以嗫语似地口气说出了这句话。

　　同时，雷冯握着剑的手心窜过一股异样感触。

　　「啧！」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疾影。

　　踢飞少年并高速移动的同一时间，雷冯将凝聚着自己气息的刭流朝四周射出。

　　一口气降落至地面后，他确认了握在右手的长剑。

　　刭流动的速度变钝。仔细一看，剑身上有着无数的细小龟裂。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蚀坏。

　　这是武器破坏技。

　　雷冯虽立刻放出刭流对抗，却还是慢了一步。

　　（这把剑不能再用了……）

　　刭流无法充分灌入剑身。

　　「你应该没有认真打吧……身为前任天剑继承者，应该不会只有这种程度吧～」

　　对方似乎没有被自己放出的诱饵迷惑。

　　「……你是古连丹的武艺家？」

　　雷冯看着从屋顶俯视自己的少年。

　　少年取下了头巾。

　　「我叫做海亚．萨林邦．莱亚。」

　　覆盖左半边脸庞的刺青全部露出来，从露肩背心中伸出来的左臂上也刺着相似的图腾。

　　「……萨林邦教导佣兵团。」

　　也许是刺青之故吧，左半边的脸部表情看起来有些僵硬。

　　「没错，我是第三代首领～」

　　剩下来的右半脸浮现挑战似的笑容。

　　萨林邦教导佣兵团，是由古连丹出身的武艺家所组成的佣兵集团。以专用流浪巴士在都市间移动的他们，会在目的地的都市以佣兵身分与污染兽战斗，或是参加都市之间的战争，有时也负责训练该座都市的武艺家。

　　天剑继承者只会留在都市内，这股力量不能外流。枪壳都市古连丹的名号之所以会盛名远播，就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关系。

　　「想不到你们居然会到处兜售违禁酒。」

　　「那种事情根本无所谓啦～我们只是利用他们来到这座都市而已，而且也不想帮忙。」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雷冯说着话，一边提升体内刭流密度以便发出下一击。

　　「没有为什么。我们会为了做生意以外的目的来到某个地方，就只有一个原因了，就是废贵族啦～」

　　「废贵族是……？」

　　从未听闻的名词令雷冯蹙起双眉。看到这种反应，海亚也做出了一样的表情。

　　「哎呀？你不知道啊？啊啊……你当天剑继承者的时间不够久吗？哎呀？不是这样吗？咦？这件事是秘密吗？」

　　这家伙真的很讨厌，雷冯心想。虽然装傻成这样，却丝毫不损海亚体内的刭流密度。

　　（重要的是……）

　　问题果然还是出在剑上。刭流的传导率严重下降了，雷冯根本不晓得能否承受接下来的攻击。

　　「哎，算了，不管这种事了。我现在有兴趣的是你本人，还有你使用的技巧。你的师傅跟传授我武艺的第二代首领是师兄弟吧？所以我们就像堂兄弟一样，也是以武技为血脉构成的同族之人喔i」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

　　雷冯真的是初次耳闻。

　　不过，既然如此，他就明白少年为何会使用疾影这个招式，以及手中之刀是以钢铁链金钢制成的理由了。比起寻常剑招那种压溃物体似的斩法，养父的武艺更特殊化成切割并撕裂对手的技巧。因此养父使刀，而且是钢铁链金钢制成的刀。只有钢铁链金钢的斩击武器能做出最细致的调整，也最容易呈现匠心独具的武技。

　　「我虽然好奇你为什么不用刀……不过算了～」

　　下个瞬间，海亚动了起来。

　　雷冯纵身一跃，避开了海亚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斩击。

　　「既然你不想认真，我也拿出一部分的实力就够了。」

　　招式猛然袭向拉开距离的雷冯。

　　（一部分的实力……吗！）

　　不让长剑承受攻击的雷冯一边集中精神闪躲，一边对海亚的动作暗自昨舌。雷冯在古连丹成为天剑继承者前，虽然跟无数武艺家对战过，却没有碰过像海亚这种程度的高手。

　　这种家伙居然在古连丹的外面。

　　仔细想想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追根究柢的话，海亚终究是古连丹的人。话虽如此，雷冯还是很惊讶。

　　雷冯虽然承认自己是天才，却没有自大到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古连丹的天剑继承者们远比雷冯更有经验，里面也有他认为很难对付的高手，而且雷冯根本不觉得自己能赢过亚尔莫尼斯女王。

　　「喂喂，你到底想怎样啊？能不能多提出点干劲来啊～」

　　话虽如此，雷冯仍然能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即使在古连丹中，天剑继承者与其他武艺高手之间也有明显的分界线

　　「天剑继承者不会这样就玩完了吧？」

　　雷冯高举长剑，朝渐渐提升速度的海亚挥落。

　　剑与刀互相碰撞，贯注刭流的青石炼金钢长剑与钢铁链金钢的刀产生了激烈碰撞。

　　彼此的冲刭产生冲突，余波撼动了周围的空气。

　　震动声上方飘着如同细蚊般的金属悲鸣声。

　　青石炼金钢碎裂了。

　　海亚脸上会心的微笑，就在炼金钢散放着青色光辉的碎裂破片对侧。

　　雷冯没有停止动作。

　　「喝啊！」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战声。

　　这招是威吓术。蕴含能震动空气的刭流巨响推动了大气，将散布于半空中的炼金钢碎片全部涌向海亚。

　　「呜啊！」

　　突如其来的反击，让海亚向后仰起了身躯。

　　趁着这个空隙，雷冯将刭流重点式的灌入四肢。他以强化过的腿力一口气冲入海亚怀中，接着朝对方腹部挥出拳击。

　　海亚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手臂挡下了这一击。

　　雷冯隔着防御释放了蓄积在手腕中的力量，弹飞了海亚的身躯。

　　海亚撞进了盖到一半的建筑物内部，此时的雷冯将新制造出来的刭流灌入了双臂。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九乃。

　　在双手指间形成的刭弹一齐射出。如细针般的刭跟在海亚后面冲入了建筑物内部，然后炸了开来。

　　「成功了吗？」

　　不……

　　飞舞的灰烬中，增加了一道新的气息。

　　对方似乎还有同伴。

　　（要攻过来吗……）

　　雷冯摆出了架势，不过……气息却渐渐远去。

　　（要追过去……吗？）

　　然而，失去了炼金钢的情况对自己相当不利。

　　放弃追击的雷冯目送这两道气息远去。

　　「……他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废贵族，这个单字让雷冯产生了难以言喻的讨厌预感。

　　02　各自的夜晚

　　「啊……」

　　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发呆的莉琳望向窗户外面。

　　「已经晚上了啊。」

　　她到现在才发现这件事。

　　太阳完全西坠，夜晚吞噬着地面上的建筑物。从路灯与建筑物漏出的光亮，一点一点的散布在黑暗之中。

　　莉琳正从远比平时还高的位置俯视这幅光景，这样的自己让她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好慢喔。」

　　她对坐在隔壁，一动也不动的养父发出声音。

　　明明前阵子才因为全身骨折而住院，现在却已经完全看不出病容的他，摆出如同以往的坚毅表情闭目养神。这固然是托了古连丹的优异医疗技术之福，却也是因为武艺家这类人种拥有异常强大的回复力之故。

　　「伤势真的不要紧了吗？」

　　「嗯。」

　　即使得到了这个答案，莉琳还是很担心。

　　当时被卡哈尔德袭击的莉琳以为养父死了。他的伤势严重，如果身为天剑继承者的萨瓦利斯没有及时赶到，或许真的会死亡也说不定。

　　虽然治疗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但那种重伤居然会这么快痊愈的事实，仍是让莉琳不敢相信。

　　「已经完全治好了，这也是托了王家的福。」

　　养父……戴尔克低声说完后，张开了阖起来的眼睑。

　　戴尔克之所以能接受最新、最昂贵的治疗，都是因为王家替他负担了所有医疗费之故。

　　卡哈尔德似乎被某种特殊的污染兽所寄生。为此，戴尔克的伤势被视为战伤加以处理，不过莉琳与戴尔克都认为其中尚有内情。

　　昂贵医药费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过战伤补偿金的额度，而且这笔钱应该不是由王家支出，而是从专职的政府机关发放才对。

　　（而且……）

　　莉琳再次确认了自己的所在位置。

　　房间里铺了一张有着精致花纹，看起来好像很贵的地毯。在屁股下方的沙发从坐起来的触感一直到雕工精细的扶手，一切的一切感觉起来都是那么的价值不斐。老实说，这个房间因为太过舒服，反而让人很不自在。莉琳虽然努力的从衣柜中挑了一套应该能出席大场面的昂贵服饰，但仍是轻易输给了这里的气派奢华。

　　就这点而论，戴尔克要轻松多了。武艺家的正式打扮，只要穿上修练服就足够了。不过从戴尔克穿着最体面的修练服的举动来看，他也很在意这次的面会吧，虽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又望向窗外的景色。

　　能从极高位置鸟瞰整座都市光景的建筑物。

　　这种建筑物古连丹只有一座。

　　就是位于都市中央的王宫。

　　莉琳他们两人就在这里。

　　（只是接受普通补偿金的话，不需要过来这边致谢吧。）

　　想到这里，莉琳感到胃部一阵刺痛。

　　这么一说，她虽然还没吃晚饭，却因为过度紧张而毫无空腹感。

　　戴尔克在出院后送出了自己想当面致谢的书面文书，而对方指定的时间就是今天。莉琳虽然对自己为何非来不可的情况感到相当疑惑，但回函上似乎也写着在场的少女也要一起过来的讯息。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事实上，莉琳虽然被当做诱饵利用，但为了驱逐污染兽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莉琳无法理所当然的认为武艺家必须赌上性命战斗，自己只要在他们的守护下安心过活就够了。戴尔克与雷冯都是武艺家，即使莉琳被捡到时戴尔克已经离开了第一线，但亲密的人赌上性命战斗时，莉琳实在无法轻易接受只有自己待在安全场所的事实。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们能事先告知自己将会碰到的危险。

　　卡哈尔德﹒巴连的下场让莉琳感触颇深，不过她还没有整理好该如何说出心中的感受。

　　就在想着这些事情时，敲门声音响起，一名貌似侍女的女性同时走进室内，把莉琳两人领到了别的房间。

　　「陛下的公务总算告一段落了，让两位久候真是过意不去。」

　　「不，我们不介意。」

　　（终于……）

　　侍女与戴尔克交谈之际，站在一旁的莉琳愈来愈紧张，胃部也感到一阵紧缩。

　　她不擅长克服面对紧要关头时的压力。

　　这么一说，雷冯似乎也不擅长应付这种压力。

　　与污染兽战斗，或是跟古连丹武者对战的前夕，雷冯看起来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但在天剑授予目的前一天，还有去住在附近的凶巴巴老爷爷家里道歉时，他却会流露出悲怆的表情。

　　（我现在……也露出了这种表情吗？）

　　莉琳想照镜子确认看看。如果可能的话，她希望去洗手间洗把脸冷静一下，只是这么做的话，会让好不容易化好的妆全部脱落。

　　话又说回来，在前方带路的侍女根本不会为了自己停下脚步。

　　（呜呜……）

　　就在莉琳暗自哀嚎之际，抵达目的地的侍女停了下来。

　　「我把客人带到了。」

　　侍女向负责护卫的武艺家说完后，他们就推开了对开式的大门。

　　在侍女催促下，莉琳跟在戴尔克后面走了进去。

　　室内空间比刚才的房间大上一圈。中央处靠门边的位置放了一张大沙发，拉开一段距离的对侧有一个高起来的平台，被帘幕隔起来的那一侧有条人影。

　　那是爱尔榭拉．亚尔莫尼斯。

　　古连丹的女王就在那边。

　　两人走到沙发前方，双膝跪地恭敬的低下了头。

　　「承蒙陛下无比慈悲的心意……」

　　戴尔克说出了谢辞。

　　在他身边的莉琳由于过度紧张，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僵在原地。然而要在极近距离看到面前人物的机会可说寥寥可数，紧张感渐渐被好奇心驱逐的莉琳，终于缓缓抬起了脸庞。

　　在帘幕另一侧的女王身影看起来朦胧不清，只能勉强看到她的影子轮廓。

　　「别在意。你为古连丹尽心尽力，王家却只能为你做到这种程度，我实在感到很内疚。」

　　如玉石互击般的清脆嗓音响彻室内，莉琳感到全身一阵酥麻。

　　「您太客气了……」

　　「这是事实。你在前线时相当活跃，而且你亲手培育出来的剑，在我手上时也非常的活跃。」

　　她指的是雷冯。心脏彷佛被狠狠揪住的莉琳咀嚼女王的语意，然后等待着她接下的话。

　　（女王对雷冯有什么想法呢……？）

　　亚尔莫尼斯如果改变想法，就能开启雷冯回到古连丹的道路……为了不漏听亚尔莫尼斯的任何一句话，莉琳集中了所有精神。

　　「因为他自己的不成熟，还有对世界的认识不足，才会招来那种愚不可及的失败。会有这种下场，绝对不是你的责任。」

　　「不，陛下。那小子的不成熟，特别是陛下提及对都市常识的认知不足，也是我自身的缺点。就是因为我对武艺一面倒的态度，才会让他变成那样。说起来，那小子接受的处罚，应该要由我来承受才对。」

　　「唔……先入座吧。」

　　「遵命！」

　　「这里不是谒见厅，而是我私下与来宾会面时使用的房间，所以我才没让那个罗里罗嗦的侍从长跟过来，你可以放轻松没关系。」

　　（咦……？）

　　最后有点半开玩笑的说话方式……好像在哪里听过。

　　不过，莉琳却想不起来是谁。

　　（我想太多了吧。）

　　走入室内的侍女把茶端给了莉琳两人。

　　「那家伙现在过得如何？」

　　「咦？」

　　莉琳一开始没有想到这是对自己发出的问句。

　　「雷冯过得好吗？还是妳没跟他通信呢？」

　　「啊，是的……啊，不对，我有跟他通信！」

　　莉琳颠三倒四的说话方式，让帘幕后方传出了笑声：

　　「不必那么紧张，虽然隔着帘幕说这句话没什么说服力啦。」

　　「没……没这回事……」

　　「那么，他过得好吗？」

　　「是的。呃……他现在在一座名叫洁尔妮的都市……」

　　「学园都市啊……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手握天剑的关系吧。那家伙很笨拙，没办法什么事都轻松做到吧。亏他能通过入学试验，妳有教他念书吗？」

　　「是的。」

　　「妳是上级学校的学生吧，真优秀呢。」

　　「没这回事。」

　　多亏了亚尔莫尼斯以轻松语气对自己讲话，莉琳总算能够开口说话了。

　　教雷冯念书的事，离开古连丹的日子到来时的事，还有第一次收到信的事情……

　　她说了好多好多事情。

　　说着这些话题时，莉琳渐渐感到体内的某种束缚得到了解放。紧张心情顿时一转的她，发现自己正享受着聊天的乐趣，也许自己太得意忘形了。跟女王讲话时，应该不能把她当作亲近的长辈吧。

　　「雷冯……已经不能回来这里了吗？」

　　「莉琳！」

　　「啊……！」

　　被戴尔克纠正后，莉琳才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什么话：

　　「非……非常抱歉……」

　　「妳用不着在意。这里是他的故乡，而且对妳来说，他是重要之人的事实也不会改变。对吧？」

　　「……是的。」

　　「……他不是永远不能回来。虽然要花许多时间，也有时机上的问题，不过并非不可能的事。」

　　「那……」

　　「不过时机来临时，他是否肯回来……就不是我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有如叮咛般的语句，即时阻止了莉琳的喜悦心情。

　　「……你们门派的人，很喜欢去外面的世界流浪呢。」

　　亚尔莫尼斯撇下哑口无言的莉琳，对戴尔克提起了新的话题。

　　「是吗……」

　　戴尔克也对突然转变的话题感到困惑。

　　「跟着初代萨林邦出去的人，很多都是前前代赛哈丁的弟子。赛哈丁如果还年轻的话，也会跟萨林邦一起出去吧。」

　　「我有听过这些事。」

　　「你师兄事后也跟自称为教导佣兵团的他们会合了。」

　　「是的，他叫做留河．凯鸠，是一个比我更加优秀的男人。赛哈丁的名号，本来应该要由他继承才对。」

　　「他死了。」

　　这句话语极唐突的被丢到了室内的空间。由于过于突然，连戴尔克在那一瞬间也无法理解这句话在说谁，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好不容易理解这句话时，戴尔克吃惊的瞪大了双眼：

　　「……怎么可能！」

　　「继承萨林邦第三代首领地位，名为留河．萨林邦．凯鸠的男人死了。这件事虽然悲哀，却是不争的事实。」

　　帘幕卷起一半，从椅子上站起的亚尔莫尼斯，将手伸到了帘幕外面。

　　她的手中有一个粗糙的金属盒。

　　「拿去吧。」

　　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戴尔克，以不稳的步伐走向前方，然后跪下接过了盒子。

　　他当场打开了盖子。

　　盒子里面铺上了布，一支细小的金属圆筒与炼金钢就这样被包在中间。

　　「……的确是留河的炼金钢。这是已经过世的师父，在留河启程时交给他的炼金钢……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医生没办法彻底除去他与污染兽战斗后，留在体内的污染物质。」

　　装在金属筒内的是遗发。在都市外无法厚葬死者时，就会像这样带回死者的头发。

　　「……有人继承留河的遗志吗？」

　　表情更加僵硬的戴尔克肩头微微发颤，一边仰头望向亚尔莫尼斯。

　　「听说留河的弟子当上了第三代首领，而且才十八岁而已。看样子留河遇到了难得一见的英才。」

　　「是吗……」

　　戴尔克阖上眼皮。那副坚毅模样中，完全看不见刚才的动摇。

　　「请容许我负责留河的葬礼。」

　　「嗯……让古连丹声名远播的最大功臣，就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传授历届团长们武技的赛哈丁武门，对古连丹而言也是重要的宝物，是绝对不能失去的存在。戴尔克．赛哈丁，你不用担心道场以外的琐事，只要专心传授武艺技巧就行了。」

　　「是！」

　　「……莉琳．马菲斯。」

　　「是的。」

　　「赛哈丁一族的人都喜欢朝外界发展。他们彼此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继承的武技中却蕴藏着这种精神。雷冯体内也寄宿着这种理念，即使他选择天剑时弃刀从剑也一样，妳要做好心理准备。」

　　莉琳无法回应这番话。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戴尔克抱着装有留河遗发的盒子离开房间。

　　莉琳跟在他的后面。

　　穿过门扉的那一瞬间。

　　「我不要！」

　　声音虽然细微，每个字却清清楚楚的说出了口。

　　这是现在的莉琳，尽了全力才能说出口的逞强话语。

　　简直跟小孩子一般。

　　对现况不满又无法改变，只能大哭大闹的小孩子……如果是真的是小孩子的话，旁人或许还能容忍吧。

　　然而莉琳现在的年龄，已经不被允许做出这种举动。十五岁的她今年就要满十六岁，这个年纪的人有的已经在工作了。

　　是一个如果讨厌现况，．就要自行想办法去改变的年龄。

　　既然如此，自己能做到些什么呢？

　　莉琳独自走在夜晚的古连丹街道上，脑中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与戴尔克在途中分别后，莉琳踏上了回去宿舍的道路。

　　她穿过繁华大街，走进一片静谧的住宅区。

　　走在并排路灯散发着点点光亮的步道上，此时一股强烈的寂寞心绪忽然袭向莉琳。

　　不对，不是寂寞感。

　　步道在黑夜中开了一个洞，并且向前方无尽延伸。在那前方有一个十字路口，向左转通往学校，向右转则可以继续朝宿舍前进。

　　如果往前直走下去的话，会通往哪里呢？

　　左右两旁的道路通往日常生活，是即将满十六岁的莉琳那不变的日常生活。

　　如果……就这样直直的走下去的话……

　　会有吗？有能够跟雷冯相逢的道路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她的理性如此诉求着。前方只有陌生人居住的民宅，还有公寓洋房而已。更前方有一条小商店街，上面有一家生意清淡，却总是不会倒店的奇妙餐厅，还有跟班上女生一起去逛的服饰店与饰品店，后面有一间会跟朋友去那边聊天的咖啡厅。除此之外，甚至还有卖点心的摊贩。

　　就算一直走下去，等在前方的也只有普通的日常生活。只有就读上级学校的莉琳﹒马菲斯的「没有雷冯的日常生活」。

　　这不是寂寞。

　　是走投无路。

　　「唷！」

　　她的肩膀被拍了一下。

　　莉琳回过了头，眼前出现的人是席诺拉。

　　「学姊？」

　　「妳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呆呆站在这里？」

　　「啊，不……」

　　不知该怎么讲才好的莉琳垂下了头：

　　「没什么……」

　　「…………」

　　莉琳想直接走回宿舍。为了不要让席诺拉担心自己，她想要装出什么事都没发生的表情，就这样直接走回宿舍。

　　不过，双腿却不听使唤。

　　「嗯～…………」

　　「哇！」

　　席诺拉突然把手放到莉琳头上，接着把她的头发搔乱。

　　「怎……怎么了？」

　　「我肚子饿了，陪我去吃饭。」

　　「咦？」

　　莉琳连说「为什么？」的空档都没有。当她发现自己的手被紧紧握住时，已经被拖向了刚刚才走过来的路上。

　　而且，被带到的地方是跟用餐场所气氛完全相反的酒吧……

　　「学姊……我还没成年耶。」

　　「不要紧，这里有果汁，而且餐点也很好吃。」

　　这是一家只有吧台的店。略微泛青的灯光照明，让坐在身旁的客人面容模糊不清。只有吧台里面是用普通灯光照明，所以能清楚看到老板的身影。

　　光线感觉起来就像隔间一样。那是一种吧台对侧是现实，这一边则是梦境般的感觉。

　　「可是……」

　　「没关系啦！啊，老板，弄点东西给我们吃吧。」

　　「……我们是卖酒的店。」

　　「哎呀，不用那么拘泥啦！」

　　「这不太好吧，真是的……」

　　店主虽然面露苦色叹了一口气，还是伸手握住了平底锅。

　　「他是这家店的老板，以前跟我一样是高等研究院的学生。」

　　「咦？」

　　「不过因为他太爱喝酒，所以念到一半就离开学校了。」

　　「还真是对不起喔！」

　　「这样也很好啊？人生嘛，就是要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

　　在说着这些话时，老板已经做好了料理，是鸡肉炒饭。

　　「咦～太随便了啦，至少也用蛋皮包一下吧！」

　　「小鬼给我住口，还不快喝酒！」

　　老板说完后在两人前方放了玻璃杯。

　　「那……那个，我不能……」

　　「我知道，这是没有酒精的鸡尾酒。」

　　放在莉琳前方的是一杯青蓝色饮料。

　　（看起来对身体不太好呢。）

　　如果说出这种话，老板一定会不高兴吧。

　　可是……

　　她也觉得夹杂店内照明的青蓝色饮料，非常适合这个地方的氛围。承接了吧台内侧泄漏出来的强烈光线，在饮料内散发光芒的冰块看起来就像宝石一般。

　　咕～～～～

　　「呜！」

　　莉琳的肚子叫了起来。

　　「啊哈哈哈哈哈！」

　　「不……不要笑我啦！」

　　「哎，快吃吧。」

　　被席诺拉取笑，又被老板劝着的莉琳面红耳赤地拿起了汤匙。

　　一边把鸡肉炒饭送入口中，莉琳还是凝视着那杯鸡尾酒。

　　青色世界的蓝色宝石。

　　连坐在隔壁的客人面容也一片朦胧。感觉起来，自己就像在好深好深的水底一样。那是一个万物都虚无地悬浮着的模糊世界。

　　只有吧台对侧明亮的可以看清楚东西。这是一个像是被老板凝视，或者可以说是所有客人都凝望着老板的神秘空间。

　　就像走在养殖湖底下的水中隧道的感觉。

　　（啊啊，这里不是现实世界。）

　　浑然天成的吵杂说话声，有如跳入水中时传入耳膜深处的水花声。

　　（好像松了一口气呢。）

　　胸口深处那股沉闷心绪彷佛融入了水中。

　　虽然吃完了鸡肉炒饭，但莉琳最后还是没能喝下那杯鸡尾酒。在鸡尾酒中不断回转着的冰块早已融化。老板虽然说要帮自己再弄一杯新的饮料，她还是没有办法喝下去。

　　一旦喝下去，自己就不能待在水世界里面了。

　　莉琳莫名产生了这种感觉。

　　「哎呀呀～居然睡着了啊。」

　　喝干第三杯鸡尾酒后，席诺拉才发现莉琳趴在桌上睡着了。

　　「喂，下次不要带未成年少女来这种地方啦。」

　　「不是只有大人想喝到烂醉忘掉一切喔。」

　　对面露无奈表情的老板如此说道，席诺拉又点了第四杯酒。

　　「痛苦会公平的造访每一个人。在这种时候，大家都不想去感受现实吧？」

　　「就算喝酒，事情也不会自动解决吧。」

　　「她需要一点时间啦。」

　　「哼，我想也是。反正又是妳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吧？妳这个人只要看到欣赏的人，马上就会像小鬼一样戏弄对方。」

　　「有什么不好呢，欣赏陷入恋情的少女很有趣啊！」

　　「奇怪的兴趣。」

　　被老板一句话顶了回来，让席诺拉面露苦笑。

　　（插图039）

　　＊

　　在餐厅与雷冯等人道别后，夏尼德独自走向闹区。

　　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去到常光顾的店家，在那边跟一些认识的人闲扯消磨时间罢了。

　　漫漫长夜。

　　这就是夏尼德的烦恼根源。

　　如果觉得夜晚太漫长，只要回去房间钻进被窝里睡觉就行了，他始终有这种想法。夏尼德不需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也没有约好跟什么人见面。

　　他只是在打发时间罢了。

　　打发时间的举动不具任何意义，有意义的是待在这里的行为。

　　应该有意义吧，他想。

　　离开店家后，夏尼德发现有街头音乐家在演奏曲子。

　　他与包围街头音乐家的人群保持一段距离，然后靠上打烊店家拉下来的铁卷门，接着阖上双眼无意识地聆听着乐曲。

　　在这种时候，夏尼德并不想引人注目。由于对抗赛之故，每个人都认得出夏尼德的脸。而且他在学校也经常被女孩子拦住，有时甚至会故意让那些女粉丝们拦住自己，不过在这种时候却没有任何人向他搭讪。

　　他让旁人无法对自己搭讪。

　　夏尼德自然的消去了自己的气息。

　　街上有包围街头音乐家的歌迷，贩售自制复古饰品的人，看着那些精美小玩意的情侣，键盘电子乐与现场演唱掺半的音乐曲子。没有透过麦克风的原始嗓音，音量比乐器声来得略小了些。

　　从夏尼德前方朝左右两旁通过，不知要走向何方的人群。

　　身在其中的夏尼德闭上双眼，凝视着时间的流动。

　　他拉长耳朵，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

　　今天，那个时刻提早到来了。

　　喀喀喀的悦耳高跟鞋声响起。有如刻划一定节奏般的规律声音，让夏尼德睁开了阖起的眼睛。

　　光线射进黑暗视野，包围商店街屋顶的照明令眼睛一痛。通过前方的人群中，也有刚才在常去的老店里聊天的熟人，没有发现夏尼德的他们就这样离去了。

　　夏尼德慢慢让眼睛习惯光线，一边等待那个时刻的降临。

　　一股黄金奔流正要经过前方。

　　那是一头金色长发。卷度甚至带有攻击性的长发，伴随着她的步伐摇动着。

　　下颚有如精磨刀锋般锐利的她紧闭小巧鲜唇，目不转睛望着前面，也只凝视着前方。

　　她就这样从夏尼德前方通过。

　　两人的视线没有交会。

　　如果发出叫唤声，她会停下脚步吗？

　　也许会吧。

　　不过就算阻止她的脚步，自己又能怎么样呢？

　　答案已经存在。

　　然而，他却不晓得该不该实行那个答案。

　　一边嘲笑自己的优柔寡断，夏尼德拉开了靠在铁卷门上的背，然后朝她身后跟去。

　　她以直线步伐穿过了闹区。虽然被夜晚的人潮推挤，她却没有延迟自己的步调。

　　她似乎决定好了要去的场所。

　　（咦？）

　　穿过闹区，毫不畏惧地走入无人巷弄的背影，让夏尼德暗自感到困惑。

　　她总是在人潮拥挤的地方来回走动。从沙那其街到凯尼街，一直走到利荷斯克街是她的例行公事，但她今天却来到了例行公事之外的场所。

　　（不会吧……）

　　感到紧张感不断累积在腹部下方的夏尼德，更慎重的维持着杀刭。

　　他保持着一定距离，在后方跟踪着她的脚步声。

　　抵达的场所是郊外，离建筑科实习场地很近。自己刚入学时，这附近也有几间店家。虽然这里位置偏远没什么人潮，却能享受到秘密基地般的气氛，所以也拥有一定的人气。

　　然而当自己发现时，这里的店家都一间间倒闭了。到头来，这里的人气只有这程度而已。这也是因为学园都市每年都会更换新血，所以维持流行的时间非常短暂。

　　就在夏尼德茫然的挖掘着过往记忆之际，突然传出了爆炸声响。

　　走在前方的她停下脚步摆出架势，声音还很遥远。躲进建筑物阴影中的夏尼德，仍然维持着身上的杀刭。

　　头上掠过了凌厉气息。

　　（是雷冯吧？）

　　他记得这道气息。在那瞬间，夏尼德看见雷冯朝另一道影子身后追了过去，他不认识另一道气息。

　　他立刻从两人消失的方向拉回视线。她也不再注意雷冯他们的气息，而是朝声音发出的方向奔去。

　　夏尼德消去杀刭，以活刭强化肉体后，跃上建筑物屋顶追在她的身后。

　　她的目的地果然还是开过店的那一带。之前卖水炮用板子的那间店面，连铁卷门都被炸飞，都市警局的武艺家们全部冲了进去。

　　强化视觉的夏尼德藉由晦暗月光得到大白天般的光亮，并且确认了周遭状态。

　　有一名武艺家遭到都市警局包围，不过对方却轻易突破都市警局的包围网，并且试图逃离现场。当众人追上去时，夏尼德在里面看到了雷冯的同学，不过他并没有伸出援手。

　　夏尼德将视线集中在逃走的武艺家身上，好不容易才看到了对方的身影。

　　是一名女性，年纪与雷冯差不多大吧。

　　（……不是。）

　　那不是她不该看见的情景。

　　夏尼德感到安心，然后累积在腹部的紧张感也融解消失。

　　当他回过神时，背后出现了一道气息：

　　「你为什么在这里？」

　　是她。在质问发出的同时，某个坚硬感触也抵向了背部。

　　没有任何事，比被跟踪的对手绕到自己身后还要愚蠢。虽然身处狼狈，夏尼德还是在心中嘲笑着自己的无能。

　　（插图042）

　　「我只是喜欢晚上出来散步而已，妳也一样吧。今天看到了有趣的东西，这个夜晚还真刺激呢，妳不认为吗？」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充满骚动，又令人不快的夜晚。」

　　背部沐浴在凛然敌意下的夏尼德高举着双手，然后用这种姿势耸了耸肩。

　　他打算回头时，背部被用力戳了一下。

　　「不准动！虽然炼金钢没有解除安全装置，但在这种距离下被刺，伤势也会很严重喔！」

　　即使遭到警告，夏尼德仍是回过了头。

　　他没有被贯穿。

　　对方手中握的是白金炼金钢的突击长矛。

　　以锐利眼瞳尽情表现心中不悦的她，恶狠狠的瞪着夏尼德：

　　「你为什么在这里？」

　　她又重复了相同的问题。

　　「我不是说我喜欢晚上散步吗，洁娜？」

　　「你有这种雅兴吗？」

　　被夏尼德用小名称呼，她——洁娜……妲尔洁娜脸上的表情更加不悦了。

　　她是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第十小队的副队长。

　　是夏尼德以前的同伴。

　　「……夏尼德，你也发现了吗？」

　　「发现什么？」

　　在夜晚的大楼屋顶，只有两人独处的场所中，夏尼德轻佻地将唯有彼此才听得懂的质问当成了耳边风。

　　「…………」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晚上出来散步碰巧经过这里的，事情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洁娜妳也一样吧？」

　　「……没错。」

　　「我就说吧。既然如此，就是因为刚才的大骚动，我们才会在这边不期而遇啰。」

　　妲尔洁娜虽然露出怀疑神色，仍是放下了手中的突击长矛。

　　「那么……这场大骚动似乎也平安解决了，那我要回去了。」

　　眺望着逮捕行动已经结束的店面，夏尼德迈出了步伐。

　　「夏尼德。」

　　妲尔洁尔阻止了他的脚步：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为了何故？又是为了什么？当时重复过无数次的问句，被唐突的摆在夏尼德的面前。迪恩非常愤怒，妲尔洁娜也一样，而且她很困惑。

　　「妳不晓得吗？」

　　「就是不晓得我才问啊！」

　　「真的吗……？」

　　「…………嗯。」

　　夏尼德回头望向了妲尔洁娜。只出现了一瞬间的怒火立刻躲回体内的模样，让他笑了起来。

　　虽然发笑，但他还是什么话也没讲。

　　「为什么……我们当时发过誓吧！我们三人不是要一起守护洁尔妮吗，难道你忘记了？」

　　妲尔洁娜以虚弱口吻指责夏尼德。

　　「我没有忘记。」

　　「那又是……」

　　「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当时的约定。」

　　「就是跳槽到第十七小队？」

　　「应该就是这样吧？」

　　「第十七小队比我们更能守住那个约定吗？」

　　「我不晓得，只不过……」

　　「不过什么……？」

　　「洁娜，如果想要得到一切，到最后一定会失去一切的。妳如果一直坚持这种事，到头来就会变得跟我一样喔。」

　　「你在说什么？」

　　夏尼德不再回应，径自迈开了停下来的步伐，朝自己的宿舍笔直前进。

　　妲尔洁娜没有追上来。

　　她在思考夏尼德口中的话语吗？还是把那番话当做无聊戏言加以忽视，眼神依旧凝视着前方呢……

　　她只要凝视着前方就行了，这是最适合妲尔洁娜的模样。她只需抛开一切沉重的负担，朝前方不断突进就够了。

　　因为这样最适合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

　　「啊……真是的。」

　　对这样的她有所期待，还在后面跟踪的自己实在太滑稽了。

　　今晚的他，也没有安稳入眠的自信。

　　　＊

　　突如其来的轰音立刻惊醒了妮娜。

　　「怎么了？」

　　她一边以活刭强化听力注意附近动静，一边以最快速度换上了便于活动的衣服。一把抓过放在床边的剑带，粗鲁的将它系在腰间后，妮娜马上冲出了房间。

　　对同样被吵醒的室友发出移动到一楼的指示后，妮娜离开了宿舍。

　　刭流互相碰撞的激烈波动，击打着妮娜的全身。

　　「我记得是这边……」

　　确认传出声音的方位后，妮娜跑了起来。

　　她认得其中一方的刭流。

　　（是雷冯吧？他在战斗吗？）

　　妮娜一边奔跑，一边把炼金钢从剑带中抽出并且复原成铁鞭。

　　在这样的夜晚突然发生了这种事，妮娜完全搞不懂状况。要叫人理解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发生战斗，实在是太勉强了。

　　不过，雷冯正在战斗中。

　　光是这点，就让妮娜就有了非奔跑不可的理由。

　　而且这股刭流的喷发程度实在太……一直到最近，妮娜才能勉强感受到这些变化。这也是雷冯想出来的训练之助吧。

　　这股刭流远比雷冯在对抗赛时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更为激烈，对战敌手发出的刭流也一样巨大，或许对方比小队员还要强悍。

　　不，敌人肯定比小队员强悍。

　　雷冯孤身一人与这种对手交战，这个事实令妮娜感到万分焦急。

　　「那家伙为什么……」

　　这句喃喃低语没能说到最后一字。

　　「！」

　　突然出现的气息，让急速奔驰的妮娜就这样朝左方跳去。

　　刚才还跑在上面铺筑过的道路炸了开来，这是冲刭。

　　在地面滚动卸去奔跑产生的惯性后，妮娜立刻爬了起来。她虽然摆出架势迅速环视了周遭情况，附近却没有袭击者的身影。

　　「是谁！？」

　　妮娜发出吼叫声，却没有得到答案。

　　另一道破空声响代替回应声传入耳畔。

　　这次妮娜也用跳跃的方式躲开攻击。在地面炸开的瞬间，她看到了被凝聚成块状的锐利刭流。

　　（是箭？）

　　把冲刭凝结成箭的形状后射出？

　　对方的武器是弓吧。

　　那么，敌人就不会在附近了。

　　「这下麻烦了！」

　　从攻击方位中虽然可以大致掌握对手的位置，不过却无法看到敌人的身影。话又说回来，以妮娜的冲刭程度，根本无法从这种距离发动反击。

　　而且即使试图以奔跑的方式缩短敌我距离，对方也会采取一样的做法拉开距离。花上一些时间也许可以击退敌人，不过……

　　在这段期间内，雷冯必须孤军奋战。

　　妮娜想尽快赶到雷冯那边。

　　（既然如此……）

　　她有了觉悟。

　　点了一个头后，妮娜一股作气朝雷冯的方向飞奔。

　　风动了。

　　对方射出了箭。

　　「喝啊！」

　　妮娜以铁鞭挥向迫近的箭。

　　命中目标，爆炸波动笼罩了全身。被冲击波炸飞的妮娜，就这样滚倒在地面上。

　　一边挥去爆炸所引起的烟尘，妮娜立刻起身继续奔跑。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金刚刭。

　　是雷冯教自己的刭技防御招式。妮娜虽然还不能完全灵活运使此招，但用来弹开弓箭的冲击仍是绰绰有余。

　　「我没时间陪你玩！」

　　对着藏身于某处的弓箭手大声怒骂后，妮娜又跑了起来。

　　敌人再次射出疾箭。

　　妮娜以铁鞭挥开攻击。被爆风炸飞的她再次跌落地面，然后又爬起来继续奔跑。

　　一边重复着这些动作，妮娜一边朝着前方不断地飞奔。

　　在第三次攻击时，妮娜感到对方射箭的精准度发生了错乱。没有命中目标的箭，在妮娜身后炸了开来。

　　她就这样急驰而去。弓箭手似乎正在花时间重整乱掉的节奏。箭没有射中妮娜，只能击碎她周围的地面。

　　刭流互击的波动突然消失了。

　　「唔！」

　　不好的预感掠过心中。

　　弓箭手也不再射箭。妮娜提升速度不断奔驰，寻找着中途消失的音源。

　　那里只剩下一片寂静。

　　附近全被爆裂的地面，诉说着刚才战斗的激烈程度。被砍掉的路灯断面，不断爆出点点火花。

　　雷冯的背影就在眼前，看起来好像没有负伤，妮娜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看着一动也不动的雷冯，她心中的不好预感仍旧没有消失。

　　散落一地的物体中，有一样东西是炼金钢，那是雷冯的青石炼金钢。呈现复原状态的炼金钢只剩下剑柄，其他部分全不见了。长剑看起来没有呈现钢丝状态，而且剑柄也有着明显龟裂。

　　「雷冯……」

　　「……咦？学姊？」

　　雷冯一脸吃惊地回过了头。明明走到这么近的地方，他却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模样，让妮娜暗自倒抽了一口气。

　　「学姊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我的台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妮娜尽可能的装出了冷静模样，然后对雷冯提出了问题。

　　「啊，呃……这个嘛……该怎么讲才好呢？嗯……」

　　雷冯露出了略微困扰的表情，一边偷看妮娜的表情，一边颠三倒四的说明事情的经过。

　　（啊……果然没错。）

　　她几乎没把雷冯的解释听进耳中。

　　看着雷冯的脸，妮娜感到心里那片茫然而无法捉摸的飘渺感觉，终于变成了确信。

　　发生某些状况时，雷冯就会伤害自己。

　　被幼生体袭击时是这样。

　　孤身与老性体作战时也一样。

　　几天前，在废都机轮室发生的事件也是这样。

　　面临战斗，雷冯就会做出伤害自身的选择。

　　只有这个可能。

　　而且……

　　（他发现了吗？）

　　雷冯自己也发现了这件事吗……不过，妮娜无法判断。

　　03　想法与现实

　　隔天，雷冯一大早就去了炼金科。

　　因为他要请哈雷替自己制作新的炼金钢。

　　「这次也坏的很彻底耶……」

　　把甜面包当早餐啃的哈雷看见雷冯拿来的炼金钢后，吃惊的瞪圆了双眼：

　　「全部碎掉了嘛！」

　　炼金钢仍然是复原状态。事实上，炼金钢一旦被破坏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办法还原成基本状态了。只剩剑柄的炼金钢被放在哈雷专用的桌子上，只要用手指戳下去，粉碎部位就会像石片一样轻易剥落。

　　「这已经不能修了，重新再做一把还比较快喔。」

　　「是的，拜托你了。」

　　「嗯，我知道了。这边还留着之前的数据，所以马上就能做出新的炼金钢。管理部那边的手续，也交给我负责吧。」

　　「啊，不好意思。」

　　「没关系啦，再怎么讲我也是第十七小队的装备负责人啊。而且我也要过去办登录复合炼金钢的手续……真是的，奇利克对这种事完全没辙，所以一切琐事都落到我的头上。」

　　哈雷耸耸肩，然后拍了手心喊了一声「对了」。

　　「趁现在把那家伙拿过来调整好了！」

　　「没关系吗？奇利克不在这里耶。」

　　「没差啦，反正最终调整几乎都是由我负责的，而且他马上就过来了吧。」

　　哈雷说完后，从研究室里面的架子上抽出了炼金钢。

　　炼金钢被交到手中后，沉甸甸的重量立刻传向手腕。看样子它的密度很大，应该有普通炼金钢的三倍吧。

　　「由于舍弃了抽换型式，所以肯定比上次那一把还坚固。只不过它有一个弱点，就是一旦决定了炼金钢的组成比例，之后就不能再使用其他种组合了。像雷冯这种可以使出不同刭流的类型，还是之前那一把比较好用吧。而且你也可以事前让每根炼金钢都记忆成不同的形状，再配合用途改变使用方式。」

　　「不过，实际上我没办法那么灵活的运用喔。」

　　「是喔？嗯……」

　　在说着这些话时，复原关键语的声纹跟刭纹已经输入好了，但刭纹只输入了一种。

　　「其实我想让它记忆两种形态的。复合炼金钢的长处，就是可以藉由炼金钢的不同搭配，做出形态与性质的变化。不过在制作简易版时，我却无法加上这个设定。一旦加上去的话，就会跑出一堆BUG。」

　　「没关系啦，反正还有青石炼金钢。」

　　事实上，现在的状况不允许在对抗赛中使用钢丝，因此就算对复合炼金钢做出这种要求，到头来也是无济于事。而且哈雷他们也还在开发对抗污染兽用的炼金钢，所以雷冯并不介意这种事情。

　　「那你复原看看啰。」

　　在哈雷的催促下，雷冯将刭流灌入了复合炼金钢。

　　手中的炼金钢夹带着热气，接着瞬间改变了形状。

　　「……咦？」

　　握在手中的新形态让雷冯大感讶异。

　　「这是……刀……」

　　「是啊。」

　　哈雷略感困惑的说道：

　　「这是奇利克弄的。」

　　「……不能改变形状吗？」

　　「不行！」

　　被不悦语气否定后，雷冯回过了头。雷冯有察觉到对方的气息，也比哈雷更早听见他过来时所发出的特殊声响。

　　「它最适合这种形态。」

　　坐着轮椅的美少年，不高兴的瞪着雷冯。

　　「奇利克，难得你会那么早来。」

　　「因为我要在现场看这把炼金钢完成最终设定。」

　　一边说话，奇利克灵巧地推着轮椅在杂乱的室内前进。

　　「就分类而言，剑与刀虽被归为同一类，但两者的作用却截然不同。剑招走斩击分断之势，刀技则是以切割撕裂为主。斩断物体的行为虽然一致，但做到这件事的必要动作却不一样。你的斩击动作属于切割撕裂的方式。之前那把武器虽然做成刀的形状，但锋刃却是以剑为基础。这把炼金钢不同，是在完美撕裂物体的前提下制作出来的武器。」

　　奇利克凝视着雷冯手中的复合炼金钢，一边淡淡的低声说出这番话。

　　「我把老家秘藏的名刀的各项数据，输进了这家伙里面。普通炼金钢虽然无法重现名刀的威力，但这柄复合炼金钢应该可以达到差不多的程度吧。这是让你登峰造极的完美武器，得到这种武器的你，有什么不满吗？」

　　「不是的……」

　　「那你有其他不满吗？」

　　雷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你拥有的实力，足以立身于所有武艺家都渴望达到的领域。话虽如此，你却不肯使出全力，这一点让我感到很生气。」

　　轮椅发出嘎叽声响。仔细一看，奇利克正紧紧握着轮椅的把手。

　　雷冯看见了在他体内流动的微弱刭流。能量流动的很迟缓，刭流颜色也很混浊。

　　他的刭脉产生了异常，程度虽然不致于丧命，但或许跟不良于行的情况有所关联。是发生了让双腿残废的事故，刭脉才会出现异常，还是刭脉的异常让双腿残废……这个问题雷冯无法问出口，奇利克也不打算解释。

　　不过奇利克脸上，明显流露出对这件事打从心底悔恨的表情。

　　「你在这种地方没必要使出实力吧，不过跟污染兽战斗时也一样吗？对你来说，连污染兽也是用不着拿出实力的对手吗？」

　　雷冯与老生体的战斗，是与死亡相邻的战斗。

　　他没有理由不拿出实力。

　　可是……

　　「……你为什么抗拒刀到这种地步？」

　　「我没有抗拒……」

　　「不，你就是有。」

　　奇利克否决了雷冯的软弱反驳。

　　「即使以刀战斗才是你的本质，你还是选择了握剑。这个事实如果不是你拒绝使刀的证据，那什么才是呢？」

　　『虽然我很好奇你不用刀的理由……』

　　昨夜，海亚说出了这样的话。他是养父的师兄培育出来的萨林邦教导佣兵团团长。他拥有的实力，足以担任在无数战役中生存下来的佣兵团团长。

　　那把钢铁链金钢的刀。

　　与养父戴克尔．赛哈丁一样的武器。

　　连动作也一样，从疾影连接下来的高速攻击，是戴尔克最得意的攻击模式。

　　这个动作不禁让雷冯想起，自己在古连丹的一切。

　　自已以刀战斗的本质。

　　事情就是这样。雷冯第一次握到的武器就是刀，他一直以木制模拟刀进行对打练习。

　　这就是雷冯成为武艺家的开端。

　　「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

　　突然被人搭话，雷冯慌张的确认了自己的所在场所。

　　他在前往练武馆的道路上。离开哈雷他们的研究室后，雷冯就这样来到了这里。

　　雷冯眼前是妮娜望着自己的脸蛋，就在咫尺之间：

　　「啊……啊……不，没什么事！」

　　被极近距离吓一跳的雷冯向后退了一步。然而妮娜没有让他继续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难道昨天那件事让你身体不舒服吗？你有发烧吗？」

　　妮娜担心的握起雷冯的手腕，又把另一只手放上他的额头。

　　「我没事，没事啦！」

　　手心冰凉的感触又让雷冯退了一步。

　　「嗯，你的确没发烧。那你在想什么？」

　　「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没这回事吧。我都走到这么近了你还没发现，这不是很奇怪吗？」

　　「咦……我觉得没那么奇怪吧。」

　　「就是有。」

　　看样子，今天是自己的意见不被认可的日子呢。不，仔细想想，雷冯在这种时候说出口的话，有人相信过吗？

　　（……还真的没有呢。）

　　从小开始，雷冯不加思索说出口的否定事实的谎言，从来没人相信过，这实在令他感到悲哀。

　　「那么，你今天在烦恼什么呢？」

　　结果，两人在第十七小队的训练室吃起了午餐。在路过的店家买了便当，又在练武馆的休息区买了饮料后，两人在训练室一端打开了便当用餐。

　　「不，我没事啦。」

　　「别说谎。」

　　「是真的啦……」

　　「我不信。」

　　「我都说没事了……」

　　「还不从实招来。」

　　对方完全无视自己的抵抗。

　　自己烦恼的模样被别人看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雷冯逃避似的吃着便当默不作声。

　　嘴巴里有东西的时候，不管被问到什么问题，都可以不用回答。因为妮娜的家教甚严，所以她很讨厌边吃边讲话的行为。就连哈雷昨晚因为夏尼德那句话呛到的举动，都惹来了她的不悦表情。

　　「……吃完饭后，一定要你说出一切。」

　　妮娜对借着吃东西逃避问句的雷冯低声说道。

　　（拜托，是谁都好，快点进来吧！）

　　雷冯恳切的祈求着。

　　不过还没来的人有菲丽与夏尼德，再来是哈雷。

　　菲丽与夏尼德是迟到大王，因此雷冯并不认为自己吃完饭后他们就会出现。虽然还有哈雷，但他说自己要帮雷冯制作新的青石炼金钢会晚一点到，所以这一边的希望也很渺茫。

　　（……没望了。）

　　既然如此，就只能坦白说出一切了，事情大概会变成这样吧。根据目前为止的经验，雷冯相当明白这时的妮娜很强悍。因为她毫不吝惜付出的努力，让自己产生了非说出心事不可的想法。

　　「为什么学姊这么在意我在想什么呢？」

　　在午餐的空档中，雷冯低声说出了这个问题。

　　「这……这是当然的吧……」

　　妮娜不知为何微微仰起身躯拉开距离，然后接着说道：

　　「因为你是我的部下。」

　　跟雷冯猜想的一样，她以这种回答下了断言。面对毫不拖泥带水的漂亮断言，雷冯连一句话也无法反驳。

　　（……咦？）

　　不过，妮娜今天的反应有点奇怪。

　　斩钉截铁的下了结论后，妮娜捂着嘴巴把脸别了开来。

　　「……嘴巴里还有东西没吃下去吗？」

　　「才不是，你这个笨蛋！」

　　妮娜生气了。

　　两人就这样以背对彼此的感觉吃着午餐。

　　吃完便当后，又有一连串的问题等着炮轰自己吧。一想到这里，雷冯进食的速度就慢了下来。不过悲哀的是，这种程度的分量，两三下就被健康青少年的胃袋解决了。

　　妮娜也吃完便当了。

　　（糟糕……）

　　雷冯垂死挣扎似地慢慢喝着剩下的果汁拖延时间。就在此时，有人敲了训练室的门。

　　妮娜回应敲门声后，门被推了开来。

　　「这里已经有人来了啊，真是太好了。」

　　「佛梅德学长？还有……」

　　满脸不甘愿的娜尔姬，跟在佛梅德身后进入了室内。

　　「而且还刚好是你们两个。现在方便吗？」

　　「嗯，没关系。」

　　妮娜点了头，把两人请了进来。

　　「要谈的事情是？」

　　「我不想太招摇，就长话短说吧。」

　　佛梅德说完后瞄了身后的娜尔姬一眼，娜尔姬脸上的不满表情仍旧没有改变。

　　「啊～首先，我同意队长之前提出的要求。」

　　「真的吗？」

　　所谓的要求，除了妮娜亲自去都市警局本部劝娜尔姬加入第十七小队的事情之外，雷冯想不到其他可能性。

　　与妮娜一样慢了半怕才露出惊讶表情的雷冯，对佛梅德与娜尔姬做了确认。妮娜看来也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因为娜尔姬的态度，很明白的表示这件事并非出自她的本意。

　　「嗯，不过有附带条件。」

　　「果然。」

　　「如果妳不同意我们的要求，那不好意思，让娜尔姬入队的约定就要取消了。真要说起来，她本人也没有这个意愿就是了。」

　　「……虽然我真的很想要她入队，不过本人没干劲的话，反而会让小队的战力下降。」

　　妮娜明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没干劲这一点而言，第十七小队无庸置疑是全小队中的第一名。率领这种队伍的妮娜，说起这番话也特别有说服力。

　　「唔，我了解。不过如果妳答应我们的请求，我相信这家伙也会拿出干劲来。而且如果妳觉得她派不上用场的话，就把她踢出小队吧，我们谈好的条件也可以一拍两散。」

　　「课长！」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听好了，警察的工作中也有卧底搜查任务。如果不确实执行，是会闹出入命的。学园都市虽然没有那么危险的调查任务，不过妳将来打算从警的话，就算加入小队也没有损失。一旦潜入敌方阵营后，就要忠实完成自己卧底身分的任务。别人叫妳拿出干劲，妳就要拿出干劲，办不到的话，一切就结束了。」

　　被叱责语气告诫的娜尔姬垂下了头。娜尔姬在梅珍两人面前总是一副大姊气派，现在却像一个挨骂的小孩。雷冯又意外又惊讶的看着这样的她。

　　「……那么，回到刚才的话题吧。」

　　咳嗽清了清喉咙后，重新整理好心情的佛梅德面向妮娜。

　　「那么，要谈的事是？」

　　「嗯，首先是昨天的事情。雷冯，多谢你昨天的帮助。」

　　「可是我让对方逃掉了……」

　　佛梅德低头道谢的举动让雷冯感到很不自在。

　　「哎，这也没办法啰。我们原来的目的就是要逮捕那些假学生，再说我们也没收了一定程度的违禁物品。」

　　话说到这边，佛梅德对妮娜说明了昨晚没收的物品。

　　「是违禁酒啊……现在提起这件事，也跟接下来要讲的话题有关吗？」

　　「没错，跟违禁酒有关。」

　　「不会吧……你认为小队员中，有人使用这种东西吗？」

　　面对大惊失色询问自己的妮娜，佛梅德沉重的点了头：

　　「就是这样。」

　　「这太荒谬了，小队员怎么可能会使用那种东西……」

　　「不可能吗？就算洁尔妮目前陷入危机也一样？」

　　「唔……」

　　「如果失去现在开采的矿山，洁尔妮就玩完了，今年的武艺大会就是关键。大部分隶属于小队的人，爱校心都很强烈。一旦感受到自己肩上的沉重压力，就算有人忍不住使用违禁酒，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一边对这番话感到赞同，雷冯一边听着佛梅德说话。违禁酒……也就是所谓的刭脉加速药，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制造出来的产物。

　　「……这只是假设罢了。」

　　妮娜似乎不想承认这个理论。

　　「没错，这只是假设，说不定最近成绩不佳的武艺科学生会使用这种违禁物品。或许有靠着没根据的自信，就以为刭脉加速药的副作用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笨蛋使用违禁酒。不管哪种想法，都只是假设而已。不过如果说到哪一边的可能性更高一些的话，我会把筹码压在前者身上。」

　　「……你有证据可以证明小队员可能使用违禁酒吗？」

　　「……调查违禁品的走私途径时，我得到了一个确切的证据。把货物直接堆在流浪巴士内就过来的话，是无法逃过我们这边的检查的，不过这是对方打算贩卖的情况。如果不是以这种形式，而是以私人包裹的方式寄送，而且还是少量多次的话，检查就会松得多了。伪造学生证能够欺骗的只有人的眼睛，没办法连电脑都骗过去。既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就会使用到正牌学生的地址，将东西寄到正牌学生那边，接着再把货送到假学生那边集中。我调查了这一年的个人信件、包裹以及所有记录，针对收件频繁的人做了调查。其中有六名学生收的邮件特别多……」

　　说到这里，佛梅德停止说话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调查，没有妳帮忙就做不下去了。我希望妳能让娜尔姬入队，默认并且帮助她调查有嫌疑的小队。」

　　「我答应。」

　　「这样好吗？妳可以稍微考虑一下……」

　　「没必要。既然你有证据，我就帮助你。」

　　「如果对方为了守护这座都市才使用违禁酒，妳会怎么做？」

　　面对妮娜毫不犹豫的回答，佛梅德丢出了更沉重的问句：

　　「如果身为守护者的武艺家志气让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妳会怎么做？就算他们违反法律，但那种行为只是因为危险才被禁止罢了。如果他们认为这座都市已经走投无路才使用违禁酒的话，妳会怎么做？洁尔妮的确没有退路了，如果他们打算牺牲自己拯救这座都市，妳又会怎么做？」

　　佛梅德为何要问妮娜如此深刻的问题？虽然他问的对象可能不只是妮娜，也包括在现场的自己。但是雷冯却不明白在此时此刻提出这种问题的理由。

　　过了半晌，他才慢慢了解。

　　佛梅德想趁早解决将来必定会到来的矛盾纠葛。

　　在这种情况下，雷冯不晓得自己会怎么做。

　　雷冯只是望着妮娜，他只是凝望着妮娜，看她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拯救某物而牺牲自己，就算是譬喻，听起来也很美丽动人。不过这毕竟只是自以为是的想法罢了，只是选择了可以轻松逃避眼前难关的方法而已。我要守护这座都市的一切，但我不会牺牲任何人。

　　我要守护一切，包括我自己。」

　　彻头彻尾的坦率想法，贯穿了雷冯众人。

　　「……我从没听过这么任性的话。」

　　佛梅德莫可奈何的摇了摇头：

　　「不过我也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激励人心的话。我诚心诚意的希望妳能帮忙。」

　　「我了解了。」

　　妮娜与佛梅德握了手完成交易。

　　「那么，对方有……」

　　「……六个人。我说过了没？其中五人的名字是……」

　　佛梅德一一说出了五人的姓名。

　　听到那些名字后，妮娜整张脸都僵住了。

　　「怎么可能……」

　　「五人收到的包裹，都是从同一座都市寄出的。不过那里却不是五人的故乡，而是第六个人的故乡。第六个人的名字是……」

　　雷冯也记得那些名字，他们都是小队员吧。虽然印象模糊，不过他就是有这种感觉。

　　妮娜答应佛梅德要求前，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才对。

　　既然如此，为何要露出震惊表情……

　　仔细思考后，雷冯总算想起那些人的名字是隶属于哪个小队，脸上也出现跟妮娜一样的表情。

　　是第十小队。

　　「迪恩．丁。」

　　雷冯脑海中浮现了光头青年的脸庞。

　　　＊

　　一直在耳边听着舒服的睡眠呼吸声，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是酷刑。

　　「真是的……」

　　对着不停诱发睡意的鼻息声如此低语，走在夜路上的哥尔尼欧，正要回自己位于独栋公寓的房间。

　　小队的训练结束，也吃完晚饭的他正在回家的路上。

　　香媞理所当然的坐在肩膀上，将下巴靠在哥尔尼欧头上的她，口齿不清地说着梦话。不晓得她会不会流口水下来，哥尔尼欧担心的想着。

　　在训练时用尽所有体力的香媞，一吃饱就想睡了。虽然哥尔尼欧从香媞入学后就开始跟她往来，但她那副既像野兽又像小孩子的模样，却始终没有消失的迹象。

　　「真受不了……」

　　他一边低语一边进入公寓。爬到自己房间的那层楼后，哥尔尼欧直接通过了房门。

　　香媞的房间就在隔壁。按铃叫出香媞同乡的室友后，哥尔尼欧把在肩膀上睡觉的她交给对方，接着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他立刻感受到一股不自然的感觉。

　　哥尔尼欧缓缓将门带上。不过他没有把门锁上，而是从剑带中抽出卡片型炼金钢后并且插入腕带，让炼金钢随时都能复原。

　　「是谁？」

　　他提高活刭，让身体进入随时可以作战的状态后，对房间内部发出了声音。

　　「……嗯，勉强合格啦～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在开门前就发现我呢。」

　　声音是从客厅传出来的。

　　「我问你到底是谁！」

　　客厅的灯亮了起来。哥尔尼尔慎重的在走廊上前进，然后进入了客厅。

　　沙发上坐了一名少年。

　　那位少年前方的桌上散乱着一堆速食纸袋，而他本人正一手抓着零食，一边用吸管喝着饮料。

　　覆盖左半边脸庞的奇异刺青，跃进哥尔尼欧的眼帘。

　　「我马上就会解释一切，你先坐下来放松一下吧～」

　　「这里是我的房间。」

　　红发少年坦然自若的态度中不带任何敌意。话虽如此，却也没有令他解除戒心的理由。哥尔尼欧伫立原地俯视着那名少年……也就是海亚。

　　「还有，躲在厨房的女人，给我出来！」

　　「……啊。」

　　「别人都叫妳出来了。」

　　被海亚这么一说，从邻近客厅的厨房阴影中走出一名少女。那是个与海亚年纪相当的少女。一头金发的她身形纤细，鼻子旁边长了一点雀斑，脸上还挂了一副大大的眼镜。

　　握在她手中的弓解除了复原状态，体积也愈缩愈小。

　　「缪珐的杀刭还是太嫩了～」

　　「……对不起。」

　　「对弓箭手来说，不能隐藏气息会很惨喔。我有叫妳每天都要练习吧～干脆去当跟踪狂好了。」

　　「我我我……我办不到这种事。」

　　叫做缪珐的少女，拚命摇着头否定海亚的话。

　　「如果妳有发现自己的菜，就去试试看吧。这样不但能观察对方一整天，还可以顺便训练杀刭，可说是一举两得喔～」

　　「这种行为……这种事……」

　　海亚愉快的眺望着满脸通红不停摇头的缪珐。

　　「……你们到底是谁？来到这里的目的，应该不是让我看这场闹剧吧？」

　　「嗯～只是这样的话就轻松多了呢～不过很可惜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名字叫海亚．萨林邦．莱亚。」

　　只要是古连丹出身的人，必定会对中间的名字产生反应。哥尔尼欧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对方来历，并且提高了警戒。

　　「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吗？」

　　「我是第三代首领～这个女孩叫缪珐，是我第一次指导的武艺家。」

　　「请……请多多指教。」

　　「唔……」

　　以沉吟般的音调回应点头打招呼的她之后，哥尔尼欧将视线移回海亚身上：

　　「……佣兵团来学园都市做什么？学生会长该不会雇用你们吧？」

　　「这样说也对～……不，应该说是这样就好了吧？嗯～我有一点后悔呢。算了，这点损失，之后就能补回来啰。」

　　这种悠哉语气惹来了哥尔尼欧的不悦：

　　「那么，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不是来这里做生意的～我来这里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沃尔夫修丁那个前任天剑继承者似乎不晓得我们的事，所以我才来这边找你～」

　　「帮助？你们的事情又是……？」

　　「所谓的帮助，就是希望你能提供情报～最熟悉某座都市的人，当然是那座都市上面的人啰～所谓的事情就是……虽然我猜你应该晓得啦，不过情况到底如何呢？身为古连丹武艺名门鲁肯斯家族的二少爷，就算知道这种事也不奇怪吧～？就是佣兵团创设时的那个神秘传说啊～」

　　「……不会吧。」

　　「喔，你知道嘛～」

　　「是真的吗……？所谓的废贵族。」

　　哥尔尼欧无法置信的看着海亚。

　　在大哥成为天剑继承者时，哥尔尼欧才初次耳闻这个名词。当时祖父正在对大哥讲这件事，自己则是站在一旁顺便听见了。

　　「毁坏都市所诞生的疯狂力量……」

　　祖父是这么说的。萨林邦教导佣兵团就是为了寻找这股力量，才会离开都市来到外界。

　　「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无聊的故事……」

　　「如果只是无聊的故事，初代首领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怎么可能，废贵族真的存在吗？」

　　「你还真多疑耶。嗯，不过废贵族不在洁尔妮这边，而是在旁边那座被彻底毁灭的城市里～我们虽然潜入里面调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们猜想牠可能跑到这边，所以也跟着过来了～」

　　「那座都市里……」

　　哥尔尼欧突然想起某事。

　　「……这么一说，第十七小队的念威操作者好像发现什么了。」

　　「喔？」

　　当时第五小队的念威操作者没感应到任何存在，再加上发现者跟雷冯一样都是第十七小队的人，所以哥尔尼欧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过，假使废贵族真的存在的话。

　　「都市灭亡却仍然存在的疯狂电子精灵……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存在于世……」

　　「我也没办法，牠就是存在啊。算了，反正连我自己也半信半疑，而且也不晓得该如何找出来才好～」

　　「呃……团长。」

　　至今为止始终保持沉默的缪珐怯生生地举起手，请求发言的许可。

　　「干嘛～？」

　　「那个……发现牠的人，是第十七小队的念威操作者吧？要不要请对方帮忙呢？费尔玛斯只能找出粗略的方向，而且也不可能请费尔玛斯到这里来……」

　　「这个提议不错～哥尔尼欧，那名念威操作者是谁呢～？」

　　「她叫菲丽．罗斯，是这里的学生会长的妹妹。」

　　「学生会长……是实际支配这里的人吗？」

　　「没错。」

　　「事情愈来愈轻松了呢～」

　　做完确认后，海亚露出了狡狯笑容，接着又从哥尔尼欧身上问出了许多洁尔妮的情报。

　　　＊

　　当天，把娜尔姬介绍给剩下的三名成员后，众人跟平常一样把练习时间用在基础训练上。而且妮娜也告知了大家，预定在后天举行的强化集宿要中止的决定。

　　在把球洒在地上并试着保持平衡的训练中，娜尔姬不断地跌倒。面对这样的她，雷冯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了建议。两小时后，娜尔姬总算能在室内快速来回走动了。

　　再来就是站在球上面互相对打的练习。虽然以缓慢动作套招，娜尔姬还是跌倒了无数次，但她最后还是完成了训练。

　　训练告终之时，娜尔姬已经满身大汗软瘫在地上了。

　　「妳不要紧吧？」

　　队员各自解散前往淋浴间时，雷冯把运动饮料递给了动弹不得的娜尔姬。

　　「……雷顿每天都做这种训练吗？」

　　「今天还算轻松呢。」

　　今天没有进行对打硬球的训练，事实上练习也没么激烈。话虽如此，也不是毫无实质内容的练习，基础练习很重要。特别是比赛即将来临的现在，与其勉强学习新技巧，倒不如提升现有的技能等级。

　　「真累人。」

　　娜尔姬喃喃低语，一口气喝干运动饮料后擦干了嘴角。

　　对她而言，这种严苛练习根本不是她自愿的。娜尔姬加入小队的理由，只是为了监视第十小队，并且伺机取得他们使用违禁酒的证据罢了。

　　「我现在能体会雷顿有多强了。我明明累成这样，雷顿却连一滴汗水也没流下。」

　　「不过，娜姬妳不想当小队员吧？」

　　「……是这样没错。可是我是武艺家，而且当都市警察也必须拥有高强本领。有时候也会碰到要以暴制暴的状况，所以还是需要强大的实力。」

　　调匀呼吸的娜尔姬大大叹了一口气：

　　「待在这里有其意义存在，那就是变强，每个武艺家都能认可的理由就是这个了吧？我也明白弱小的武艺家有多悲哀，不过我还是无法认可这个理由，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里的想法就是了。」

　　「……我懂。」

　　雷冯可以隐约体会她的想法。

　　「我以前也是拚了命想要变强，因为我有非变强不可的理由。为了达到目标，我曾经非常努力。不过来到这里后，我失去了努力的理由，所以觉得有点困扰。」

　　他要赚钱让院里的大家都能吃饱，为了这个目的，雷冯变强了。然而这种心情却在不知不觉中暴走膨胀，对象也扩大成古连丹的所有孤儿……话虽如此，雷冯还是拥有支撑自己的理由。

　　「不过，雷顿还是留在这里没离开嘛。」

　　「嗯，是没错。」

　　「虽然雷顿也是因为种种身不由已的理由才会加入小队，不过你现在还是好好的待在这里啊。你留在小队里面，而且也很努力吧，我觉得你看起来比以前有干劲多了。」

　　「妳说得对，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今天的雷顿有点奇怪呢。」

　　娜尔姬歪着头仰望着雷冯：

　　「你有什么烦恼吗？」

　　「嗯，我不要紧的。」

　　「那不是别人问你有没有烦恼时的答案喔，雷顿。」

　　「嗯，所以我说我不要紧。」

　　「你有烦恼吧，是什么事？是不能对我说的困扰吗？」

　　「没有到烦恼的程度啦。那只是一种绝对不能让步的心情……吧？跟这种情绪发生冲突的我，觉得心里有点乱罢了。」

　　雷冯意识到腰际剑带的重量。如今那边正吊着两根炼金钢，一根是哈雷重新作好的青石炼金钢，另一根则是奇利克替自己制造的简易型复合炼金钢。

　　它拥有刀的形态。

　　「……这不就是烦恼吗？」

　　「是吗？」

　　「如果这不是烦恼的话，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烦恼了。」

　　「嗯——」

　　这种感觉也许真的是烦恼吧，不过如果是烦恼的话，要如何解决才好呢……他觉得困扰自己的情感不是可以这么想的东西。

　　唯一真实的是雷冯不愿握刀的心情。

　　可能的话，他不想放弃这种心情。

　　奇利克口中成为最强之人的可能性。对武艺家而言，拥有一身高强本领非常重要。为了守护都市，才会有这种能力诞生，雷冯也同意这种想法。他非常了解，本身不够强大就无法保护身边的事物。

　　他也很清楚力量无法守护一切。

　　他可以想象，弄坏身体无法战斗的感觉对武艺家来说，是多么的焦躁难耐。不过自己一定无法理解，因为雷冯是拥有强健身躯的武艺家。

　　对奇利克来说，雷冯或许是一个碍眼的存在。

　　将这种焦躁心情投射在自己身上，让雷冯感到很困扰。然而奇利克的这种心情并不是歇斯底里，而是诚实的愿望。他心中仍残留着渴望变强的影子，并且试图引诱雷冯走上武艺家的必经之路。

　　奇利克只是把以刀为形体的简易型复合炼金钢当做路标，放在那条大道上罢了。而且他还对自己提出「这条路明明没错，为什么不走上来呢」的问题。

　　雷冯有理由。

　　他可以说明为何自己不前往那条道路的理由。

　　可是就算说出那些话，会有人赞同自己吗？不，或许会有人赞同吧。

　　而且赞同的人接下来一定会说出这种话。

　　「可是，我说雷冯啊……」

　　他不想听到这种话。

　　「久等了～」

　　哈雷心情愉快的声音传遍整间训练室。与娜尔姬正式做完自我介绍后，哈雷就把那两根炼金钢交给了自己，所以雷冯以为他会直接回去研究室。

　　「怎么了吗？」

　　「没什么啊。有新人登场，就表示我会常常出现吧。」

　　哈雷一脸兴奋，手中拿着武器管理课的文件。

　　「我得准备娜尔姬的武器才行啊。」

　　「啊，不……我用这个就行了……」

　　娜尔姬正要取出插在剑带上的炼金钢给哈雷看，但他摇了摇头说道：

　　「那是都市警察的武器吧？比赛中不能使用有警徽的武器，不是吗？」

　　「啊，可是……」

　　「好啦好啦，妳想要什么武器，我就做什么武器啰。走吧。」

　　哈雷眼中闪出光芒，抓住娜尔姬的手硬是把她拖向了研究室。

　　「哪种武器好呢？果然还是警棍系的武器比较顺手吧？既然如此，就做得比妮娜那把更短，让它耍起来灵活一点比较好使用。啊，话说回来，妳缠在腰上的东西是什么？捕缚绳？唔——是捕缚术啊。还满有趣的嘛。」

　　娜尔姬被带离了现场，就像被哈雷海啸般的连续质问冲走似地。她虽然以眼神向雷冯求救，但雷冯除了说「请节哀」外，什么也做不到。

　　「那么……」

　　娜尔姬也离开后，室内只剩下自己了。

　　虽然娜尔姬已经离开，还是不能无视佛梅德的请托。

　　「我也只能去做了。」

　　喃喃低语后，雷冯以杀刭消去了自己的气息。

　　　＊

　　队长向大家介绍娜尔姬时，她就明白了这件事。

　　「我好像被蒙在鼓里呢。」

　　在淋浴室冲掉汗水后，菲丽独自离开了练武馆，看起来今天不可能跟雷冯一起回家了。而且菲丽觉得在这里等待的举动也不像自己的个性，所以她迈开步伐离开了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呢……只要看雷冯的表情就能明白。那个老实人就算不说出口，也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有事瞒着自己。

　　真是无趣啊。虽然无趣，但自己要主动开口询问吗……真是不甘心。

　　她虽然想使用念威查出真相，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菲丽有自信将念威端子放在妮娜或娜尔姬身边而不被她们发现，但这一招肯定对雷冯不管用。

　　如果是平常的雷冯，或许还有可能。不过一旦他进入战斗状态的话，一定会立刻发现念威端子。开始战斗的雷冯感觉非常敏锐，就像能察觉自己周团的一切气息流动一样。

　　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菲丽的念威端子在他身边的话，会变成怎样呢……

　　单纯被迎击还好一些吧……

　　菲丽一边想着这些事，一边离开练武馆朝路面电车的车站前进。写着练武馆前的车站站牌孤零零的站在马路上，没什么人会在那边停留。几乎没有乘客会在这站搭车。为了冷却因训练而变热的身躯，许多武艺家都会直接跑步回家。妮娜，甚至是那个打混大王夏尼德都一样。雷冯跟菲丽一起回家时虽然会在这里搭车，但他自己回去时大概也不会在这里搭车吧。

　　其他小队的念威操作者也不太常来这里搭车。虽然无法以刭流强化肉体，但为了增加在战斗中的抗压性，很多人都会锻炼身体。就算不能一路跑回到自己的房间，也会在回家的路上慢跑。

　　每天搭电车的人只有菲丽。

　　特别是傍晚，多数学生都会往自己房间或是有游乐场所的区域移动的时刻，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几乎只有菲丽。

　　所以孤零零突出在地表的车站上，有人先在那边等车的难得景像，让菲丽感到了一股不自然的感觉。

　　遮雨蓬下方唯一一张的长椅上，坐着一个拥有显眼红发的人物。

　　菲丽对这个人完全没印象，而且对方身上穿的衣服也很稀奇。这种时间几乎不会有人穿便服在这种场所出现。下课时间虽然可以穿便服，但刻意换上便服来到这里的行为实在太怪异了。再说，那个人的腰际大剌剌地系着吊有炼金钢的剑带，这很明显的违反了校规。除了得到特别许可的学生外，私底下持有炼金钢的行为是被禁止的。一旦被发现，会被处以在家中反省一周的处罚。

　　菲丽虽然怀疑会有多少学生遵守规定，但她也没看过像这样光明正大违反校规的学生。

　　而且，她隐约觉得气氛不太对劲。

　　在路面电车还没来之前，不要接近对方比较好吧。不，也许坐下一班车比较好……菲丽如此想着。虽然有什么万一的话，只要做出反抗就行了，不过也没必要勉强自己接近危险。而且这个时间的路面电车内几乎不会有其他乘客，菲丽对于跟那个男人共处密闭空间的情况，产生了生理上的排斥感。

　　继续呆站在这里也很不自然，菲丽转过身子准备走回练武馆。她在脑海角落中想着，总算有理由跟雷冯讲话了。

　　「妳是菲丽．罗斯吗？」

　　对方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自己身后。

　　「！」

　　菲丽向前一跃拉开距离，向后转身的同时从剑带抽出了炼金钢。重晶炼金钢复原了，她手中出现了一柄以鳞状花瓣构成的短杖。

　　「喔，等一等。我没有恶意啦～」

　　男子高举双手表示自己没有敌意，炼金钢也收在剑带里没有抽出。

　　即使如此，菲丽仍是展开了念威端子，一边拉开了某种程度的距离。那是一段突然发生状况，菲丽也可以立刻对面前武艺家做出反应的距离。

　　脸庞左半边纹着刺青的怪异男子报上了姓名，他是海亚．萨林邦．莱亚。

　　「这么远没办法谈事情啦～」

　　「我在这里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你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海亚没有对耳边传来的声音感到惊讶。菲丽把一枚念威端子移到了他身边。

　　「而且我已经在那枚端子内埋入了念威爆雷。它会对刭流产生反应，一旦爆炸可不是闹着玩的。」

　　（插图066）

　　她并不认为一枚念威爆雷就能克制武艺家的速度。菲丽在海亚与自己的直线距离，两人周围以及自己周围，都布满了埋入念威爆雷的端子。

　　「妳真谨慎耶～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真想把妳挖来团里呢。」

　　「我慎重地拒绝你的提议。」

　　「哎呀！」

　　「你到底有什么事？」

　　「呜哇……该怎么说呢，我最不会应付妳这种类型的人啊～」

　　「我也不想被你喜欢。」

　　路面电车在海亚背后的车站停下，某个人从打开的车门中走了出来。

　　「菲丽！」

　　发出叫声的人是卡利安。

　　「啊啊，你总算到了～」

　　海亚如释重负的迎接跑过来的卡利安。在哥哥身旁站了一个菲丽也没见过的眼镜女孩。

　　「你居然先走一步，这样会造成我的麻烦啊。」

　　「谈生意的手脚愈快愈好啰～不过你妹妹很强硬呢，简直像一只不友善的猫～」

　　「她只是怕生而已。」

　　卡利安这一句话踩到了菲丽的地雷。

　　「……这些人究竟是谁？」

　　一边要求解释，菲丽下定决心要拒绝卡利安接下来很可能会说出口的命令。

　　因为那些事一定会让自己很不开心。

　　　＊

　　以杀刭隐藏气息的雷冯，在练武馆正面入口的屋顶消磨时间。

　　（该怎么做才好呢……）

　　第十小队还在训练。把门打开的话，就算是雷冯也会被对方发现，所以他并没有看见里面训练的情况。不过当雷冯站在门边偷听时，室内传来了昨晚听到的迪恩的声音。

　　只要迪恩出来，就在他后面跟踪。

　　雷冯只晓得这个方法。

　　佛梅德想要的是，迪恩持有违禁酒「迪吉」，或是能够确定他在使用那个的证据。

　　（这种证据要怎么找啊？）

　　只要潜入迪恩的房间就行了吧？不过以窃盗手段取得的东西能当做证物吗？

　　（只是进入房间的话，就简单多了呢。）

　　雷冯虽然不会职业小偷那种用一根发夹开锁的技巧，却可以像现在这样消去气息，然后用剑斩断门锁轻松进入房内。再来只要成功带出证据，一切就大功告成了……但是找不到证据的话，反而会打草惊蛇。

　　如果娜尔姬也在的话就好了，不过她今天一定没空吧。

　　那么，今天只能单纯观察他的行动了。

　　（嗯——）

　　自己办得到吗？雷冯暗自担心。虽然维持杀刭不会累，如果有必要的话，自己也能隐藏气息整天潜伏在某人身旁，不过这种方式真的会有用吗……这就是雷冯担心的事。

　　雷冯虽然不会失败，却也无法得到他们期待的成果。他觉得自己能隐约预测到这次行动的结果。

　　总之，对于警察工作的经历，仅止于展现力量强行突破犯罪现场的雷冯而言，除此之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这也是导致他干劲大幅下滑的原因。

　　就在雷冯想着这种事情时，迪恩走了出来。

　　（唉，只有硬着头皮去做了。）

　　迪恩跟之前一样，带领着自己的小队员。加上迪恩现场一共有七人，第十小队的成员全部到齐了。跟在队伍最后面的人应该是念威操作者，只要看他走路的样子就晓得。因为被训练到可以灵活运使武器的人，一举一动都会有独特的节奏感。

　　剪短发的学生虽不稀奇，但连发根都除去的光头就很少见了。在这样的迪恩身后，有一名之前没出现过的华丽美女。

　　（她就是副队长吗？）

　　她应该是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与其说她是一名成熟女性，倒不如说她身上寄宿着雕像般的美感。

　　剩下的五人，有如被这两人率领似地跟在后方。

　　雷冯本来打算从屋顶跃下，却又停下了脚步。

　　一条人影随后从正面玄关走出。

　　（队长？）

　　是妮娜，雷冯以为她已经回去了。训练结束后她马上走向淋浴室冲澡，什么也没对自己提起，所以雷冯以为今天没有要采取任何行动……

　　妮娜使用了杀刭。虽然程度不如雷冯，也不像夏尼德那样能纤细的融入现场氛围，不过她还是消去了气息。

　　（可是一定会被识破的。）

　　雷冯立刻察觉到了这件事。不过从过去的种种经验得知，就算在这里阻止妮娜，她也不会乖乖听话。而且如果因为阻止她而发生口角的话，迪恩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与妮娜的行踪。

　　（只能这样跟踪下去了。）

　　确认他们走远后，雷冯从屋顶跳了下来。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迪恩他们第十小队没有使用路面电车，而是徒步走在路上。妮娜跟在他们后面，雷冯则是跟在妮娜后面。

　　虽然觉得情况诡异，但是雷冯却不能打破这种均衡，因为这并不是雷冯可以自行作主的状况。

　　（娜尔姬如果在的话……）

　　这个想法虽然浮现心头，但雷冯明白在娜尔姬被哈雷活逮，而且哈雷又不知道内情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放娜尔姬离开的。

　　无法自行判断的雷冯一边跟踪着迪恩等人，一边觉得自己似乎在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迪恩他们说着无聊会话，一边迈步而行。队员中有人说了无聊笑话，又有人跟着搭腔，接着众人发出笑声。他们说着极普通的对话，就像雷冯等人的第十七小队一样，然后新的话题又不着痕迹的冒了出来。

　　像妮娜一样负责皱眉的角色，是身为队长的迪恩。

　　雷冯无法隐藏自己对这件事感动意外的情绪。虽不明其由，但雷冯总觉得这种角色应该是副队长妲尔洁娜担任才对。她身上的氛围与妮娜相似，而且比妮娜更优雅。气质高尚又典雅的美人……这副模样让雷冯以为她应该跟自己想的一样严肃，但她有时又会对队员们的笑话优雅的弯起嘴角微笑。

　　雷冯甚至有种感觉，这个时候的她，身上的氛围跟夏尼德很像。

　　迪恩．丁。

　　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

　　还有夏尼德．耶利普顿。

　　这三人的合作攻击，曾经让第十小队的实力直逼第一小队。

　　他想起迪恩的名字从佛梅德口中说出时，妮娜脸上的狼狈表情。

　　妮娜对某事感到吃惊，而且慌张吗？

　　因为她想到了夏尼德……这个答案应该合理吧。

　　夏尼德不晓得为了何事离开第十小队。雷冯不晓得以强烈信赖感结合在一起的三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夏尼德会怎么做呢？那个总是吊儿郎当的男人，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的话……

　　（啊啊，是这样吗……）

　　这也许就是妮娜担心的。

　　离开练武馆的区域范围后，第十小队总算有要各自离开的样子了。队员一个接着一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目的地应该是各自的宿舍与公寓吧。

　　终于妲尔洁娜也跟迪恩分开，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现在只剩下迪恩了。

　　第十小队的人一一分散。在这种情况下，妮娜毫不迷惘的追在迪恩身后，雷冯也继续跟在她后面。

　　佛梅德也说过主犯应该是迪恩，不会有错。迪恩的出身都市是彩药都市凯尔尼斯，那里不但没有禁止违禁酒，甚至是现在还在生产的少数都市之一。知道哪里能弄到这些物品的人，就只有迪恩了。

　　他要直接回自己房间吗……就在雷冯看着迪恩独自走在街上，一边这么想的时候，有人采取行动了。

　　行动的人是妮娜。

　　「迪恩．丁。」

　　妮娜突然解除杀刭出声喊住对方的行动　一让雷冯慌了手脚。他完全没有机会可以阻止妮娜，看着转过头的迪恩，雷冯只能集中精神勉强维持杀刭。

　　「妮娜．安多克？第十七小队找我干嘛？」

　　迪恩的态度并不友善，甚至可以说是厌恶。

　　「我有话要谈。」

　　「这边跟妳没什么好谈的，我不觉得妳想说的事情有听的价值。」

　　「这件事很重要。」

　　为了不让态度冷淡，打算离开现场的迪恩逃掉，妮娜快速的把话接了下去。

　　「不要再使用违禁酒了。」

　　「……妳在说什么？」

　　迪恩停下脚步，回头望向妮娜。

　　「都市警察已经盯上你们了，他们马上就会找出证据，现在立刻收手还来得及回头。」

　　「请妳不要随便乱说话，连证据都还没有就把我当做犯人对待了吗？」

　　「找到证据就太迟了吧。」

　　妮娜拚命压抑着想要大吼的情绪，一边说出了这句话。

　　迪恩的表情显得很冷淡。

　　像这种时候，如果有人指责自己是罪犯的话，大部分的人都会生气吧？迪恩没有生气的反应，表示他真的有在使用违禁酒吗？

　　不，更重要的是……

　　妮娜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这么做反而会让迪恩产生戒心的。

　　不……

　　不是这样。

　　（这简直是……）

　　她正努力的不把迪恩当成犯罪者看待。

　　「……住手后妳要我怎么办？」

　　「为什么不惜破坏自己的身体，也要使用违禁酒这种危险的东西。到最后你根本无法以这种方法守护任何事物，不是吗？」

　　「为了守护都市非这么做不可，我要赢过第一小队，不管是在比赛场上还是总合成绩都一样，我需要发言权。武艺大会举行时，如果没有凌驾梵希的发言权，那我的作战计画只是众多计画中的其中一个罢了，这种事不能发生。这样下去无法在武艺大会中获得胜利，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都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这么做。妳应该能了解我的想法吧，我跟妳都一样都是负责拟定小队战术的人。下次大会来临时，妳也有想要实行的计画吧？」

　　「当然有。不过如果自己的作战计画真的有胜算，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的。」

　　「到头来，只有实际成绩可以支持自己的作战计画。成绩不佳的人所拟定的策略，有谁会相信？少说那种天真无知的话。」

　　「我没有天真。能够冷静凝视现状的眼光，还有在那种情况下该怎么做的作战策划能力，这两种特质就是现在的我们必须要拥有的东西。我们必须磨练自己的实力，而且只有磨练好自己的实力，才能自信的提出自己的想法。藉由违禁酒逃避现实的你，要如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毁去我理想的你们，没资格提起正当性这个字眼！」

　　迪恩大声吼道。妮娜用力屏住了呼吸。

　　「用骯脏手段挖走夏尼德，还有办法装出好人的嘴脸吗！」

　　「不……不是的……我没有挖走他……」

　　「事到如今，我不可能听你们的话了。如果想把情报告诉都市警察的话，就请自便吧。我会尽一切力量贯彻自己的意志，只有我能够守护这座都市。跟夏尼德说，就算没有他，我也能守住当时的誓言。」

　　妮娜无法阻止撂下这番话便扬长而去的迪恩。

　　雷冯也没办法继续跟踪迪恩，只能凝视着妮娜寂寥的背影。

　　04　局外人

　　这么做不可能得到谅解……

　　「哇——是新的炼金钢耶——」

　　隔天早上，为了解决功课而来到图书馆的雷冯，看到已经在那边严阵以待的娜尔姬三人后，以非常单调的声音低声说出了这样的话。

　　娜尔姬的剑带上除了之前都市警局配给的炼金钢外，也挂着哈雷制作的炼金钢。

　　「哎啊——我真的吓一大跳耶！才隔了一晚身上就多了一枚小队徽章，就像『啊现在是怎样啊？』的感觉呢。」

　　不，严阵以待的人大约只有一人。剩下的两人，只是极普通的等着雷冯而已。

　　「哎，发生了很多事啦。」

　　满脸苦涩的娜尔姬一直看着雷冯。她想要听昨天的调查情况吧？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在图书馆做功课时，娜尔姬一直在寻找跟雷冯独处的机会。

　　娜尔姬似乎没对梅珍两人说出自己入队的真正理由。

　　但这并不是雷冯能够左右的决定，而且时机来临时，娜尔姬就会对她们两人全盘说出真相吧。

　　不过，对雷冯来说更重要的是……

　　（也不能把队长泄漏情报的事情说出去吧。）

　　妮娜昨天与迪恩的对话，对他们两人而言或许有其意义存在，但对娜尔姬她们都市警察而言，肯定是最不好的对话。担心除了娜尔姬外，还有其他都市警察的学生潜入调查的雷冯，甚至得在事后来回搜查确定没其他人在场才行。

　　幸好并没有其他人跟踪迪恩。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迪恩毕竟是小队队长，普通程度的跟踪一下子就会被他发现了。

　　（该怎么办呢……）

　　总觉得这几天一直在担心烦恼在意别人的想法，这种感觉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心头上。

　　以前的自己似乎轻松多了。

　　在古连丹时，自己根本不会在意别人的目光。当然雷冯认为自己当时的行为不能被任何人知道，特别是莉琳以及养父还有孤儿院的大家，不过除此之外的事，他不会那么在意他人的想法。

　　（为什么现在的我做不到了呢？）

　　到最后，雷冯只好以会让胃部绞痛的心情，度过在图书馆的时间。不，说实在的，他很不希望这段时间结束。雷冯在心底认真祈求着「中午，不要来啊」。

　　因为从中午开始，就是小队的训练时间。到那个时候，自己就要跟娜尔姬两人一起走到练武馆了。不管怎么拖延，她都会在这个时候问自己昨晚发生的事。

　　然而不管雷冯多么真心的向上天祈求，时间还是一视同仁的流逝，甚至公平到不公平的地步。完全无法集中精神的雷冯果然无法做完功课，待在图书馆的时间也这样结束了。

　　垂死挣扎的午餐时间宣告结束，小队的训练时间渐渐接近时，娜尔姬率先宣告大家差不多该就地解散的意见。

　　啊啊，一切都结束了……

　　雷冯心想。

　　「那么，昨天的情形如何？」

　　与梅珍和米菲分开后，娜尔姬立刻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看着她迫不及待想要听答案的模样，让雷冯下定了决心。

　　（我已经没办法了。）

　　「嗯……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

　　就算被认为不中用，自己也要试着说谎。

　　他下了这个决定。

　　「是吗……对方果然没那么容易露出狐狸尾巴呢。」

　　（对不起。）

　　雷冯一边在心中道歉，一边挤出讨好式的笑容。

　　「哎，虽然时间紧迫，不过在这个紧要关头如果太急躁的话，事情就会功亏一篑。还是冷静仔细的调查吧。」

　　冷静仔细的调查。娜尔姬看起来好像非解决这个案件不可。

　　「娜姬……如果那些人使用违禁酒的目的，是为了守护这座都市的话，妳会怎么做呢？」

　　「嗯？」

　　「虽然想守护这座都市，可是他们却发现自己实力不足……最后才想到了违禁酒这个手段。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妳会怎么做呢？」

　　雷冯并不觉得这个方法很卑鄙。妮娜说，这是自以为是的想法。他认为妮娜想守护这座都市的所有事物，这种志气非常了不起。

　　可是雷冯认为这个想法并不实际。

　　现在的洁尔妮已经走投无路了。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会发现，甚至会忘记这个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妮娜以漂亮理想试图推动一切的意志，真的很耀眼。

　　不过，雷冯认为只有这种做法是没用的。

　　选择违禁酒这种手段的做法虽然可悲，却不是一件坏事。

　　就算用形式上的「漂亮理想」来粉饰武艺大会，仍然无法隐藏有都市会因此灭亡的现实。相同的，对那些不想落入这般下场而战斗的人们而言，光用漂亮理想也不能解决的部分必然会出现。

　　「这种事我早就想过了。」

　　娜尔姬没有看着雷冯，然后把话说了下去：

　　「因为洁尔妮的状况才出此下策的话，那他就是英雄。就算他的行为有触犯法律的部分，也没有人能正面批评他吧。至少我不想成为批评他的无耻之徒。

　　可是他的确犯了罪，在这座学园都市洁尔妮上面这就是犯罪，是被禁止的行为。而且所谓的违禁酒，也就是刭脉加速药，是会毁自己身体的可怕物品。」

　　你懂吗？娜尔姬没有望向雷冯，语气强烈的诉说着这番话。

　　「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也要守护都市，我觉得有其意义存在。这种行为也许凄美，我却无法认同。如果有人间，是都市重要还是住在上面的人重要……我会做出入比较重要的选择。就算这座都市灭亡，这世上也还有其他座学园都市。所以我绝对要逮捕他，并且阻止他的行为。在非牺牲某些事物不可时，当小梅跟小米快成为牺牲品时，我会以不留下一丝后悔的方式拯救她们两人。

　　所以，我也要拯救迪恩。」

　　最后那句话是娜尔姬的肺腑之言吧。她不想在拯救梅珍与米菲时，留下让自己感到后悔内疚。这是雷冯不曾有过的想法，对他来说，其他人会变成怎样都无关紧要。

　　雷冯只想守护那个时候的同伴。

　　「娜姬的伟大想法，不会输给队长呢。」

　　「没这回事。我还是想当警官，不能容许违法行为的情感也很强烈。说得更白一点，我不同情他也不赞成他的想法。再怎么说，坏事毕竟是坏事。我不认为自己就是正义，虽然法律或多或少都会掺杂立法者的意识形态，但如果容许这种行为人类社会就无法顺利运作，所以法律才会禁止。绝对不能无视法律，想无视法律的话，在没有任何人存在的场所独自活下去就行了。我这个人很冷血吧？」

　　「没有这种事啦，娜姬的想法没错。」

　　迪恩说，这是守护都市的必要之举。

　　妮娜说，这是自以为是的想法，她要守护一切。

　　娜尔姬的想法与他们不同，她对于都市命运的看法相当冷淡。

　　如果洁尔妮灭亡的话，只要搬去别的地方住就好了。

　　娜尔姬问，是人重要还是都市重要？娜尔姬说，人比较重要。

　　思考自己至今做过的举动，雷冯的想法也跟她一样。

　　不过雷冯看过电子精灵洁尔妮——也就是这座都市的意识。他不太想去思考洁尔妮将会死亡的事。

　　只要搬去别的都市住就行了，对雷冯而言，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物质层面来说，他没有足够的金钱。虽然可以利用身为武艺家的高强实力，像萨林邦教导佣兵团那样一边当保镖，一边在都市间移动，但这不是雷冯想要的生活。虽然他也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方式，不过要去其他学园都市或是普通都市的教育机构就读时，就会产生缺钱的问题。

　　这件事说来可悲，雷冯也觉得自己思考问题的层次总是比周围的人低上一阶，但对他来说，这却是最迫切的问题。

　　不过，事情也不是这样。

　　只要自己在这里，就可以轻松在武艺大会中获胜吧。

　　（啊啊，原来是这样啊……）

　　不知为何，雷冯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句话轻易浮上了脑海。对雷冯来说，他们的问题都离自己太遥远了。不管是都市的问题，个人意志的问题都一样，说得极端一点，只要靠力量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他们愿意把一切托付给雷冯的话，说不定就能解决一切困境。

　　（不……这不可能吧？）

　　只要妮娜这种人存在，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就在他想着这些事情时，练武馆已经到了。

　　妮娜可能在里面的练武馆……

　　（啊……）

　　雷冯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

　　或者应该说，是某种接近确信的感觉。

　　　＊

　　「抱歉，我跟迪恩谈过了。」

　　妮娜并没有辜负自己的期待，不管是从好的方面或是坏的方面来说。

　　跟昨天一样练武馆里面只有先到的妮娜，菲丽跟夏尼德还没出现。

　　身旁的娜尔姬完全僵住了，她张得大大的嘴唇不断颤动，全身也跟着抖了起来。

　　「什……什……什……什……什……」

　　她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嘴巴像金鱼一样一张一合的娜尔姬，就这样望向雷冯。刚才雷冯才对她说过，「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

　　「对不起，我说谎了。」

　　雷冯老实的低头认错。

　　妮娜并没有等娜尔姬重新整理好心情。

　　「我懂妳的心情，也知道任务被妨碍的愤怒感觉，不过我还是想厘清我心中的思绪。」

　　「啊，请等一下。昨天那个人不是承认自己使用违禁酒吗？那些发言不能当成证据吗？」

　　「我没有录音，你也一样吧？而且我们也没有实际看到证物。就证据而言，那些话太薄弱了。迪恩也知道这点口风才会那么松。」

　　「…………」

　　自己好不容易替她想出来的借口，被妮娜自己毁掉了。

　　「……妳到底在想什么？」

　　总算冷静下来的娜尔姬开口说道。

　　她眼中的怒火正在高涨：

　　「妳说妳想厘清心中思绪？所谓的思绪有什么意义？妳只是轻易地把情报泄漏给犯罪者知情吧？」

　　「或许吧。」

　　「这简直是共犯的行为嘛！居然把警察的内部情报告诉犯人……」

　　「我明白，可是我无论如何都得这么做。他会变成这样，是有理由的。」

　　「所谓的理由是……」

　　「是夏尼德学长吗？」

　　娜尔姬因过度愤怒而说不出话，雷冯打断她的话插嘴说道。

　　妮娜点了头：

　　「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加入了小队，当时我隶属于第十四小队。那个小队虽然没多强，但那时还是队员的现任队长却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队员之间的感情都很和睦，建立起来的信赖基础也足以灵活应付任何作战策略。虽然来不及在武艺大会举办前变强……」

　　第十四小队……是以前比赛过，结果败给他们的小队。

　　也许是想起了往事吧，妮娜有如要唤起过去记忆似地瞇起了眼睛。

　　「隔年的对抗赛中，我们跟第十小队进行了战斗。迪恩．丁、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还有夏尼德，他们是比我高一个年级的三年级学生。第十小队有很多六年级学生，虽然队员几乎都毕业了，但一口气起用三名三年级学生的举动还是相当大胆。每个人都认为第十小队变弱了。

　　可是他们真的很强悍。妲尔洁娜如同旋风般的攻击，迪恩千变万化的行动模式，还有夏尼德的精准射击。那三人以截长补短的联合攻击不断刺向对手小队的核心，我觉得他们锐不可挡，老实说也很崇拜他们。只有他们穿着经过特别改制的战斗服。高年级学生们虽然对那副高调模样感到不悦，但对我们来说就像推动新时代的舵手般，真的很耀眼。」

　　妮娜停止说话。

　　雷冯知道之后的结局。

　　在对抗赛进入后半段时，夏尼德突然离开队伍。失去三人联合攻击支撑的情况下，第十小队也就瓦解了。

　　「迪恩当时真的很愤怒，甚至还向夏尼德提出决斗的要求。夏尼德虽然接受了挑战，在决斗过程中却没有做出任何抵抗。他被迪恩打的相当凄惨，如果不是裁判介入停止决斗的话，夏尼德受的伤说不定会重到留下后遗症的程度。没发生这种不幸，真是太好了。」

　　妮娜叹了一口气。她停了半晌，就像要将残留在心中的沉重负担，缓缓从心灵深处拖出来一样。雷冯跟娜尔姬都保持沉默，静静等待妮娜说出接下来的话。

　　「对抗赛结束后，我马上去见了夏尼德，因为我想成立自己的小队。就算一直待在第十四小队，我或许也能变强。不过我的欲望很深，它变深了……因为我和她相遇了……」

　　妮娜指的是洁尔妮吧。

　　「我对夏尼德提出了邀请。我跟他说，自己想成立小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那家伙一开始虽然不愿意，但最后还是答应帮忙。我也对哈雷说了这件事，然后向刚选上会长的卡利安学长提出自己想成立小队的意愿，所以他就把菲丽介绍给我了。」

　　第十七小队就是这样开始的。隔年的开学典礼雷冯出现，第十七小队的人数终算达到了成立的最低门槛。

　　「……我看起来就像是从第十小队抢走夏尼德的坏人。」

　　「不是这样吧……」

　　「话虽如此，但他们在感情上却不想承认也无法谅解。虽然我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如果夏尼德继续维持一介武艺科学生的身分，应该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看到怨恨的人出现在眼前，确实会感到不悦。迪恩无法无视离开自己的小队，却又加入其他小队战斗的夏尼德。

　　他没办法无视。

　　而且如果第十七小队弱小的不堪一击，也许他还能当作没看见。与第十小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当那个时刻来临时，迪恩的心里或许会掠过一抹复杂情绪，但只要过了这场比赛，说不定他又能继续忽视第十七小队。

　　不过，他做不到这一点了。

　　（是了，因为我在的关系。）

　　第十七小队变强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妮娜的预测。这个小队成为了众人注目的焦点。

　　因为雷冯在队中的关系。

　　妮娜，夏尼德，菲丽三人的实力都很强。不过只有他们三人的话，没有人可以担任前锋的位置。就算说洁尔妮的在校生中，没有一名武艺科学生可以让妮娜满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在这种状况下，第十七小队连凑齐人数都有困难了。即使随便让四名武艺科学生加入，并且让他们全部担任前锋应付这个困境，也只是勉强凑出来的杂牌军团罢了。

　　可是当雷冯加入后，一切都改变了。

　　他是古连丹的天剑继承者，是孤身一人也能跟污染兽战斗的绝强武者。雷冯拥有在学生之中绝对不会出现的强悍实力，这样的他加入后，第十七小队出现了剧烈的改变。

　　妮娜可以把精神集中在自己原本的任务上——也就是防御与指挥作战，夏尼德也得到了可以因应战局采取不同行动的自由度。连原本毫无干劲的菲丽，都变得认真一点了。

　　雷冯出现后，第十七小队变强了。

　　对于策划整件事的卡利安，还有想要守护都市的妮娜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然而对迪恩．丁而言，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无法容许这个事实，背叛三人联合攻击的夏尼德加入了第十七小队。他无法容忍这种小队变强的事实。

　　还有，背叛自己信赖的愤怒。

　　对迪恩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背叛。

　　　＊

　　最后，娜尔姬立刻离开练武馆去了都市警局。她要向佛梅德报告，并且请求指示吧。

　　娜尔姬入队的事一定会被取消。对她来说这种结局虽然比较好，但雷冯却有种很复杂的情绪。

　　妮娜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只能顺其自然了。或许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吧。」

　　说出这种回答的妮娜，一点霸气也没有。

　　到了训练时间后，妮娜无精打采的样子还是没有改变。撒在地板上的硬球，心不在焉的她一站上去就滑倒了。

　　「喂喂喂，妳一直被得分耶！」

　　来到训练室的夏尼德看到不断跌倒的妮娜后，也露出了愕然表情。

　　「啰……啰嗦！」

　　夏尼德对红着脸大声怒骂的妮娜耸了耸肩。

　　「对了，我刚才碰到菲丽了，她说今天没办法过来。」

　　夏尼德一边说话，一边轻巧的在硬球上移动，然后站到了准备爬起来的妮娜面前。

　　「……干嘛？」

　　「嗯～……我想叫妳不要太勉强自己了。」

　　这句话让站在旁边的雷冯心中一惊。

　　「……什么意思？」

　　「我是指迪恩的事。让雷冯的同学加入小队，就表示都市警局终于抓到那些家伙的狐狸尾巴了吧？」

　　「……你知道这件事了？」

　　妮娜发出了惊讶声音。夏尼德脸上的笑容，转变为微微苦涩的表情：

　　「最清楚那些家伙们有多少实力的人是我吧，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刭的流量，不可能一口气增加那么多吧？」

　　夏尼德有如确认似地望向自己，雷冯生硬的点了点头。

　　「要把那些家伙抓起来吗？」

　　夏尼德一脸无所谓的说出了这句话，就像在问明天天气好不好一样。

　　「你不在乎吗？」

　　「跟这无关。那帮家伙想要这种结局吧？失去这座城市的确难过，而且我也很习惯这里的生活，但如果那些家伙为了守护这里不惜弄坏自己的身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的想法跟娜尔姬相同。

　　「比起毁掉身体的下场，这种结局要好多了吧？」

　　「或许吧，不过……」

　　「问题出在……」

　　夏尼德没有把妮娜的踌躇听进去。他用着比平常还强势的态度压下妮娜的话，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武艺科在这个关键时期居然发生丑闻。因为上次的武艺大会之故，高年级生对武艺科的态度都很冷淡。哎，低年级生认为就算无法毕业，但只要去别的地方求学就行了。不过那些家伙不同，对快毕业的人来说，可受不了应该可以到手的资格与学历就这样飞走的事实。如果受到那些家伙的弹劾，梵希武艺长老大说不定就会被开除。就时间点而言，现在不适合让大家产生太多想法吧？一定要想办法避免这种状况才行……话虽如此，我却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呢。」

　　夏尼德淘淘不绝地分析政治情势的模样，让雷冯吃惊的瞪圆了双眼。

　　「干嘛啊？我有时候也会用脑袋啊。」

　　嘴上虽然这样讲，夏尼德的唇端还是扬起了自嘲式的笑意，也许他也觉得这一番话很不适合自己说吧。

　　「怎么样？队长？」

　　「我也没办法做出判断。」

　　还没整理好脑中思绪的妮娜摇了摇头。

　　「我想也是。事到如今，能提出建议的人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卡利安老大。」

　　雷冯也想到了这个答案。

　　不过如果卡利安也知道这件事的话，迪恩他们不就没机会回头了吗？

　　「……你真的没关系吗？」

　　妮娜也有这个想法，高层人士无论如何都会知悉此事。这么一来，事情可能会演变成完全无法讲情的局面，毕竟卡利安是为了守护都市才成为会长的人物。

　　在人与都市之间，卡利安一定会选择都市。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谁叫那些家伙让自己走到了那种地步。」

　　夏尼德只说了这句话。

　　现在的气氛根本无法继续训练，所以妮娜领着雷冯两人走向了学生会。

　　负责带路的女性领着一行人来到的场所，不是熟悉的学生会长室，而是没人使用的空会议室。

　　过了一段时间，卡利安出现了。

　　「哎呀，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要找我谈的事情是？」

　　「其实……」

　　卡利安沉默的听完了妮娜说出的来由。明明是关于违禁酒的丑闻，卡利安的表情却没有出现任何动摇。

　　「那么，你们希望我怎么做呢？」

　　这副微笑假面具下方究竟推演着何种布局？无法知晓这件事的雷冯等人，反而被对方问到了自己的想法。

　　就在此时，夏尼德回答了问题。

　　「我们跟会长一样，也不想在这个敏感时刻引起问题。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私底下处理掉。」

　　「私底下啊。警察长虽然还没跟我谈过，嗯，只要跟那边确认事实关系就好了吧……就事实上来说，我的确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发生丑闻，不过这也不是给予严重警告就能解决的事。来自高年级生的反弹，以及罢免梵希的问题也一样。话虽如此，如果就这样放过他们不去处理的话，当他们在武艺大会使用违禁酒时，就会出现大问题了。如果学联也查到了这件事，我们下一期的补助款就会出现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补助可能会被取消……就算有办法弥补失去补助款的损失，但也有可能会失去学园都市的主要收入来源——研究资料贩卖网。」

　　卡利安流畅地预测今后的情势演变……也就是最坏的情况，脸上的表情也愈来愈严肃。

　　「那么，你们就是想问我该怎么办吧？」

　　他有如确认似地望向妮娜。

　　「没错。」

　　看到妮娜点头后，卡利安微微一笑：

　　「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我会去跟警察长谈一谈，让他停止调查这个案件。」

　　「可是，光是这样……」

　　「当然不只这样，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忙。甚至可以说，你们负责的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会长要我们做什么？」

　　「你们跟第十小队的比赛，马上就到了吧？我希望你们赢得这场比赛。」

　　「我们当然会尽全力比赛。」

　　「妳是这样子没错，但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吧？」

　　这个瞬间，三个人的视线一齐集中在雷冯身上。

　　「……你要我杀掉他们吗？」

　　说出这句话的瞬间，妮娜的表情立刻僵住了。她想到了让雷冯不得不离开古连丹的那个关键事件吧。雷冯也想到了这件事。

　　然而雷冯不觉得生气，同时也不感到慌张。

　　为什么呢？他很惊讶自己竟然能很冷静的思考这种可能性。

　　「会长，这实在……」

　　「不不不，如果做出这种事情的话，有麻烦的人就变成你了。在洁尔妮的历史上，有因为比赛事故而死亡的例子，之后普通学生出现骚动的情况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死掉的人只有一个的话，要压下来并不困难。不过如果死掉的是全体小队员的话，就没办法当做意外事故来处理了。」

　　卡利安挥着手表示否定。

　　「那么……」

　　「总之，只要让他们负伤到无法维持小队战力的程度就行了。一只手或一只脚……用不着让所有人受这种伤。只要让第十小队的主要战力受到一整年——至少也要半年都无法完全复原的重伤，让第十小队无法维持小队的正常机能，我就能以会长的权限命令他们解散。」

　　「也就是说，你命令我们毁掉迪恩跟妲尔洁娜吗？」

　　说这句话的人是夏尼德。

　　以洁尔妮的医疗水准来说，只需一星期就能治好单纯的骨折。

　　这种程度无法让第十小队崩溃吧。

　　既然如此，就只能破坏需要长时间才能治愈的神经系统了。

　　可是这点也很难做到。武艺家的神经与刭脉流出刭流的路径……也就是所谓的刭路很接近。神经自然而然受到刭路流动的刭保护，所以无法以简单的方式引起神经系统的问题。

　　「要打击头部让他们半身不遂吗？这样也太明显了吧？」

　　夏尼德生气的撂下了这句话。

　　头部或是脖子遭受打击，对一般人而言是很严重的事故，对肉体强度远比一般人强韧的武艺家也一样。就人体构造而言，来自左右两旁的强烈冲击只要稍有差池，就会让那个人当场死亡。就算不会这样，但脑部重要的部分一旦遭到破坏就会留下重度后遗症。

　　洁尔妮的医学程度，也没办法治愈这种伤势。

　　「但如果不这么做，事情就麻烦了。不那样做的话，他们就会被冠上不白之冤逐出都市……退学或是强制驱离都市的罪行，就算是很严重的丑闻了。而且你认为迪恩这个人会眼睁睁的看着这种事发生，然后听从学生会的决议吗？」

　　「不可能，迪恩一旦下定决心，就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他甚至会潜伏到地下工作……然后召募志同道合的人发动革命吧。」

　　「没错。实际上，他有可能在我之后成为会长。迪恩很精明又有行动力，做事也很果决。或许他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领导者，虽然我觉得他那种太过强大的使命感可能会造成问题。副队长妲尔洁娜不但长得漂亮，而且也很有人望。如果有她的辅佐……或是把她推上会长的位置，而由迪恩掌握实权，我认为这种模式是最好的结果。会变成这样，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嗯……他们很适合做这种事呢。」

　　夏尼德说出了心里的话。

　　「如果你也在里面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我没办法待在学生会里面啦。」

　　「是吗？他们两人办不到的，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非常非常的重要呢。」

　　「没这种事啦。」

　　丢下这句话后，不想再谈下去的夏尼德转过了脸庞。

　　「唉，事到如今，再说这种话也只是空谈，还是回到先前的话题吧。问题是，雷冯同学有没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关于这个问题，雷冯你做得到吗？」

　　「…………」

　　「你有办法造成需要半年才能治好神经系统的伤势吗？」

　　「……雷冯？」

　　卡利安提出质问，妮娜也对自己发出问题。

　　雷冯无法回答。

　　应该说自己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才好呢……

　　两种答案都能回答他们的问题。

　　「雷冯，如果没办法的话，就直说吧。」

　　妮娜这句话，简直像在要求自己这样说一样。虽然大家下定决心后才到了这里，但雷冯很清楚，当卡利安的冷静判断实际摆在眼前时，大家都陷入了迷惘之中。

　　妮娜不希望自己去执行的心情，明确地朝自己的身上传了过来。

　　既然如此，就应该这样回答吧。

　　「办得到啦～」

　　回答的人，不是在场的任何一人。

　　门的另一侧传来了耳熟声音。这让雷冯站起身子，手也放到了腰际的炼金钢。

　　「站在门边偷听的嗜好太差劲了。」

　　制止雷冯的卡利安如此低语。

　　「嗯i真是抱歉啊～不过我实在是太好奇了。而且我跟那边的人也有话要讲～」

　　门被推开来后，发出声音的人物走进了会议室。

　　「海亚……」

　　声音的主人，果然是海亚。

　　可是令人惊讶的还不只这样。

　　「菲丽……学姊？」

　　海亚背后站着一名没见过的陌生少女。

　　在她身边的是一脸尴尬，错开眼神的菲丽。

　　「你……到底是谁？」

　　一眼就能看出不是古连丹学生的海亚，让妮娜脸上出现了警戒的神色。

　　「我叫海亚．萨林邦．莱亚，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团长……我想这么说妳应该就知道了吧，怎么样呢？」

　　「你说什么！」

　　妮娜似乎也知道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名号。

　　看妮娜一脸迷惘看着雷冯的模样，她也晓得这个佣兵团跟古连丹有关。

　　「你为什么知道他办得到呢？」

　　无可奈何的卡利安发出放弃般的叹气声，并且要求海亚回答这个问题。

　　「赛哈丁门派对人武技中，有这种技巧～你们知道彻刭吧？它是冲刭中难度颇高的技巧，但却是所有武门中都会传授的热门技巧，只是使用的称呼不同罢了～」

　　「我知道……这种技巧。」

　　妮娜点了点头，脸上依旧无法掩去海亚突然现身所造成的惊讶。

　　「不过那是伤害所有内脏的技巧，用这种招式的话……」

　　「没错，如果对头部使用这种技巧，会出现很有趣的结果喔～」

　　「那会弄出人命的。」

　　卡利安蹙起眉心。

　　「是没错啦。而且彻刭的攻击范围虽广，却也很容易防守呢～不过啊，我不认为这里有任何家伙可以挡住沃尔夫修丁发出的彻刭～」

　　「你究竟想说什么？」

　　卡利安催促海亚说出结论。

　　「我跟沃尔夫修丁……这个前任天剑继承者啊～都会使用赛哈丁的武技。我会使用的技巧，沃尔夫修丁没有理由不会，毕竟他可是天剑继承者。赛哈丁门派从未出现过天剑继承者，所以为了战斗在武技上加了不少创意功夫。赛哈丁门派是一个认真思考如何让普通武艺者在对人，以及对污染兽的战斗中取胜，并且活下去的武门～所以我们的伙伴里也有很多人使用赛哈丁武门的招式。」

　　海亚望向雷冯。雷冯想正面迎向那道视线……却做不到。

　　他觉得腰际剑带上的简易型复合炼金钢好像变重了。

　　「我师父的师弟——留在古连丹继承赛哈丁名号的那位，应该把所有技巧都传授给你了，你不可能不会那种技巧。你会使用封心突吧？」

　　「所谓的封心突是什么样的技巧呢？」

　　卡利安代表雷冯这个当事人以外的所有人提出了问题。

　　「简单说，就是将凝缩成针状的冲刭打入刭路的武技～以这种方式让刭路的刭流泛滥，周围的肉体及神经就会受到影响。专门治疗武艺家的医生使用针灸～将这种技术运用在武术上，而不是医术上的技巧，就是封心突～」

　　（真多嘴！）

　　这是雷冯率直的想法。

　　他已经不能说办不到了。如果这样说的话，就表示戴尔克没有传授雷冯赛哈丁的武技。

　　对于继承武门名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污辱。将所有技巧毫不保留的流传下去，是继承武门名号之人的使命。就算洁尔妮离古连丹十分遥远，雷冯也不想让别人认为戴尔克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不过……」

　　海亚又想补充些什么，雷冯立刻就察觉到他想说的话。

　　（不要说了！）

　　虽然在心中吶喊，雷冯却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不过啊，我很担心握着剑的你能不能顺利使出封心突这个招式呢。赛哈丁的武技是刀招，这不是使用剑的你能够完美运用的武技。你顶多只能像上回一样，使用疾刭之类的足技吧～」

　　「既然如此，只要握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啰？」

　　卡利安提出问题。

　　雷冯没有回答，光是要压抑心底不断沸腾涌出的怒意，他就用尽全力了。

　　（大家都一样……）

　　所有人都大刺剌的闯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奇利克如此，海亚也一样。

　　他们光看事物的表面，就自以为了解一切，还强迫自己接受那些意见。

　　这……实在是太……

　　「不好意思……」

　　妮娜缓缓举起了手。

　　「抱歉，提出要求的虽然是我们这边，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可以吗？」

　　「没关系。对吧，夏尼德？」

　　「……算是吧。」

　　「既然你们这么说的话，我就等一等吧，不过我希望你们在比赛前做出答复。我虽然说过都市警局的逮捕行动会暂时停止，却不表示我能一直阻止下去喔。」

　　「我明白了。」

　　妮娜她们站了起来，慢了半拍的雷冯也站了起来。

　　娜尔姬愤怒的脸庞虽然掠过了脑海里，但思绪乱成一团的雷冯，根本没有余力去担心那种事。

　　「啊，雷冯同学，你可以等一下吗？」

　　卡利安叫住跟在妮娜后面，正要走出房间的雷冯。

　　「有什么事吗？」

　　「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说。不好意思，你可以留下来吧？」

　　「请问是什么事？」

　　「抱歉，这是重要机密，不能随便对不相关的人说。」

　　卡利安以这种方式回应了明显露出戒心的妮娜。

　　「没关系，请队长先离开吧。」

　　「…………唔。」

　　妮娜不断回头，一边离开了会议室。在门扉关上的那一刻前，雷冯一直感觉到妮娜凝视自己的视线。

　　「……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转身背对大门后，雷冯眺望了还留在房间里的人。

　　卡利安跟菲丽……这两人还无所谓。

　　可是海亚与那名陌生少女，却站在他们身旁。

　　「我……我……初次见面，我叫缪珐．蕗法。」

　　缪珐怯生生的打了招呼。

　　「妳是佣兵团的人吗？」

　　「啊，是的。我就是……」

　　一做完自我介绍，就有如逃跑似地移动到海亚身边的她，身上的氛围感觉起来跟梅珍很像。但雷冯却无言的抹杀了这个感想。

　　「会长，海亚可能是走私违禁酒的帮凶。」

　　「我说沃尔夫修丁啊～这件事不是要当做没发生过吗？话又说回来，你就这样直呼我的名字喔？」

　　在卡利安旁边的海亚露出狡猾笑容。

　　「我已经不是天剑继承者了。」

　　雷冯狠瞪回去，并且用这句话回击对方。

　　「我知道啊～所以我有时候会加上一个『前任』啰～你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且还是学生呢～既然这样，你应该学习一下晚辈跟前辈说话时的礼貌吧～雷冯同学？」

　　雷冯脑中爆出点点火花。

　　剎那之后，这片火花就在眼前化成了现实光景。

　　被雷冯抽出的青石炼金钢在第一时间复原，海亚也将拔出的钢铁链金钢复原迎接攻击。

　　「……这次我不会手下留情了。」

　　「那最好～你就试试看，连刀都握不起来的瘪脚赛哈丁武技对我适不适用啰～」

　　「给我住手！」

　　在剑与刀的互相压制中，两人彼此互瞪。卡利安发出叫声制止失控的情势。

　　「海亚，如果你对我们的学生太过无礼，刚才的约定就取消啰？」

　　「那就麻烦了呢～」

　　「雷冯同学，你也把剑收起来吧。就算对方挑衅，你现在的态度也太轻率了。」

　　「…………」

　　雷冯不发一语，配合海亚收刀的动作向后退了几步。

　　「正如海亚所言，走私违禁酒这件事情跟佣兵团无关，这是我们的正式发表。相对的，海亚也要把违禁酒的情报全部交出来，可以吧？」

　　「也只好这样啰～不过啊，我认为有好一阵子不会有违禁酒流入这里就是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摧毁他们。走私组织不但违反约定，又想把我们当保镖使唤，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了吧～」

　　海亚以独特方式拉长语调，简单地回答了问题。语气虽然悠哉，却夹带杀戮之气的回答，让卡利安屏住呼吸。

　　「那么，找我有什么事呢？」

　　对海亚这番言辞一点也不吃惊的雷冯，向卡利安提出了问题。他想快一点离开这里，雷冯现在的脑海中只剩下这件事。

　　「是我有事情找你啦～」

　　「……我知道。」

　　就算是雷冯也晓得，海亚在现场的事实，就表示他与卡利安之间必定达成了某种协议。而且菲丽也在这里，纵然讨厌哥哥，却仍然帮助卡利安的菲丽一定也被海亚利用了。

　　想到这里，雷冯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怒火。

　　「我有话想要问你～因为目击到牠的人，好像只有你一人。所以我只能向你问这件事～」

　　「目击？」

　　雷冯不解话意，神情警戒地瞪着海亚：

　　「什么意思？」

　　「你看到了吧？在旁边那个彻底毁灭的都市里，你看到一个超脱常理的奇妙生物吧～？」

　　在这个瞬间，从雷冯记忆中涌现的是那头黄金色的雄山羊。

　　「那东西如果在这里的话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要来回收牠～我们会保护洁尔妮不受污染兽威胁做为代价，这笔生意很不赖吧～」

　　　＊

　　在打烊前来到店里的娜尔姬，看起来心情非常差。

　　也在这一天来到店里的米菲看到娜尔姬这副模样，惊讶的瞪圆了眼睛。

　　「妳怎么了啊？」

　　米菲与娜尔姬原本打算点一杯饮料就一直混到打烊为止，梅珍却端出卖不完的蛋糕招待了她们两人。这是店长的好意，两人到厨房后面向打扫中的店长道谢，然后品尝了蛋糕。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看起来根本不是这样嘛？」

　　米菲对着语气冷淡的娜尔姬无奈地耸了耸肩。

　　「跟课长吵架了吗？」

　　梅珍看起来也很担心的样子，不过她正在整理店内，所以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米菲愉快地看着梅珍的内疚模样，一边把话接了下去。

　　「还是跟雷冯吵架了？不行啊i这样对小梅很不好喔。」

　　「才不是……这种事。」

　　娜尔姬压低了差点放大的音量如此说道。

　　「那又是什么事？」

　　「是工作上的事，跟小米无关。」

　　「哎呀，妳好冷淡喔！」

　　「这跟冷不冷淡没关系吧？」

　　「所以妳想把这种非遵守秘密不可的焦躁感，发泄在我们身上啰？」

　　「呃，唔……」

　　「哎唷，我开玩笑的啦！」

　　「妳这个人啊……」

　　一脸倦容的娜尔姬狠睨着米菲。这副模样非常有趣，米菲被逗得大笑了起来。

　　「嗯，虽然是开玩笑啦，不过我觉得啊，娜姬现在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刚入学的雷顿呢。」

　　「哪……哪有这种事……」

　　「身为儿时玩伴，如果有我能做到的事，我很想帮忙。」

　　米菲、梅珍还有娜尔姬三人都是在交通都市约尔德姆长大的儿时玩伴。所以米菲大致可以掌握娜尔姬的个性，她当然也晓得用这种方式说话会让娜尔姬很难拒绝自己的要求。

　　「是吗……谢谢妳。」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米菲的脸上不知不觉流露出兴奋的情绪。娜尔姬虽然露出怀疑眼神，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放过米菲一马，然后开口说出了这件事：

　　「其实……」

　　娜尔姬并没有对米菲说明是什么事件。不过娜尔姬之所以会加入小队，似乎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件事。

　　米菲也晓得，这种事一旦曝光就会造成问题。她能判断什么情报可以跟别人讲，什么情报不能讲。而且如果把这件事写出来的话，娜尔姬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她无法做出出卖好友的行为。

　　「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接到了暂时停止调查的命令。」

　　「为什么？」

　　「这种事我哪知道啊！可是这是来自高层的命令，在警察长直接下令的情况下，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喔～也就是说，这件事跟政治有关啰。」

　　「就是这样，真令人生气。」

　　「喔……」

　　一边在嘴中塞满蛋糕，米菲略微思考了一下。要加入小队才能搜查，就表示这事件跟小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既然如此，要警察长停止调查的人，不是武艺长就是会长。」

　　「为什么？」

　　「武艺长拥有警察长的任命权，当然也有罢免权。除此之外，有权利对警察长下令的人，就只有会长了吧。涉及政治有关的部分，一定跟那两个人有关。」

　　「唔……」

　　「这两个人一定觉得如果事件公诸于世，一定会惹来大麻烦的。我没有直接接触过会长跟武艺长，也完全不晓得他们的人品，可是就娜姬的角度来看，这事件有这种感觉吗？」

　　「唔，呜……这个嘛……」

　　「啊，如果妳不能说的话，就不用说出来了。」

　　用手势制止娜尔姬后，米菲说出了结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娜尔姬可以掌握了。一个小刑警是无法左右政治局势。」

　　「所以我很生气。」

　　娜尔姬以苦涩表情说道。

　　「那么，娜姬要怎么做呢？」

　　「……什么怎么做？」

　　「当然是小队的事啰。」

　　「那个交易取消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在协助调查的前提下，娜尔姬加入了小队。不过他们阻碍自己办案，而且调查行动也被中止，所以娜尔姬已经没有留在小队的意义了。

　　然而，米菲却不这么认为。

　　「嗯……妳这样无所谓吗？」

　　「什么意思？」

　　「就算妳不能插手，也可以看到最后的结局吧？就算是会长他们，也不可能放任这事件不去处理。亲眼确认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事件，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了。跟我们站在同一个地方看结果，还是要在更近的地方看结局……这两者虽然类似，意义却大不相同喔。」

　　「原来如此……妳是这样想的啊……」

　　妮尔姬低头沉思了半晌，然后突然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我有地方要去，先走一步了。」

　　她说完后就快步离开了店内。

　　（插图092）

　　「小米……」

　　梅珍单手拿着拖把走了过来，她一定听到了刚才的对话吧。

　　「妳在帮娜姬打气啊？」

　　「嗯？嗯～算是吧。虽然我也觉得不太一样啦～」

　　「咦？」

　　「因为雷顿他们不是正为了人手不足而烦恼吗，所以一定要让娜姬拿出干劲才行。」

　　「小米……」

　　看着一脸愕然的梅珍，米菲做了一个狡猾笑容：

　　「我帮助了正在头大的雷顿，所以小梅要再给我一个蛋糕??」

　　「不要得意忘形了！」

　　米菲被红晕满颊的梅珍用拖把木柄敲了一下。

　　还满痛的呢。

　　05　那天的誓言

　　比赛的日子来临了。

　　在矿山补给完超硒矿石后，进入了回收开采机材的阶段。根据学生会的发表，两、二天后这些作业也会结束，接着洁尔妮就会继续移动。

　　观众集合在野战场的热气形成一股无形压力，而且也传到了休息室里面。

　　娜尔姬一脸不高兴的待在这里。对雷冯而言，这可以说是一幅非常不可思议的光景。

　　「不要紧吧？」

　　「我有点不舒服。」

　　被搭话后，娜尔姬有气无力的回答了问题：

　　「我很紧张，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应付这种场面的……」

　　重重叹了一口气，又把手放在脸上的娜尔姬表情阴暗。

　　雷冯似乎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现在的状况一定非她所愿。

　　表示自己要看到最后一刻的妮尔姬，虽然主动归队，但她心里还是有某部分无法轻易释怀吧。

　　雷冯也觉得心情沉重。

　　今天雷冯的武器必须斩向迪恩与妲尔洁娜。

　　他明白自己没必要杀人，顶多只要让他们受到半年内无法战斗的重伤就够了。

　　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雷冯非握刀不可。

　　他必须使用赛哈丁武门的刀技。

　　用剑也能做到这种技巧。像雷冯这种卓越高手即使握剑，也能使用这种刀技。

　　话虽如此，纯熟度仍然无法达到用刀时的领域。倘若无法达到这种境界，招式或许有失败的可能。这股不安让雷冯感到好像有某种重物掉到了胃部深处。

　　对于握着刀战斗，握着刀长大将刀技当做自身武艺本质的雷冯来说，如今握着长剑战斗的状况，可以说是背离了自己原本的道路。

　　（我又不是今天才背离本质的，可是……）

　　在雷冯成为天剑继承者的时候也是。陛下赐予的天剑炼金钢制成了长剑，并且历经了无数次的战役。

　　然而……

　　（我却要在这种情况下握刀吗。）

　　这实在是太难看了，雷冯心想。

　　不只是难看而已……

　　「雷冯……」

　　妮娜对自己叫唤着，她的脸庞上，没有以往在比赛时的霸气。对妮娜而言，似乎也很难以平常心面对今天的比赛。

　　「不要紧吧？」

　　刚才才对娜尔姬说过的话回到了自己身上。

　　在这种状况下，雷冯只能以苦笑回应。

　　担任工作人员的学生，过来告知该过去比赛场地了。

　　妮娜没有听到答案就先走了。夏尼德拍了拍雷冯的肩膀后，也跟在她后面走了过去。

　　接着离开的人是娜尔姬。

　　雷冯缓缓起身，隔了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

　　菲丽走到了他的身边。

　　「冯冯。」

　　如果是平常的雷冯，一定会慌张地确认走在前方的妮娜她们有没有听到这道轻声呼唤，然而今天的他却没有那种心情。

　　一种摸不着边际的茫然感萦绕雷冯心头。握刀的事，前天与夏尼德的对话，妮娜的决心，还有海亚的目的……许多事在脑海中不断盘旋，所以他根本没办法注意到这种小事。

　　「什么事？」

　　所以他以普通的方式做出了回应。菲丽顽固的冷淡表情略微扭曲了起来，但雷冯根本无法察觉到这副表情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海亚有什么目的？」

　　她对雷冯问道。

　　「要捉住那个东西吧，可是……」

　　捉住牠做什么呢？之后的事，就不是雷冯与菲丽所能了解的。

　　所谓的那个东西，指的是在洁尔妮旁边那个废都上碰到的黄金色雄山羊。牠对雷冯留下了意义不明的话语，然后就这样消失。雷冯甚至认为，埋葬都市居民亡骸的存在，或许就是那头雄山羊。

　　妮娜推测牠是都市的意识，也就是电子精灵。

　　而且，这个推测命中了事实。

　　废贵族——海亚是这么称呼牠。发狂的电子精灵产生了性质变化，进而脱离都市束缚产生暴走行为。

　　海亚表示要想办法制止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希望雷冯等人帮忙把牠找出来。

　　雷冯不晓得海亚为何不惜潜入洁尔妮来到这里，也要捉住那个叫废贵族的存在。而且他甚至表示萨林邦教导佣兵团愿意在这一年内，保护洁尔妮不受污染兽威胁做为代价。

　　在雷冯眼中，这件事真的很诡异。

　　对洁尔妮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损失。

　　这笔交易太划算了。

　　可是对现在的雷冯来说，必须要思考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他马上就得执行思考后的结论。

　　他没时间多方思考海亚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也不晓得。」

　　雷冯只给了这个答案。

　　菲丽好像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

　　她踢了雷冯的胫骨一脚，而且还故意绕到前面去踢。

　　「这是什么意思？」

　　「你太嚣张了！」

　　留下这句话后，菲丽便径自离去。

　　「什……什么啊……」

　　胫骨虽然被踢了一下，不过菲丽的力气不大，所以也不会很痛。然而雷冯却无法确实掌握菲丽生气的理由。

　　（插图096）

　　他没时间烦恼这种事情，因为非人工照明的眩目光线已支配了走道前方。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雷冯自然而然的把手伸向了腰上的剑带。

　　要抽出青石炼金钢，还是简易型复合炼金钢……

　　要握剑，抑或是刀……

　　雷冯到了此刻仍在彷徨，手也在中途停了下来。

　　　＊

　　担任播报员的女学生嗓音响彻在野战场上。

　　这次的攻击方是第十小队，防御方则是雷冯他们的第十七小队。

　　根据赛前评估战局对人数较少的第十七小队不利……米菲是这么说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第十小队跟第十七小队一样是擅长攻击的小队。

　　比赛铃声响起。

　　观众们屏息以待，跟随铃声欢呼了起来。

　　最初扬起沙尘的队伍是第十小队。

　　是妲尔洁娜。

　　她拿着还原成突击长矛的炼金钢，朝这边直冲而来。

　　那是不畏惧陷阱的直线突击。妲尔洁娜不断前进，无视念威操作者的念威爆雷与落入小陷阱的可能性。

　　置于观众席的大型萤幕上映照出了那副姿态。她头上无数串的螺旋状膨松金发随风摆动，身上还套着修改过的战斗服。红底上面奔驰着白色线条的上衣衣襬很长，看起来就像外套一样。妲尔洁娜翻飞衣襬朝前方突击的模样，呈现出野兽穿越原野时的美感。

　　妲尔洁娜之所以不怕陷阱是有理由的。

　　妲尔洁娜的背后有一个人如同影子般跟随着她。

　　那就是迪恩。

　　他手中握着好几根钢索。这种武器虽然类似雷冯的钢丝，但它的直径更粗，数量也少了许多。钢索前方有一个尖锤，迪恩一边奔驰，一边操纵它们跑在妲尔洁娜的前方。

　　前方如果有陷阱，就会先被那些钢索触发。

　　然后，迪恩后方也跟着四名小队员。

　　为了守护妲尔洁娜的突击，加上迪恩这名队长的六人一起冲了过来。这就是第十小队最得意的攻击阵形。

　　（看到没！）

　　抵达野战场中间时，迪恩在心中呼喊着这句话。这里没有第十七小队的身影，看样子他们打算在阵地前方决胜负吧。

　　迪恩暗自嘲笑着胆小鬼般的作战计划。

　　（就算没有你，我们也能战斗！）

　　迪恩不觉得自己的武艺有多高明。事实上，来到洁尔妮后的这四年之中，他的武艺并没有明显的成长。迪恩最大的烦恼就是，武艺没有在肉体发育最快速的时期中得到发展。

　　如果没有饮用违禁酒的话，迪恩的速度根本无法配合妲尔洁娜的突击，还要在同一时间操控钢索击破陷阱。

　　与迪恩不同，妲尔洁娜与夏尼德都很有天分。从认识的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加入小队的这三年间，这两人都成长了不少。迪恩如果没有头脑作为武器的话，根本没办法跟这两人平起平坐。

　　能跟这两人相遇，迪恩觉得自己很幸运。

　　然而，夏尼德却背叛了自己与妲尔洁娜。

　　（你看到没！）

　　迪恩发出悲痛呼喊。他虽然觉得以三位一体的状态最为完美，但这种密切关系却被夏尼德毁掉了。

　　就像在说，这种关系毫无意义一样。

　　「洁娜！就这样冲进去击溃敌人！」

　　迪恩发出声音指示着跑在前方的妲尔洁娜。妲尔洁娜虽然没有回应，但却加快了突击的速度。

　　只要有东西阻挡在前方，她就会将它贯穿，将它弹飞。累积在突击长矛中的刭流光辉，如同猛兽獠牙般深深扎入了野战场的空间。

　　只要穿过长在野战场中央树林，就可以看到第十七小队的阵地。

　　就在此时，变化发生了。

　　穿过树林的瞬间，左右两旁的地面炸了开来。这个陷阱没有设置在第十小队的行进方向上，因此迪恩的钢索与念威操作者的感觉都没发现到它。

　　「没有任何损伤，继续前进！」

　　为了不使妲尔洁娜停下脚步，迪恩叫了出来。

　　然而这个爆炸的目的，并不是要阻止第十小队的攻势。

　　弥漫四周的沙尘掩去了半座野战场，战场就这样在观众眼前消失了。以念威操作的摄影机也失去作用，萤幕上只能看见满天尘土飞扬。

　　换句话说，这是大规模的烟幕。

　　「对方要攻过来了，小心！」

　　这是对后方小队员说的话。

　　这阵烟幕究竟有何意义呢，迪恩认为这是对方将要展开攻击的预兆。不过阻碍观众视线，而不是敌人视线的做法究竟有何意义……

　　第十小队的念威操作者表示第十七小队并没有采取行动。队长妮娜．安多克与雷冯．阿尔塞夫，比赛前才刚加入的新人，还有念威操作者菲丽．罗斯都待在旗子的前方。

　　只有夏尼德一人，在比赛开始时就失去了踪迹。以杀刭进行的潜伏，连念威操作者的感觉都没办法掌握位置。特别是像夏尼德这种擅长远距离狙击的武艺家，只要躲藏位置被发现，自己的攻击就会被敌人识破，所以会特别仔细的锻练杀刭。

　　夏尼德当然也不例外。

　　不，迪恩甚至认为，洁尔妮没有任何武艺家是比夏尼德还称职的狙击手。

　　「小心敌人的狙击。」

　　迪恩虽然试着警告队友，心里却觉得一定会有人被第一发射击打倒。不过只要那个人不是自己或是妲尔洁娜就行了。

　　迪恩略微后退，把其他小队员当成了盾牌。一旦迪恩被击倒了，第十小队就会败北，其他小队员也了解这一点。此外，担任攻击主力的妲尔洁娜被击倒的话，小队的攻击力也会大幅降低。话虽如此，她本人却一点也不胆怯，反而展现出正面迎击的气慨继续突进

　　妲娜洁娜与迪恩之间的距离拉开了。

　　当旗子前方出现动态的报告进入迪恩耳中时，已经太迟了。

　　从右钭前方奔出了一道有如要撕裂小队阵形般的冲击。

　　是雷冯。

　　扬起土尘的同时，从旗子前方开始移动的雷冯，有如要撕裂阵形似地以旋刭斜向切入第十小队，并且把妲尔洁娜与迪恩隔了开来。

　　「前进！」

　　迪恩对着正要停下来的妲尔洁娜大声吼道。第十七小队的作战计画就是让雷冯牵制迪恩等人，然后用剩下的三个人击溃妲尔洁娜吧。

　　以这种方式使用雷冯．阿尔塞夫这名强大战力很正确。因为就算雷冯能跟妲尔洁娜两败俱伤，第十七小队还是只能面对以三对五的不利战局。

　　可是迪恩相信妲尔洁娜的突破能力。妮娜．安多克的个人防御技巧固然优秀，但在妲尔洁娜的长矛面前只是小儿科而已，那个新人更不算什么。他相信连夏尼德的狙击都会被她给弹开。

　　然而雷冯的阻挠让迪恩确认战局的速度慢半拍，而且此时又发生他无法预料到的状况。

　　「夏尼德！」

　　妲尔洁娜又惊又怒的声音传入迪恩的耳中。

　　　＊

　　比赛的前一天，雷冯来到了练武馆的视听室。

　　他被夏尼德叫到了这个地方。

　　练武馆中有好几间视听室，这里是让小队用来观看录下来的影带的地方。就算把这些机材放在各小队的训练室里面，它们也很有可能会在训练过程中被弄坏。

　　雷冯敲了夏尼德指定的二号房。门并没有上锁。

　　「唷，不好意思啊。」

　　一直到现在为止，雷冯从未想过在比赛前得知敌方小队的情报。

　　所以，他是第一次走进这里。

　　这里虽然是视听室，却是一个只能容纳大萤幕显示器与播放机材，还有白板与折迭椅的房间。用录下来的影像调查比赛对手的动作，同时订立作战计划也是这房间的用途之一。将两张椅子排成床躺在上面的夏尼德，眺望着萤幕上的画面。

　　现在正播放着第十小队的比赛，这是妮娜拍摄的影片吧。

　　萤幕上是妲尔洁娜勇猛的突击特写画面。镜头不断晃动，看样子妮娜并不是一名值得称赞的摄影师。

　　话虽如此，普通摄影师也无法捕捉到武艺家高速移动的画面。

　　雷冯尽可能的不要去看萤幕。

　　他并不是像往常那样，为了不在正式比赛时粗心大意，才不观看影片。

　　因为雷冯明天不会堂堂正正地跟妲尔洁娜战斗。虽然雷冯不觉得堂堂正正的战斗有多么重要，但明天的行动还是让他心情沉重。雷冯的内疚感不是来自第十小队，而是他面前的夏尼德。

　　虽然不晓得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但夏尼德跟第十小队那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即使用知心好友来形容也不为过。

　　「嗯，果然没错。」

　　沉默持续了半晌后，夏尼德喃喃说出了这句话。萤幕上没有播出声音，室内只有机材运转时的寂静声响。

　　「洁娜没有使用那玩意儿。」

　　「咦？」

　　「我说的是违禁酒啦……」

　　「怎么可能……」

　　雷冯不晓得妲尔洁娜是怎什么样的人。不过弄来违禁酒的人是队长迪恩，因此雷冯自然认为第十小队的每一个人都有饮用违禁酒。

　　「那她不知道这件事啰？」

　　既然如此，自己就用不着对她下重手了。说真的，这至少让雷冯沉重的心情稍微轻松了点。

　　夏尼德静静的摇了头。

　　「不，她应该晓得这件事吧。她比我更了解迪恩的近况，不可能没察觉到他的改变。真是的……」

　　夏尼德啧了一声，用指头弹了折迭椅一下。

　　「她真是一个烂好人。说自己的座右铭是公正无私，又老是把伊亚海姆骑士就要有这种榜样的大话挂在嘴边，结果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处理同伴的非法行为，所以才会弄成这样。明明想调查事件却到处兜圈子浪费时间，又以为这样就算调查过真相，这个胆小鬼实在是太可悲了。」

　　夏尼德的语气十分淡泊。正是因为如此，让雷冯更能明白他现在有多焦躁。

　　「我告诉你吧，我们在一年级时就认识了。虽然没有同班，但在武艺科授课时进行的班级对抗赛中却是同一队。我们从那时起就开始往来了，而且感情好得乱七八糟。当时发掘我们的人是第十小队的前任队长，她是一个不错的人喔。我们觉得为了她去奋斗努力，是一件很青春热血的事。

　　……在武艺大会中败阵时，她非常地伤心。在毕业前无法为最爱的地方做到任何事的她，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看到这样子的她，我们才会一起立下要亲手保护洁尔妮的誓言。」

　　夏尼德叹了一口气。

　　守护洁尔妮——跟妮娜理念相同的誓言。妮娜跟夏尼德他们的差别，只在于一方能以小队员身分站在武艺大会这个激烈战场上，而另一方不行罢了。

　　「不过啊，自从发下那个誓言后，我们的关系就开始崩坏了。」

　　令人吃惊的一句话，但是雷冯还是决定保持缄默。夏尼德接下来要对雷冯说的话，让他觉得有必要先说出这件事情吧。

　　「这件事说来很简单。迪恩对队长有意思，洁娜对迪恩有意思，而我则是对洁娜有意思……就像老鼠互咬尾巴绕成一圈的无聊恋爱模式。迪恩为了队长，洁娜为了迪恩，我为了洁娜发下了这个誓言。打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我们三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了。不过我还是以为这个死结总是会有解开的一天，可是我们只是在蒙骗自己的感情罢了。压抑心中好感并且用誓言将它封印，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欺骗自己的感情。升上三年级时我们加入了第十小队，也在对抗赛中出场战斗。我们在比赛中配合得很好，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另一个人在行动，事情进行的很顺利。不过呢，我是狙击手，可以从远处观察战场上的一切，从客观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到最后必定会崩溃。我有这种预感，一定有人会无法忍耐下去的。迪恩思念的人不在洁尔妮这边，所以他的情况或许还好一些，但我跟洁娜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所以，无法继续忍耐下去的人是夏尼德吗？

　　应该是这样没错吧。

　　「……这是那家伙不干不脆，把事情一直拖下去的软弱所导致的结局。我没有完全破坏这种关系的半调子做法也是原因之一，我们的关系必须破坏的更彻底才行。无法将这种关系破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就是我当时的失败。」

　　或许……夏尼德就是为了挽回当时的失败，才会答应妮娜的请求吧？

　　「雷冯。」

　　夏尼德对雷冯说道：

　　「你决定好了吧？」

　　「……是的。」

　　前一天，雷冯向会长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可以把洁娜交给我对付吗？」

　　雷冯无法反对这句话，所以他点头同意了。

　　　＊

　　「夏尼德！」

　　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是妲尔洁娜发出怒吼时心里想的话吧。

　　夏尼德的身影，出现在妲尔洁娜的行进路线上。

　　他不在狙击手该在的位置上。

　　而且他手中握的不是得意武器狙击枪，而是两柄手枪型的炼金钢。

　　「你想用这种小技俩来对付我吗！」

　　朝这边突击的妲娜洁娜脸上窜起一抹朱红。

　　而且……更让妲尔洁娜恼火的事是，夏尼德身上的战斗服吧。那是一件经过修改，看起来很像外套的战斗服，跟妲尔洁娜还有迪恩的战斗服一模一样。

　　那是加入第十小队时，为了三人特别订作的战斗服。

　　夏尼德露出狡狯微笑：

　　「妳自己体验看看是不是小技俩啰。」

　　夏尼德摆出架势，然后扣下扳机。

　　通过双腕流向炼金钢的刭流，经过内部构造凝聚后被射出。连续射出的刭弹，以普通冲刭无法到达的高速袭向妲尔洁娜。

　　妲尔洁娜变更了行进轨道，她向上一跃避开了刭弹。

　　接着使出外力系冲刭变化——背狼冲。

　　冲刭在妲尔洁娜背后释放出爆炸般的声响。妲尔洁娜利用这股反作用力，化作一羽疾箭冲向夏尼德。

　　夏尼德后退躲过了攻击。接着地面碎裂，尘土也跟着扬起。

　　「咕！」

　　紧紧吸附着周围空气的烟尘，让妲尔洁娜非常狼狈。

　　如果是含带湿气的普通野战场土壤，尘土飞扬的情况一定不会这么严重。

　　弥漫在周围的与其说是土尘，倒不如说是沙尘比较恰当。

　　「！你们改变土质了！」

　　妲尔洁娜一边注意不让沙子掉入眼睛里面，一边发出吼叫声。

　　为了这场比赛，妮娜事先在阵地前方埋下许多装有干燥沙子的布袋。妲尔洁娜的攻击让装在布袋里的沙子满天飞舞，并且阻碍了视线。

　　四处乱飞的冲刭扰乱了附近的气流，所以这阵沙尘不会这么快消失。

　　掩去整片野战场的尘土，也使用了一样的手法。

　　「唔！」

　　妲尔洁娜被沙尘转移注意力时，夏尼德的身影也消失了。即使她搜寻着周遭气息，还是无法找出夏尼德的正确位置。

　　这是杀刭。夏尼德完全掩去自己的气息，伺机寻找攻击的时机。

　　「你在哪里！？」

　　妲尔洁娜虽然想凝神观察四周，但在四处飞舞的沙子随时会掉进眼睛的状况下，连睁开眼睛都有困难了。她举着突击长矛摆出架势，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有动静了。

　　「在那边吗！」

　　妲尔洁娜横向挥出突击长矛。

　　「啧！」

　　在右侧方举着枪的夏尼德一边发出昨耳声，一边向后方跃去。击出刭弹的瞬间，他无法继续维持杀刭。

　　「妳果然没这么好对付呢。」

　　「别小看我！」

　　妲尔洁娜举起突击长矛刺了过来。夏尼德身子一蹲，冲进了她的攻击范围内。他用右边的手枪拨开突击长矛的刺击轨道，接着伸出了左边的手枪。

　　扣下扳机的瞬间，妲尔洁娜扭转了自己的身体。释放出的刭弹擦过了妲尔洁娜的上衣。

　　妲尔洁娜收回突击长矛，同时后退打算拉开距离。

　　然而夏尼德的右手却有如吸附在突击长矛上面一样，配合着她的呼吸节奏缠了上来。互相磨擦的手枪枪身与长矛侧面，因刭流互相碰撞而爆出青蓝色的火花。

　　只要夏尼德伸出左边的枪口，妲尔洁娜就会用空出来的左手改变枪口的方向。

　　两人在原地演出一场纠缠不清的攻防战。

　　「夏尼德，这是为什么？」

　　两人一边缠斗，妲尔洁娜一边对夏尼德提出诘问。当然两人都很注意对手的一举一动。

　　「因为妳是笨蛋。」

　　「什么！」

　　「明明知道却什么都不做，就是笨蛋吧。」

　　妲尔洁娜的脸僵住了，她在第一时间就明白夏尼德指的是违禁酒的事件吧。

　　「那么，这个陷阱的意义是……」

　　覆盖整座野战场的沙尘……她似乎已经发现，规模大到不可能只是用来对付第十小队的障眼法陷阱，是为了不让观众看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

　　「就是这么回事。」

　　夏尼德用目光表示同意。

　　「妳为什么不阻止他？」

　　「你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妲尔洁娜从全身释放出冲刭，这让夏尼德不得不拉开彼此的距离。

　　「你以为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夏尼德，都是因为你背叛我们的关系！」

　　「是那个誓言吗？我们的誓言有那种价值吗？洁娜，妳是真心发下那个誓言的吗？」

　　「…………」

　　夏尼德的问句让妲尔洁娜噤声了。

　　「妳应该晓得才对。我们的誓言并不真诚，只是随意伪装自己情感的誓言。」

　　「住口！」

　　妲尔洁娜朝这边展开突击。夏尼德在地面一滚，避开了她使用全身力道的突刺。在地面翻了几圈的他再度起身，双手也同时举起了手枪。

　　妲尔洁娜打算把夏尼德抛到一边，就这样继续前进。她对夏尼德展开的攻击只是假动作，跟迪恩会合才是真正的目的。

　　「才不会让妳得逞！」

　　夏尼德扣下扳机，狙击目标是妲尔洁娜的脚。狙击枪虽然可以在这种距离下轻易命中目标，但夏尼德使用的手枪是重视打击力道的黑钢炼金钢。它的刭流传导率不佳，所以没办法做到轻金炼金钢的精密射击。

　　夏尼德不停地扣着扳机。连续击出的刭弹在妲尔洁娜的脚边炸了开来，虽然没有命中目标，却足以阻止她的脚步。

　　「我不会让妳过去的！」

　　夏尼德快速绕回妲尔洁娜前方，两人再度演出近距离的混战。

　　「夏尼德，这样下去你真的不在乎吗？」

　　「没什么在不在乎的，这是那家伙选择的结局。」

　　夏尼德纵身跃过挥舞的长矛，同时击出刭弹一边叫道。

　　「迪恩真的很在乎这座都市。他一开始或许真的是为了那个人，不过他也很认真的在思考这座都市的未来。」

　　「这种事我当然知道。」

　　夏尼德也明白这件事。迪恩也是一个认真到死脑筋程度的人，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无法允许自己只是为了恋爱感情才守护都市的虚伪。

　　「那你为什么要妨碍他？」

　　「因为他的做法错了。」

　　就是因为这样，迪恩的想法才会愈来愈扭曲。明明不是真心为了都市以及住在上面的所有人守护都市，却硬要把这种想法当做自己的信念。

　　正因如此，想法才会扭曲。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他是错误的呢？为什么你能这么肯定的认为，让实力追上理念的做法是错误的呢？」

　　妲尔洁娜的悲痛叫声让夏尼德皱起了脸庞。迪恩非正确不可……妲尔洁娜的话语，夹杂着如同信仰般的思念。

　　在极短暂的一瞬间，夏尼德大意了。他停下脚步，而妲尔洁娜的突击长矛，就这样挥倒夏尼德。如果没有在最后一瞬举起手枪防御，或许会因为头部直接承受打击而晕死过去。

　　夏尼德滑倒在地上。他一边滑动，一边开枪阻止企图赶到迪恩身边的妲尔洁娜。

　　「……如果那家伙没错的话，为什么不跟妳讲使用违禁酒的事？」

　　夏尼德一边起身，一边说道：

　　「为什么他不让妳使用违禁酒呢？」

　　妲尔洁娜的脸又僵住了。

　　「……住口。」

　　「为什么他不让妳知道违禁酒的事情？如果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扪心无愧，为什么要保持沉默？」

　　「给我住口！」

　　妲尔洁娜将突击长矛刺入地面。如果是现在的话，她说不定可以摆脱夏尼德回到迪恩的身边。

　　然而，她却把突击长矛刺入了地面。

　　夏尼德也不知道这个行为有何意义。但可以确定的是，夏尼德成功的让她觉得非得让自己住口不可。

　　（这样就够了。）

　　夏尼德暗自想着，脸上没透露任何讯息。

　　一旦她与迪恩会合，夏尼德就没办法阻止了，因为雷冯会解决掉一切。

　　他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也不想让这种事发生。这是迪恩非接受不可的结局，却与妲尔洁娜无关。

　　迪恩是这么希望的。

　　夏尼德是这么想的。迪恩自己或许没有察觉，但他刻意不将妲尔洁娜扯进违禁酒黑幕中的做法，让夏尼德有了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内疚，他才没有告诉妳。事情就是这样吧？」

　　「……我说过，给我住口。」

　　妲尔洁娜静静撂下这番话，接着扭转了突击长矛的握柄。

　　握柄与矛身的连接处开始剥落，里面出现了另一根细长的握柄。

　　「喂喂喂……」

　　在夏尼德看到之前，她已经将它握紧并且抽了出来。

　　妲尔洁娜手中握着一柄拥有优美剑身的细剑。

　　「不要以为隐藏实力的人只有你一个。」

　　妲娜洁娜举起细剑袭向夏尼德。

　　　＊

　　「妳的任务就是解决掉敌方的念威操作者。」

　　她想起了妮娜在比赛前讲过的话。如果让第十小队了解战场上的状况，事情就不好处理了。妮娜要用沙尘烟幕扰乱敌人视线，再让念威操作者脱离战线破坏通信网，藉此完全孤立第十小队。

　　那阵沙尘的目的虽是为了不让观众看到比赛过程，却也有扰乱第十小队的效用。

　　娜尔姬不停地奔驰。

　　在雷冯采取行动的同时，她也跟在后面奔跑。

　　（真快！）

　　才一转眼，跑在前方的雷冯就跟自己拉开了距离。比赛宣告开始的同时，娜尔姬的紧张感也转变成了某种觉悟。身体的活动力虽然没有到百分之百的程度，却也达到了八成。

　　即使如此，她还是追不上雷冯的速度。

　　（差这么多吗……）

　　这一瞬间，娜尔姬深刻的体会到自己与雷冯之间的实力差距。

　　雷冯很强……而且远远超过学生的程度。藉由之前的比赛表现，还有亲眼看到雷冯帮忙都市警局执行任务时的身手，娜尔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

　　她现在才明白，自己只是在表面上理解这个事实罢了。娜尔姬有一种感觉，武艺科所有一年级生拥有的天真现实感，或者是自己的骄傲自满正发出崩溃瓦解的声音。

　　（可恶！）

　　自己对冲刭虽然没有自信，但对活刭就有了。娜尔姬认为光就运动能力而论，自己并不会输给小队员，所以她不顾一切的提升了速度。

　　跟娜尔姬预料的不同，来自敌方小队员的追击没有出现。妮娜虽然自信满满的表示雷冯会阻止其他小队员，娜尔姬却对这种说法感到怀疑。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人过来阻止娜尔姬。

　　（她还真信任雷顿呢……）

　　娜尔姬心想。不管实力有多强悍，要让部下以一敌多应该还是会感到不安吧。

　　然而妮娜却斩钉截铁做出如此断言，这也是因为妮娜等人比娜尔姬她们三个人更了解雷冯的实力之故。

　　跟自己三人在一起时的雷冯，还有跟妮娜她们在一起时的雷冯，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这个想法突然掠过了娜尔姬的脑海中。

　　哪边才是雷冯真正的模样呢？娜尔姬觉得两者皆是。每个人在跟不同对象相处时，或多或少都会因应状况去改变自己的性格。这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为，而是把自己最适合现场状况的个性表现出来罢了。

　　娜尔姬有时也会突然觉得，跟梅珍她们待在一起时的自己，还有在都市警局工作时的自已，好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话虽如此，看到别人的另一面还是很新鲜，而且也很吃惊。

　　（她一定没办法信赖雷顿到这种程度吧。）

　　考虑到梅珍的个性，娜尔姬在心中做出了这个结论。说起来梅珍连武艺家都不是，在战斗最高潮信赖同伴的实力，并且将一切托负给对方的想法，她连想都没想过吧。

　　因为她是一个温柔的女孩。

　　以前污染兽袭击洁尔妮时也是，当她看见结束战斗平安归来的姬尔姬时，甚至还哭了。

　　现在是不会有丧命危险的小队竞赛，所以还无所谓。

　　不过如果像当时那样，事态演变到雷冯必须孤身前往危险场所时，梅珍能坚定的表示雷冯一定没问题吗？

　　（她一定做不到的。）

　　这种差异会怎么呈现在结果上呢……娜尔姬现在还不晓得这个答案。可能的话，她希望这不会成为致命性的差异。重要的儿时玩伴来到洁尔妮以后，初次对其他人感到兴趣，而且还是一个异性。娜尔姬甚至觉得那就是初恋。

　　虽然希望事情能顺利进行……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对雷冯有意思的人不只梅珍一人。

　　（真是的……）

　　她没时间继续沉溺在这种没必要的思考里了。

　　娜尔姬已经奔过了半座野战场，第十小队的阵地也映入了眼帘。这附近并没有受到沙尘遮蔽。

　　观众的欢呼声一口气涌出来。娜尔姬可以听见，担任播报员的女学生正兴奋的说着话。

　　来自观众席的视线，全部集中在拖曳着沙尘残渣快速飞驰的娜尔姬身上。

　　「喝呀！」

　　娜尔姬对着快要怯场的自己发出叱喝声，然后凝神注视周遭环境。

　　她在搜索第十小队的念威操作者。攻击方没有事先改良阵地，况且也没那个必要，所以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阵地。在用沙包堆起的围墙对侧发现念威操作者后，娜尔姬立刻朝那里冲了过去。

　　念威操作者的知觉与传递情报的速度在武艺家之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在进行高速战斗的武艺家后方提供情报支援。

　　对方应该早就发现娜尔姬接近这里了。

　　不过，念威操作者的运动能力与常人并无不同。

　　问题在于对方何时察觉了这件事，又在娜尔姬接近前设下了何种防御手段。

　　「注意，前方有大群念威端子。」

　　菲丽淡泊的语调传入耳畔，娜尔姬立刻使出了Z字型跑法。

　　突然娜尔姬的侧边发生爆炸。强烈光线迸射而出，轰音声响起，紫色闪电的尖舌舐过眼前。这是念威爆雷，它可以说是念威操作者唯一的攻击手段。对方判读娜尔姬的疾走速度后，配合准确时机一一引爆了仔细配置好的爆雷。

　　为了不让耳膜与平衡感受到影响失去作用，娜尔姬捂住耳朵，半闭着眼睛钻入了连续爆炸的空隙之中。

　　集中因光线残渣紧紧附着而目眩的视线，娜尔姬再度确认念威操作者的位置，然后抛出了手中的炼金钢。

　　那是娜尔姬请哈雷帮自己做的捕缚绳。话虽如此，它并不是用绳子而是由黑钢炼金钢制成的锁炼。以细环紧紧相扣做出来的细长锁炼，有如绳索般飞往娜尔姬设定的方向，然后绑住了那名念威操作者。

　　念威操作者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后，娜尔姬靠过去，接着用身体撞击让对方失去意识。

　　「呼……」

　　爆雷的华丽攻势，还有顺利穿越雷区的娜尔姬让观众席上爆出欢呼声。完成份内工作的娜尔姬松了一口气，一边望向至今仍被沙尘掩盖的战场。

　　（雷顿到底有什么打算？）

　　　＊

　　此时此刻，雷冯手中仍然没有握着炼金钢。

　　只要一移动，如烟雾般在空中飞舞四散的细沙就会击打肌肤。因为沙子会跑到眼睛里，所以视线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即使如此，雷冯仍是巧妙应付着不断猛攻的四名小队员。

　　迪恩对付雷冯的战斗交给队员，自己则是在四人的后方压阵，有时也会以绝妙时机使出钢索发出攻击。迪恩的钢索会预先埋伏在雷冯闪躲四人攻击后的移动方向上，这简直就像念威操作者排设陷阱的方式。

　　话虽如此，这些攻势还是无法在雷冯身上造成半点擦伤。

　　雷冯半闭着眼睛，一边感受刭的流动，刭流的量大到可以轻易明白发出这股能量的主人饮用了违禁酒。再怎么说，无法完全控制刭流的情况实在太怪异了。即使不断使出冲刭与活刭之类的刭技，无法用尽的刭流还是会溢出体外。这是无法用自我意志操控刭脉的证据，而且洁尔妮的水准也没有低到让这种武艺家当上小队员的地步。

　　（这样刭脉会坏死的。）

　　雷冯如此想着。违禁酒的药效消退后，猛烈的疲劳感就会袭向身躯吧。这跟妮娜过度使用活刭而昏倒的情形相同。迪恩目前没有像妮娜那样出现明显的机能障碍，因此至今仍可以使用刭流。但相对的，难以察觉的微小异常会不断累积在身体里面，最后终究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不阻止他的话……）

　　雷冯心想。

　　他转守为攻了。

　　雷冯改变了至今为止的战斗节奏。第十小队目前为止的猛攻，与雷冯巧妙防守的身法，都在一定的节奏下进行着。不知不觉中，担任攻击方的那四人，以及负责在后方压阵的迪恩，其攻击都陷入了这种固定节奏之中。

　　雷冯微微改变节奏，四人的联合攻击也出现了破绽。

　　雷冯钻过空隙，并且展开行动。

　　四人的要害在瞬间被埋入铁拳，接着一一颓倒在地。

　　「什么！」

　　看着倒在地上的部下们，迪恩几乎发不出声音。

　　「你到底做了什么？」

　　虽然不晓得迪恩是否理解雷冯行动中的关键，但一名普通学生武艺家，绝对无法瞬间击昏四名小队员。当这个事实出现在眼前时，迪恩也应该明白雷冯的强悍程度绝非一般。

　　「接下来就是你想要的结局。」

　　雷冯不想装腔作势，却也想不到更好的台词。头一个浮上念头的就是夏尼德说过的话。

　　这句话加深了雷冯的决心。他将手伸向腰际的剑带，然后将刭流灌入握在手中的炼金钢，并且将它复原。

　　那是简易型复合炼金钢。

　　「没有其他方法了。」

　　雷冯只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去原谅选择握刀的自己。这种逃避式的想法虽然难看，但让雷冯陷入这般田地的人，就是他自己本身。

　　雷冯之所以想成为妮娜的助力，并不是为了要面对这种状况。在古连丹时也一样。他不是想要迎接那种结局，才滥用天剑继承者的地位。

　　只要做出一个选择，就得面对衍生出来的问题。雷冯做出待在第十七小队的选择，不过第十七小队里面有夏尼德、菲丽还有哈雷，现在还多了娜尔姬。他们私人的事情，都会跟自己扯上关系。

　　这次的事件，只是刚好轮到夏尼德的私事罢了。

　　在这种状况下，雷冯自己做出了这种选择。既然如此，就算继续扪心自问，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好结局。

　　因为，他说出了自己会使用刀的话。

　　即使这是自己第二次的背叛。

　　第一次的背叛，是因为没有让天剑做成刀的形状。这种行径等于是公开拒绝继承养育自己长大的戴尔克所传授的赛哈丁刀技。

　　成为天剑继承者时，雷冯就下定决心要不择手段赚取金钱。这样的自己没资格使用养父传授的技巧，因为他不想玷污养父的武技。

　　如今，雷冯连当时发下的誓言都打破了。

　　一股痛意窜过胸口。

　　刀身的重量极为安定的握在掌中，由此可见哈雷的调校技术有多高明。

　　还不止这样，之前失落的某种感觉，也完全被收纳在自己体内。现在的雷冯身上，可以看得见这种沉着感觉。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雷冯现在的武艺基础，全部建立在塞哈丁刀技上面，他已经回到了原始的本质之中。

　　雷冯感觉到稳定寄宿在自己体内的安定感。正因为如此，为了不沉溺在这种感觉之中，他皱起了脸庞。

　　因为，他马上就要舍弃这种感觉了。

　　「我要上了。」

　　「呜喔喔喔喔！」

　　迪恩以长啸声回应雷冯的宣言。雷冯快速疾走，钢索也袭向朝迪恩不断迫近的雷冯。

　　然而，钢索却通过了雷冯的身影，虚无的在半空中飞驰着。

　　那是残像。被钢索碰到的瞬间，雷冯再度提升了速度。

　　内力系活刭变化——疾影。

　　这是以速度缓急混乱对手感觉，再让气息飞散四面八方加强混乱效果的招式。

　　就算使用违禁酒增加刭流，也没有办法可以应付这种武技。

　　雷冯穿过在半空中狂乱飞舞的钢索，然后站到迪恩的面前，而且还故意来到他的正面。

　　（被敌人从背后偷偷接近解决掉的下场实在太惨了。）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封心突。

　　雷冯在迪恩面前挥下了刀锋。覆盖在刀身上面的刭流，有如要斩断流水似地射出来，并且洒落在迪恩身上。冲刭化成的细针描绘出与刀锋斩线不同的轨道，接着刺入了迪恩的身体各处。

　　「咕啊……啊……」

　　迪恩一边呻吟，一边在原地跪了下来。那些钢索也随后掉到地面上。

　　雷冯在学习此招时，曾经承受过一次这个技巧，所以他知道迪恩现在的感觉。承受此招的人不会感受到强烈痛楚，却会产生全身力量被抽走的讨厌虚脱感。

　　雷冯让迪恩身上的刭流无法流向四肢。只要雷冯在数分钟内不解开刭流束缚，就可以造成刭流在半年内无法顺利流动的伤害。

　　接下来只要等到那一刻就行了。

　　雷冯环视周围，沙尘至今仍掩盖了半座野战场，激烈狂乱的刭流还在扰乱着空气的流动。娜尔姬跟夏尼德的战斗似乎都告一段落了，照这种情况来看，当雷冯解开刭流束缚后，这片沙尘也会跟着消失吧。

　　「呜……呜呜呜……」

　　「最好不要太勉强自己。」

　　雷冯对着试图站起来的迪恩说道：

　　「再勉强下去，你的刭脉会坏死的。」

　　现在的刭脉，已经因为违禁酒而产生了异常脉动。在这种状态下，迪恩却还想让刭脉继续活动。如果硬是要把水流灌入被水霸堵住的水道，不但两旁的提防会因此崩坏，连水道本身都会受到摧毁。

　　「你不懂吧。」

　　迪恩试着驱使无法动弹的身体，满脸通红的说着话：

　　「明知自己实力不足，却被非完成不可的使命不断刺激的心情，你是不会了解的。」

　　毫不掩饰的话语让雷冯皱起了脸庞：

　　「……我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啊，倒不如说，我就是因为犯下错误才会来到了这里。」

　　「…………」

　　「拥有力量，不代表就能让一切顺利进行。就是因为进展的不顺利，事情才会失败。你没把事情做好，也做下了最坏的决定。既然如此，这种下场对你来说算是好的了。」

　　「……这种事是谁决定的？」

　　「咦？」

　　「我的下场是谁决定的？夏尼德吗？妮娜．安多克吗？学生会长吗？我不会让别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我的意志没有软弱到这种地步……」

　　感受到空气的异常流动，雷冯举起了垂下的刀锋。

　　气流再次激烈的动了起来。迪恩将力量注入了刭脉吗？不……迪恩的刭脉确实流出了大量刭流，不过只是这样的话，空气不会流动的这么快速。

　　简直像是旋涡从天而降一样……

　　而且，雷冯认识这股令人不快的压迫感。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守护都市，无法理解身为武艺家天生使命感的你们……」

　　企图让刭流灌入四肢的迪恩一边挣扎，一边喃喃低语。

　　「怎么可能阻止我！」

　　迪恩发出了吼叫声。

　　在这个瞬间，雷冯感到自己刺入迪恩体内的刭流细针被震碎了。

　　「怎么可能！」

　　他看到了站立在迪恩背后的黄金色雄山羊。

　　06　发狂的守护者

　　明明想要拒绝的。

　　然而，自己为什么正做着这种事呢？

　　菲丽不禁扪心自问。

　　当时菲丽才刚走出练武馆，就被等在外头的海亚堵到，卡利安也随后来到了现场。所以菲丽心想，自己一定要拒绝接下来会以帮忙为名义提出来的命令。

　　话虽如此，她却照着卡利安的吩咐帮了海亚。

　　为什么？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菲丽无疑会露出非常苦涩的表情。如果提问之人是雷冯的话，她一定会做出这种表情。不过她的脸能不能按照主人的心意做出表情变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雷冯并没有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雷冯跟海亚见面时的气氛异常险恶，而且也流露出有事烦心的表情，所以他才没有考虑到菲丽的心情吧。

　　或许，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心里虽然这样想，菲丽还是觉得很生气。

　　雷冯的心中有某些问题存在。只要看他抗拒握刀的模样，就能明显看出这件事。让雷冯感到困扰不是跟夏尼德有关的第十小队，而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必须握刀的事实。

　　他对刀有某种感情存在吧。

　　雷冯这个人很复杂。他的人格虽然单纯，背负的过去却很复杂。身为天剑继承者的过去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问题。

　　希望这样的雷冯多看自己几眼，是一个奢侈的心愿吗？

　　然而，她还是希望他能看着自己。

　　只有雷冯一人想去了解身为念威操作者以外的自己，而他也是唯一可能了解自己的人。

　　连卡利安哥哥，都对身为念威操作者以外的菲丽不感兴趣。

　　（没错，因为要帮的人是雷冯……）

　　所以她才答应了海亚的要求。

　　并不是因为海亚也是出身古连丹之故。

　　「那东西会让强者带来不幸喔～」

　　海亚是这么解释菲丽在废都中发现，雷冯遭遇到的谜样存在。除了说那东西叫做废贵族之外，其他事他一句话也没讲。虽然确定海亚隐瞒了某些事实，但他没进一步说明，菲丽也没有了解内情的想法。

　　所谓的强者，对菲丽来说只有雷冯一人而已。不，只要认识雷冯的人，都会有一样的想法吧。

　　所以菲丽才想把废贵族这个麻烦推给海亚处理。如果他想把废贵族带去古连丹的话，就把牠带走吧。菲丽不晓得这个结果对洁尔妮是好是坏，也不在乎卡利安的算计。

　　感应到那个存在的话，立刻通知海亚。

　　菲丽该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何时才要做这件事，连菲丽自己也不晓得。不过根据海亚所言，废贵族对于战斗时的气息相当敏感，所以他说对抗赛中或许会出现某些变化。

　　可是，想不到事情居然会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

　　比赛已经结束了，妮娜连一步也没移动。娜尔姬剥夺了念威操作者的行动能力，雷冯也打倒了第十小队的队长迪恩。夏尼德与妲尔洁娜之间的战斗虽然陷入胶着，但在迪恩已经被打倒的状况下，这场战斗已经失去意义了。

　　如果这是普通的战斗，这样就结束了。

　　第十小队涉入的违禁酒丑闻，也会因为迪恩无法继续参加武艺大会，以及第十小队解散的事实而闭幕。

　　应该是这样才对……

　　「不会吧……」

　　感测到迪恩周围的谜样反应后，菲丽十分困惑。虽然感到迷惑，菲丽还是反射性的将消息发送给放在海亚身边的念威端子。她并不是刻意这么做的，念威操作者必须同时处理无数情报，所以当他们在使用念威能力时，会反射性的做出这类决定而不会透过自己的意志。

　　就在菲丽一边这么做，一边想雷冯会发生什么事时……谜样反应却跟雷冯拉开了距离。

　　反应的位置几乎跟迪恩重迭了。

　　在这个瞬间，菲丽有一种脑中爆出火花的感觉。可以同时处理各种情报的高速思考力，让菲丽推导出了一个结论。

　　海亚并没有说出一切。既然如此，「会对强者带来不幸」的那句话也有所隐瞒啰？如果所谓的强悍，不只是指力量的话……

　　是精神力吧。不，是意志力或是思想之类的强大力量？

　　既然如此，那就是雷冯身上所缺乏的东西了。就算他拥有在污染兽面前也能面不改色的强大精神力，但此时此刻的雷冯其意志没有明确的方向性，也没有使用自身力量的确实目的与方式。

　　海亚晓得废贵族不会替雷冯——虽然菲丽不晓得是何种形式带来不幸吧？

　　说不定……连这场比赛都被海亚利用了？

　　海亚利用违禁酒走私组织潜入了洁尔妮。他知道这里有武艺家在使用违禁酒的事实，或许也晓得这个人就是迪恩。学园都市既然隶属于学园都市联盟这个大型互助组织，就得尽可能的避免这种丑闻发生。当掌权者下达抹消一切的判断时，这里有高手能与饮用违禁酒强化实力的武艺家对战。海亚知道雷冯在洁尔妮这边，那么，就算他猜到雷冯会出马解决这个事件也不足为奇。

　　最重要的是当雷冯不回应卡利安的要求时，海亚为了逼迫他甚至公开了赛哈丁的武技。

　　「他欺骗了我们。」

　　菲丽下意识的说道，这句话也透过念威端子传到了海亚那边。

　　海亚发出笑声：

　　「我没有这个想法啦～我只是让事情演变成废贵族容易出现的状况罢了。」

　　故意拉长尾音的腔调令人心生不悦。

　　「那么，我会照约定行事的。」

　　这个瞬间，菲丽感测到野战场上出现了无数个反应。

　　　＊

　　想不到牠会挑在这个时候出现。

　　总有一天，自己会再度对上这个谜样存在吧。当海亚说出自己的目的时，雷冯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他却没想到这一刻会这么快来临。

　　而且，迪恩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

　　「……你想做什么？」

　　封心突被破解的瞬间，雷冯立刻拉开跟迪恩之间的距离。从迪恩周围溢出刭流多的惊人，这已经不是违禁酒……也就是刭脉加速药所能达到的效果了。事实很明显地迪恩的能力大幅提升了。一般而言，如果做出这种举动转眼间就会成为废人，但迪恩的表情反倒充满了活力。

　　雷冯对雄山羊提出问题，却没有得到回应。明明就在眼前，却又捉摸不定的茫然感觉虽与当时相同，但这回的暧昧感比起上次又更强烈了。

　　（牠叫做……废贵族吧。）

　　雷冯想起海亚说过的话，不过雷冯却对这个称呼一点印象也没有。海亚表示要把废贵族带回古连丹，但雷冯却不知道让萨林邦教导佣兵团订下守护洁尔妮的约定，是否值得让他们将眼前存在带回古连丹。

　　「你到底想干嘛？」

　　雷冯再次提问。

　　「…………」

　　「！」

　　黄金色的雄山羊仍旧保持静默。

　　采取行动的是——迪恩。

　　掉落在地面上的钢索同时摆动起来，并且袭向了雷冯。这个举动虽然出乎意料，雷冯还是即时做出了反应。不，如果这招是凭借手指手腕就能操作的攻击，那情况或许就很危险了。事实上，迪恩到目前为止，就是使用这种方式进行攻击。

　　但这回不同。钢索上注满了刭，迪恩就像驱使肌肉似地以复杂技巧操控着刭流。现在的钢索，已经进化成跟雷冯的钢丝同性质的武技了。

　　就是因为这样，雷冯才能早一步预测出它的攻击路径并且加以闪避，不过他还是无法抑制背脊发凉的感觉。

　　雷冯见识到了明显超乎迪恩等级的招式。

　　至于原因为何这已经不重要了。迪恩没有隐藏实力的可能性吧，如果有的话，他就不会使用违禁酒了。

　　「雷顿……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娜尔姬。

　　茫然声调让雷冯在第一时间改变回避动作，并且朝娜尔姬的方向直冲而去。

　　「呜！」

　　钢索擦过了脸颊。虽然皮肤被划破，肉也被挖掉一点点，雷冯仍是毫不在乎的奔驰着。他抵达娜尔姬前方后用刀挥开逼近的钢索，然后抱着娜尔姬向后退拉开了距离。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突如其来的变故虽让娜尔姬感到狼狈，但看到顺着雷冯脸颊滑落的血液时，她又倒抽了一口凉气。

　　「我也不太清楚……」

　　「……那是什么东西？」

　　娜尔姬似乎也能看见那头雄山羊。

　　由此可见，雄山羊与菲丽当时的担心不同，并不是幻觉之类的东西。

　　（牠果然是废贵族。）

　　海亚说得没错，牠是发狂的都市精灵。

　　（那么，让迪恩变成这副模样的是……）

　　无疑是那匹黄金色的雄山羊。

　　雄山羊顶着又粗又弯的巨型角冠站在迪恩后方，没有映照出任何物体的眼睛中带着人性神采。

　　（牠在控制迪恩？）

　　将娜尔姬放在自己背后的雷冯，一边防御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钢索攻击，一边观察迪恩跟雄山羊。大量刭流从迪恩身上喷出，然后流至地面。他的脸庞虽然充满精气，双目却空洞无神。迪恩现在的眼神，看起来简直就像被雄山羊附身一样。

　　迪恩被控制的判断无误。

　　（插图119）

　　（既然如此……）

　　雷冯下定决心要斩杀雄山羊。上回感受到的压迫感虽然让自己几乎动弹不得，但今天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雷冯，有能力可以斩杀面前的存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把武器从剑换成了刀的关系吗？雷冯虽没有高估自己实力的念头，却有一种只要如此深信，事情就能顺利解决的直觉。

　　雷冯没有拯救迪恩的意思，却也不打算杀掉迪恩。

　　（我要出招了！）

　　就在他要采取行动的同时——

　　「牠是我们的猎物喔～」

　　故意拉长音调的声音制止了雷冯。

　　声音传出的同时，雷冯周围涌出了许多气息。对方一定是以杀刭掩去气息，然后利用这片沙尘移动到这边来的。

　　「海亚！」

　　「按照约定，废贵族是我们的东西喔～」

　　声音发出的同时，周围也射出了无数条锁炼。迪恩逃向空中，但海亚立刻从沙尘中纵身飞出追了上去，并且将他踢落地面。以刭流操控的锁炼，在第一时间紧紧缚住了掉到地面上的迪恩。

　　迪恩背后的雄山羊，海亚连看也不看一眼。

　　「这是什么意思？」

　　雷冯没有放松戒心的看着海亚一行人。数名陌生男子包围了被锁炼五花大绑的迪恩，他们是海亚的部下，也就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人吧。这些人是何时潜入洁尔妮的呢……

　　不，他们已经没有潜入的必要了。卡利安一定发出许可，让他们进入住宿区了吧。对于累积了许多实战经验的武艺家而言，从住宿区那边赶到这里并不是什么辛苦的差事。

　　「没有啊，只是要捕捉废贵族而已～」

　　「那是站在后面的家伙吧？」

　　雷冯望向黄金色的雄山羊。迪恩等人虽然现身，雄山羊还是一动也不动的站在原地。

　　「不管我有多强，都抓不住那个东西喔～不，即使是前任天剑继承者的你，也拿牠没辙。连我们的陛下也没办法对付～」

　　「你说什么？」

　　「不过啊，如果牠找到宿主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只要抓住宿主，那废贵族就无计可施了。就跟电子精灵只能眼睁睁看着污染兽在都市尽情肆虐一样。」

　　「……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

　　娜尔姬虽然低声发问，雷冯却不晓得该怎么回答才好。海亚也没有把娜尔姬放在眼中。

　　话题接着说了下去：

　　「能来到学园都市，实在是太幸运了。这里全是志气高昂，却没有一点实力的半吊子武艺家。对废贵族来说，洁尔妮拥有的顶级宿主实在是多到用不完啊。说真的，都是因为牠不肯接近我们，情况才会变成这样～」

　　「你把迪恩带到古连丹后要怎么做？」

　　「这种事啊，跟回不去古连丹的你无关啰～」

　　看着发出得意笑声的海亚，雷冯完全没有与他初遇时那种血气上涌的感觉，所以雷冯能够冷静的听下去。

　　这也是自己再次握刀的关系吧。

　　不过雷冯还是无法判断，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才好。

　　「嗯，我可以给你一点提示啦～古连丹为什么要一直待在那么危险的区域呢？答案就跟这件事一样啰～」

　　「为什么……？」

　　古连丹存在的场所很危险，雷冯早就发现这种事了。但对生长在古连丹的雷冯来说，这同时也是想当然耳的事实。就是因为古连丹一直待在这种异常区域，才会有天剑继承者的存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

　　来到洁尔妮前，雷冯从未想过这种情况很怪异。

　　（古连丹待在那里的理由？）

　　他从来没思考过这件事。

　　「那么，我要收下废贵族啰。」

　　海亚单方面中止了会话。

　　雷冯无法动作。

　　海亚最初就对卡利安说过，自己要抓住废贵族并且将它送到古连丹。雷冯不知道海亚要以何种方式捕捉废贵族，也不晓得卡利安知不知情。

　　海亚打算把废贵族连同迪恩一起运走。卡利安容许这种方式吗……这就是雷冯不明白的部分，也是对海亚的行动感到反感的部分。

　　一道气息从无法动弹的雷冯背后逼近。

　　「等等！」

　　来到现场的妮娜大声叫道：

　　「我不会让你带走迪恩．丁的。」

　　「哈，只不过是一个学生的话，我才不听呢～」

　　「你们这些家伙……把迪恩带去古连丹有何打算？」

　　「妳说呢。」

　　与雷冯相同的问题，让海亚脸上浮现了轻蔑笑意。

　　「迪恩的确做了错事。即使如此，他还是同校的伙伴，我绝不允许把他的命运交到你们这些人手上！」

　　在这边就被锁炼五花大绑的迪恩，到了古连丹也不可能得到多好的待遇。妮娜举起铁鞭摆出架势，然后大声呼喝：

　　「放开迪恩．丁！」

　　「……不成熟的人只会耍嘴皮，所以才会让人觉得困扰呢～」

　　年纪明明没有跟雷冯他们差多少，海亚却说出了这种话。

　　「如果我不放开他的话，妳打算怎么做？想战斗吗？要跟我们这些真正的武艺家打斗吗？加上在住宿区待命的人手，我们这里总共有四十二名武艺家。妳想跟萨林邦教导佣兵团为敌吗？」

　　那是一个跟无数污染兽以及人类战斗过的佣兵团。他们的人数虽然远远低于洁尔妮这边的武艺家数量，但双方的武艺差距就算用天壤之别来形容也不足为奇。

　　更重要的问题是洁尔妮的武艺家根本没做好心理准备，不管是谁，都不擅长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这一点武艺家也一样，特别是洁尔妮武艺科的学生作战经验值，跟佣兵团相比实在是差太多了。如果被身经百战的武艺家突袭，他们只能引颈就戮吧。

　　海亚等人可以趁乱轻轻松松的离开洁尔妮。他们乘坐的流浪巴士也是自己的，根本没必要担心行动受到阻止。

　　海亚脸上充满了不会输的自信。

　　「你也不要太得意忘形了。」

　　雷冯将回复成基础状态的简易型复合炼金钢插入剑带，一边喃喃低语。

　　「你在说什么啊，前任天剑继承者？」

　　含带揶揄意味的称呼没有激怒雷冯。妮娜就站在旁边，既然妮娜下定决心对海亚宣战，雷冯的心情就不会动摇。

　　「我来当你们的对手。萨林邦教导佣兵团四十三名成员，这种数量与程度的对手，用来练习生疏的武技刚刚好。」

　　雷冯说出了最符合天剑继承者风范的台词。

　　事实上，对方不可能那么天真吧。四十二名成员不可能集中对付雷冯一人，就算真的变成这种状况，强悍如雷冯也会陷入苦战。

　　「让我见识一下，你们在古连丹外面培育的半吊子战斗方式吧。」

　　即使如此，雷冯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海亚脸上的从容表情仍然没有消失，可是其他人就不是这样了。虽然没人发出声音，但些微的骚动氛围还是让空气产生了阵阵波动。

　　「雷顿……」

　　在旁边的娜尔姬屏住呼吸，妮娜的身体也僵住了。无声的敌意浓密地缠绕在雷冯身上。

　　（成功激怒对方了。）

　　这样至少可以减少旁边的妮娜与娜尔姬遭到危险的可能。

　　（必须再提高她们安全的机率……）

　　雷冯从剑带上抽出了炼金钢。

　　那不是简易型复合炼金钢。

　　是青石炼金钢。

　　这是先前武器被海亚击碎后，重新制造出来的青石炼金钢。它的长短尺寸与之前一模一样，握在掌中的手感也没有改变。可是在握过刀后，这种熟悉感觉还是不太自然，雷冯自己也觉得手感不太一样。

　　不过，现在就是需要这种不自然感。

　　除了要恢复自己还是天剑继承者时的心态，雷冯这么做还有另一个理由存在。

　　正如他预料的一样，笑意从海亚的表情上消失了。

　　「你很擅长把别人当傻瓜嘛～」

　　雷冯有一种感觉，海亚对不握刀的自己产生了某种近似愤怒的情绪。如果海亚不会这样的话，雷冯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挑衅了。

　　雷冯在海亚面前将武器从刀换成了剑。这种行为等于明白宣示，他不值得跟握刀的自己对战。

　　海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团长，他的际遇跟十岁左右就成为天剑继承者的雷冯类似。为了对抗少年得志自然而然引来的欺侮与嫉妒，人会变得非常渴望展现自身实力，自尊心也会变强。

　　因为，这种人无法忍受旁人的轻侮。

　　雷冯也懂这种心情。以前在武艺科的课程中跟三名学长对打时，雷冯还是留着在古连丹时的习惯。他不觉得这种习惯已经消失了。

　　雷冯认为海亚也是这种人，结果情况果然跟他预料的一样。

　　「好吧，把你修理的一蹋糊涂再回古连丹的话，或许可以拿到多出来的天剑呢～」

　　海亚从剑带中拔出炼金钢。

　　钢铁链金钢立刻复原成刀的形状。

　　垂着长剑的雷冯向前踏出一步。

　　「雷顿，住手！」

　　背后传来娜尔姬悲鸣似的叫声：

　　「萨林邦教导佣兵团这个高手云集的集团，连我也听过他们的大名。跟他们为敌太乱来了，快住手！」

　　娜尔姬拚命的叫着，她一定以为雷冯会战死吧。

　　雷冯故意装做没听见的样子，跟她拉开距离站到了海亚面前。他彷佛要用剑尖在地面写字似地，将青石炼金钢长剑垂向了地面。

　　「来吧。」

　　雷冯的话语让海亚静静的斜举刀锋，摆出了八相（注：左脚在前，双拳将刀柄握在头部旁边的姿势）的架势。

　　「雷顿……」

　　事已至此，娜尔姬还是想阻止战斗，却被妮娜抓住手腕挡了下来。

　　（插图124）

　　「住手，把一切交给雷冯吧。」

　　「妳在说什么啊！」

　　「雷冯不会输的。」

　　妮娜对着面红耳赤大声怒喝的娜尔姬重复说道。

　　「雷顿或许强悍，不过对方可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耶！他不可能获胜的。」

　　娜尔姬当然没亲眼见识过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实力。不过这群人去过许多都市，又是身经百战的高手集团，所以娜尔姬至少晓得他们不是学生武艺家可以应付的对手。

　　「不要紧，相信雷冯。」

　　雷冯曾经是古连丹的天剑继承者……就算如此说明，娜尔姬也没办法理解吧。天剑继承者的名号，在其他都市之间并不响亮。每座都市都有赐与强悍武艺家的名誉职位或称号，就种类而言，天剑继承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相较之下，声名远播的萨林邦教导佣兵团，光是抬出名号就能吓倒娜尔姬了。

　　阻止娜尔姬，并且让她看到结果，是妮娜唯一能做到的事。

　　（不过……）

　　妮娜不打算就这样旁观。

　　雷冯现在的举动就是在争取时间。他巧妙地挑衅海亚，并且阻止了佣兵团在现场的行动。

　　妮娜的工作，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想出拯救迪恩的方法。

　　（要怎么做？）

　　虽然佣兵团将注意力集中在雷冯与海亚的对决上，却不表示制服迪恩的他们会因此放松对囚犯的警戒。迪恩被锁炼五花大绑动弹不得，而且身上的锁炼紧紧绷住，看起来没有半点松弛的样子。

　　迪恩背后站在一头雄纠纠的黄金色野兽。

　　（那就是废贵族吗？）

　　牠是雷冯在废都目击的谜样生物，以牠为目标的海亚等人来到了这里。妮娜不晓得捕捉废贵族，并且将它带回古连丹的行动有何意义……不过如果这伙人想要废贵族的话，要带走牠也无所谓。

　　不过，这是建立在迪恩不被利用的前提下。

　　「菲丽。」

　　「什么事？」

　　菲丽透过念威端子，在第一时间回应了妮娜的小声呼唤。

　　「妳能联络到学生会长吗？」

　　「可以吧。」

　　跟海亚他们交易的人是卡利安。

　　「帮我接过去。」

　　妮娜做出要求后，念威端子立刻传来了卡利安的声音：

　　「我知道状况了。」

　　「会长早就预料到会变成这样吗？」

　　「因为他们非常抗拒提供废贵族的资料，而且连要怎么捕捉都不肯说。」

　　（太随便了！）

　　听到卡利安这番话的妮娜相当生气，不过她并没有发出声音。佣兵们的注意力都被雷冯吸引过去了，所以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过，对方总算现出底牌了。」

　　卡利安用开朗口气接着说道：

　　「废贵族拥有在学园都市引起骚动，甚至不惜与学园联盟为敌也要弄到手的价值。我已经明白这件事了，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处理牠。如果他们想要废贵族的话，要把牠带走也无所谓。我是这么想的，不过那可不表示我同意他们把迪恩一起带走喔。」

　　卡利安认同妮娜刚才的行动。

　　「那么，会长要怎么做？」

　　这正是该解决的问题。

　　「问题出在迪恩身上。虽然将废贵族从他的身体中抽离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不过这种事到底办不办得到呢。」

　　「但是要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先了解废贵族挑上迪恩的原因……」

　　「我知道是为什么。」

　　菲丽以淡泊语气插入了会话。

　　「妳这话是什么意思？」

　　「海亚自己说过这件事。」

　　『这里全是志气高昂，却没有一点实力的半吊子武艺家。』

　　抓住迪恩时，海亚说过这样的话。

　　「也许废贵族是以思想作为寻找寄主的依据？既然牠是暴走的都市精灵，中心思想一定跟守护都市之类的意志有关吧。」

　　「之所以附身在迪恩身上，是因为他想守护这座都市的关系吗……？」

　　既然如此，为何会在这种局面下选择迪恩呢？

　　妮娜也有这种想法，卡利安也一样。

　　然而，牠却选择了迪恩。

　　「因为他处于极限状态吧？被雷冯击败的那一刻起，迪恩心中那股自己非守护都市不可的使命感就全部跑出来了。虽然他以前就有这种使命感，但这种心态却在那个瞬间变得最为强烈……」

　　「唔……」

　　有如反刍菲丽的想法般，卡利安发出了沉吟声。

　　「所属都市遭到污染兽破坏的精灵吗……牠也有可能跟使命感受到挫折的迪恩产生了共鸣。」

　　「可是这么一来，就现状而言，就不可能从迪恩身上抽离废贵族了吧？」

　　光就意志强度而言，妮娜不认为自己会输。不过如果迪恩与废贵族是藉由败北者的共同感联系在一起的话，妮娜就没有趁虚而入的空间了。

　　「既然如此，就只能让他的心灵再次受到挫折了。」

　　卡利安的话语冷酷的回响着。

　　「因为有一颗执着于守护都市的心，废贵族才有办法寄宿在他的身上。既然如此，就让他的这种使命感再次受到打击吧。换句话说，就是让他放弃自己认定的使命。」

　　「可是要怎么做……」

　　「方法交给我负责，行吧？」

　　新的声音插入了会话。

　　「夏尼德？」

　　夏尼德与妲尔洁娜虽然已经来到旁边，声音却是透过念威端子传出。为了不刺激到佣兵团，他们小心翼翼的朝这边接近。

　　「你有办法吗？」

　　「要试试看才知道。」

　　面对妮娜的问句，夏尼德只耸了耸肩。夏尼德全身都布满了伤痕，另一方面，妲尔洁娜的战斗服虽然被沙尘弄脏，身上却看不到任何伤势。就这种情况来判断，两人之间的战斗，应该是以妲尔洁娜的胜利作收吧。

　　妲尔洁娜凝视着迪恩。

　　被锁炼紧缚的迪恩没有晕死过去，却也没有做出任何抵抗。妲尔洁娜看着迪恩的侧脸，让妮娜感到相当忧心。

　　迪恩有如镜子般散发出不可思议光芒的双瞳，凝视着地面。

　　妲尔洁娜凝望迪恩的侧脸令她心痛。

　　「你们办得到吗？」

　　夏尼德要做的事是连根拔除迪恩的执着心。对一个为了使命而活的人而言，这种情况跟死没什么两样。

　　对迪恩极为了解的两人，办得到这种事吗？

　　「只能硬着头皮做吧。」

　　夏尼德如此答道，他以苦笑掩饰的表情深处有着无底深渊般的氛围。

　　妮娜也望向妲尔洁娜。

　　「我做得到。」

　　妲尔洁娜简短说完后，就没再开过口了。

　　＊

　　自从开始互相瞪视，雷冯与海亚就没移动过了。

　　两人之间拉开了约十步左右的距离。对于藉由活刭提升的运动能力而言，这种距离虽然可以瞬间缩短，但两者都无法轻举妄动。

　　两人都想一招决胜负。雷冯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海亚也是一副准备反抗的模样。

　　实际上，面对想将一切赌注在最初一击的对手时，随便冲过去试图缠斗的举动相当危险，就算对手的武艺不如自己也一样。对海亚来说，这也是他非正面接受不可的挑战。

　　两人之间的空气，有如凝结成固体般充满了压迫感。

　　就拖延时间或是威压背后佣兵团成员的意义来说，这种紧迫感对雷冯而言都很重要。武艺家之间常出现的高速混战看起来虽然激烈，却也带会给旁人可趁之机。

　　雷冯必须拖延时间让妮娜等人打开拯救迪恩的活路。

　　将现场情势引导至此，雷冯的计画成功了。

　　（接下来……）

　　就是要击败海亚。

　　如果无法取胜的话，就会助长佣兵团的气焰，迪恩也会被他们带走。

　　更重要的是雷冯心中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想获胜的自己。

　　想打败某人。

　　为了成为天剑继承者，雷冯比过无数次比赛，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他想赢的不是比赛，而是自己的对手。

　　（我恨他吗？）

　　雷冯冷静的凝视着心中情绪。就算用再好听的话来形容，海亚的性格也称不上善良。他的挑衅言语中，总是明显夹带着恶意。

　　「……为什么要把刀收起来？」

　　海亚突然开了口。

　　即使四周寂静无声，战斗仍然在进行着。海亚摆出了八相的架势，雷冯则是剑尖下垂，并且藉由细微的肌肉变化与刭流动向预测对手的攻击，同时将身体调整至可以迎击的姿势。一旦雷冯摆出迎击架势，海亚又会采取其他的攻击方式。两人就这样不断重复着这些动作。

　　在这种状况下，海亚开口向自己提出了问题。

　　可以灵活运用赛哈丁刀技的事实，也是雷冯看海亚不顺眼的理由之一。

　　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舍弃的招式，却有人在一旁使用，这实在是太痛苦了。

　　海亚也知道这种心态，所以才故意提起赛哈丁的名号挑衅雷冯。

　　「刀技才是你的拿手本领，为什么要舍弃它呢～？」

　　「这是代价。」

　　如此低语的雷冯想起当初得到天剑时，技术人员问自己要把它设定成什么武器的回忆。那个时候，对方也对自己提出了「为什么？」的疑问。比现在心智远为幼稚的雷冯，只是沉默不语坚持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回他开口了：

　　「做出背叛行为却没失去任何事物，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时的雷冯有一种感觉，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勾当，对贯彻武艺家高洁心志的养父而言是一种背叛。而且被人格高尚的养父扶养长大的雷冯，也认为自己接下来要做的行为相当骯脏。可是认为不想弄脏手的想法无济于事的雷冯，还是决定涉入地下比赛。他到现在还是认为，骯不骯脏与正不正确的想法虽然类似，却又完全不同。

　　这就是雷冯与养父不同的地方。正因如此，雷冯才会觉得自己背叛了养父。

　　「没有这么好的事吧。」

　　「你是一个笨蛋！」

　　海亚毫不留情地否决了雷冯的想法：

　　「明明是靠战斗生存下去的人，却不使用自己最擅长的武技，你到底想怎样啊？瞧不起战场的蠢蛋才会说出这种理论。」

　　雷冯也能理解海亚的话。

　　即使如此，他还是摇了头：

　　「我下定了决心，所以我要这么做，这应该就是所谓的信念吧。」

　　站在自己背后的迪恩，忽然浮现在雷冯的脑海中。迪恩虽然决心要守护都市，但力量不足的悔恨感却让他染指了违禁酒。

　　这种行为符合海亚的理论。

　　然而迪恩却不让妲尔洁娜使用违禁酒，如果让她饮用违禁酒的话，第十小队应该会变得更强才对。

　　迪恩的做法相互矛盾。

　　虽然矛盾，但迪恩还是这么做了。这种做法应该自然融入了迪恩的信念之中。

　　「这种想法，不曾为了他人战斗过的家伙是无法体会的。」

　　「……我常被这样讲呢。」

　　海亚不再说话。

　　雷冯也舍去杂念，将精神集中在长剑上。

　　两人在彼此之间的固状空气中，以想象中的剑招刀技互击着。

　　实际采取动作的那一瞬，就会决定胜负。

　　情势依然对雷冯略为不利。

　　雷冯必须展现出自己只要想打败海亚，随时都能取胜的气势。如果不这样的话，别说不能压低佣兵团的气焰，甚至会让他们产生团长居然能跟天剑继承者缠斗至此的想法。

　　虽然出了都市之外，但佣兵们几乎全是古连丹出身的武艺家。所以他们当然晓得天剑继承者是何种存在。

　　雷冯获胜是天经地义的结果。在这种氛围下的苦胜，会营造出对海亚有利的局面。

　　但实际上海亚并没那么好应付。

　　根据雷冯先前用剑跟海亚交手的感觉，他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天剑继承者的强者。

　　就算用刀跟他对打，在这种情况也是胜负难料。

　　雷冯慎重的在脑袋里设想各种攻势，海亚也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自己的刭流变化。

　　（不是很好出招呢。）

　　就在雷冯这么想的瞬间，机会来临了。

　　背后有人采取了大动作。移动的气息有两道，而且穿过雷冯身后朝迪恩的方向前进。

　　虽然只有一瞬，海亚的眼睛还是望向那边。

　　有如要撕裂佣兵团察觉变故的骚动声似般，雷冯冲向了前方。

　　海亚几乎也同时冲了出来。

　　这一点时间差，还是能靠速度挽回。

　　然而……

　　彼此距离已缩短至可以感受到对方鼻息的两人，各自挥出了剑与刀。

　　海亚从上段将刀挥落。

　　雷冯则是把长剑向上斜挥。

　　以高速突进的两人爆开点点火花后继续前进，然后对调了原先的位置。

　　雷冯慢慢放下了长剑，他的右半脸有着无数割伤，而且从那里喷出了大量血花。

　　满脸鲜血的雷冯以骇人气势威压着佣兵团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在背后的海亚也发出了呻吟声。

　　「可恶呜……」

　　雷冯的剑比海亚更快。为了闪避瞬间发出的斩闪，海亚改变刀路挥开了长剑。

　　不过刀剑互触的瞬间，刀身就立刻崩碎了。

　　外力系冲刭变化——蚀坏。

　　这是海亚初次与雷冯交手时使用的武器破坏技。雷冯脸上的伤是炼金钢碎片所造成的。

　　雷冯的长剑破坏了封锁剑招的刀，接着击中了海亚的身体。

　　海亚倒地的声音传出。

　　「呜……」

　　（插图131）

　　他还在呼吸。雷冯的长剑因为锁上了安全装置，所以呈现没有剑刃的状态，这把武器无法斩杀敌人。

　　话虽如此，这一击还是令他肋骨骨折，并且损伤了内脏。

　　背对着口吐鲜血昏倒在地的海亚，雷冯依然以气势镇压着佣兵团。

　　　＊

　　一边凝视着妲尔洁娜跑在前方的背影，夏尼德一边奔驰着。

　　只有一句话能够传至迪恩的心里，现在的行动只是为了向他说出这句话。

　　那家伙的心志不够坚定，夏尼德是这样认为的。他之所以跟夏尼德他们加入第十小队，都是为了要继承她的志向。不能为了最喜欢的都市尽一份心力的她，流下了悔恨泪珠。为了继承她的心意，迪恩加入了第十小队。

　　守护都市，并不是那家伙自己的心愿。他只是想实现心仪女孩的愿望罢了。

　　迪恩是从何时开始，真心渴望守护洁尔妮的呢？这个答案连夏尼德也不晓得。

　　妲尔洁娜知道答案吗？……不，不去了解迪恩真正心意的妲尔洁娜，不会晓得答案吧。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夏尼德还待在队里的时候吗？还是离开小队之后？

　　那家伙非常认真又死脑筋。他一定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守护都市的事，并且藉由这种行为将它变成了自己的愿望。

　　这种思念，甚至强烈的让自己被废贵族这种诡异存在附身。

　　然而，自己还是非阻止那家伙不可。

　　迪恩前进的方向错了，一定要把他拉回正途才行。

　　持续奔驰的夏尼德感到一股寒意从背后袭来，于是他回过了头：

　　「洁娜！」

　　夏尼德立刻大叫示警，然后朝旁边纵身跃开。

　　夏尼德刚才的位置被锐利的块状冲刭刺入，接着炸了开来。

　　那是用刭流化出的疾箭。海亚命令缪珐在这里待命，只要有人接近迪恩她就会射出刭箭攻击，不过夏尼德并不晓得这件事。

　　是敌人的狙击！从哪里射出来的？夏尼德快速环视四周。

　　妲尔洁娜毫不在乎背后有空隙地奔驰着。夏尼德从剑带抽出炼金钢，并且将它复原，那是轻金炼金钢的狙击枪。

　　跟以前一样，所有阻挠妲尔洁娜突击的敌人，都会被夏尼德与迪恩排除掉。

　　夏尼德被攻击了两次，所以他可以大致判断出对方的位置，菲丽也立刻传来情报。以活刭强化的视力，将缪珐的身影映入了眼帘。

　　缪珐已经准备要射出第三击了。

　　夏尼德与缪珐的视线没有交错。

　　夏尼德的脚步被刚才的攻击阻止了。

　　既然如此，对方下一击的目标将会是……

　　「洁娜！」

　　再次发出叫声后，夏尼德扣下了扳机。

　　缪珐也将手指从弦上移开，把箭射了出去。

　　「呜……」

　　连确定射击成果的时间都没有，夏尼德发出呻吟站了起来。

　　如果是以前的话，妲尔洁娜有迪恩与夏尼德两人守护着。夏尼德不行的话就由迪恩来守护，迪恩不行的话就由夏尼德来守护妲尔洁娜。

　　不过现在妲尔洁娜的背后，只有夏尼德一人而已。

　　「……有了！」

　　时间来不及了！夏尼德一边想，一边跃入敌人与妲尔洁娜的中间试图挡住射击路线。

　　守护那道背影就是夏尼德当时的喜悦。他与迪恩两人，都觉得妲尔洁娜不断奔驰的前方有着某种事物存在。那是某种特别的事物，而不是旗子这种枯躁无聊的东西。夏尼德将恋情重迭在那种存在之上，迪恩则是把达成誓言的心愿迭了上去。

　　正因如此，所以两人都很重视妲尔洁娜。

　　夏尼德无法嘲笑虽然发现迪恩的非法行为，却什么也做不到的妲尔洁娜。

　　如果她找到证据的话，会怎么做呢？……明明早就离开了第十小队，却还是每晚担心这种事，甚至还只做做样子跟踪，假装自己在调查的妲尔洁娜，这样的夏尼德才是可笑至极。

　　不过正因为如此……与染指违禁酒，却不让妲尔洁娜接近罪恶的迪恩一样，夏尼德也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避免妲尔洁娜被这事件伤害得太深。

　　「一定要赶上啊！」

　　以要快不快的速度奔跑着的夏尼德大叫道。

　　夏尼德眼前掠过一条黑影。

　　「妮娜！」

　　妮娜抢先夏尼德一步，站在妲尔洁娜背后挡住了箭的轨道。以冲刭凝缩的箭矢被妮娜的胸口吸了进去。

　　爆炸覆盖了妮娜的全身。

　　夏尼德屏住呼吸……不过立刻又吐了出来。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金刚刭。

　　眼前是妮娜拍去身上爆尘屹立不摇的身影。

　　（说得也对。）

　　听见菲丽传来缪珐被击倒的情报后，夏尼德身子一软，在原地跌坐了下来。

　　他全身软瘫地看着妲尔洁娜的背影。

　　夏尼德的工作已经告终。

　　（我已经有新同伴了。）

　　第十七小队……这就是夏尼德现在栖身的场所。

　　不论要付出多少努力，它都是夏尼德选择的新天地。

　　（绝不能像以前那样。）

　　来到迪恩面前的妲尔洁娜，完全被他身后那头黄金色的雄山羊给震摄住了。

　　顶着弯曲的巨角，覆盖着长长被毛悠然而立的姿态，散发出一股令全身麻痹的威严感。

　　牠身上有种不由他人分说的压迫感。如果是平常的妲尔洁娜，一定会不由自主的跪下来吧。

　　不过，牠居然对迪恩做出了这种事。

　　这么一想后，妲尔洁娜回瞪雄山羊一眼，接着在被锁炼紧缚的迪恩面前弯下膝盖。

　　「迪恩。」

　　她发出了呼唤声。迪恩的眼瞳有如毫无意志的镜子般散发着茫然光辉，这种情况让妲尔洁娜倒抽了一口凉气。

　　而且周围还有强烈到令人难以呼吸的刭流，这似乎是迪恩的刭流。感觉虽然熟悉，却也混杂着其他能量，这是违禁酒的效果吗？不，如果是这样的话，妲尔洁娜应该会更早发现这件事才对。

　　「迪恩！」

　　她又叫了一次。迪恩微微动着没受到束缚的脖子，抬头仰望妲尔洁娜，那对眼眸中依然没有任何情感存在。

　　不过，迪恩对声音有了反应。

　　他可以听见别人说的话。

　　「迪恩……」

　　既然如此，这句话一定要传到他的心中。为了拯救迪恩，为了终结一切。

　　「迪恩……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迪恩没有对妲尔洁娜的话做出更大的反应，只是用那对单调的双瞳映照着妲尔洁娜的身影而已。

　　「我们没必要继续战斗下去了。这里有比我们更强的家伙存在，也有跟我们思想相同的人存在。即使将一切交到他们手中，我们也不算违背了誓约。」

　　妲尔洁娜突然想起了过往的回忆。三人初次相会时的情形，熬夜进行小组研究的事，加入第十小队的事情，还有在对抗赛中初试啼声就获得胜利的事。

　　那些时光多么美好啊。

　　曾以为这种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迪恩，辛苦了，你做的够多了。」

　　涌上喉头的热气令朱唇颤抖，泪珠也无法遏止的从眼眶中流出。

　　「迪恩……」

　　她再次呼唤：

　　「我真的很爱你。」

　　三人一起为了这座都市战斗吧。

　　当时的誓言封印了妲尔洁娜的心情。她晓得只要迪恩的心放在已经毕业的学姊身上，三人之间的誓言就会被这份情感破坏。夏尼德的离去令这句誓言开始崩坏，为了守护渐渐崩毁的誓言，妲尔洁娜更强硬的将这份感情压抑在自己的心底。

　　现在，她解放了这份情感。

　　「我爱过你。然后，再见了。」

　　她以发抖的双唇编织着话语。

　　一道泪水从迪恩的眼眶中流出。

　　黄金色的雄山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终章

　　谒见女王后的隔周假日，莉琳跟着戴尔克来到了墓地。

　　亚尔莫尼斯将戴尔克的师兄的遗物交给了他，供奉遗物的墓地也已经盖好了。

　　留河．凯鸠。莉琳毫无感触的念着刻在墓碑上的名字，她不认识这个人。然而这件事在莉琳心中之所以没激起半点涟漪，并不是因为她不认识对方，而是因为她想起这名人物的一生，以及亚尔莫尼斯女王说过的话，才下定决心不要产生任何动摇。

　　承赛哈丁刀技的人，似乎都拥有离开都市出外接受历练的命运。

　　亚尔莫尼斯如是说。从戴尔克身上学习到武技的雷冯也是这么说的。

　　她想否定这一句话。

　　可是戴尔克那个在异乡战死的师兄之墓，就在自己的眼前。

　　或许真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吧？快要这么想的莉琳，再也无法承受了。

　　莉琳静静在一旁等待戴尔克漫长的默祷结束。默祷完后，莉琳便跟着养父离开了墓地。

　　「莉琳。」

　　莉琳沉默的走在前来墓地的道路上。戴尔克是个寡言的人，因此莉琳还以为两人会像这样静静地走回戴克尔的临时居所。

　　养父开口说话的事让她有点讶异。

　　戴尔克停下脚步，回头望向莉琳。

　　他的手中有一个用布巾裹起的木箱，来到墓地之前他就一直拿着那个木箱。莉琳认为里面应该是那个叫做流河的人所留下的物品，但事实并非如此。

　　戴尔克将那东西递给了莉琳：

　　「可以替我把它交给雷冯吗？」

　　「咦？」

　　被交到手中的木箱有着熟悉的重量感。没错，刚好跟炼金钢一样重。莉琳不是武艺家所以她没有自己的炼金钢，不过养父与雷冯都是武艺家，因此有过无数次接触炼金钢的机会。

　　「这是准备好要交给雷冯的东西，它是学习过所有赛哈丁刀技的证明。」

　　凝视远方的戴尔克如此低语：

　　「我一下子就没有东西可以教雷冯了。我当时就应该把这个证明交给他的，可是我想等他长大一点再说，可惜之后就没机会了。」

　　戴尔克自嘲似地笑着。

　　在那瞬间，莉琳以为养父指的是雷冯被女王从古连丹驱逐的事情。

　　但是她立刻就明白自己搞错了。雷冯成为天剑继承者时，戴尔克就应该把这个证明交给雷冯，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雷冯选择了剑。）

　　即使慢了一步，莉琳仍然靠自己发现了这个事实。虽然她没有习武，但毕竟是从小看着大家练武长大的。

　　「那家伙自己拒绝了继承赛哈丁武门，我还以为他当上天剑继承者后变得傲慢了……但我错了。那小子是因为觉得自己背叛我，为了赎罪才不继承的。」

　　地下比赛与之后的结局……前一阵子莉琳才刚遭遇过的事件，就跟雷冯过去认识的人有关，所以当时的心情立刻涌上了她的心头。

　　「那家伙太死脑筋了，他一定到现在还不使用我传授的武技吧。那小子需要原谅，不是来自他人的谅解，而是要自己原谅自己。」

　　「爸爸……」

　　「妳有跟雷冯通信吧，那妳应该晓得雷冯住在哪里才对。把这东西交给他吧，要用寄的也行，想亲自交给他也没关系喔。」

　　「……咦？」

　　有正大光明的理由跟雷冯见面了。

　　虽然仅有一瞬间，这件事还是让莉琳很高兴。

　　但是她立刻摇了头：

　　「我做不到啦，因为我还要上课啊。」

　　从古连丹去到洁尔妮，再从洁尔妮回到古连丹至少也要半年，在这段期间内自己非向学校请假不可。如果都市位置不配合的话，就算时间延长到一、两年也不足为奇。离开都市去外面的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

　　学校没办法请假那么久。

　　而且，出外旅行也需要费用。

　　「我不能把雷冯留下来的钱用在这种事情上。」

　　戴尔克把手放在说出这番话的莉琳头上。

　　「……爸爸？」

　　「妳跟雷冯的缺点都跟我很像呢，你们两个都太认真了。因为太过认真而扼杀了自己的个性，不是什么好事喔。」

　　「可是……」

　　「其实我也想跟流河一起出外冒险呢。」

　　戴尔克的话让莉琳闭上了口。

　　「不过我过于认真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做出这种事。我们的师父当时因为跟污染兽战斗负伤，已经来日不多了。赛哈丁武门需要继承人，有能力继承的人，只有我跟流河两人而已。对成熟的武艺家而言，舍弃故乡出外冒险的心愿非常任性。流河有办法彻底做到这种任性，但我就不行了。」

　　戴尔克认为压抑自己的心情是正确的决定。

　　就这个部分来说，戴尔克跟雷冯还有莉琳都很相像。

　　「我不认为自己当时的选择错误。身为武门之主能培育出雷冯这种人才是无上的光荣，不过即使如此……」

　　戴尔克有如犹豫似地停止说话，然后摸了摸莉琳的头。

　　「不过我还是无法停止设想，假使当初舍弃责任感与认真性格，听从心里那个出外冒险的欲望，现在的自己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不想让妳也留下这种遗憾。」

　　「父亲……」

　　「如果妳担心学校的事或是旅费的话，那些都是多余的事。妳想去的话，就去找他吧。像这样徒耗心力等待雷冯，我不认为对妳来说是一件好事。要舍弃这份感情或是要再次确认心意，妳好好决定吧。」

　　戴尔克说完后用手轻抚交给莉琳的木箱表面，然后就这样迈开步伐离开了。他没有叫莉琳跟上来，是因为要给她独处思考的时间吧。

　　「雷冯……」

　　或许能跟他见面也不一定。

　　可是……

　　离开这座城市去找雷冯，真的是现在的莉琳想做的事吗……

　　呆立原地的莉琳找不到任何答案，只能对木箱的重量感到迷惘。

　　　＊

　　沙尘落地之后，佣兵团的身影也从野战场上消失了。

　　黄金色的雄山羊……废贵族消失了，他们也没有继续留下来的理由。背着晕过去的海亚，佣兵团也在第一时间离开了现场。

　　妮娜等人只是静静的看着佣兵团离开。妮娜没有阻止那些人的理由，不过她还是很介意他们接下来的行动。

　　（现在想这种事也没用……）

　　与萨林邦教导佣兵团之间的对立……因为废贵族在偶然情况下迷路闯进了都市，才会造成这种关系的产生。连收拾麻烦的工作都要寄托在偶然之神身上固然不妥，却也不是可以立刻解决的问题。

　　（怎么觉得问题愈积愈多呢。）

　　妮娜无力的想着。

　　即使如此，她还是相信事情会一步一步解决，也只能如此深信。妮娜只能祈祷，自己相信能够拯救洁尔妮的道路，不是像迪恩那样会自我毁灭的道路。

　　她不得不如此祈祷。

　　尘埃落定后，野战场的状况清楚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缚束住迪恩的锁炼已经消失，他只是单纯的倒在地面上。这种光景也全部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第十七小队赢了比赛，任何人都能清楚明白这个结果。

　　宣告比赛结束的铃声响起，担任播报员的女学生大叫的声音传入耳畔。观众的欢呼声中，似乎寄宿着无法看到比赛过程的不满情绪。

　　「雷冯！」

　　散落着欢呼声的野战场窜过了这道声音。

　　仔细一看，有一个无视欢呼声的娇小身影，跑向正在把炼金钢插回剑带上的雷冯。

　　那是菲丽让银发随风摇曳的身影。

　　菲丽的侧脸让妮娜吃了一惊。菲丽面无表情的脸庞，似乎微微崩碎了。

　　「你不要紧吧？」

　　跑到半张脸被鲜血弄脏的雷冯身边后，菲丽立刻打开拿在手里的急救箱试图替他止血。

　　「我不要紧啦！」

　　雷冯慌张的躲开菲丽的手，但她却强硬的用沾有消毒液的脱脂棉布擦拭他脸上的伤口。

　　只能任凭她摆布的雷冯，与强硬的菲丽构成了一幅图画。

　　（真是的……）

　　被这幅光景吓了一跳的妮娜搔了搔因为夹杂沙粒而变硬的头发，然后仰头望着天空。

　　（问题愈积愈多了呢。）

　　内外都一样。

　　还有妮娜的心也是相同。

　　妮娜紧紧握拳，刻意无视胸口掠过痛楚的场所。

　　（插图141）

　　后记

　　食玩「GUNDAM　ADAPT」……在我收到密达斯前，就从便利商店中消失了。我是雨木シュウスケ。我……我可没有哭喔！

　　这本是第四集，我总算达成一年出四本小说的目标了。明年就是五本了吧？这么一来，后年就是六本……以这种速度每年增加一本……不行，我一定会挂掉的！我虽然想挑战看看隔月刊出版，不过月刊的话，我一定会崩溃的。即使是现在，我买回家的电玩游戏就已经来不及玩了。

　　说到电玩嘛，PS3要出来了耶！大家会去买吗？可是那个价格真让人困扰。就我个人认为，超越玩具范围达到家电领域的高价是怎样啊亡？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会等到价格平易近人的廉价版出来后再去买吧。

　　说到价格嘛，任天堂时代的光荣版游戏还真贵呢亡那个时候啊，我真的买不下手呢。是从超任时代开始的吧？光荣版游戏的定价才跟其他游戏差不多……

　　说到光荣版游戏就是「信长的野望」与「三国志」这两大系列了。现在的话，还多加了一个「无双系列」。就历史读物来说，我比较喜欢战国时代，不过游戏我比较喜欢「三国志」。「三国志」八代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它可以制造出一大堆的自创武将。「三国志」十代虽然也强化了这一方面的系统，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像「太合立志传」五代一样可以弄出一大票自创武将，那就更有趣了。

　　至于我到底想说什么嘛，那就是我很喜欢光荣的游戏。

　　如果有好玩的活动，或是在私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可以写在后记里的话就好了。不过很可惜的我没事情可写，真令人困扰啊。

　　「关于广播剧」

　　《钢壳都市雷吉欧斯》要改成广播剧啰！这个故事终于有声音了，我实在是太感激了。这是一个将这一年急速发展的故事，浓缩起来的惊人企划。「对不起，其实这是整人企划啦……」如果有人跟我说这种话，那我真的要哭了喔！

　　播放广播剧的电台节目频道如下：

　　AM1314

　　OBS大阪电台每周日晚上十一点～十一点三十分

　　「富士见teenage　fan　club」

　　自十一月以后开始播放。

　　（编辑部按：详细播放时段，请读者参照富士见书房的官网或杂志等媒体。）

　　或许有些地区收听不到这个节目，碰到这种情形，各位可以连结下列网址：

　　http://www.fujimishobo.co.jp/radio/

　　节目播出数日后就会依照顺序PO上网页，这一边也请各位多多指教啰。

　　「值得注意的地方」

　　这一集里面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光头跟复古式卷发。

　　特别是复古式卷发。不愧是深游老师，画出的图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啊，Good　job！

　　而且这女孩给人的感觉，比我想象的更特别呢，HAHAHAHAHA！！（美式风格）

　　「关于Dragon　Magazine」

　　《钢壳都市雷吉欧斯》的短篇正在Dragon　Magazine上连载。已经发行的第二话里，有部分情节跟这一集有关，第三话也会对第五集的小说剧情产生某些影响。

　　反正看了也不会吃亏，请各位读者买来读一读吧！不，我不是在开玩笑，请各位买来看吧。虽然那些故事跟主线关连不大，就算不看也无所谓，不过读过之后更能增加阅读本篇时的乐趣喔。

　　一定是这样没错……应该是啦……

　　还有在写这段话的现在，第一话才刚出而已，所以我还不知道读者有什么评价。如果获得好评的话，第四话以后还会继续出下去也说不定。Dragon　Magazine编辑部以及各位读者，在做问卷调查时请手下留情啰。

　　「关于下集的故事」

　　下本书就是第五集了，目前预定于一月发行。虽然想把今年的工作告一个段落，可是一月要出书的话，今年就得把稿子写好才行。如果不把工作完成的话，我就没办法过年了。话又说回来，就算完成工作，我也不晓得自己能不能熬到过完年就是了……

　　预告

　　接下来只剩下跟第一小队的比赛了，这场比赛可说是最大的难关。为了获胜，气势高昂的第十七小队重新举行之前取消的集宿计画，然而他们却落入了意外的困境之中。

　　雷冯独自立于荒野，再次回首确认第十七小队的定位。

　　然后，莉琳的选择将会是——

　　下一集，《钢壳都市雷吉欧斯5emotional　howl》！

　　敬请期待。

　　最后，为各位读者与相关工作人员致上不变的谢意。

　　　　　　　　　　　　　　　　　　　　　　　　雨木シュウスケ

　　（注：本书出版日为2006年10月，后记所提讯息皆为当时状况。）

钢壳都市雷吉欧斯 5 emotional howl

＝＝＝＝＝＝＝＝＝＝＝＝＝＝＝＝＝＝＝＝＝＝＝＝＝＝＝＝＝＝＝＝＝＝＝

作者：雨木シュウスケ

畫家：深游

译者：梁恩嘉

扫图/录入：Ozzie

轻之国度：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转载时请留心注意事项—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请尊重翻译、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

命运用齿轮发出声响，

并且开始转动了……

终于到了对抗赛的最终战，要与洁尔妮最强的第一小队决战前，队长妮娜计画了一场全体队员都要参加的集训。

就在集训的最后一晚，雷冯被娜尔姬与担任厨师的梅珍叫了出去，而他将讲出自己的过去，但在此时却……！

雷冯与第十七小队遭遇到了最大的危机！！

＝＝＝＝＝＝＝＝＝＝＝＝＝＝＝＝＝＝＝＝＝＝＝＝＝＝＝＝＝＝＝＝＝＝＝

养父戴尔克出乎意料之外的话语，让莉琳内心感到复杂万分。

她真的打从心底想与他见面，可是这么做的话，雷冯会高兴吗……

另一方面在洁尔妮这边，娜尔姬表现出自己要留在第十七小队里面的决心。

终于来到对抗赛的最终战，要与洁尔妮最强的第一小队决战前，妮娜计画了一场全体队员都要参加的集训。

就在集训的最后一晚，雷冯被娜尔姬还有担任厨师参加集训的梅珍给叫了出去，但他们脚下的土地却突然崩落了──

雷冯与第十七小队遭遇到了最大的危机！每个人的命运齿轮发出声响，并且开始转动……

动画2009年播放中，史上最强的学园动作科幻故事，第五集登场！

＝＝＝＝＝＝＝＝＝＝＝＝＝＝＝＝＝＝＝＝＝＝＝＝＝＝＝＝＝＝＝＝＝＝＝

目录

CONTENTS

序幕

01　思念的归宿

02　那一夜的事

03　在黑暗中，然后……

04　蒙住眼睛牵着手

05　两个战场

终章

后记

＝＝＝＝＝＝＝＝＝＝＝＝＝＝＝＝＝＝＝＝＝＝＝＝＝＝＝＝＝＝＝＝＝＝＝

登场人物介绍

●雷冯．阿尔塞夫　15岁♂

本书主角。第十七小队的新人，也是古连丹的前天剑继承者。除了战斗外，行事优柔寡断。

●莉琳．马菲斯　15岁♀

雷冯的青梅竹马，也是最了解他的人。在故乡等待离去的雷冯回来。

●妮娜．安多克　18岁♀

新成立的第十七小队年轻小队长。对雷冯的行动感到焦躁。

●菲丽．罗斯　17岁♀

第十七小队的念威操作者。是学生会长卡利安的妹妹。很讨厌自己拥有的天赋。

●夏尼德．耶利普顿　19岁♂

第十七小队的队员。个性虽然轻佻，却会确实完成份内的工作。

●哈雷．萨顿　18岁♂

炼金科的学生，也负资调整第十七小队的炼金钢。跟妮娜是青梅竹马。

●梅珍．多林丹　15岁♀

一般教士科的新生，对实力坚强的雷冯有好感。

●娜尔姬．凯鲁尼　15岁♀

武艺科的新生，武艺实力不容小觑。

●米菲．罗丁　15岁♀

一般教音科的新生，是喜欢唱卡拉OK的元气女孩。

●卡利安．罗斯　21岁♂

学院都市的学生会长，也是强迫雷冯转进武艺科的始作俑者。

●哥尔尼欧．鲁肯斯　20岁♂

第五小队的队长。与雷冯之间有某种因缘？

●奇利克．塞隆　18岁♂

炼金科的学生，也是复合鋉金钔的开发者。是一个眼神凶恶的轮椅美少年。

●爱尔榭拉．亚尔莫尼斯　？岁♀

古连丹的女王，实力远远凌驾所有天剑继承者。

●席诺拉．爱蕾斯拉　19岁♀

莉琳的好朋友，在古连丹高等研究院钻研炼金学。是一个怪人。

●萨瓦利斯．库尔拉冯．鲁肯斯　25岁♂

古连丹武艺名门鲁肯斯家族的第二位天剑继承者。

●海亚．萨林邦．莱亚　18岁♂

萨林邦教尊佣兵团的第三代年轻回长，统率着由古连丹武艺家所组成的俯兵回。

●缪珐．蕗法　17岁♀

隶属萨林邦教导佑兵团的见习武艺家。使用的武器是弓箭。

●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　19岁♀

第十小队的副队长，是一名美貌武艺家。跟夏尼德之间有过节。

●卡娜丽丝．爱利佛斯．利维　23岁♀

古连丹的天剑继承者。是担任女王影武者的认真女性。

●费尔玛斯．弗尔　？岁？

是念威操作者，也是海亚的监护人。世上已无人知道他过去的长相，年龄与性别不明。

＝＝＝＝＝＝＝＝＝＝＝＝＝＝＝＝＝＝＝＝＝＝＝＝＝＝＝＝＝＝＝＝＝＝＝

序幕

　　教鞭击打白板的声音让莉琳猛然回神。

　　她坐在教室里面。现在是上课中，老师正用着教鞭说明写在白板上的内容。

　　莉琳慌张地把上面的字抄进了笔记。

　　最近的她经常感到某种虚幻的重量感出现在手中。

　　是那只箱子的重量感——养父戴尔克要自己交给雷冯的箱子中，放着一柄炼金钢。

　　那柄炼金钢，是将戴尔克传授的赛哈丁刀技全部学会的证明。

　　本来早就应该在雷冯手中的炼金钢，却因为种种理由而无法交给他。

　　『要用寄的，或是直接交给他都行。』

　　戴尔克是这样讲的。

　　他说出这句话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了。这段期间内，莉琳写了一封信给雷冯，那是一封内容只有提到自己过得很有精神的信。

　　（全是鬼扯。）

　　她试着将极少部分的真实，以及或许有可能成真的未来，混在一起写成了信。不过雷冯一定不会发现字里行间的暗示吧。

　　（因为他实在太迟钝了。）

　　为了不让同学与老师察觉，莉琳偷偷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啮咬起笔端。

　　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的情况下，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箱子现在还放在莉琳的房间里面。

　　（用寄的？还是亲自送过去？）

　　莉琳想亲自送过去。

　　可是亲自送过去的话，必须向学校请假才行。

　　从古连丹到洁尔妮……如果是雷冯刚离开的半年前，单程只需要一个月左右，现在不晓得情况如何？都市间的距离会不断改变。某人曾经说过，搭乘流浪巴士应该多预估一些花费的时间才对。这么一来，应该把单程需要的时间，想成是三个月比较好吧？

　　如果来回需要半年的话，出席日数就会不足，这么一来明年就得重读同一个年级了。

　　白费一年固然可惜，必须多付一年学费也是另一个问题。

　　这种做法，会浪费掉雷冯不惜参加地下比赛所赚来的钱。

　　戴尔克说得轻松，或许现在的他可以负担这种状况吧。

　　莉琳能够明白，让雷冯做出那种事情的原因，因为她也是身在其中的一分子。

　　原因就是雷冯成为天剑继承者前发生的食粮危机。

　　古连丹生产工厂的家畜得了原因不明的瘟疫，食粮生产力也一口气跌到了谷底。

　　所有都市的存续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紧急状况发生时，不可能从其他都市运送粮食应急。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做不到自给自足，就称不上是具有完整机能的自律型移动都市，也会因此步上灭亡之路。

　　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发生这种灾害时的应变处理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

　　当时出现了许多饿死的灾民。虽然采用了食粮配给制度，尽可能的将食物分配给所有市民，但执行时还是有其困难度。由于保护都市的武艺家能优先配给到食物之故，所以四处都发生了市民的暴动。

　　那个时候的戴尔克已经离开了前线，所以配给到的食物并不多，孤儿院的孩子们所配给到的食粮数量更是用不着提。

　　即使如此，撑过最难熬的半年后，情况还是慢慢好转了。雷冯成为天剑继承者后，都市也回复到了先前的状态。生活虽然尽复旧观，市场再次流通时的物价还是很高。

　　那次的灾难与之后的事件，肯定在雷冯心中植入了某种想法。因为身为武艺家之故，所以雷冯得到的食粮，比其他孩子们要多出许多。

　　（以他的个性来说，一定无法忍受这种事吧。）

　　就是因为这种温柔性格，莉琳才会喜欢雷冯，不过……

　　（啊啊，我这个人真是不干脆。）

　　自己想跟雷冯见面的心意，莉琳心知肚明。

　　她很想很想见他一面。

　　（可是……）

　　可以浪费掉这一年吗？

　　（我明明是用雷冯的钱念书的。）

　　更重要的是……

　　（这样做的话，雷冯会怎么想呢……？）

　　说真的，这才是莉琳一直在意的事。

01　思念的归宿

　　娜尔姬说出了不可思议的话：

　　「请让我加入小队。」

　　跟平常一样，训练室中只有妮娜一个人。

　　直接坐在地板上的妮娜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站在雷冯身边的娜尔姬。妮娜手中握着一块脏布块，另一手则是拿着炼金钢。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瓶喷雾罐与另一柄炼金钢。布块上搓出了细致的泡泡，喷雾罐里装的是具有止滑效果的去污剂。

　　放学后雷冯与梅珍她们三人一边聊天一边离开校舍，当他发现只剩娜尔姬走在自己旁边，而且位置是练武馆前方时还吓了一跳，然后就这样在娜尔姬的催促声中来到了训练室。

　　接下来，就是刚才的那句话。

　　「这又是为什么？」

　　妮娜以其他布块把手擦干净后，起身站到了娜尔姬前方。雷冯向后退了一步，眺望着两人的应对。

　　与第十小队的比赛过后，第十七小队又比了另一场对抗赛。当时娜尔姬并没有参赛。而且与第十小队比过后，一直到这场比赛之前，娜尔姬都不曾来过练武馆练习。然而妮娜并没有认为娜尔姬怠慢而生气，雷冯等人也觉得这种举动很正常。

　　娜尔姬是为了调查第十小队涉入违禁酒的嫌疑，才会以卧底调查员的身分加入第十七小队。娜尔姬在这场调查中什么也做不到，而且之后学生会长又下令中止调查行动，所以就官方立场而言事件本身已经不存在了。

　　即使如此，为了见证整起事件的结局，娜尔姬还是参加了跟第十小队的比赛。

　　包括妮娜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在那之后，娜尔姬就没有待在第十七小队的理由了。

　　雷冯也认为娜尔姬想专心从事都市警察的工作。为了成为一名警察，娜尔姬相当努力。雷冯觉得她不会像自己一样，在许多场合都掺上一脚，然而……

　　「当然，这还得看学姊是不是还想用我。」

　　「嗯，这我晓得。不过为什么你会做出这种要求？」

　　「那是因为……我了解到自己到底有多没用，大概就是这样吧……」

　　吐露出这番话的娜尔姬，在那瞬间看了雷冯一眼。

　　「是吗……」

　　妮娜也顺着那道视线望了过去。

　　她晓得娜尔姬她们很在意雷冯的过去。娜尔姬看到上回的比赛，所以才特别介意吧。

　　妮娜的视线里有着担心雷冯的神色。

　　「原来如此……那么，我给你来个测试吧。」

　　「咦？」

　　有如临时起意的话语令雷冯瞪圆了双眼。

　　「我之前也测试过你啊，我可没说错话喔。」

　　「可是……」

　　也许是察觉到雷冯想说的话吧，妮娜点头说道：

　　「当初希望她加入的人确实是我，不过当时我也测试过你的实力，虽然你没拿出实力。」

　　开学典礼的事件被拿出来讲，让雷冯困扰的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才好。

　　「只是要确认实力的话，或许没必要这么做，但我有其他事想要确认。你怎么想？」

　　「我知道了。」

　　娜尔姬以沉稳表情点了头。

　　「那么，我们开始吧。」

　　以轻松神态低声说完后，妮娜拿起刚保养好的炼金钢，然后将它复原。

　　「…………」

　　满脸紧张的娜尔姬也从剑带上抽出两根炼金钢，并且将它们复原。那是比妮娜使用的铁鞭更短的警棍，以及用锁炼构成的紧缚索。那根警棍虽然与都市警局配给的武器有着相同的形状，但上面并没有都市警局的标帜，这也是哈雷制造的武器。

　　娜尔姬将紧缚索缠在左腕上，接着用空下来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某项物品，然后把它丢给了雷冯。

　　雷冯接到的是第十七小队的徽章。这个举动表示通过试验合格之后，娜尔姬她才要重新拿回徽章。

　　「如果需要雷冯提供意见的话，我可以给你一点时间喔。」

　　「不需要。」

　　「是吗……那我们开始吧。」

　　冷静的语调宣告了测试的开始。

　　娜尔姬摆出将警棍伸向前方，并且把左手有如隐藏似地放在后面的架势。相对的，妮娜则是摆出将左边的铁鞭向前方伸出，右边的铁鞭朝下方低垂的姿势。

　　双方均朝同一个方向伸出了半身。与惯用手相反的对手对时时，很容易出现这种状况，不过她们两人应该都是右撇子。娜尔姬不但摆出超脱常理的架势，而且又将拿着紧缚索的左手藏到背后，所以会让对手认为这种姿势背后有着某种企图。

　　就雷冯的角度来看，妮娜还是稳操胜券。妮娜单手握住沉重铁鞭，而且还左右开弓同时使用两把武器。比起锻练肌力，妮娜选择了更能提升体术熟练度的战斗风格。力量流动的方式与藉力使力的技巧，与领会体术奥义有着直接的关系。娜尔姬的体术虽然也值得一提，毕竟只是一年级中的翘楚。

　　如果说娜尔姬有什么地方占优势的话，大概就是她身轻如燕的身法吧，娜尔姬拥有与修长身材不相称的灵活动作。说到所有小队中动作最灵活的代表，非第五小队的香媞莫属，雷冯却觉得娜尔姬的灵活身法，跟香媞有着不同的特性。那是为了使用紧缚索这种非常规武器，才会诞生的灵活身法。

　　不擅长使用冲刭，对娜尔姬而言有着压倒性的不利。她要怎么克服这一点呢……？

　　就在雷冯想到这里时，娜尔姬采取行动了。

　　「……！」

　　她一边呼出散发着活刭热度的气息，一边冲入妮娜怀中。右手的警棍形成朝前方突刺的姿势。

　　这是完全没有蓄力动作的突刺，只需一眼便可看出这招的目的只是牵制而已。妮娜以左边的铁鞭推开了这一招。攻势落空的娜尔姬失去重心，脚步也重重地踏向地面。

　　妮娜右手中的铁鞭，朝她的背部挥了下去。

　　战况在此时出现了变化。

　　妮娜作势要出招的瞬间，娜尔姬以原本的姿势扑向了前方。朝地板栽下去的她直接跳了出去，然后在半空中扭转着身躯。娜尔姬一边转向天花板，一边挥出左腕抛出紧缚索。

　　妮娜右手上的铁鞭撕裂着空间。察觉娜尔姬变招的妮娜，顺着右边这一击的力道跃向空中，并且回转着身躯。在这些动作的同时，妮娜以左手的铁鞭挡住紧缚索的攻击。装在锁炼前端的钩爪紧紧咬上了铁鞭。

　　（成功了……）

　　雷冯惊讶的瞪大了眼。娜尔姬的作战策略成功了……应该说，连娜尔姬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吧。因为妮娜试图以空翻的方式重整战斗架势，才在偶然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结果。

　　当妮娜着地时，身体已经被锁炼紧紧缠住了。由于左手的铁鞭被钩爪勾到，妮娜才会像卷线器一样，让自己陷入了锁炼的束缚之中。

　　右手虽然还可以自由活动，行动还是几乎被束缚住了。

　　娜尔姬被自己的成功吓了一跳。

　　「真惨啊。」

　　妮娜也对自己的失误发出苦笑：

　　「可是比赛还没结束喔。」

　　妮娜用还能活动的右腕举起了铁鞭。

　　娜尔姬也将右手搭上紧缚索，重新摆好了架势。

　　深呼吸的声音传来，妮娜正在提高活刭的密度。她打算提升臂力，然后把紧缚索从娜尔姬手中抢过来。娜尔姬也提高活刭密度与其对抗。

　　纯粹以刭流分胜负的情况下，妮娜还是占有优势。由于从雷冯那边学到了调整刭息的诀窍，所以妮娜提升活刭的速度快上许多。

　　娜尔姬的脚在地板上稍稍滑动，力量的均衡不断倾斜。

　　「满有趣的嘛！」

　　声音从背后传出，雷冯向来到附近的夏尼德与菲丽说明了事情始末。菲丽在两人开始对决时就来到了练习室，不过她没有进来而是就这样站在门口，夏尼德则是之后才到的。

　　「喔……两边都是死脑筋的女孩耶。」

　　「无意义的行为。」

　　夏尼德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神情，菲丽则面无表情说出了这句话。

　　「既然没把徽章还回来，就还是我们的队员嘛。」

　　夏尼德补上了这句话。

　　在这段时间内，比力气的胜负有了结果。

　　「啊……」

　　妮娜使劲躬着身体，接着将娜尔姬的身体拉了过来。缠在身上的紧缚索松开了。略微重获自由的左腕丢开铁鞭，然后握住紧缚索再次用力拉扯，娜尔姬的身躯被抛向了空中。

　　（让她学会化炼刭的话，说不定会很有趣呢。）

　　一边看着倒在地板上的娜尔姬被铁鞭压制住的光景，雷冯一边这样想着。

　　「合格了。」

　　完全解开紧缚索的妮娜如此说道。

　　「谢谢学姊。」

　　娜尔姬起身后深深行了一个礼。

　　「嗯，以后也要麻烦你啰。」

　　妮娜露出笑容点了点头，不过在那副笑容中，并没有符合妮娜风格的霸气。

　　自从与第十小队比赛后，雷冯就觉得妮娜有时会突然失去集中力。也就是因为这样，刚才的战斗才会发生失误。

　　在练习时……虽然仅有须臾的一瞬间，妮娜的心思有时会跑到其他的地方。为了都市而采取非法行动的迪恩，他的下场让妮娜有了某种感触吧。虽然知道这点，雷冯却不晓得自己该如何是好，所以在这个月里他只能尽量小心避免让妮娜负伤。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训练。不过在那之前……」

　　确认全员到齐后，妮娜开始说明了起来。哈雷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做实验，所以今天不会过来这边。

　　「是关于以前取消的集训计画。为了替下一场比赛做准备，我觉得还是应该重新举行。」

　　洁尔妮在超硒矿山进行补给的这段期间内，学校暂时停课。妮娜本来想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强化集训，却因为上次的事件而中止。

　　「是喔。可是学校早就开始上课了耶，这样没关系吗？」

　　「我主张文武并重，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继续上课，可是下次的比赛对象是第一小队。而且就现在的气氛来看，武艺大会好像也快举行了。我想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做好一切努力。」

　　「哎，可以公开跷课，我是很感谢啦。」

　　听了夏尼德的回答后，妮娜露出不愉快的表情，然后又望向了雷冯等人。

　　「队长这么决定的话，我就赞成。」

　　「我也认为少上几堂课，事后还是可以想办法补回来。」

　　听完两人的回应，妮娜最后望向了菲丽：

　　「你怎么样？」

　　「……随便。」

　　菲丽的答案还是一样没有干劲。

　　「那么，详细的行程，我想明天就能跟你们说了。再来是关于今天的训练，我要在视听觉教室进行战术研究，你们要把第一小队今年所有的比赛全部看过一遍。」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全部的人都要去视听觉教室。只有座右铭是「尽最大努力不去知道对手的赛前情报」，并以这种方式维持干劲的雷冯还留在训练室。

　　「集训啊……会是怎样呢？」

　　一人独自练剑的雷冯如此低语。

　　＊

　　「你要跟她们讲吗？」

　　妮娜突如其来的问句让雷冯回过了头。

　　今天是要来机轮部门打工的日子。

　　雷冯与妮娜一组刷洗着机轮部门的管线。也许是因为刚补给完超硒元素，抑或是都市正顺利的朝热带地区移动之故，最近机轮部门里面非常闷热。雷冯跟妮娜都脱下了作业服的上衣，然后绑在腰上。

　　「咦？」

　　雷冯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拭去了汗水。妮娜也全身湿透，身上的衬衫因为汗水而紧紧贴附着肌肤，玲珑有致的身体曲线一览无遗。不知该把视线摆在哪边的雷冯，努力地盯着她那同样擦着汗水的脸庞。

　　「我说的是娜尔姬她们，你没跟她们讲过吧？」

　　妮娜好像完全没发现雷冯尴尬的模样，兀自拭去额头上的汗珠后，又将拖把拿了出来。雷冯也学着她的动作一边拖地，一边答道：

　　「啊，是的……」

　　打从上个月的比赛前，梅珍她们就知道了天剑继承者这个名词。虽然不晓得她们是从哪里听来的，不过她们似乎已经知道这个称号与雷冯有关。

　　她们好像还不知道雷冯的过去。

　　这究竟是好是坏呢……雷冯还不太能下判断。

　　雷冯在古连丹那段与天剑继承者有关的过去，并不是那种可以轻松向他人提及的话题。

　　梅珍她们知道的话，会怎么想呢……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话虽如此，雷冯也不晓得一直瞒下去的做法是否正确。他向第十七小队的所有人说出了自己的过去，只瞒着新加入的娜尔姬，感觉起来就像在排挤她一样，这也不是一件好事。

　　不过跟娜尔姬讲的话，梅珍她们也会晓得。

　　「队长有什么想法？」

　　「这很难回答呢。」

　　妮娜停止拖地，蹙起双眉说：

　　「问题在于不知道她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跟她们的交情尚浅，就更不晓得她们会怎么想了。雷冯，你觉得她们怎么样？是那种听了你的过去就会跟你疏远的人吗？」

　　「这个嘛……」

　　雷冯希望她们不是这种人。

　　但或许这只是自己的愿望吧，说不定她们会因为这样而疏远自己。

　　变成那样的话——

　　（我该怎么办才好？）

　　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雷冯……」

　　「什么事？」

　　自己在发呆时，妮娜拿起拖把继续清理，雷冯见状也慌张的动着拖把。

　　「……我想为那时说的话道歉。」

　　「咦？」

　　雷冯将视线从紧紧附在地板上的污渍移开，接着朝妮娜望去。背对着自己的妮娜一边拖地，一边把话接了下去：

　　「我指的是……之前说你很卑鄙的话。」

　　「啊，啊啊……」

　　雷冯想起来了。

　　在第十七小队的出道赛中击败第十六小队后，妮娜知道了雷冯是天剑继承者的事实。然后她也知道了雷冯被剥夺天剑的理由，以及涉入地下比赛的事。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行为？雷冯诚实的回答了妮娜的问句。因为这么做可以赚钱……

　　妮娜对如此回答的雷冯说「你很卑鄙l

　　「我现在还是觉得那种行为很卑鄙，不过你有你不能让步的理由。不考虑这个理由，而只是以一句卑鄙来评断整件事的行为，我才是真正的卑鄙。」

　　「没有这回事啦。」

　　「不，就是这么回事。」

　　斩钉截铁地否定雷冯的话语后，仍旧背对这边的妮娜摇了摇头：

　　「我之前就讲过了，我不懂饿肚子有多痛苦。不了解的人虽然可以凭空想象不知道的事情，却没资格在了解的人面前大放厥词。」

　　「好像不是这样吧。」

　　「不，我没有说错。」

　　妮娜顽固的摇着头。雷冯对这样的她继续说道：

　　「也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情况吧？我觉得有时候也会这样喔。」

　　「可是……」

　　「至少队长向我说的那些话，让我有一种『原来如此，还有这种方法啊』的想法喔。」

　　「雷冯……」

　　「队长是正确的。」

　　雷冯对着回过头的妮娜点了点头。

　　＊

　　将寄来的信摊在桌上后，席诺拉托着脸颊望着它。

　　「您要怎么做？」

　　发出这个问句的人，是站在席诺拉身边的女性。那是一名拥有黑发，就女性而言身材十分高姚的美女。而她的外表，跟瘫在沙发上满脸不耐眺望着信纸的席诺拉很相像。

　　她是卡娜丽丝．耶莉佛斯．利维。

　　古连丹自豪的十二名天剑继承者中的其中一人，正静静等待着席诺拉的回答。

　　（插图015）

　　这里是座落于枪壳都市古连丹中央位置的王宫。两人谈话的地点，就是王家生活区域内的其中一间房间。

　　席诺拉．爱蕾斯拉。在高等研究院读书的院生，这只是她的假身分。

　　她的本名是爱尔榭拉．亚尔莫尼斯。是立于十二名天剑继承者的顶点之上，支配着古连丹的女王。她的力量，甚至能够凌驾天剑继承者。

　　她的眼瞳懒洋洋的望着信纸上的文字，唇瓣也温柔的紧闭着保持沉默。

　　「在洁尔妮发现到的废贵族，我认为将它带回古连丹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呢？」

　　卡娜丽丝有如重复似地开了口。

　　这封信是海亚．萨林邦．莱亚所寄来的。他是前任萨林邦死亡后，继承整个佣兵团的第三代年轻团长。

　　寄信地点是洁尔妮，曾被自己下令逐出都市的天剑继承者就在那里。

　　信件的内容指出在那里发现了废贵族。

　　「我不认为古连丹外面，存在着能随心所欲操纵废贵族之力的人类。」

　　卡娜丽丝的语调轻淡，所以更能看出她心中寄宿着对古连丹武艺家的绝对自信。

　　「…………」

　　即使如此，席诺拉仍然默不作声，以托着脸颊的手将自己的发丝缠绕在指头上。

　　「陛下……」

　　在卡娜丽丝的催促下，席诺拉一边叹气一边轻启朱唇：

　　「…………真——」

　　「您该不会是想说『真麻烦』吧？」

　　「……不行啦，你怎么可以先说出来呢。」

　　「跟行不行无关吧。」

　　卡娜丽丝冷冷俯视着嘟着嘴抗议的席诺拉：

　　「既然无法凑齐十二名天剑，能取得的东西就应该先拿到手才对。」

　　自从雷冯被剥夺天剑资格后，古连丹进行过好几次的武艺家选拔赛，也因污染兽的侵袭而引来许多武艺家出面迎击。不过在这群武艺家之中，并没有足以成为天剑继承者的高手。

　　天剑空着一个席次的状态依旧。

　　「雷冯得到天剑时，我还以为事情终于要发生了呢，也许情况跟我想的不一样吧。」

　　「陛下，无人知晓那件事何时才会发生。过去也曾经凑齐过十二名天剑，但是当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那个叫海亚的如何？他能成为天剑吗？」

　　「陛下……您想将问题拖延下去吧。」

　　「因为真的很麻烦嘛～」

　　席诺拉又嘟起了嘴，但卡娜丽丝并没有生气：

　　「只要陛下一声令下，我们天剑继承者甚至能舍弃性命。」

　　「……雷冯大概不会说这种话喔。」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必须丢弃天剑。」

　　「是这样就好啰。」

　　席诺拉搔搔头，将卡娜丽丝激动的回应当成了耳边风。

　　「……倘若陛下无法做出决定，就由我们自己自作主张如何？跟信上写的一样，利用学园的学生捕捉废贵族的做法会与雷冯成为敌人。那么一来，佣兵团的力量就不足了。林戴斯与雷冯的渊源太深了，所以要将他排除在外派其他天剑过去的话……」

　　「……卡娜丽丝，你想在没有我的许可下动用天剑吗？」

　　席诺拉将身体靠在沙发背上，脸朝上仰望着卡娜丽丝。

　　「不，不是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席诺拉放松脸颊，面带笑意凝视着一脸狼狈的卡娜丽丝。光是这么做，就让卡娜丽丝有如失去空气似的不断喘气。

　　面对这样的卡娜丽丝，席诺拉以柔软语气，有如解说般的把话接了下去：

　　「的确，当我不在这里时，执政权会暂时寄放在你那边啦。嗯，你非常有用，是个难能可贵的存在……不过啊，要如何使用天剑，还是要由我来做决定喔。」

　　「非常抱歉……」

　　「我很高兴你能够明白。」

　　席诺拉露出微笑，然后撑起身子移开视线。在她身边传出卡娜丽丝在原地瘫坐下来的声音。斜眼瞥了一眼跪在地上发着抖的卡娜丽丝后，席诺拉抓起摆在沙发上的包包站了起来。

　　「那么，我要去研究室了。」

　　「陛……陛下，请您等一……」

　　席诺拉对着狼狈不堪，却还是不肯放弃的卡娜丽丝露出苦笑：

　　「哎，我会慢慢考虑啦。」

　　留下这句话后，席诺拉就离开了房间。

　　离开房间的席诺拉在王宫的走廊上走着。这条走廊由于偏离王宫的主要部分，所以没有负责警备的武艺家驻守。这也是因为席诺拉在处理私务时为了行动方便，刻意不在这里配置人手之故。

　　走廊上只点着最低限度的灯光，就像在表示这条走廊不太有人使用一样。

　　太阳走到了不好的位置，从窗口射进的日光也很微弱。

　　微暗走廊的另一端，有着一条人影。

　　「你要干嘛？」

　　被席诺拉叫唤后，发出气息的人移到了窗前，也挥去了缠在身上的黑影。

　　是萨瓦利斯。

　　「陛下今日的心情甚佳……」

　　「唉，今天很忙呢。」

　　面对以刻板方式打招呼的好青年，席诺拉叹了一口气。

　　「……您好像心情不太好呢。」

　　「没错。今天难得用了头脑思考，所以心情很差。」

　　「辛苦您了。」

　　轻笑声从齿缝中滚落。席诺拉虽然狠狠瞪了一眼，萨瓦利斯却不为所动：

　　「让您不高兴的原因是信件吗？」

　　青年提出的话语，让席诺拉紧紧眯起了眼瞳。

　　对方派自己的手下潜入了王宫吗？席诺拉不悦地看着萨瓦利斯的笑容：

　　「……鲁肯斯家族是不是有些嚣张？还是所有的天剑继承者都狂妄起来了？这样的话，我要严格一点管理才行啰。」

　　「您误会了！我们奉献给陛下的忠诚心，连片阴霾都没有喔。」

　　席诺拉冷冷地凝望着慌慌张张向后退的萨瓦利斯。

　　「我之所以会知道洁尔妮的事件只是偶然罢了，因为我弟弟也在那边……」

　　席诺拉静静听着萨瓦利斯的辩解。

　　自己的弟弟……哥尔尼欧就读洁尔妮的武艺科。在洁尔妮的小队制度下，他也是其中一名小队长。

　　「我刚才收到了哥尔尼欧寄来的信，所以知道那边的状况。我猜想佣兵团那边恐怕也寄了信给陛下。如果陛下不晓得的话，我就必须通知您这项讯息，因此我才会在这里等您。」

　　「跟卡娜丽丝讲就好了吧。」

　　「可是她讨厌我啊，而且我发誓效忠的对象只有陛下一人。既非卡娜丽丝也不是古连丹这座都市。」

　　萨瓦利斯以轻松态度提出了辩解：

　　「那么，您打算怎么处理呢？」

　　「……我说自己心情不好的意思，你能够了解吗？」

　　「是的，看陛下的模样，应该是跟卡娜丽丝发生争执了吧。」

　　席诺拉又瞪了一眼露出微笑的萨瓦利斯。

　　「哎呀……我在想陛下说不定有用到我的地方，所以才过来这里。」

　　「你想过去啊？」

　　「我弟弟也在那里。就有人协助的角度来看，我应该比其他人更适合才对。而且如果跟雷冯打起来的话，其他人的战斗方式会毁掉洁尔妮喔。」

　　他认为这是玩笑话吧。席诺拉冷冷凝视着露出笑容的萨瓦利斯，然后突然想起某事似地问道：

　　「难道你想杀死雷冯？」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萨瓦利斯脸上的笑意没有消失，然而那副表情的温度确实降低了。

　　「前阵子当作诱饵使用的家伙，我记得是被雷冯弄成残废的鲁肯斯门下弟子吧？也许这个仇恨就是理由啊。」

　　「卡哈尔德因为自己的不成熟，事情才会变成那样。」

　　冷漠回应告知了自己猜错的事实。

　　「既然如此……那又是为什么呢？」

　　「陛下……我并不怨恨雷冯，不过我对废贵族很有兴趣。」

　　「你想要啊。」

　　「我想要啊，我想使用看看跟陛下一样强大的力量。」

　　毫不掩饰提出主张的萨瓦利斯，心中没有半点愧疚：

　　「天剑继承者只要有力量就够了，这是陛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唉，我也希望你们拥有常识啦。」

　　「这是当然的。」

　　「哼……哎，我会考虑的。」

　　抛下这句话后，席诺拉再次迈开步伐。

　　萨瓦利斯让开了路：

　　「我很期待您的决定。」

　　「好啦。」

　　席诺拉没有回头，挥挥手做出了回答。

02　那一夜的事

　　集训的行程一下子就排好了。妮娜向事务课提出申请，让集训也可以算是上课的一部分，所以雷冯等人就算不用请假也行。

　　「喂喂喂……所谓的三天两夜，也包括假日在里面啊？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嘛！」

　　「你是去玩的吗？」

　　「我没这样想，不过难得有机会能大摇大摆的跷课，还是选在平常日啦。而且没放假对身体很不好耶。」

　　妮娜以冷淡眼神轻易否决了夏尼德的意见。

　　妮娜虽然表示明天就能向大家宣布集训行程，但她晚上却跟雷冯一起在机轮部门打扫。她在训练开始前跑过的场所，一定多到让人搞不清楚她哪来的空间时间吧。

　　以往的霸气神采，似乎不着痕迹地回到了妮娜的表情上。将注意力放在即将开始的集训活动上，也许能让妮娜忘却第十小队的事。

　　妮娜向在训练室集合的雷冯等人宣布了集训行程。三天后前往集训地点，期间是三天两夜，中间包含假日。

　　集训场所就是妮娜之前提过，位于生产区的住宿处。

　　「请问……」

　　娜尔姬举起了手：

　　「那附近连商店也没有，吃饭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我们会带食材过去。至于调理嘛，因为雷冯会做菜，所以我想请他帮忙。」

　　「你会做菜啊？」

　　「嗯，还可以啦……」

　　中午实在太常吃梅珍做的便当，所以雷冯脸上浮现了困扰的笑容：

　　「可是我不太会顾虑到营养均衡的问题就是了。」

　　「好吃就行了。」

　　夏尼德开朗的说完后，拍了拍雷冯的背。娜尔姬思考了半晌，又把手举了起来。

　　「怎样？」

　　「雷冯也要进行集训，可能的话，是不是应该找其他人负责料理的部分呢？」

　　「嗯，我是这样打算的，不过我要找的人那天刚好有事……」

　　妮娜说完话后，表情也罩上一层阴霾。

　　「不介意的话，我有个朋友很会做料理，我可以拜托她看看。」

　　「没关系吗？」

　　「我想应该没问题才对，雷冯也知道她的料理手艺。」

　　「果然是小梅啊？」

　　「当然啰，我也不认识其他会做料理的人。你有什么不满吗？」

　　「不，不是这样的。我是在担心她不会有问题吗？」

　　梅珍异常怕生，即使她已经习惯了雷冯，应该还是没办法跟其他队员一起相处。而且娜尔姬跟雷冯都要参加训练，没有办法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这个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的。队长，就这样办行吗？」

　　「嗯，那就拜托你了。」

　　负责料理的人选决定好之后，妮娜又向大家宣布了集合时间等等的细节，接着就是平常的训练了。

　　＊

　　从娜尔姬那边听完这番话后，瞬间感到意识飞向远方的梅珍伸手撑住了桌面。

　　这里是梅珍她们宿舍的厨房。虽然说是宿舍，但厨房与浴室并不是整栋宿舍一起共用。这是一间住宿人数事先规划好的3LDK（注：拥有三间房间并且附带客厅厨房的公寓），客厅位于三间房间的正中央，厨房则是在客厅后面。

　　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梅珍，向娜尔姬再次提出确认：

　　「你刚刚……说了什么？」

　　「嗯，我昨天已经说过，我们的小队要举办集训活动。我推荐小梅在集训中负责掌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等……等一下……」

　　娜尔姬露出天经地义的表情边削着蔬菜的皮。梅珍紧紧握住围裙的胸口一带，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娜尔姬。

　　「是我吗……？」

　　「不然还有别人吗？就算叫小米去也没用吧。」

　　米菲本人不在厨房，她把自己关进房间里面，撰写着在打工地点被分派到的文章。

　　「可是……」

　　「关于上课的事，队长会跟学校交涉的，不会被记缺席喔。」

　　「啊……」

　　拒绝的借口被对方堵住，梅珍发出了呻吟声。

　　「怎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啊？」

　　姬尔姬对梅珍的态度感到不解。

　　「可是……这实在太突然了……」

　　「什么突然啊……又不是叫你跟雷顿两人独处。」

　　「这是当然的啊！」

　　两人独处……被娜尔姬这样讲时，梅珍感到自己的脸颊热了起来。

　　「哎，我想你们两人是有机会独处啦。雷冯好像会做菜，而且他又是那种个性，所以一定会说自己也要帮忙的。再说，其他人好像也不会下厨……」

　　娜尔姬说完后，拿起一根切成棒状的蔬菜条啃了一口。

　　「咦……呜哇……」

　　「所以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啦，而且你们之前也一起出去过嘛。」

　　「可是我们又没有整天待在一起过。」

　　「不，你们相处的时间不会那么长，毕竟他也要参加训练。」

　　娜尔姬冷静的话，稍稍令梅珍恢复了冷静：

　　「可是这么做好吗？我不会干扰到你们吗？」

　　「就是不会干扰，我才会这样跟你说啊。而且小梅负责掌厨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吃的事了。」

　　「是吗……」

　　梅珍在心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烹煮料理是自己每天在做的事，只要以这件例行公事，去帮忙雷冯他们的集训就行了。事情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存在。

　　就算有，自己也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只要做饭行了吧？」

　　「我一开始就这样说了啊。」

　　娜尔姬露出苦笑点了头。

　　「太——天真了！」

　　米菲的声音突然在此时插了进来。

　　「小米，事情会被你搞复杂的，给我乖乖待在那边不要讲话。」

　　「哇，太过分了！这种态度是怎样啊？我要提出严重抗议！」

　　「随便你。这个给你吃，要乖乖的喔。」

　　「把我当小孩哄吗！？不过我还是收下了……不对啦！」

　　将蔬菜棒确实塞进口中后，米菲大叫了起来：

　　「你们在想什么啊，怎么可以这样就算了？这可是一个好机会耶！」

　　「做什么的好机会？」

　　「我指的是天剑的事。」

　　米菲此言一出，梅珍顿时感到胸口一紧。

　　之前梅珍收到一封不是寄给自己的信，因邮差的失误而送至自己手中的信，其实是写给雷冯的，寄信者则是一名叫作莉琳的女性。

　　虽然知道不该打开来阅读，梅珍还是偷看了那封信。

　　在信中，写着天剑继承者这样的字汇。

　　雷冯在古连丹时，似乎被称为天剑继承者。

　　有些都市会赐予优秀武艺家称号。在梅珍她们的故乡约尔得姆也一样，只要加入交叉骑士团，就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武艺家，所以武艺家都以此为目标不断努力。

　　天剑继承者应该也跟这些人一样。

　　就算雷冯得到了这种称号，梅珍也不会感到吃惊，因为她相信雷冯一定很强。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从古连丹来到这里呢？

　　梅珍曾经想要打听雷冯的过去，最后却没有成功。当时虽然担心雷冯会跟自己绝交，但情况并没有变成这样。

　　话虽如此，由于不想尝到与当时相同的失败，所以梅珍一直无法把这个疑问说出口。

　　「那件事不重要了吧。」

　　娜尔姬皱起脸庞：

　　「不管是谁都会有一、两件不想提起的事情吧？如果可以说出来的话，雷冯应该早就跟我们讲了。」

　　「这样讲也有道理。可是啊……像这样子知道他有事瞒着自己，我们有办法顺利的交往下去吗？」

　　「唔……」

　　米菲这一句话让娜尔姬发出沉吟声。

　　「我知道喔。之前的比赛结束后，娜姬在思考一些问题吧？那些事跟雷顿有关吗？」

　　「我想的事跟这无关。而且如果我不肯说，小米你们就不相信我了吗？」

　　「如果可以说，你就会跟我们讲吧。」

　　「你看你看，为什么这种想法不适用在雷顿身上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啊。我跟娜姬的关系，还有我跟雷顿的关系，两者的基础上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因为我知道娜姬因为尿床而偷哭的事。」

　　「你说什么！」

　　猝不及防的话语，让娜尔姬面红耳赤的慌张起来：

　　「我……我才没有哭呢！而且那种事也只发生过一次而已……」

　　「你哭了喔～你只是全身发抖强忍住着不哭，但眼睛里面可是盈满泪水耶。啊啊，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当时的娜姬……」

　　「还不住口！」

　　在发怒大吼的娜尔姬与取笑她这副模样的米菲之间，梅珍只能发出手足无措的呻吟声。

　　被娜尔姬抓住的米菲，一边拍打勒住自己脖子的手臂，一边大叫：

　　「话说回来，我想讲的根本不是这种事！我们从小就认识了吧。所以现在就算有一、两件事瞒着对方，我们还是可以互相信任，因为我们太清楚彼此的底细了。不过雷顿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了解雷顿，也完全不晓得他来到洁尔妮前的过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想要知道吧？难道你不会在意吗？」

　　「唔……」

　　娜尔姬停止了动作，米菲立刻从她的手臂中逃了出来。

　　「总之，我想说的是如果想了解雷顿，就一定要了解在古连丹时的雷顿。到此为止！我肚子饿了！」

　　说完想讲的话后，米菲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厨房。

　　「……真是的，那家伙说的话还真任性。」

　　娜尔姬还是满脸通红，狠狠瞪着走出客厅的米菲。

　　「小梅，你不用在意她的话。」

　　「……嗯。」

　　不过米菲说的话肯定没错。

　　洁尔妮的雷顿只存在了半年而已。有在古连丹成长的日子，才会有现在的雷顿。

　　所以梅珍还是很在意。

　　她也很嫉妒那名叫做莉琳的女性。因为她知道那段自己不了解的时间。

　　（可是……我这么想会不会太任性了？）

　　这种不安紧紧附在梅珍的心口深处，一直没有消失。

　　或许因为这样，晚餐的调味有些失败。

　　娜尔姬与米菲虽然发现了这件事，却什么也没说。

　　（这是信赖吗？还是同情？）

　　梅珍愈来愈搞不清楚了。

　　＊

　　额头被戳了一下后，莉琳才回过了神。

　　「你在做什么？」

　　从桌子对侧探出身子的席诺拉就在眼前。

　　「我在写报告……」

　　这里是图书馆，桌子上有馆内专用的携带型电脑，萤幕上则打开了好几份学术报告。莉琳为了将报告需要用到的文件影印出来，正在流览这些文件。

　　「是喔……」

　　「怎么了？」

　　「哎呀……可是你一直望着空中发呆耶，你晓得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趴在这边的？」

　　「咦？」

　　这里禁止携出书籍与档案，所以提供给学生阅览书籍以及自修的场所，也就是莉琳的所在位置附近排满了大桌子，旁边也坐了许多放学后来这边念书的学生。

　　实际上，现在莉琳两人的周围也有许多学生。

　　是的，桌子非常的大。

　　席诺拉整个人趴在桌子上，并且用手肘撑住身体。其他学生放在中间的携带型电脑与文具都被她踢到旁边去了。

　　在周围的学生，他们的视线全部集中在莉琳两人的身上。

　　「哎！……你到底在干什么啊？」

　　（插图026）

　　发现自己的声音正要大声起来，莉琳连忙降低了音量。

　　「哎呀……我这种姿势已经维持很久了耶。就算是我，也快要输给自己的羞耻心了……」

　　席诺拉的端正脸庞微微泛红。

　　「那就请你快点下来吧！」

　　周遭的人露骨地朝这边射出了困扰视线，无法承受这种氛围的莉琳逃离了现场。

　　「啊，你好过分喔，等我一下啦。」

　　席诺拉从准备去还携带型电脑的莉琳身后追了过去。

　　「看到莉琳一直发呆，我可是很担心你到底怎么了耶。」

　　「既然如此，请学姊用更正常的方式担心我！」

　　离开图书馆后，莉琳满脸通红的提出了抗议。

　　「哎唷，不要这样夸我嘛。」

　　「……请告诉我，怎么做才能把这句话当成夸奖好吗？」

　　「好啦好啦，不要那么抓狂啰，我请你吃饭。」

　　席诺拉缠上了丝毫不留余地，兀自迈着步伐的莉琳。

　　「请恕我拒绝。学姊动不动就把我带到那种好像很贵的地方吃饭，而且我也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会有危险。」

　　生活很节俭的莉琳，无法理解席诺拉把高级料理店当作定食屋般的金钱价值观。

　　「啊，那便宜的店就行了吧？我有一间一直想去的店，就去那边好了。」

　　「咦？等一……」

　　席诺拉完全无视后半段的意见，抓住莉琳的手拖着她走了起来。

　　被强制带到的地方，是电车站牌附近的某座公园。

　　「就是这个东西吗？」

　　手中的纸包渗出了热气。学校前面的电车站牌附近，有许多小商店排在一起。这里的商店街，从普通杂货店或是贩卖食材的店家，一直到便宜又大碗的定食屋以及卖副食品的店都有。对独居学生而言，可说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在满是商店的街道上，众多店家中的某间所贩卖的东西，就是现在她们手上的食物。

　　「没错，我早就想吃看看了。」

　　难掩兴奋的席诺拉从纸包中取出食物，那是油炸后再洒上砂糖的面包。

　　「……该怎么说呢，学姊真的很有钱呢。」

　　对席诺拉居然没吃过炸面包感到讶异的莉琳也拿出面包吃起来，香软口感与甜味完美地融合成一体，然后在口腔内散开。店家没有使用回锅油，而且也炸得恰到好处。

　　许久不曾品尝到的炸面包还是一样美味。

　　「嗯，好吃！这东西不错吃嘛。」

　　席诺拉一转眼就吃掉了一个炸面包，接着又拿了另一个出来。吃了一口的莉琳也感到肚子饿了，于是就这样专心吃起炸面包。

　　席诺拉在身旁不停说着「好吃，好吃」的模样，让莉琳不禁微笑了起来。在这种温馨气氛下，两人都把炸面包吃完了。

　　「嗯～我还吃不够呢。」

　　一边低语，席诺拉一边舔着沾在手上的砂糖。

　　「不，学姊吃太多了。」

　　席诺拉手中的纸包装应该比莉琳多出两倍。在相同的时间内吃完这么多炸面包后，居然还能说出自己吃不够的话，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眺望着维持完美比例的体态，莉琳叹了一口气：

　　「学姊吃这么多，是怎么维持魔鬼身材的？」

　　「适当的运动。」

　　被这句话打发掉的莉琳顿时哑口无言，只能一边呻吟一边摸着自己的肚子。

　　「那么，差不多也该到了席诺拉学姊的辅导时间啰。」

　　用一起买来的热茶润好喉的席诺拉说完后，将视线投向了莉琳。

　　「咦？」

　　「你之前的烦恼好像还没解决嘛？是什么事呢？」

　　「什么之前的烦恼啊，没那回事啦……」

　　「还是事情有进展了？进展的情况又变成新的烦恼了吗？」

　　「不，我都说没有了……」

　　莉琳虽然拚命否认，席诺拉却完全无视她的反应，径自把话说了下去：

　　「哎，虽然跟先前那副脸色阴暗又低潮的模样相反，但你最近的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呢。才刚看到你脸红，下一秒钟表情却又暗了下来，就好变成了跳虫一样（注：日文中用跳虫来比喻情绪易波动的人）。」

　　「啊……」

　　自己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在席诺拉眼中似乎就是如此。想到别人眼中的自己竟是这副模样，让莉琳突然感到相当丢脸。

　　「那么，你到底在烦——恼什么呢？让姊姊一口气来替你解决掉吧。」

　　「不，那个……」

　　莉琳虽然想否定到底，却在中途改口说道：

　　「……我有想见的人。」

　　＊

　　然后，到了集训的日子。

　　下了路面电车后，众人在果树园的旁边走着。果树园里，不时吹过夹带芳醇香气的徐风，一穿越这里视野顿时豁然开朗了起来。

　　「哇……」

　　在眼前延伸的广大平野让雷冯发出了赞叹声。他挂在肩膀上的运动背包里，有着过夜用的换洗衣物以及其他行李，双手则是拿满了鼓鼓的袋子。那是来这里之前，跟梅珍她们一起买回来的食材。站在身旁的娜尔姬，看起来也差不多是这副模样。

　　「好宽广啊……」

　　辽阔光景也让梅珍说不出话。

　　位于背后的果树园另一侧，就是以前跟梅珍她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的养殖湖。

　　这里是农业科使用农地里的其中一块区域。远远眺望出去，可以看到反射着太阳光的巨大温室正发出耀眼光辉。根据妮娜的说明，这附近的区域正好是休耕期，所以现在没有种植作物。就算训练的过程激烈一点，也不会造成任何麻烦。

　　平野上只盖了一栋房子，那里就是集训要住的地方。

　　顺着被踩出来的步道前进，集宿所的形体也愈来愈大。

　　抵达目的地后，可以看出集宿所真的很大。

　　「你们到了啊。」

　　在入口迎接大家的妮娜，接过了雷冯手中的食材。

　　妮娜向负责掌厨的梅珍道谢时，将身子缩得小小的梅珍，她以干哑声音做了回应。

　　为了帮助怕生的梅珍，雷冯抬起头望着面前的建筑物说道：

　　「这栋房子还真大。」

　　妮娜也跟着抬起了头：

　　「嗯，因为这里是农业科的学生长住时使用的地方，大概可以住二十个人左右。」

　　「真惊人呢。」

　　「洁尔妮所需的粮食都是从附近提供的，所以这里的面积非常广大。像这种建筑物，生产区内到处都有……往这边走。」

　　在妮娜的带领下，众人朝厨房前进，然后在那边把买来的食材都放到了冰箱里面。

　　接下来，雷冯等人知道自己分配到的房间位置后，就要把各自的行李拿回房间。

　　「今天因为移动以及事前准备的关系，所以没办法安排什么训练项目，大家从明天起要做好觉悟喔。」

　　妮娜留下这句话后，就领着娜尔姬与梅珍离开了。

　　变成一个人的雷冯朝着被告知的方向前进，找到自己的房间后，他把行李放到里面。

　　拉开窗帘向外面望去，只见天色已将接近全黑。

　　「这里还真偏远呢。」

　　从两层楼高的房间望出去，甚至可以看见都市的外围地带。

　　一年级的校舍与自己住的宿舍……在平常不会来到的地方看到的光景，让自己产生一种来到别座都市的感觉。

　　自己来到的地方还真远呢……这种感慨忽然掠过了雷冯的脑海。

　　在古连丹当天剑继承者时，雷冯根本不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来到学园都市。

　　这都是因为自己的洞察力尚未成熟之故。不，真要说起来，雷冯也觉得自己当时选择的做法是错误的。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也是因为妮娜这样讲的关系。妮娜对自己说——还有其他办法吧？她说的应该没错，如果自己这么做，就不会让莉琳那么辛苦了。

　　与后悔一同窜过胸口的感觉是寂寥。

　　「不晓得莉琳过得好不好？」

　　会感到寂寞，也许是房间太大之故。这是一间以并排方式摆着三张床的宽敞房间，平时这里会睡着务农至晚上的农业科学生吧，但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独自在这样的房间里。

　　拥有自己的房间，是雷冯还在孤儿院时就有的梦想。那时也是在大房间里排满了床铺，大家就这样睡在一起。

　　雷冯现在的宿舍房间虽是两人房，住的却只有他。就现况而言，还不会有人搬进来。

　　能一个人自由使用室内空间的状况，不管是这里或是宿舍那边都一样。之所以会有现在的感触，或许是因为这间房间与孤儿院的房间一样大的关系吧。

　　「真是的……」

　　在那个瞬间，思乡情绪仿佛要令呼吸停止似地涌上心头。雷冯摇摇头，然后把这种感觉咽了回去。他心知肚明，就算觉得寂寞自己也无法回去那个地方了。

　　天剑继承者一旦暴走，将会发生何种状况……雷冯让普通市民知道了这个事实，这样的他有什么脸返回家乡呢。

　　在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无聊事时，夏尼德与菲丽也抵达这里，然后雷冯就被叫了出来。

　　这一天的训练真的很简单。

　　这里没有像练武馆一样的训练室，所以大家必须在野外练习。太阳一旦西坠，这附近除了从建筑物内部透出的电灯光线外，没有任何能提供照明的设备。在黑暗中做了一会儿对打的练习后，训练就结束了。

　　想当然耳，梅珍的料理获得众人一致好评，这也让用餐前始终僵硬着脸的梅珍放松了表情。看到她放松的样子，雷冯总算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接下来大家在大客厅里闲聊了一下来打发时间。妮娜与夏尼德玩着指挥官游戏，那是武艺科为了培养战术思考的能力而开发出来的棋盘游戏。梅珍与娜尔姬两个人在聊天，菲丽坐在角落阅读自己带来的书。雷冯无事可做，于是在旁边看着妮娜两人下棋。

　　这是在划有格子的棋盘上配置棋子，然后一边判读敌方棋子的动向，一边移动自己的棋子，并且想办法打倒对手指挥官的游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棋盘，而且设计成看不见对方盘面的样子。双方各自在棋盘上配置棋子，然后轮流移动进行游戏。

　　「朝B—6周围发射念威端子。」

　　「可惜，那边什么都没有～」

　　「你说什么？可恨……我这一回结束。」

　　「那么换我了，E—3发射念威端子。」

　　「……E—2有前锋一名。」

　　「好耶，我要狙击……」

　　两人轮流掷出有着六面的骰子，然后说出上面的点数。

　　「很好，我闪过了。」

　　「太天真了，我还要狙击一次。」

　　「什么…………可恶！」

　　再次互掷骰子后，妮娜一脸不悦的移开了棋盘上的棋子。

　　「好……我这回结束。」

　　「换我了，既然如此……」

　　两人在雷冯眼前动着棋子，用念威端子找出对方的棋子然后狙击，或是利用附近的棋子加以攻击。

　　夏尼德整场游戏都占有优势，最后就这样赢得了棋局。

　　「哎呀……真可恨！」

　　「我就说嘛，在组成规则不设限的情况下，用普通方式组队根本没用啰？我只要配置两、三个念威操作者在里面，剩下的名额全部使用狙击手，就可以把你修理到爽了。」

　　面对瞪着棋盘思索下一步作战的妮娜，夏尼德一边玩弄骰子一边悠哉的说道。

　　「吵死人了，给我安静一点！」

　　「等一下好好决定组队的方式吧。」

　　「不，我还要使用一样的组队方式。」

　　「你要靠运气丢出好点数才有办法赢喔？」

　　虽然无奈的说出了建议，但夏尼德了解正在赌气的妮娜是听不下这番话的，所以他开始用先前的组队方式排起了棋子。

　　两人就这样继续下着棋，妮娜接连三战都无法取胜。

　　「只差一点而已……」

　　「可以结束了吧，我已经很累了。」

　　夏尼德一脸厌倦，抛开棋子举起了双手。

　　「唔……说得也是，都已经这么晚了啊。那去澡堂泡澡结束今天的行程吧。」

　　「啊，这里有澡堂吗？」

　　娜尔姬对妮娜的话提出反问。

　　「嗯，这里有一间大澡堂……啊，真糟糕，已经没时间放热水了。」

　　看了时钟后，忘了这件事情的妮娜露出了困扰表情：

　　「抱歉，今天请大家用淋浴的方式洗澡，明天再放热水吧。」

　　澡堂并没有分男女，在妮娜的指示下女生先去洗澡，雷冯与夏尼德目送她们离开客厅。

　　「原来如此……这里有大澡堂啊，嗯……」

　　女生全部离开后，夏尼德不急不徐地低声说出的这番话，雷冯决定假装没有听到。

　　＊

　　传至耳畔的微弱声响叫醒了雷冯。

　　他睡得很饱从床上起来后，雷冯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清晨的空气还有些凉意，让清新的空气充满体内后，雷冯洗了把脸，接着离开房间。

　　他的身体自然而然朝声音的方向前进。

　　可以做出大批食物的宽广厨房中，有着一个背影。

　　「梅珍真早起呢。」

　　「哇……是雷顿啊？」

　　抱着锅子的梅珍吃惊的回过了头：

　　「啊，对不起，早饭还没好……」

　　「嗯，没关系啦，我来帮你。」

　　「咦？可是……」

　　「别在意别在意，反正我也醒了。」

　　说完话后，雷冯开始洗起放在桌上的蔬菜：

　　「量还真多呢。」

　　「啊，嗯……我想顺便处理晚餐的材料。」

　　梅珍一边说，一边准备了两只大锅子。

　　「喔。啊，蔬菜我来负责，你可以去忙别的事情。」

　　雷冯说完后开始削起蔬菜的皮。

　　「……可是其他的东西也不能放到凉啊。」

　　「啊，说得也对。」

　　采买食材时雷冯也有跟着，所以他大致可以想象梅珍会做出什么样的菜色。雷冯与梅珍肩并肩削着蔬菜的皮。

　　「雷顿……很会削皮呢。」

　　站在旁边的梅珍吃惊的瞪大了双眼。

　　「是喔？」

　　雷冯一边回答，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

　　「我小时候就开始帮忙做菜，所以对处理食材的速度很有信心喔。」

　　「原来是这样啊。」

　　雷冯用指头确认手中蕃薯的形状后，顺着它的外形将菜刀刀锋抵住表面，然后开始转动起蕃薯。雷冯注意到自己削皮时根本用不着看的样子，让梅珍脸色一变。

　　「怎么了？」

　　「咦？嗯，没什么。」

　　梅珍也发现到自己突然变了脸色吧，所以她做了一个开朗笑脸摇了摇头。

　　雷冯他……啊……原来如此。

　　（说不定他帮的人是……？）

　　「不过我很不会搭配菜色呢，我每次作菜都没考虑到营养均衡的问题，所以老是被骂。」

　　「……是吗？」

　　「嗯，常被莉琳骂。」

　　「咦？」

　　「啊，莉琳是我的青梅竹马……」

　　雷冯解释了莉琳的事，又想出很多她跟料理有关的有趣回忆。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雷冯晓得自己会做料理的这件事，一定会让梅珍认为替自己准备便当的行为是多管闲事。

　　事情果然跟雷冯想的一样，梅珍笑容满面的听着这些趣事。

　　然而雷冯并没有发现到自己讲完话为止，梅珍脸上的表情都没有改变过。

　　此时的厨房外面——

　　「……我听不见。」

　　背部贴在墙上，偷看着里面状况的菲丽发出呻吟声。雷冯与梅珍似乎正感情融洽的说话。由于厨房太大，所以菲丽听不见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从她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梅珍笑盈盈的脸庞。

　　（插图034）

　　「……只差一点而已。」

　　菲丽虽然想靠过去，可是再接近的话就走到厨房里面了。就这个位置而言，一大早就在削蔬菜的皮，一边讲着话的雷冯并不会发现自己的气息。但是再继续接近的话，就会先被正面对着这边的梅珍给发现。

　　「只能使用念威了。」

　　就在她半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时，有脚步声朝这里接近。

　　菲丽立刻将背部从墙壁上移开，然后装出刚到的表情望向朝这边传出脚步声的人。

　　是妮娜。

　　「早安。」

　　「啊，妳早。」

　　菲丽若无其事的道着早安，妮娜也回应打了招呼。

　　她的视线瞥向了厨房里面。

　　「在做早餐啊。」

　　妮娜喃喃低语，然后动了动鼻子。有两只大锅子放在瓦斯炉上，其中一只锅子正冒着热气，诱惑食欲的香味也飘了过来。梅珍在旁边将削好的蔬菜切得更细，然后放进平底锅里快炒，她似乎正在炒热要放进汤中的配料。

　　在她的身旁，雷冯还在削着一大堆的蔬菜。

　　「应该要帮忙吧……？」

　　妮娜停下脚步，露出困惑表情。

　　「说得也是……」

　　用帮忙当借口刺探里面的状况，这一招还不赖。

　　不过……

　　「麻烦的是，我一点也没有在里面帮忙的才能啊。」

　　妮娜露出苦笑说出的话语，也是菲丽的肺腑之言。

　　这就是问题所在。

　　「队长……做过料理吗？」

　　对此感到介意的菲丽抬头望着妮娜。

　　「我应该说自己做过菜……还是该说是被强迫的才好呢？母亲认为家中厨房是女性的城堡，经常强迫我帮忙，所以我会做简单的料理……我虽然会料理，可是并不拿手。比起在厨房做菜，我更喜欢跟父亲在户外修练，所以就这样逃离厨房选择武艺。」

　　菲丽的情况有些不同。她的家族原本就与武艺家无关，相对的，家族世世代代均花钱收集都市间的情报并四处兜售，而且做得相当成功。哥哥卡利安之所以会来到学园都市，也是因为他想看看其他都市，藉此亲身体验情报流通的重要性。

　　菲丽的家庭就是这样。家里有许多佣人，也有专门负责料理的人。厨房对菲丽来说，只不过是过去就会有人给她点心的场所罢了。

　　来到这里以前，菲丽连菜刀都不曾握过。来到洁尔妮后，她也未曾展现对料理的兴趣，因此厨艺当然不可能进步。

　　就在两人僵在门口之际，娜尔姬来到了现场：

　　「两位早安……你们在做什么？」

　　「呃……」

　　妮娜吞吞吐吐的模样让娜尔姬感到困惑，接着她看到厨房内的状况，便出声表示自己要帮忙后就走进去。

　　「……她也会做菜啊？」

　　「是这样吗？」

　　两人一起望向厨房，只见娜尔姬也加入了削蔬菜的行列。

　　「看起来似乎会呢。」

　　「好像是这样。」

　　两人混合着复杂情绪的声音，落寞的在走廊上传了开来。

　　低声窃笑的声音让两人回过头，只见已经盥洗完毕的夏尼德肩膀上挂着毛巾站在后面。

　　「干嘛？」

　　「没什么，你们好像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呢。」

　　「啰嗦！」

　　妮娜嘟起嘴提出抗议，菲丽也狠狠地瞪着唇端泛起笑意看着这边的夏尼德。

　　「呵呵呵……容我向陷入如此困境的两位，介绍这个最棒的道具。」

　　「唔？」

　　「……那是什么？」

　　夏尼德装腔作势的态度让两人又怀疑又期待。在她们的注视下，夏尼德不知从何处拿出一个可以放在掌心的小道具。

　　「这玩意儿叫削皮器，是可以轻松削去蔬菜皮的道具。」

　　「你说什么……！？」

　　「只要把它的刀刃放在蔬菜表面上拉几下，就可以轻松把皮削掉喔。」

　　「竟然有这么方便的东西啊！」

　　妮娜率直的表示赞叹。菲丽虽然不动声色，但一双美眸却也死盯着那个道具不放。在细长的环状金属环之间，夹着一片装有刀刃的金属板。原来如此，只要将它放在蔬菜表面上轻轻一拉，就可以把皮削掉了吧。

　　只要有它在手，就能走进厨房了。

　　「来吧，拿着它削个痛快吧！」

　　菲丽忍不住伸出了手……然后碰到了妮娜的手。

　　两人同时抓住了削皮器。

　　「……可以请你放手吗？」

　　菲丽静静地撂下了这句话。

　　「不，这里就交给我吧。」

　　妮娜也紧紧握住削皮器，一点也没有想放掉的迹象。

　　「队长去想一下今天要做什么训练比较好吧？」

　　「你才应该去想一下进行个人训练的方式吧？我可没办法指导念威操作者喔。」

　　「这点用不着操心，因为我从以前就这样做了。」

　　「我也想好训练项目了啊。」

　　两人之间紧张感，以削皮器为中心不断升高。

　　就在此时……

　　「……你们在做什么？」

　　雷冯一脸吃惊的站在厨房门口。

　　在那瞬间产生了破绽。

　　「啊！」

　　妮娜快速抢走了削皮器。

　　「没什么，我看厨房好像很忙的样子，所以想进去帮忙。」

　　妮娜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紧紧握着削皮器回答了问题。

　　「啊，那个的话，我们已经弄好了。」

　　雷冯露出笑容说道。菲丽看见妮娜的背微微地颤抖，她自己也如结冻似的僵在原地。

　　「早餐马上就好了。还有东西没准备的话，先回房间弄好吧。」

　　说罢雷冯就离开厨房，朝自己的房间走了过去。

　　从厨房飘来的诱人浓汤香气里，传来了平底锅融化奶油的声音。

　　＊

　　早餐结束后就是训练时间。在三天两夜的集训中，第一天的时间几乎没办法用在训练上，而明天能做的训练项目也不多吧。

　　既然如此，今天就是集训的重点了。

　　仔细做好伸展运动活动筋骨后，妮娜发出了集合指令：

　　「今天的训练以比赛的方式进行。」

　　妮娜手中握着两支旗子。

　　「等一下。」

　　夏尼德举起了手。

　　「怎么了？」

　　「就算要比赛，我们的人数也不够吧？」

　　「这个简单，雷冯。」

　　「是的？」

　　「你一个人对付我们所有的人。」

　　「喔……」

　　「请等一等。」

　　接着发出声音的人是娜尔姬：

　　「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跟第十小队比赛后，娜尔姬已经充分了解雷冯的强悍实力，话虽如此，她还是不认为雷冯以一敌四会有任何胜算。

　　「嗯，你试试看就晓得了。」

　　猜到她想法的妮娜颇有深意的说完后，将其中一支旗子抛给了雷冯。先提出问题的夏尼德也不再多言开始做起准备，只有娜尔姬依旧不满，从剑带中抽出炼金钢确认着重量。

　　一开始雷冯是防御方。在妮娜指定的位置插下旗子后，雷冯站在原地等待比赛开始。

　　在雷冯移动之前，妮娜把他叫住悄声说了些什么。雷冯虽然稍微感到讶异：但还是立刻点了头。

　　之后妮娜把娜尔姬等人叫了过来：

　　「那么，我们要怎么进攻呢？」

　　这是对娜尔姬提出的问题。

　　「他只有一个人啊？只要两个人困住他，剩下一人利用空档拿下旗子就行了吧？」

　　娜尔姬自暴自弃似地答道。

　　「那就这么办吧。基本上我朝旗子前进、娜尔姬当诱饵、夏尼德绊住雷冯、菲丽负责辅助我。」

　　遵照妮娜的话，每个人各自走到被分配的位置。在远处待命的梅珍，手中握着一把只会发出声响的手枪。当妮娜点头示意后，梅珍害怕地举起信号枪，接着扣下板机。

　　单调的声响自远方传过来，宣告了比赛开始。

　　「从十步后的左边绕一个大弯前进。」

　　戴在耳朵上的念威端子传来了菲丽的声音。娜尔姬听从菲丽的指示，一边奔跑一边描绘出大大的弯曲弧形。妮娜跑在娜尔姬旁边，她跑在右侧，也就是比娜尔姬更接近雷冯的位置。她打算用假动作吧？

　　「如果雷冯攻击我，你就直接朝旗子前进，如果被攻击的人是你，我也会继续朝旗子前进。如果他攻击的人是夏尼德，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前进。」

　　「了解。」

　　妮娜拉开距离，娜尔姬也提升了速度。

　　雷冯悠然站立在距离旗子数步之遥的场所，现在的他甚至没有复原炼金钢。这是一片没有任何遮蔽物的平地，从这里可以看见雷冯所有的动作。相同的，雷冯也可以看清这边的一切行动。

　　不过雷冯只有一个人，这边则有四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束手无策才对。

　　就在娜尔姬等人与旗子之间的距离跑完一半时，雷冯开始行动了。

　　不，他消失了。

　　以高速奔驰的娜尔姬，无法感受到周围的自然风向。因为她的肌肤被自己刮起的强风吹抚着，所以她只看见雷冯的脚边卷起一阵尘土。

　　「他攻来了，位置0400。」

　　是菲丽的声音。

　　「从后面？」

　　她用脚在地面刮出痕迹试图停下来。

　　「脚上的刭流还不够喔。」

　　声音是从旁边传出的，雷冯的身影出现在她眼前。菲丽说雷冯攻来的下个瞬间，他就已经出现在娜尔姬背后了。

　　（好快的速度！）

　　还在地面滑行的娜尔姬挥出警棍，不过这招只虚无的命中了空气，雷冯又消失了。在她这么想的瞬间，腹部传来某种感触。娜尔姬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回转，背部也摔到了地上。

　　雷冯钻进娜尔姬怀中，并且用肩膀抵住腹部后将她摔出。无法察觉一切经过的娜尔姬，

　　只能茫然地仰望着天际。

　　在这段时间内，雷冯朝着妮娜的身后追了过去。立刻被他追上的妮娜，身体也被抛向了空中。

　　接着娜尔姬听见了射击声。

　　下个瞬间，半空中传出小小的爆炸声响。

　　她无法在第一时间理解，那是朝旗子射出的刭弹遭到冲刭击落的事实。当娜尔姬总算察觉到那道爆炸声响具有何种意义时，夏尼德也被摔向了空中。

　　雷冯就这样悠然的走向旗子。菲丽没有做出任何的抵抗。

　　「我们输了……？」

　　娜尔姬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望着雷冯的背影。

　　「那么，再来要怎么进攻呢？」

　　这次雷冯也是防御方。

　　妮娜愉快地说道。娜尔姬到现在还是觉得无法置信。

　　（这就是……雷冯吗？）

　　跟娜尔姬她们一起上课或是聊天时的雷冯，感觉起来有些优柔寡断又不太可靠，但刚才的雷冯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自己明白身为武艺家的雷冯相当地强悍。娜尔姬从对抗赛的观众席上，以及参加比赛时的极近距离看到了他的实力。

　　即使面对连娜尔姬也听过的知名武艺家集团——也就是萨林邦教导佣兵团，雷冯也毫不退让。甚至与自称团长的少年单挑，并且取得胜利。

　　娜尔姬知道雷冯很强。

　　雷冯非常强悍。

　　然而实际跟雷冯交手的感觉又不同了。武艺科上课时陪自己练习的雷冯，跟刚才的雷冯感觉不同。那时的雷冯，出招时会配合娜尔姬的实力。

　　现在的雷冯不一样。

　　自己压倒性的败北。

　　不但输了比赛，还知道对方已经手下留情了。

　　因为雷冯根本没从剑带中抽出炼金钢，他是空手对付自己。

　　事实不只如此。雷冯没用拳头击打，从头到尾都刻意使用摔技。包括娜尔姬在内的四个人与雷冯之间的差距，就是大到了可以这么做的地步。

　　妮娜他们还在讨论作战策略。

　　听着那些声音时，娜尔姬感到沸腾怒意不断地涌出。压倒性的实力差距没让她产生放弃的想法，在她心里只有想尽办法也要挫一挫雷冯那种傲慢态度的念头。

　　「那么，就照这种方式进行。」

　　妮娜说明完战术后，娜尔姬点了点头。

　　看着这样的娜尔姬，妮娜嘴角浮现了狡狯的笑意。

　　梅珍准备了大量的三明治，又烤了一堆饼干当作午餐。三明治可以填饱肚子，饼干则能补充糖分。大家喝完运动饮料后，接下来又是刚才的训练。

　　训练内容跟中午前的相同。

　　双方的攻守交替着，一直重复训练到日落为止。然而一直到最后，妮娜等人都无法赢过雷冯。

　　比赛在天际染上晚霞之际宣告中止，训练项目也换成了自由练习。此时雷冯总算复原了炼金钢，独自挥剑练习起来。妮娜也一个人练习着招式，而菲丽解放所有念威端子，并且让它们远远飞了出去。夏尼德也准备了许多坚硬的土球，并且重复着将数颗土球连续抛向远方高空，再以狙击枪快速击落它们的练习。

　　之后娜尔姬暂时无法动弹。她捧着梅珍拿过来的运动饮料，气息紊乱地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

　　总算爬起来的娜尔姬慢慢地喝着运动饮料，一边看着雷冯。

　　仿佛被颜料渗入渐渐变深的暮色之中，雷冯将青石炼金钢的长剑挥向右方，然后重复着由上而下挥落长剑的动作。充满活刭的躯体随心所欲的移动位置，同时舞动着剑身。剑风声明明可以更响亮的，然而雷冯周围却是如此安静。

　　以前自己跟着雷冯一起看过妮娜进行个人训练的模样，娜尔姬认为那副姿态相当美丽。在鬼气逼人的氛围下汇集刭流挥舞铁鞭的身影，寄宿着魄力与美感。

　　现在的妮娜没有当时鬼气逼人的气势，不过出招时的流畅感却增加了。娜尔姬认为这个姿态比先前的更加漂亮。

　　然而跟旁边的雷冯一比，妮娜就逊色不少。

　　雷冯的招式里，蕴含着已臻至完美境界的某物。娜尔姬不太明白那是什么东西，可是每当青蓝色的斩光掠过暮色时，她总会觉得胸口一阵悸动。

　　那是寂寥，是紧张，也是一种憧憬。

　　完美融合成一体的心绪波动，令娜尔姬感到困惑。她回头一望，梅珍并不在后面，一定是去准备晚餐了吧。

　　（真可惜。）

　　一边这样想着，将视线移开的娜尔姬同时也松了一口气。如果她看到这幅场景，说不定会哭出来呢。

　　娜尔姬有种莫名的感觉，就像招式的一举一动里有着雷冯过去的一切。

　　美丽，感动人心，而且哀凄。

　　平常个性软弱又不是很可靠的雷冯，究竟有着何种不为人知的过去？

　　（啊啊，原来如此……）

　　娜尔姬完全了解到，吸引梅珍的事物，大概就是这个吧。虽然不晓得梅珍从开学典礼事件中的哪个部分感受到了这一点，也不知道她是否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但她还是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娜尔姬在都市警局的上司佛梅德也说过这样的话：

　　「他走在与年龄绝不相称的人生道路上。看着那家伙，好好去体验他的深度。」

　　这句话就是娜尔姬留在第十七小队的原因。佛梅德看到的深度究竟是什么？这种好奇心被雷冯与第十小队战斗时的姿态掩盖过去。

　　所谓的深度就在自己眼前吗？

　　大概是吧，她只能想出这种程度的答案。

　　娜尔姬站了起来，抓起炼金钢开始练习招式。如果在这种地方悠哉偷懒的话，只会一直成为队上的累赘。

　　娜尔姬身为武艺家的自尊心，无法允许这种事。

　　发出吆喝声后，娜尔姬挥落了警棍。

　　＊

　　当暮色消失，周遭化为真正的黑暗时，妮娜的训练也宣告结束。

　　进入厨房后，充满室内的诱人香气勾引着早已饥肠辘辘的胃部。这是梅珍从早上就准备好的炖菜，而不是早餐时端出来的清爽蔬菜汤。

　　「这香味真让人受不了耶！」

　　花费时间熬煮入味的肉类与蔬菜散发着刺激食欲的浓厚香气，夏尼德发出了呻吟声。

　　「……我……我做了很多菜。」

　　「喔，那真是太感恩了！我会吃很多的。」

　　夏尼德抢先入座，妮娜等人也跟着坐了下来，雷冯与娜尔姬则是帮忙梅珍盛菜。

　　「啊，对不起，我们也来……」

　　「不用了啦，这种事交给学弟妹处理就行了。」

　　雷冯沉稳的阻止了正要站起来的妮娜。

　　梅珍除了炖菜以外，也做了沙拉与香草蒸鸡肉，桌上还排着面包。接着雷冯他们也坐到了桌边。

　　正如诱人香气所示，梅珍做的料理的美味传达到舌头上。美食与空腹产生的加乘效果，让从早上就没休息过的雷冯众人一言不发的吃着晚餐。妮娜刚开始时虽然有些担心，但看到这副光景后总算松了口气，最后也开心地看着雷冯他们吃饭。

　　「雷顿，你可以过来一下吗？」

　　吃完晚餐后，雷冯跟昨天一样在客厅看妮娜与夏尼德下棋，此时娜尔姬走过来悄声说了这句话。

　　雷冯回过头，只见娜尔姬默不作声，打手势要他去客厅外面。梅珍也在那边，说完话后娜尔姬马上走到客厅外面。

　　这一刻终于到了，雷冯心想。他看了妮娜他们一眼，但这两人的精神全放在游戏上面，并没有看着这边。而菲丽也在角落看著书。

　　雷冯站了起来，朝娜尔姬身后跟了过去。

　　眺望着盘面的妮娜突然抬起头，以视线追着雷冯离去的背影。

　　该来的还是会来，妮娜心想。不管怎样，只要娜尔姬待在第十七小队，雷冯的过去就很难保密。妮娜认为这件事既然迟早会曝光，应该不要藉由他人之口，而是直接由雷冯本人说出来才对。她虽然这样想，但最终下决定的人还是雷冯自己，这句话妮娜早在机轮部门打扫时就说过了。

　　妮娜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很担心。

　　「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啰。」

　　夏尼德一边玩弄骰子，一边如此说道。

　　「娜尔姬的道德感，跟她想加入都市警局的决心一样强，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

　　「一丝不茍的你都能接受了，我想应该没问题啦。」

　　「我没有那么一丝不苟。」

　　「不知道的人只有妳自己吧？」

　　这时菲丽从边讲边笑的夏尼德的背后偷偷溜出去，她一定要去跟踪雷冯他们吧。

　　「妮娜你不跟去吗？」

　　夏尼德有如背上长眼睛似地说道。

　　「不去。」

　　简短答复后，妮娜还是瞪着棋盘。

　　夏尼德露出苦笑，然后掷出了手中的骰子。

　　被娜尔姬两人叫出来的雷冯，来到集宿所的外面。除了从明天就要离开的集宿透出的光线外，唯一的光源只有缺了一半的月亮及稀疏的星光。没有使出活刭的话，视线就会模糊不清，雷冯却以这种状态跟在被黑暗半掩身影的娜尔姬两人后面。

　　害怕走夜路的梅珍牵着娜尔姬的手。

　　三个人就这样走了好一阵子。这里既没有照明，也没有平整道路的农地。雷冯虽然觉得走到这么远会有危险，却没把这件事说出口。他认为只要自己与娜尔姬在场，应该就能应付突发状况。

　　回头一看，集宿所的灯光还能照到这里，这也给了雷冯安全感。

　　结果雷冯等人一直走到外围地带附近的场所，防风林有如分隔农地似的延续到另一端。

　　在如同黑色墙壁般耸立的树林前方，梅珍停下了脚步，接着是娜尔姬。

　　雷冯也停下了脚步。

　　梅珍转过了身子。在这片黑暗里，雷冯不晓得她的脸庞上有着什么样的表情。

　　打破沉默的人是娜尔姬：

　　「如果米菲在场的话，形式会比较完整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雷顿，我们想更了解你的过去。」

　　娜尔姬的话简单扼要，具有武艺家风范。

　　「嗯。」

　　雷冯在黑暗中点点头。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们不是单纯的好奇。我们跟雷顿在这半年里相处得很好。这不只是因为离家背井的关系，因为我们三人的感情实在太好，所以雷顿能融入我们时，我真的觉得很惊讶。可是我不希望让这种友谊停只留在我们与雷顿的层面上，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希望雷顿也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有话想要问你。」

　　娜尔姬的影子动了。梅珍有如缩起身躯似地颤抖，然后发出了小小的仿佛屏住呼吸般的声音。

　　「……天剑继承者是什么意思？」

　　问题果然还是由娜尔姬发出的。

　　娜尔姬将知道这个词汇的来龙去脉说出来。从莉琳寄来的信不小心送到了梅珍那边，一直到她忍不住偷看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雷冯感到非常地惊讶，从话意判断，那封信指的应该是妮娜交给自己的信。为何那封信会在妮娜手上呢？当时的雷冯也很吃惊。妮娜表示那封信是在练武馆的休息室捡到的，雷冯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信会跑到那种地方。

　　「……对不起。」

　　梅珍道歉，那颤抖的声音里有强忍泪水的感觉。

　　「算了啦。」

　　个性柔弱梅珍忍着泪水向自己道歉。雷冯立刻就能感受到这是诚心诚意的道歉，所以也没办法责备她。

　　「我曾经是天剑继承者。」

　　将不知不觉间郁积在胸口中的气息吐出来后，雷冯开始说话。

　　所谓的天剑，就是雷冯出生的故乡，也就是枪壳都市古连丹的所有武艺家之中，仅有十二名绝强武者才能得到的秘传炼金钢。得到这个炼金钢的人，就叫做天剑继承者。

　　雷冯曾是天剑继承者。

　　第十二名天剑继承者。

　　他被称为……雷冯．沃尔夫修丁．阿尔塞夫。

　　可是对雷冯而言，身为天剑继承者是不值得高兴，也不值得自豪。他只是为了赚钱，才努力修炼师父说自己有天分的武艺，最后就变成天剑继承者。事情就只是这样子罢了。

　　人要活下去需要金钱。此时的雷冯，或许有一种齿轮空转的感觉吧。让他感觉金钱是必需品的粮食危机早就过去了。而且就算有钱也不见得就能取得粮食，因为当时整座都市都缺乏粮食。

　　但是雷冯体验到最难熬的时刻时，他的年纪还很小。不过他当时已经可以理解到经济活动的基本架构，而且身为养父的戴尔克，也是奉行清贫主义。

　　在古连丹的雷冯，盲目地听从着这股冲动。他相信自己的做法即使背离武艺家的律法，也一定是正确的行为。

　　然后为了这个目的，雷冯不惜参加了将武艺家力量与技巧，当作娱乐表演的地下比赛。

　　一说到地下比赛的事，娜尔姬产生动摇的感觉也传达过来。正义感强烈到足以在都市警局工作的娜尔姬，或许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吧。

　　「……后来怎么了？」

　　梅珍有如挤出声音般地提出了问题。

　　「事情曝光了，我因为这件事被剥夺天剑，也被下令要离开都市。由于陛下的慈悲，我被判了缓刑，财产也没有被没收。多亏如此，我才能把钱留给孤儿院。」

　　是的……那是奉行清贫主义的戴尔克经营的孤儿院，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些钱，所以那些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点雷冯的做法没错。除了戴尔克的孤儿院外，雷冯身为天剑继承者时，也会捐钱给其他孤儿院。为此他无法留下太多钱给自己待过的孤儿院。

　　「……所以你就到了这里？」

　　「没错。」

　　觉得心情轻爽起来的雷冯点头。来到这里前，心想这一刻终于到来的雷冯觉得很紧张，不过随着事实一一说出，这种紧张感也渐渐解除。

　　（船到桥头自然直啦。）

　　雷冯无法否认，自己心中夹杂着这种自暴自弃的情绪。

　　不过实际上，听完这些过去后要做何反应，必须由梅珍她们来决定，除此之外雷冯什么事也做不到。

　　雷冯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对，可是他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错。为了守护都市，武艺家的力量——雷冯的才能或许是必要的。但雷冯却无法理解，为何这种力量不能用来守护自己身旁的人们。

　　娜尔姬以前曾经说过，如果要在都市与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她会选择人。雷冯跟娜尔姬一样，都是有着相同想法的人吧。

　　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无法成为天剑继承者。

　　「不过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涉入地下比赛的关系。」

　　与卡哈尔德．巴连的比赛，才是雷冯被逐出都市的主要理由。

　　「能成为天剑继承者的人，都拥有其他武艺家根本比不上的刭流与天分。这种怪物可以满不在乎的背离武艺家律法……这个事实绝对不能让普通人知道。只有武艺家才能对付武艺家，话虽如此，天剑继承者的实力却可以轻易凌驾这群武艺家。这种人违背律法的事实，绝对不能让普通人知情。」

　　连身为天剑继承者候补人选的卡哈尔德，都被雷冯以超乎寻常的刭流有如踩碎虫子般击倒的事实，才是问题的症结。

　　「我……是怪物。」

　　雷冯刻意用这种方式称呼自己：

　　「所以就算会怕我，你们也没有错。」

　　他有如细心地解说般，缓缓编织着言语。

　　娜尔姬屏息，一动也不动。

　　梅珍则是抱着自己的身体发着抖。

　　自己的异于常人有传达出去了吗？

　　雷冯不知道梅珍是否能够体会，不过娜尔姬应该感受到了才对。从今天的训练，以及先前与海亚的单挑中，娜尔姬应该能体会到雷冯的强悍实力。

　　虽然那并不是雷冯全部的力量。

　　把该说的话都说出口后，雷冯等待着两人的回答。但黑暗中看不见两人的表情，是惊讶、恐惧，还是哭泣？

　　「我……」

　　开口说话的人是梅珍：

　　「我……」

　　一边发抖一边挤出声音的梅珍，话才说出口又停了下来。

　　「……我……」

　　轰隆…………

　　「咦？」

　　地面突然摇了起来。朝前方踏出一步的梅珍，在月色的映照下显露出脸庞。眼眶盈满泪水的她，正要诉说些什么的脸孔，因发现异变而僵住了。

　　讨厌的预感窜上背部，全身也起了鸡皮疙瘩。雷冯伸手抓住走出来的梅珍的手腕。

　　「娜姬！」

　　接着发出叫声。

　　立足点瞬间消失了。

　　在那一瞬间，地面变成了研钵的形状。又再下个瞬间，三人一起成为了重力的俘虏。

　　（会掉下去的！）

　　在视野角落，雷冯看到娜尔姬快速做出反应。她从剑带中抽出炼金钢，并且将它复原。娜尔姬将哈雷亲手调校过的紧缚索向上一抛，接着传出绳子卷到某种硬物的声音。

　　「雷顿！」

　　娜尔姬一边落下，一边朝雷冯的方向伸出了手臂。雷冯单手抱紧梅珍，另一只手则是伸向了娜尔姬……可是却没有碰到。只有擦到对方指尖，而没有抓住手的雷冯，就这样与梅珍一起坠入黑暗的最深处。

　　（插图048）

03　在黑暗中，然后……

　　一边体会在大气中不断坠落的感触，雷冯用空下来的左手勉强伸向剑带，然后将炼金钢抽出来。

　　雷冯在覆盖耳膜的轰音中发出叫声，并复原了炼金钢。他以贯注刭流的剑身反射好不容易才射进来的月光，藉此在沙土暴雨中确保自己的视线。如果能使用钢丝的话就轻松多了，但现在却遭到封印而无法使用。

　　「啧！」

　　以瞬间闪出的青色反光探知周遭环境的状况后，雷冯发出了昨舌声。

　　雷冯一边护着梅珍，一边以受限制的姿势舞动长剑。泥沙土块不断从上方坠落，即便是柔软的沙土，如果大量落下的话，也能夺走人的性命。雷冯从剑尖释放出冲刭，将落下的沙土一一破坏。

　　掉下来的不只是沙土。混杂在大量沙土中的金属，以独特的刺耳尖锐声响强调自己的存在，一边朝着雷冯这边坠落。

　　它们一定是支撑耕地的铁架，是保护都市的无机隔离板的支架。从这些铁架掉落，再加上坠落时间这么长的事实判断，表示有机隔离板也崩坏了。

　　以沙土做为掩护，拥有巨大质量的凶器就隐藏在四周。

　　冰冷的紧张感在体内来回奔驰，雷冯试着摆出更容易挥剑的姿势。

　　（只有我也就算了……）

　　如果只有雷冯一人，这还算是可以应付的状况。然而现在的雷冯单手抱着梅珍，行动也因此大幅受限，而且受到限制的不只是挥剑动作。并非武艺家的梅珍，她的身体与神经或许无法承受雷冯全力出招产生的速度与冲击。

　　「…………」

　　一边感受紧紧抓住自己，连尖叫都忘记的梅珍，雷冯朝着迫近而来的巨大气息不停挥舞着长剑。土块与铁架之类的巨大物体持续逼进，连重新抱好梅珍，再用右手握好剑的动作都很浪费时间。雷冯以冲刭产生的反作用力，以及用长剑击打落下物体的方式改变自身位置，一边朝底部坠落。沙土细粒打在肌肤上，构成有机隔离板的藤蔓鞭打着背部。两组铁架一边发出笨重回响声一边坠落，雷冯将它们击碎，并且利用爆开的火花之雨确认周遭状况。

　　雷冯错开自己的位置闪开铁架并且站到上面，藉此得到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能更果决的挥舞长剑。

　　（说不定又要弄坏剑了。）

　　雷冯在原本的动作受限制的情况下，使用长剑划出一道道难看的斩线。就现状而言，他只能使用汇聚的冲刭尽全力击碎障碍物，而这种出招的方式会对剑身产生不良影响。

　　（撑下去啊！）

　　祈祷的同时，雷冯不断挥开掉落的物体。

　　像这样将精神全部集中在上方的做法，带来了灾难。不，在月光远去，周围除了击打铁架时爆出的火星外，已经没有任何光源的状态之下，雷冯只能靠着声音与感觉防御落下的物体。他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极限，雷冯藉由先掉落的铁架激烈碰撞时发出的回响，来判断自己落至底部还需要多少时间。

　　不过他还是有分神的时候。

　　「呀！」

　　「呜哇！」

　　快撑过去了……就在雷冯这么想的时候，脚下的立足点开始剧烈摇动。先落下的沙土以及其他的杂物，已经在雷冯他们的落点上方堆出了一座小山。只有沙土的话倒也还好，有如被掩埋似地插在沙土里的铁架，无法利用回响声判断方位。被雷冯当成立足点的铁架，就是与这种状态的物体发生激烈碰撞。

　　抱着梅珍的雷冯体势从坠落一转，朝斜上方被抛出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

　　从坠落到上升，状况的变化让梅珍惊慌的方式也跟着改变。仿佛被初次发出的惨叫声推挤似地，雷冯怀中的梅珍开始激烈地挣扎。

　　雷冯失去了平衡。

　　「唔！」

　　强烈的疼痛如同划出一道直线般，从额头掠过太阳穴。造成这道伤口的不是什么巨物，只不过是迸裂四散的碎片吧。话虽如此这股炽热的痛楚却紧紧贴在雷冯身上，也冲走在一瞬间浮现的焦躁。

　　勉强着地的雷冯直接用双臂抱起梅珍。为了脱离物体不断落下的半径范围，雷冯不顾一切地奔驰着。

　　轰音撼动着脚底，也狂乱的朝背部刺来。然后巨大气息从头顶紧迫而来，接着雷冯纵身一跃。

　　着地后头顶不再有紧迫而来的气息，现在虽然还有物体坠落的感觉，却已经愈来愈少了。与物体的坠落声相比，推动都市足部的机械轰音正渐渐地扩大。

　　雷冯为了安全起见朝前方走了一段距离，然后终于停下脚步，并且在原地将梅珍放下。

　　「啊……啊……啊……咦？」

　　「没事了，已经没事了啦。」

　　在光线无法抵达的黑暗中，无法看见梅珍的脸庞。但急遽的状况变化似乎让她无法好好说话，梅珍环抱着自己不断发抖。雷冯将上衣脱下盖在梅珍身上，然后轻抚着她的肩膀。

　　「我去看一下状况喔。」

　　不断抚摸着梅珍的肩膀，确定她已经冷静下来后，雷冯站了起来。

　　「啊……！」

　　梅珍抓住了雷冯的手：

　　「……啊，对……对不起。」

　　在说完后，梅珍用着细蚊般的音量喃喃低语，接着放开了手。

　　（啊啊，原来如此……）

　　在这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独处，一定会感到害怕吧。雷冯打消了去确认状况的念头，在梅珍旁边坐了下来。

　　「啊，没关系的，请你去看看状况吧。」

　　「再等一下也无所谓啦，我们等会儿一起去看吧。」

　　雷冯认为梅珍跟平常一样露出慌慌张张的表情是好的象征，这就是她从混乱中渐渐恢复的证据。

　　「不过……我还真是吓了一跳呢。」

　　雷冯抬起了头，可是什么也没看见。

　　他从未想过会有这种场所，雷冯以为在都市的地下，只有机轮部门跟下部的出入口。

　　仔细想想，光是机轮部门跟下部的出入口，根本不可能占据在地下的所有空间。

　　（我们掉落的地方离外围地带很近，所以这附近应该有移动都市足部的机械吧？）

　　雷冯环视四周，视线所及果然还是一片黑暗。与机轮部门不同的轰音回响声压迫着全身，所以这里应该距离那些机械很近。话虽如此，在掉落时自己做出很多动作，而且刚才奔跑时也没有注意方向，所以已经离原先的位置很远了吧。

　　「…………」

　　雷冯的肩头微微碰到了某物体后，衣服磨擦声响起，那是梅珍的肩膀。

　　「再忍耐一下，大家一定会发现我们的。」

　　「嗯……」

　　雷冯轻轻抓起梅珍垂在地面上的手。

　　「那……那个……」

　　「来说以前的事吧。」

　　「咦？」

　　「我在古连丹的往事。」

　　「啊……」

　　「我以前也待过这么暗的地方，那是污染兽在都市外面的巢穴。当时我还没当上天剑继承者，也比现在还要小。我接受过不使用视觉的战斗训练，所以在战斗期间并不会感到担心，只要一股脑的战斗就够了……」

　　雷冯他们突袭了念威操作者发现的母体的巢穴，并且与刚诞生的大群幼生体发生战斗。

　　「在战斗的时候还好，因为用不着思考任何事，只要把自己学过的招式使出来就够了。可是战斗结束后，我就不行了。」

　　那只是污染兽为了产下幼生体挖掘而成的地下洞穴，并没有坚固到足以支撑激烈战斗的地步。最后演变成出口崩塌，数十名武艺家被埋在里面的状况。

　　雷冯也是其中一个。

　　「因为有念威操作者的支援，所以我知道自己能及时获救。不过在黑暗中还是会感到不安，所以我很了解小梅现在的感觉……」

　　「对不起……」

　　「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雷顿明明要去帮我找出口的……」

　　「我们一定会马上找到出口的。比起擅自行动，倒不如让更会救援的人帮忙。」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当时很害怕。」

　　「咦？」

　　「在战斗时，只要拿出全力就够了，可是战斗一旦结束……」

　　自己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他讨厌这种感觉。

　　讨厌那种只能等待他人前来帮助自己的焦躁感。

　　「雷顿……雷顿！」

　　「……咦？怎么了？」

　　「……没什么。」

　　梅珍的声音中带着不安。雷冯为她披上的制服被发丝轻抚而发出声音，由此可知梅珍摇了头。

　　（真糟糕啊……）

　　这种茫然的感觉很不妙，这样让自己几乎无法抗拒脑中的负面想法。寒冷的地方也不好，在光线照不到，又冷冷充斥着铁器臭味的空间中，身体会渐渐失温。

　　低温会让身体流失体力，这与当时的感觉相似。就像只能眼睁睁看着院里愈来愈贫困的感觉一样，就是那种明明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却又体会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

　　「雷顿……你不要紧吧？会不会冷？」

　　「谢谢你，我很好。」

　　简短回答梅珍的问题后，雷冯抱住了膝盖。

　　「好在哪里啊！」

　　激烈语气响起，撕裂了冷冰冰的轰隆声。

　　是菲丽的声音。

　　「太好了，你找到我们了。」

　　突然响起第三者的粗暴话语，让梅珍大吃一惊抓紧了雷冯。雷冯用使不上力的脸庞做了一个放心的笑容。

　　「咦？」

　　梅珍发出惊讶声，她抓住雷冯肩膀附近的手松了开来，然后有如确认某物似地移动着。

　　「这是当然的。比起这件事，你的状况更重要。」

　　对着淡淡道出的话语中寄宿着明显的怒意，雷冯耸了耸肩。

　　「队长他们马上就赶来了，请你在原地不要动。」

　　短暂的停顿后，菲丽说出了这句话。她跳过某件事实的话语，混杂着焦躁的情绪。

　　「雷顿……？」

　　不过已经太迟了，梅珍已经发现这件事。她正在确认沾在手上正要风干的粘腻触感，梅珍的手中传出具有粘性的湿润声音。

　　「雷……顿。」

　　在紧张与茫然感交织而成的话语不断重播下，雷冯从放松的心灵缝隙中，听见了空气急速泄出的声音。

　　他的意识渐渐远离。

　　「雷顿！」

　　宛如被梅珍悲痛的叫声用力地推开一般，雷冯的意识沉入了黑暗之中。

　　＊

　　莉琳醒过来时，先确认了时钟的时间。一边对长针的位置感到困惑，莉琳一边从床上爬起，然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换上睡衣的状况。

　　窗帘不是被拉上的。她去学校上课前就拉上了窗帘，之后就一直维持原状。拉开窗帘望向沉浸在黑暗中的街景，莉琳这才理解现在是日出前的时刻。

　　莉琳茫然的回想着昨天的事。她跟席诺拉在公园吃炸面包，然后把自己最近碰到的事都说了出来。

　　将自己的烦恼跟别人讲的做法，除了寻求建议外，似乎也有整理自己现在的心情，并且从客观角度加以审视的效果。诉说心事之际，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渐渐浮现，这让莉琳感到很慌乱。她感到慌乱，却也体会到自己打从最初就知道了这个事实。

　　「我有想见的人。」

　　这是莉琳坦白后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一切，而且她很担心自己想见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想法。

　　然而无论自己如何苦恼，都无法在那里面找到答案。这个答案不在莉琳身上，只有远在洁尔妮的雷冯才拥有这个答案。即使在这里烦恼，也没办法得到任何东西。

　　席诺拉是这样讲的：

　　「追寻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只会白费工夫喔。」

　　一边沙沙沙地发出声音揉掉炸面包的包装纸，席诺拉如此低语。莉琳看着她的侧脸，总是带着笑意的她，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席诺拉凝视公园对侧的眼眸虽然专注到令人心惊，却又能明显看出她没有看着任何事物。

　　「找寻这种东西，只会让自己心力憔悴罢了。」

　　莉琳倾听着低声编织出的言语，她已经不敢再看席诺拉的脸了。在那边的人不是莉琳熟知的怪学姊，而是某种美丽不可名状的生物。

　　「放弃没有到手的东西很简单，人类这种生物连自己的生命都能轻易舍弃。对人类来说，放弃的行为就像天性一样可以轻易做到。他们可以让眼前的事物，在不知不觉间变成过去的美丽回忆，仅爱怜着回忆活下去很容易喔。莉琳，如果你想这样的话，就这么做吧。」

　　席诺拉的话很冷淡，而且毫不留情：

　　「不过放弃这种行为随时都办得到。即使讨厌受到伤害，讨厌的事情还是会从某处滚到身边。就算向上天祈求永生，也会在某一天突然死掉。话虽如此，放弃的这个选项每个人还是能够轻易做到，你晓得这是为什么吗？」

　　低声道出的低语让莉琳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她不想听接下来的话。

　　虽然想要阻止席诺拉的低语，身体却无法动弹。

　　「莉琳，你只是不想让自己受伤而已。」

　　「！」

　　莉琳试图反驳，却发现自己无言以对。她甚至无法大叫「不是这样的」。连形体都没有的话语团块梗住喉咙，让莉琳发出了喘息声。

　　「害伯受伤的行为并没有错。可是没有伤痕的东西，不可能是美丽的事物。不管是多美丽的宝石，刚诞生时都只是骯脏的原石罢了。不经过研磨，隐藏在里面的美丽存在就不可能出现。虽然不晓得会出现什么形状的宝石，但肯定比骯脏的原石时要美丽得千万倍。」

　　说完话后，席诺拉留下无法动弹的莉琳，独自离开了公园。

　　席诺拉的身影完全从公园消失后，莉琳独自回到自己的宿舍，然后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对当时的莉琳而言，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睡眠了吧。席诺拉这一番话让莉琳体内不成形的想法得到方向，也让它产生了变化。

　　为了接受这种变化，莉琳非睡不可。为了让身体习惯这种改变，从傍晚直到清晨，莉琳花了连自己也大吃一惊的漫长时间，什么都没做的睡着了。

　　她没有睡过头的疲惫感，身体也轻盈的令自己吃惊。

　　「去见他吧。」

　　莉琳喃喃自语，然后再次拉上窗帘，在黑暗中褪去衣物。她打算去冲个澡，为了要驱动崭新的自己，她要洗去附着在身体上的一切事物。

　　＊

　　再次醒来时，雷冯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眼前出现的是护士的脸庞。她立刻把医生带过来替自己检查。

　　「今年的一年级生里，你最常进医院呢。」

　　「说得也是。」

　　当上主治大夫的医疗科高年级生那极不悦的脸庞，让雷冯把视线逃往了接在手腕上的点滴管。

　　雷冯受到的伤有从额头到太阳穴的割伤，还有右肩与背后的撕裂伤。虽然身上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伤口，但让他失血过多昏过去的主因就是这三道伤口。

　　「最麻烦的就是背上的伤了。由于部分脊椎被割裂，所以碎片侵入了脊髓。这一定要动手术取出才行，不过……」

　　主治大夫犹豫了一下，话也停了下来。

　　「会有后遗症吗？」

　　「不会有啦。就算摘除手术失败，只要进行再生手术就能恢复原状。只要脑部或刭脉不受到损坏，并且在死亡前送入设备完善的医院，就能治好大部分的病症——这就是现在的医学水准。干脆不要动摘除手术，直接换掉脊髓还比较轻松呢。」

　　医生老实不客气的说道。

　　「那问题是……？」

　　「如果更换脊髓的话，需要花时间恢复体力与复建。摘除手术的回复速度比较快……只是下一场比赛你没办法出场了，这是医生的命令。」

　　「啊啊……原来如此。」

　　「你不惊讶吗？」

　　「反正是第二次了。」

　　以前第十七小队也曾经因为妮娜累倒而弃权战败。

　　「不过……如果是我造成的话，情况就有点糟糕了。」

　　「不是你的关系吧，这是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那个崩塌意外的原因——据说是支撑都市部的基台老朽所造成的。虽然更详细的调查现在还在进行中，但专家似乎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主治大夫告诉雷冯，除了调查崩塌事件外，由建筑科高年级生负责的全区域基台调查也要一并进行。

　　「你现在就好好休息吧，病人的工作就是快点恢复健康。」

　　把听诊器型的感应器挂回脖子后，做完检查的主治大夫离开了病房。

　　连叹气的空档都没有，妮娜从离开病房的主治大夫身边经过，接着进到了室内。

　　「你不要紧吧？」

　　刚到医院的妮娜手中拿着花束。

　　「对不起，我好像不能出赛了。」

　　「傻瓜，用不着在意这种事。」

　　将花束放在旁边后，妮娜坐上了身边的椅子。

　　根据妮娜的说明，在集训的那一夜——也就是自己在地底失去意识后，已经过了整整三天了。意外发生后，菲丽立刻使用念威端子找出雷冯他们的位置，两人也因此而获救。

　　「我那个时候就说过了吧，现在还不是正式比赛。」

　　「说得也对。」

　　不过卯足全力准备与第一小队进行比赛的妮娜，甚至决心强到了要举办集训的地步。而且她好不容易才从之前那场比赛中重新站起，所以这次的失败实在是太糟糕了。

　　「但是我不打算弃权喔。」

　　「咦？」

　　「你教给我们的训练法，绝不是白费工夫，而且我们也变强了。我甚至觉得就这样放弃比赛实在很可惜，我也跟其他人商量过，最后大家决定不放弃比赛。」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

　　「所以你只要好好养病就行了。」

　　被妮娜所激励的雷冯点了头：

　　「小梅……梅珍她没事吧？」

　　包裹伤处的绷带内侧传出了阵阵痉挛让雷冯体认到了自己的伤势。在此时，他才想起了梅珍。刚刚在医生检查的时候，雷冯的脑袋还不是很灵光。

　　「她没事。她没受到重伤，只有轻微的擦伤。」

　　「……太好了。」

　　「对不起，都是被我煽动的关系。」

　　打从心底松了一口气的雷冯身边，妮娜表情阴暗地低下了头。

　　「没有这种事啦，又不是学姊害的。」

　　「可是……」

　　「谁晓得会发生那种事呢？」

　　雷冯尽可能的以俏皮语气说道。

　　「这……是这样说没错啦。」

　　无法完全同意的妮娜望向摆在旁边的花束。在那瞬间，雷冯也跟着那道视线望了过去，然后又把视线移回妮娜身上。

　　妮娜尚在凝视花束的侧脸，让雷冯露出了困惑表情：

　　「学姊你怎么了？」

　　「嗯？你指的是？」

　　「呃……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啦。」

　　「什么都没有，是你想太多了。」

　　「是那样就好了。」

　　「你真是怪人耶！」

　　妮娜露出笑容的脸蛋，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太自然：

　　「话说回来，你才有什么事情吧？」

　　「咦？」

　　「你脸上写着自己有心事喔。」

　　「不……什么都没有。」

　　「别说谎，我很在意你有什么秘密。」

　　说罢，妮娜从探病者专用的椅子上坐到了床边，然后朝雷冯的脸庞靠了过去。

　　被点滴管困住而动弹不得的雷冯，无法从紧迫而来的妮娜身边逃开：

　　「我没有秘密啦！不，我是说真的！」

　　「真的吗？」

　　「真的啦！」

　　妮娜不断逼进的脸庞实在很难应付。但在她脸上忽然出现软弱神情，虽然一闪即逝，可是自己却绝对没有看错。从雷冯表情上发现这件事的妮娜，猛然回神错开了视线。

　　「你靠得太近了。」

　　「咦？是我的错吗？」

　　「没错，就是你那副不清不楚的表情害的。」

　　口中虽然这样讲，妮娜却停在原地一动也不动。

　　「我只是……」

　　「只是……？只是怎样？」

　　「觉得有点寂寞而已。」

　　「寂寞？」

　　「呃……不要全部说出来行吗？」

　　「当然不行。」

　　妮娜又把脸朝向了这边。被凛凛生威的眼瞳注视着，雷冯喃喃低声说了句「真是败给学姊了J

　　「一想到自己不在，大家还是比得下去，我就觉得有点……」

　　「笨蛋！」

　　就在雷冯吞吞吐吐地说着最后几个字时，妮娜立刻抛下了这句话：

　　「不是比得下去，而是硬着头皮去比……队上有你在一定会更好吧。」

　　妮娜再次错开视线的脸庞，已经染上了绯红的色彩。

　　妮娜离开一阵子后，菲丽也来了：

　　「你是白痴吗？」

　　「呜哇，这就是你开口的第一句话啊？」

　　「我就是想这样讲。」

　　菲丽毫不掩饰的生着气。虽然不高兴，但她看到妮娜摆在旁边的花束后，还是把它们跟自己手上的花束弄成了一把，然后插进了洗脸台上的花瓶中。

　　「你差一点就因失血过多而死了。」

　　「对不起。」

　　被菲丽回头瞪了一眼，雷冯整个人都缩小了。

　　「你应该可以做得更漂亮吧？」

　　「那已经是极限了。我没办法一边保护普通人，一边使出全力。刭流余波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你就受了重伤？」

　　「因为我还是太嫩了。」

　　「真的是这样吗？」

　　「咦？」

　　「……没什么。别说这个了，你知道下次的比赛要怎么办吗？」

　　「啊，刚才队长过来时有跟我讲过。」

　　「是吗？队长她……不惜跷课跑来看你吗？」

　　被菲丽这么一讲，雷冯朝个人病房四处张望寻找着时钟，壁挂式时钟显示着现在才刚傍晚而已。妮娜来时自己没有看时钟，所以不晓得正确的时间，不过就感觉来判断应该是上课中吧。

　　「啊，真的耶。」

　　「……你们的感情不错嘛。」

　　「咦咦？」

　　「那个超认真的队长居然会跷课……而且她甚至不晓得你清醒了没呢？我也是放学后才听说你醒了，看样子她真的很担心你。」

　　「啊，呃……大概是吧。」

　　「冯冯也很听队长的话……你们的感情那么好，真是太棒了。」

　　「……你没生气吧，菲丽学姊？」

　　「…………」

　　「菲丽……」

　　被瞪了一眼后，雷冯连忙改口。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试着冷静的分析事实而已。」

　　「是……是喔……」

　　「你跟她们说了古连丹的事情吧。」

　　「咦？啊，是的。」

　　突然改变的话题，让雷冯困惑的点了头。

　　「让她们知道这件事有意义吗？」

　　「我觉得与其说有没有意义……倒不如说已经瞒不下去了……」

　　「那么，如果瞒不下去的话，干脆让全校都知道你的过去好了？」

　　「这个嘛……」

　　自己大概不会这样做。

　　卡利安也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吧。因为自己做出的事情，对一般人而言不是一件好事。

　　「你这个人……实在太不会替自己考虑了。」

　　「咦？」

　　「梅珍．多林丹，娜尔姬．凯鲁尼，还有米菲．罗丁……娜尔姬．凯鲁尼也就算了，但另外两人只是普通人而已——是只能用客观角度去看待武艺家能力的人。是知道这股力量如果袭击而来，自己根本束手无策的人们。把这种事轻易跟这种人讲，真的没关系吗？」

　　「…………」

　　「你没想过这种可能性吗？」

　　「我想过了。」

　　如果梅珍她们疏远自己的话……这种事情雷冯当然想过。在最坏的情况下，会重蹈古连丹那时的覆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而且事情变成那样的话，不管卡利安多么需要雷冯，都没办法让他继续留在洁尔妮了。

　　「如果我叫她们不要问的话，我想她们一定会照做的。」

　　「既然如此，这样做就好了吧。」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能这样做。梅珍她们想要更了解我，这绝不是一件坏事，所以……」

　　「你想要她们的信赖？」

　　「嗯，大概吧。」

　　「关于这一点，已经知道一切的我说这种话，或许不太恰当……可是你不说出事实，真的就无法取得她们的信赖吗？」

　　「咦？」

　　「举例来说，冯冯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间学园吧？」

　　「是的。」

　　菲丽是天生的念威天才，将来也受到众人的瞩目。不过菲丽对一出生注定只能成为念威操作者的事实感到困惑，为了找寻其他道路，她才来到了洁尔妮。

　　然而在洁尔妮等待她的却是，因武艺科成绩不佳导致武艺大会惨败的穷途末路，以及知道菲丽能力的亲哥哥卡利安是学生会长的不幸遭遇。

　　「不过冯冯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想法，你不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吗？而且我不说的话，冯冯就不相信我了吗？」

　　「没有……这种事。」

　　「可是说不定我是在说谎喔。」

　　「咦？」

　　「或许我为了让对哥哥抱着戒心的你安心，才编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过去喔。」

　　就可能性而言，这种事的确可能发生——雷冯的实力就是有这种价值。

　　不过——

　　「你骗人。」

　　雷冯肯定的说道。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菲丽的表情比平常更僵硬。」

　　「咦？」

　　菲丽慌张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光是这个动作，就已经证明刚才的话都是谎言。

　　雷冯试着使出小时候常被莉琳骗到的招式，他根本没想到这招在别人身上也那么好用。

　　发现这个事实的菲丽猛然回神，然后狠狠瞪向雷冯：

　　「冯冯……」

　　「对不起。」

　　雷冯老实地道了歉。

　　「菲丽说得没错，也许不说出一切也没关系。或许我正在过一条很危险的桥，不过我还是想说出口……如果她们不知道的话，说不定我会一直保持沉默。」

　　然而事实上梅珍她们知道天剑继承者这个词汇，也把它跟雷冯联想在一起了。

　　「既然她们都晓得了，再瞒下去也不是办法。」

　　「你果然是一个笨蛋。」

　　「是这样吗？」

　　「是的。」

　　被菲丽下了这种结论后，雷冯不知为何反倒轻松了起来。或许是因为两人之间已恢复了以往的气氛吧。

　　「……雷冯想知道我的过去吗？」

　　「这个嘛，我想自己应该很多事情都不晓得，不过我却不知道自己不晓得哪个部分，还真是困扰呢。」

　　「我可不想从出生开始说喔。」

　　「我也不喜欢这样。」

　　「你要用听的吗？」

　　「不，由我来发问吧。」

　　两人完全恢复以往相处的感觉，雷冯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

　　同一时间，夏尼德待在雷冯住进的医疗科住院大楼正面入口处，入口前方停着要运送紧急病患的车辆。都市里能看到的车辆不多，除了运送病患的车辆外，就是输送大型货物的车子了。在路面电车普及的洁尔妮这里，这种情形更是显著。

　　夏尼德靠在位于正面入口支撑着天花板的柱子上，茫然地眺望着涂装成红白色的车辆打发时间。

　　终于他等待的人从入口对侧出现了。

　　「唔！」

　　「唷！」

　　自己所等待的人皱起了脸庞，夏尼德则是神态轻松的举起了手。

　　「你想做什么？」

　　「迪恩还好吧？」

　　「……他还没恢复意识。」

　　「是喔。」

　　他等待的人是妲尔洁娜。有着螺旋状蓬松的金发美女，将锐利视线投向夏尼德。

　　「你不去看他吗？」

　　「去看过一次。哎，我不觉得他会原谅我，所以也只看过那次而已。」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话说到这里，妲尔洁娜才想起几天前听到的事件：

　　「原来如此……我听说你的小队中，有人因为崩塌事件受伤了。」

　　「你还真是没干劲啊。」

　　第十七小队遭逢不幸的事，早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当然受伤的人是谁的情报也一样。

　　妲尔洁娜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晓得受伤的人是谁：

　　「第十小队已经解散了，所以这件事与我无关。」

　　冷淡话语中，并没有责备夏尼德他们的意思：

　　「是我们自作自受，你们只是刚好当上执行者罢了。」

　　妲尔洁娜以前就晓得迪恩染指违禁酒。可是正义感强烈的她，也为了该不该阻止同伴的犯行而感到迷惑。

　　她的迷惘也随着主动向迪恩道别的举动一扫而空。

　　不过她还是很没精神。

　　「受伤的人是我们的王牌喔。」

　　「就是背景很复杂的那个一年级生？」

　　「就是他。」

　　「那还真是不幸。」

　　「就是说嘛。」

　　两人进行着简单的会话。只不过妲尔洁娜看着夏尼德身后的景色，夏尼德则是越过妲尔洁娜眺望着救护车。

　　双方在交谈时，都把另一个人当成了景色的一部分。

　　「所以你是来看他的吗？不过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嘛。」

　　「我明天也会来看他，反正他现在一定被队上的美女包围着，而沉溺在美色中吧。」

　　「那你就是要找我啰？如果要约我出去的话，我拒绝。只是不管拒绝多少回，不肯死心的你都会当作耳边风。」

　　「嗯嗯，这样也不错呢。反正我也想让自己被拒绝的次数突破三位数的这个关卡。」

　　「不准算次数，因为一点用也没有。那么你真的有事找我吗？」

　　「对！」

　　妲尔洁娜毫不掩饰的做出了厌恶表情：

　　「你该不会要我顶替那个一年级生的位置吧？」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而且根本用不着顶替，要正式加入也行，反正我们队上还有空的名额。」

　　「我拒绝。」

　　即使被轻易拒绝，夏尼德脸上的表情依旧没有改变：

　　「『为了让这座都市存续下去，武艺家以武艺家的方式，你们则以你们的方式努力吧』。这是我听过的一句话～」

　　正要离去的妲尔洁娜突然停下脚步。

　　「我记得是在《周刊LOOKEN》上看到的吧，这句话说得真帅气呢。」

　　「是谁说出这种话的？」

　　「哎呀，就是妳啊。」

　　「什么？」

　　「你记得吧？哎，这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说不定你已经忘记了呢。」

　　「唔……」

　　「想起来了吗？」

　　雷冯的同学米菲，曾经来第十七小队采访过，当天她似乎也去了第十小队采访。

　　刚才的发言，就是妲尔洁娜接受采访时对米菲说的话。

　　「啊，这么一提我确实讲过这句话，这句话又怎么了？」

　　「你不是要努力守护洁尔妮吗？」

　　「……不加入小队也能做到这件事。」

　　「不加入小队能做到什么事，你已经知道了吧？」

　　「那……那是我当时经验不足的关系。」

　　前回的武艺大会，是夏尼德他们在二年级时召开的。当时的他们没有加入小队，而是以普通人的身分战斗，而且尝到了败果。

　　「说的也是。不过啊，跟那些菜鸟在同样待遇下战斗，你能得到满足吗？」

　　「……你似乎想煽动我的使命感与自尊心嘛。不过事情不会照你写的剧本进行，而且我已经不可能跟你并肩作战了，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崩坏了。我明白就算欺骗自己，也只是徒劳无功。」

　　「这个理由我懂。」

　　夏尼德在第十小队时，与妲尔洁娜和迪恩联手的铁三角攻势，被称为是洁尔妮最强的组合。不过在夏尼德脱队后，铁三角攻势随之瓦解，第十小队的战绩也下滑了。

　　为了脱离战绩不佳的困境，迪恩才会做出使用违禁酒的行径，结果却招来了第十小队解散的事态。

　　「不过啊，我可不是想要做跟以前一样的事，才会找你加入小队的喔。没有迪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事的——我并不期待这种状况。」

　　夏尼德说得相当清楚：

　　「我现在需要的是妲尔洁娜．杰．玛提尔那这个人，而不是雷冯的代替品。当然下次的比赛雷冯不能参加，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前锋啦。但是事情并不只是这样，为了在即将来临的武艺大会中增加队上的攻击力，我们需要你的加入——这就是我想说的话。」

　　夏尼德将背部从柱子上移开，抬眼望着妲尔洁娜：

　　「没有迪恩，也没有我……没有搭配其他商品一起贩售的洁娜，卖相究竟如何呢？我觉得确认看看也不错吧。」

　　「…………」

　　「哎，你有兴趣的话就来练武馆啰。」

　　还没听到答复，夏尼德就穿过妲尔洁娜身边朝医院外头走去。

　　「等等……」

　　妲尔洁娜的声音让他停下步伐。

　　「……你为什么要加入十七小队，不，为什么要答应妮娜．安多克的要求？」

　　「……就算崩坏，那还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

　　「停下脚步不断抱怨，无法解决任何事……事情就是这样吧？」

　　「对于重要的事情，你总是不爱解释清楚。」

　　「哈哈哈！」

　　夏尼德发出笑声，然后再次迈开脚步。

　　这次他没被叫住了。

　　＊

　　「唷，你还好吧？」

　　「还是重病患者啰～」

　　这句爽朗的招呼声换来了悠哉的回应，然而当场变成旁观者的缪珐，却不由自主的缩起了身躯。

　　「是这样吗？就我听到的情报指出，你几乎已经痊愈了嘛。你有几根肋骨骨折，内脏也受伤吧？就普通武艺家的回复能力而言，就算完全康复也不足为奇吧？」

　　说话的人将手中用来探病的花束交给站在后方的女学生。瞥了一眼去准备花瓶的女学生后，一头银发的优秀青年满面微笑的来到病床旁边。

　　「这个啊～因为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所以体力一旦下降，马上就生病了。」

　　另一方面，躺在床上的红发少年刻意咳了几声。

　　「原来如此，那还真是辛苦呢。」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一直没办法出院。」

　　虽然这不是踢开床单又用嚣张姿势躺着的人应该讲的话，但青年却没有针对这点进行任何批评。

　　青年的名字叫卡利安．罗斯。

　　而那名少年叫海亚．萨林邦．莱拉。

　　一名是身为学园都市洁尔妮实质支配者的学生会长，另一名则是来到该座都市的佣兵团团长。

　　「会长特地过来探病，我真是太感动了～机会难得，坐下来慢慢聊吧。」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很遗憾的我不能待太久，因为我有很多问题非解决不可。」

　　「唉～当上学生会长果然会很忙碌。」

　　「说得没错。有突然发现都市基础部分老化的问题，还有重要的王牌负伤的问题，令人头大的问题堆得跟山一样高呢。」

　　在那个瞬间，笑意从卡利安眼镜深处的眼中消失。相对的，海亚大胆的笑容更深了：

　　「话说在前面，这不是我干的喔～」

　　「我相信你。我跟你之间有着合作过一次的关系存在，我希望双方的友情与信赖能更加深厚。」

　　「友情很重要呢～」

　　「说得对。」

　　笑声在两人之间来回交错。双方明明交换着令人心生暖意的话语，脸上却明显浮现着一点也不相信这种鬼话的表情。冷冰冰的氛围，让缪珐颤抖了起来。

　　（插图067）

　　「看在我跟你的友情上，我就提供你几项情报吧。」

　　「喔？那真是太好了……不过这该不会是离别礼吧？你在住宿区的部下好像在准备什么东西的样子呢。」

　　「怎么可能啊～我可是受伤住院耶，那群家伙是不可能离开的。」

　　「你说的对，是我失言了，你非常受到部下的爱戴。那么你所谓的建议是？」

　　「是废贵族啦～那种东西不要留太久比较好喔。」

　　「是吗，为什么？」

　　「不管拥有多强大的力量，它毕竟是体验过毁灭的故障品。如果没有人能控制它的话，它就会四处散布毁灭的气息，我听说它就是这样的东西～」

　　卡利安蹙起了眉。说不定这是考虑到先前崩塌事件才说出的发言吧？

　　「原来如此，那一定要小心处理才行呢。」

　　「把它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就有办法处理喔。」

　　「……意思是，古连丹的女王陛下知道处理的方法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又不是在古连丹出生的，而且我连陛下的脸都没看过耶。」

　　「那真是太意外了……话虽如此，你对天剑继承者倒是抱持着某种很强烈的想法呢。」

　　「我好像说太多了。」

　　「哎呀，你不是要提供我几项情报吗？」

　　卡利安对着打算中止对话的海亚露出笑容。

　　海亚也回了一个狡狯的笑脸：

　　「我喜欢记忆力好的家伙。」

　　「我也喜欢。」

　　「我们两个……真的很合得来耶～」

　　海亚边笑边说出了另一个情报。

　　卡利安的表情渐渐僵硬，海亚极愉快地眺望着他的反应。

　　＊

　　最近这里的气氛很奇怪。

　　有这种感觉的人只有自己吗？妮娜一边看着跟平常一样忙碌的作业员与清扫人员，一边如此想着。

　　妮娜独自在机轮部门拖地。雷冯正在住院，所以她没有说话的对象。同样在机轮部门清扫的打工同伴中，没有人的速度与妮娜或雷冯一样快，所以没人能跟她一起工作。因为除了他们俩以外，其他的清扫员都只是普通人，再说穷到要来机轮部门打工的武艺家也很稀有。

　　「呼……」

　　叹了一口气后，妮娜停止拖地抬起了视线。

　　从仿佛迷宫般绕来绕去的管线间隙中，可以窥见机轮部的中枢地带。

　　（是我神经过敏吗？）

　　除了机轮发出的声音外，这几天还有其他的吵杂声音席卷了这附近。机轮部门正在进行总安检，这也是因为发生了雷冯卷入的崩塌事件之故。

　　妮娜甚至觉得，自己会这么想是这些声音的关系。

　　她对自己的感觉没有自信，无法平息的烦躁感支配着妮娜的胸口，让她感到煎熬。

　　像这种时候，跟别人讲话就能分散这种感觉，不过……

　　虽然有这种想法，但妮娜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雷冯正在住院，而且妮娜也为了注重效率独自打扫着。

　　即使附近有人，也只有忙碌地跑过身旁的作业员。

　　忙碌……？

　　「妮娜！」

　　被负责整备工作的高年级生喊了一声，妮娜猛然回神：

　　「难道又……」

　　「就是这样，拜托你了。」

　　说罢留着胡渣的高年级生就跑走了。

　　洁尔妮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整备士疲于奔命的模样依旧相同，妮娜却觉得今天的状况跟以前不一样。

　　「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她没发现这件事实在太奇怪了。

　　妮娜将拖把放在一旁，迈步开始找寻洁尔妮。

　　（果然是雷冯住院的关系吗？）

　　当时妮娜在集宿所等待雷冯他们回来。虽然夜色已深，而且所在之处又是照明不足的生产区，不过可以称得上是危险的事物并不多。再说菲丽也跟了过去，所以他们也不会因为黑暗而迷路，这一点让妮娜很安心。这里唯一有的大概就是从牧场逃走后野生化的动物，它们不具有攻击性，而且只要有雷冯跟娜尔姬在场，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谁会想到自己踩着的地面会裂开一个大洞呢？

　　最初，当剧烈摇动袭击妮娜众人时，妮娜还以为洁尔妮冲进了污染兽的巢穴。

　　之后菲丽立刻以念威通知自己的事实，让妮娜感受到比污染兽来袭更强大的震撼。

　　妮娜觉得全身的血气好像被抽干一样，脚步甚至不由自主的踉跄了起来。打从出生以来，妮娜从没碰过这种大事故。

　　况且这种难得一见的不幸，居然降临到了雷冯的头上。

　　（命运之神非得让那家伙的人生充满波澜不可吗？）

　　她感到无奈，也很同情。

　　说起来，雷冯本来就是为了要重新开始人生，才会来到这座学园。

　　（说得也是……）

　　舍弃武艺家之路的他，想要像普通人类一样活下去。武艺家只要活着，就能得到许多利益。然而雷冯却舍弃了那些好处，冀望自己过着跟一般人同样的生活，而且他也这样做了。

　　当然身为一名武艺家，并不只是享受利益而已。都市面临危险之际，必须站在最前线的人也是武艺家。与污染兽的战斗、都市间赌上超硒矿山的战争，他们必须赌命为都市而战。

　　这就是武艺家。

　　雷冯并不是害怕危险。甚至可以说，当他面对这些场面时，会选择一个人独自战斗。

　　（阻止那家伙踏上新生道路的人……是我吗？）

　　被卡利安知道真面目固然不幸，但妮娜或许也把自己的责任都转嫁到这种不幸上了。

　　为了不依赖他，她试着努力修练，还因此弄坏了身体。当时雷冯也对自己说「我们一起战斗吧」。

　　然而雷冯实力远超众人的事实还是无法改变。第十七小队的战法，自然而然把重点放到了雷冯身上。

　　（那个时候，我到底在想什么……？）

　　被菲丽告知后，妮娜与夏尼德一起去救雷冯。看到浑身是血的雷冯时，她受到了几乎让心脏停止跳动的冲击。

　　那股冲击平静下来后——

　　（我在想什么……？）

　　是下次比赛的事。主治医生说雷冯不可能出场比赛，唯一的前锋无法参赛。事实不只是如此而已，妮娜甚至觉得第十七小队完全失去了战力。

　　（这是不可能的事。）

　　还是有许多战法可供选择。夏尼德说自己会去找代替雷冯的人，就算找不到还是能采用别的战法。如果是攻击方的话，妮娜可以与夏尼德或是娜尔姬组成双箭头，再由其中一人负责支援就行了。如果是防御方的话，甚至没必要更动原先的阵型。

　　这种方式不见得能获胜，不过就小队现在的水准而言，应该可以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我为什么会……）

　　那时妮娜有万事皆休的绝望感。

　　黑暗被妮娜手中的手电筒切开后，映照在眼前的是雷冯浑身是血的姿态。看见雷冯脸色惨白紧闭双眼的模样，她真的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妮娜的思念与希望，一切的一切都发出崩碎声响垮掉了。

　　她虽然对雷冯说出「会想办法比下去」的强悍发言，但这种决心里面，却有着如此懦弱的心态。

　　话虽如此，她绝不能让负伤的雷冯看见自己软弱的模样，那句宣言是她竭尽所能才说出口的逞强话语。

　　「太可悲了。」

　　自己总是受到雷冯帮助。明明接受了雷冯的武艺家资质远在自己之上的事实，也下定决心要从他那边偷学招式变强的……

　　「可恶……」

　　妮娜至今仍然无法摆脱看到雷冯浑身是血时所产生的冲击。

　　去探病时，那副姿态也浮上脑海，让她根本无法与雷冯四目交会。

　　「明明不能这样的……」

　　一边想事情，一边走路很不好吧。当妮娜回过神时，一瞬间居然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

　　现在的她，很接近机轮部门的中枢地带。

　　在中央有一个被金属板包围，有如小山般的存在。而金属板后方有什么东西呢——是电子精灵。

　　可是电子精灵在里面做些什么？无人知晓她使用了何种装置，又是以什么方法移动都市的。整备士与工程师能接触到的部分，只有从中枢地带延伸出的管线，以及用线路接上的机械罢了。超硒矿石如何变成液状，电子精灵又是以何种方式探知都市外的污染兽……其中仍藏有许多未知的谜团。

　　「真是的……跑到哪里去了？」

　　如同要挥开来这里前萦绕心头的烦闷情绪似地，妮娜发出开朗的声音，并且朝四周望去。

　　「洁尔妮！」

　　这里有许多障碍物存在，所以妮娜根本不晓得洁尔妮会躲在什么地方。妮娜喊着电子精灵的名字。

　　妮娜的声音在各式各样的噪音中回响着。

　　当回响声消失时，远处有一个光球不断钻过管线间隙朝这边飞来。

　　淡淡光线的中心，有一个小女孩的身影。

　　那是名为都市精灵，被人们唤作电子精灵的小女孩。她仿佛没有体重似地轻飘飘的飞舞着，然后跳进了妮娜怀中。

　　「你真是学不乖耶！」

　　妮娜虽然试着责骂在手臂中缩成一团的小小存在，但看到她的愉快表情后，就不由自主的想要容忍她的一切行为。

　　「你今天看见什么了？」

　　妮娜抚摸着远比洁尔妮身高还长上许多的头发，一边提出了问题。把下巴靠在妮娜肩膀看起来很舒服的洁尔妮，然后她又轻轻穿过手臂跨上了她的肩头。洁尔妮从后面抱住妮娜的头，上巴也靠了上来。妮娜的头发被洁尔妮的手拉了几下。

　　「嗯？是这边吗？」

　　妮娜配合她的动作转过了头，这样就可以看到洁尔妮正在看的方向。

　　「什么都没有啊？」

　　不管妮娜怎么专心看，映入眼帘的都只有机轮部门那幅管线错综复杂的风景。除此之外，妮娜什么也看不到。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既使如此询问，洁尔妮还是没有反应。

　　「洁尔妮？」

　　小小的电子精灵，不断凝视着妮娜头顶上方的某一个点。

　　「…………」

　　洁尔妮的模样，让妮娜想起胸口那股焦躁的感触。完全无法判断这是不安还是紧张的妮娜，默不作声的看着洁尔妮凝视的方向。

04　蒙住眼睛牵着手

　　雷冯回复意识后已经过了一周。虽然伤势几乎都已痊愈，但雷冯还是不被允许下床。

　　「唷……你还好吧？」

　　就在雷冯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过多的时间，只能在床上茫然发着呆时，娜尔姬走了进来。

　　「我闲得发慌呢。」

　　雷冯的抱怨让娜尔妮发出了安心的笑声。娜尔姬在那次事故中虽然也有受伤，不过那只是轻伤而已，所以早就好了。

　　「我听说你还没动手术啊？」

　　虽然大部分的外伤都已经痊愈，脊椎的伤势却还没有处理。由于插在脊椎上的破片嵌入了脊髓，在拔除时需要相当慎重，因此负责手术的医疗团队仍在开会讨论。

　　只要讨论结束，就可以进行手术，然后手术成功就能正式出院了。

　　「真希望他们能快一点动手术。」

　　空闲的时间太多固然难以忍受，但除此之外的时间要接受一堆检查的待遇，同样令人无法消受。雷冯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实验室的白老鼠。

　　「哎啊，比起手术失败要好多了，你就忍一忍吧。」

　　「……小梅她还在介意吗？」

　　「嗯……」

　　雷冯的话让娜尔姬垂下了视线。

　　「我明明不在意的……」

　　就娜尔姬所言，梅珍觉得都是自己害雷冯受伤，所以连来医院探病都不敢，只能把自己关在宿舍里面。

　　「我好不容易才让她去学校上课的。」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之前就说过了喔，这不是你的错。选择那个场所的人是我们，雷顿只是跟在我们后面而已。」

　　「可是就是因为我隐藏了秘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雷顿……」

　　娜尔姬以手势阻止雷冯说下去：

　　「我们也有一、两个不想轻易对别人说出口的秘密。虽然不像雷顿的秘密那么重大，不想说出来的理由也完全不同，不过我们也会隐瞒事情。用这件事来责备你的话，我觉得是错误的。」

　　「娜尔姬……」

　　「我真的很高兴喔。把那么沉重的过去讲出来，不就是你很相信我们的证据吗？」

　　「嗯……」

　　「那件事情就这样吧。不过请你再等小梅一下，她因为让雷顿受伤的事心情很乱，你可以给她点时间吗？」

　　「当然啰。」

　　「谢谢。」

　　这个话题在两人脸上浮现腼腆笑容后宣告结束，然后话题转移到了第十七小队上面：

　　「为了替补雷冯的位置，妲尔洁娜学姊加入了小队喔。」

　　「真的吗？」

　　「嗯，好像是夏尼德学长邀她加入的。」

　　就前阵子那场比赛的结果而论，实在很难想象妲尔洁娜会对第十七小队伸出援手。

　　娜尔姬也是这么想的。

　　「虽然我有点在意理由，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询问。不过队长好像也同意这件事，所以我也觉得这样不错就是了。」

　　「如果她能跟夏尼德学长和好的话，这样是不错啦。」

　　「嗯……这我就不晓得了。」

　　「咦？」

　　「哎，反正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啰！雷顿只要快点出院就够了。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加入第十七小队就没意义了。」

　　「……娜尔姬对我做的事有什么想法？」

　　「不管别人怎么想，雷冯都不在乎吧？」

　　「嗯……这个嘛。」

　　「开玩笑的啦……说到这件事，就我的正义感来说，我觉得雷顿的做法错了。可是我不会因为这个错误而讨厌雷顿，再说，这件事早就过去了。虽然跟现在的雷冯不是完全无关，但不是当事人的我，也没资格多说什么。」

　　「对不起，我问了奇怪的问题。」

　　「没关系啦。先问的人是我们，而且我也还没说过自己有什么想法。」

　　「嗯。」

　　「雷顿……你的确犯了罪，不过是已经受到制裁的罪。虽然不能随便跟别人讲，却也用不这么在意。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被解放了吧？」

　　「……解放？」

　　「与佣兵团团长战斗时，你们不是在说跟刀有关的事情吗？你在比赛时拿着两把炼金钢，跟迪恩队长战斗时也使用了刀型炼金钢。」

　　「…………」

　　雷冯原本修习的武艺，是养父戴尔克传授的赛哈丁刀技，那绝对不是剑的战斗技巧。不过雷冯成为天剑继承者时选择用剑战斗，而放弃了刀。

　　「你之前说过不认为自己在古连丹做的行为是坏事吧？但你还是在自己身上加了某种制约吧？我想，你应该可以从那种束缚中解放了。」

　　参加地下比赛——雷冯虽然不觉得这是坏事，但身为自己养父又是武艺师父的戴尔克，不可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如果自己使用他的技巧，就会玷污戴尔克坚守至今的高尚情操。

　　所以雷冯放弃握刀。

　　刀与剑的使用方式虽只有微妙差异，却有着决定性的不同。雷冯之所以能当上好几年的天剑继承者，全是因为看一眼别人的刭技，就能理解其中奥秘的特技，以及有林戴斯传授的钢丝技巧辅助之故。

　　「我能说的只有这样，至于要怎么做，还是要由雷顿来决定。」

　　留下这句话后，娜尔姬就离开了病房。

　　（解放吗……）

　　娜尔姬并不是认为这件事很容易做到，才说出这番话的。雷冯虽然了解这点，却还是对这种想法有着抗拒。

　　当敲门声再次响起时，已经过了一阵子。

　　＊

　　对抗赛举行的日子来临了。

　　观众席传来的欢呼声中，寄宿着比平常更强烈的热气。今天的赛事结束后，几乎所有小队都比过一轮了，而且战绩第一名的小队也会诞生。比赛气氛之所以热烈，固然跟小队长在即将到来的武艺大会中能拥有多少发言权有关，但观众单纯想知道哪个小队最强的好奇心也占了很大的因素。

　　尤其是暂居首位的第一小队是否能甩开对手，还是有其他小队可以追过去反败为胜，均要由今天的赛事结果决定。今天的攻防战会影响最终排名，所以直到最后一刻，观众都不能从比赛中移开视线。

　　「哎，跟我们无关就是了。」

　　休息室响起夏尼德的悠哉声音。

　　争夺第一名宝座的队伍有——梵希武艺长率领的第一小队，哥尔尼欧领军的第五小队，还有第十四小队。

　　这三支小队都只输过一场比赛，在他们排名之后的第十七小队，则是吃了两场败仗。

　　而且今天他们的对战对手是第一小队，另外两支争夺首位的小队，也会在今日的赛事中碰头。即使第十七小队赢过第一小队，第五与第十四小队中获胜的那一方，还是能独占第一名宝座。

　　如果第十七小队输的话，第一小队就会跟另一支小队并列冠军。

　　最终的排名结果，只有这种程度的差异而已。

　　「话虽如此，我也不打算放水喔。」

　　「是是是。」

　　被妮娜瞪了一眼，夏尼德耸了耸肩。

　　「就算不能成为第一，我也要尽全力比赛……不，我要赢！」

　　因为队上的状况不住……不管比赛胜负如何都无法站上首位……这些借口妮娜根本不在乎。赢过第一小队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以前雷冯与娜尔姬的朋友来队上采访过。当时刊载在杂志上的文章中，哥尔尼欧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无法赢过第一小队，就表示洁尔妮从败北的那个时代后，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妮娜也是这样想的。

　　更重要的是，她不想让他人认为，自己无法弥补小队少了雷冯后的破绽。

　　她想证明的对象不是观众，而是向雷冯本人。

　　自己说过「会想办法比下去」，所以这句话非兑现不可。妮娜想让雷冯见识队员们变强后的模样。

　　「我知道啦。」

　　夏尼德只是无意义的挥着手，试图带过这番激昂演说。再次瞪了他一眼后，妮娜望向了妲尔洁娜。

　　妲尔洁娜在休息室最旁边，闭着双眼一动也不动。

　　「作战策略呢……队长？」

　　姿势依旧不变的妲尔洁娜开了口。除了菲丽外，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妮娜身上。

　　「我与娜尔姬从左翼先出发，请妲尔洁娜在右翼待命。夏尼德配合菲丽，朝狙击目标前进，比赛开始后就这么做。」

　　一口气说完后，妮娜等待大家的反应。

　　「这一次我们是进攻方。如果队长败北的话，比赛就输了，这样也没关系吗？」

　　发问者果然还是妲尔洁娜。妮娜早就料想到，她会提出队长亲上前线的危险性。

　　老实说，妮娜还不是很清楚该如何运用妲尔洁娜。虽然妮娜曾用录影画面调查过妲尔洁娜的战法，但对她的了解只有建立在她是第十小队全体战力之一的基础上，而不是她个人的战技。

　　第十小队的战法，才能最有效的利用妲尔洁娜的突破力。妮娜虽然能在脑海中应用这种战术，但就时间而言，要反映在现在的第十七小队上还是有其难度。

　　而且妲尔洁娜似乎也在担心这件事。

　　「请不用担心我。」

　　妮娜拥有雷冯传授的技巧——金刚刭。

　　他说，那是古连丹的天剑继承者，利法斯所使用的防御技。虽无法像天剑继承者一样灵活运用此招，妮娜也有自信能撑下普通的攻击。

　　「既然如此，我在能行动时展开攻势就行了吧？」

　　妲尔洁娜睁开双目，与妮娜视线交错。

　　「没错。」

　　「我了解了。」

　　妲尔洁娜再次闭目养神，接着只剩下等待小队出赛的时刻到来了。

　　检查完所有人的炼金钢后，哈雷朝妮娜这边走了过来：

　　「雷冯是今天动手术吧，应该结束了吧？」

　　「天晓得？我又不懂医术。」

　　奇怪的是，雷冯的脊椎手术也是在今天进行。那是把插在脊椎并且崁入脊髓的碎片拔除的手术。就算是外行人，也晓得这是一项需要精密操作过程的手术。

　　「希望手术能平安结束。」

　　「没错。」

　　这场比赛绝不能输。一定要让老是依赖雷冯的自己向上提升才行，就算只有一点点也好……妮娜是这么想的。

　　为此，她必须展示出就算没有雷冯，自己也能继续奋战的事实。

　　「今天一定要赢！」

　　这不是对任何人讲的话，而是妮娜对自己的激励。

　　＊

　　在妮娜他们的比赛开始前，雷冯就已经在医院外面了。

　　手术本身一转眼间就结束了，问题的重点只在于碎片埋在哪个地方，又要用什么角度拔出来最安全。在手术前的讨论会议中检讨完这些问题后，接下来手术只要按照决定好的步骤进行就够了。幸好破片没有崁在需要进行多次手术才能去除的麻烦部位，所以动一次手术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雷冯背上的伤经过缝合后，又贴上了涂满细胞填充剂的药布。现在虽然他还是会觉得抽痛，不过只要让活刭流通全身帮助复原，今天伤口就会愈合。伤口回复时缝线也会跟着融化消失，所以也用不着拆线。

　　只有体力下降这件事，是无法避免的状况。

　　（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我的状况还真差呢。）

　　雷冯悠闲的确认着自己的身体状况，一边朝医院附近的路面电车站牌走去。

　　今天因为有对抗赛举行，所以附近没有什么人影。雷冯在站牌那边确认时刻表时，一班电车马上开了过来。

　　「啊……」

　　电车放慢速度在站牌处停了下来。前面几节车厢通过前方时，雷冯在下车处看到了惊讶地张大了嘴的梅珍。

　　事到如今也不能转身逃跑，雷冯从乘车处进入了电车里面，抱着花束的梅珍还站在下车处。路面电车的电子脑，发出要人立刻做出决定的电子铃声，梅珍慌张地离开了下车处。

　　车门关闭后，电车再次开动。

　　「唷，梅珍妳好啊。」

　　「……雷顿，为什么你在这里？」

　　面对脸上浮现生硬微笑的雷冯，梅珍吃惊的提出了问题。

　　「嗯，因为医生说我已经可以出院了。」

　　「咦？可是……你不是今天才动手术吗……」

　　「嗯，已经结束了。」

　　「……咦？是动手术耶？」

　　「嗯，手术结束的速度意外的快，我自己也吓一跳呢。」

　　除了雷冯两人外，没有其他人在车厢里面。两人并肩而坐，对面窗户外的景色不断地流逝。两人就这样默默不语，凝视着飞驰而过的风景。

　　梅珍把花束放在两人的中间，那是一把有着淡色调的花束。

　　住院这段期间，雷冯收到了许多人送的花束。妮娜送的是色彩浓烈的花束，菲丽送的是有着沉稳色调的花束，娜尔姬与梅珍则带来以单色系为主的花束。

　　但梅珍自己拿来的花束，看起来就跟她的个性一样。

　　两人一起望向花束时，小声话语从梅珍唇瓣中滚落。

　　「上次的事……对不起。」

　　「别在意啦，那是意外事故，小梅一点错都没有。」

　　「嗯……」

　　「而且还好小梅没有受伤。」

　　「我……值得吗？」

　　「这种话太……」

　　「雷顿……保护了我呢。」

　　梅珍打断雷冯的话，继续说了下去。她紧紧抓住裙子，全身使劲地试着说话。

　　「……不只上次的事，之前污染兽来袭时，也是雷顿保护了我呢。」

　　「咦……？」

　　她大概是指上回幼生体袭击都市时的事吧。

　　「我从娜姬那边听说了那场战斗的事，她说好像有秘密武器存在。不过她也说在那之后，会长没有说明那是什么样的秘密武器，这点实在很怪。雷冯没出现的事也很奇怪。」

　　「嗯……」

　　「……老实讲，这都是娜姬说的。」

　　低着头全身僵硬的梅珍，肩头突然垮了下来：

　　「……我真的不懂。就算别人说雷冯曾是天剑继承者这种了不起的人物，我还是搞不懂。我知道武艺家很厉害，不过也只能了解到这种程度而已。虽然晓得雷顿做了坏事，才会被赶出古连丹……」

　　接着话声中断，梅珍陷入了沉默。

　　梅珍是普通人类。雷冯明白用天剑继承者这种只在古连丹通用的表现方式提出说明，并不能让梅珍了解一切。

　　况且雷冯在至今为止的对抗赛中，也从来没有认真过，他尽可能地用比学生等级略高的实力来战斗。如果他有拿出更强实力的话，除了与第十小队的比赛外，大概就是跟哥尔尼欧战斗的时候了。

　　然而这种差别不只是梅珍，连其他人也不晓得吧。

　　而且在场上比斗的武艺家们，可能也不知道跟污染兽之间的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无法在萤光幕上看见战况转播，只能乖乖躲在避难处的梅珍等人，更是无法理解这种情况。

　　（啊，原来如此……）

　　雷冯更了解女王话中的深意了。

　　不能让他们知道，指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必须让他们以为，只要使出比赛中战斗的实力，就能跟污染兽对战。

　　天剑继承者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

　　所以即使娜尔姬说打倒幼生体的人或许就是雷冯，梅珍还是无法了解。

　　「没错，就是我。」

　　雷冯点了头。

　　「真的吗？」

　　垂着头的梅珍还是无法置信的样子。

　　「你不相信吗？」

　　「……嗯。」

　　「不过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你觉得我在说谎，我也无所谓就是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办法拿出证据给你看。」

　　让娜尔姬看到证据的日子或许会来临，由于她是武艺家，也肯定武艺家的身分。在洁尔妮与污染兽战斗的日子或许还会来临，而且到那时候，她或许会在雷冯旁边战斗。

　　可是这种机会是不会落到梅珍身上的。污染兽来袭之际，一般人能做的事，只有逃进避难所而已。

　　「我不能相信你吗？」

　　「咦？」

　　「我想要相信雷顿。」

　　雷冯看着低垂脸庞的梅珍，这一回换他陷入了沉默。

　　梅珍说的话在雷冯的意料之中，却也让他感到意外。希望对方相信自己的期待如同预料般成真，不过雷冯也担心事情不会发展的如此顺利。

　　如果只是陌生人，雷冯的情绪不会动摇成这样，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相不相信自己。

　　「谢……谢谢你。」

　　「我一直在思考雷顿说过的话。雷顿考虑了很多事，下定决心非那么做不可，才会做出那些事吧？」

　　「嗯……」

　　「……我不在现场，所以很气那些……说雷顿坏话的人，也觉得很难过……可是我没办法好好了解那些人的心情，也觉得责备他们是不对的。不过……」

　　雷冯发现时，梅珍的肩膀正在颤抖。

　　掉落的水珠在裙子上染出一片黑色的痕迹。

　　他明白，她在哭泣。

　　「小梅……」

　　「雷顿……已经很努力了。」

　　她有如呻吟般的低语着：

　　「明明很努力了……却没有人能了解……实在是太过分了。」

　　「…………」

　　（插图081）

　　梅珍口中的那些人，是院里的孩子们。

　　在那瞬间，雷冯脑海中浮现了替那些孩子们辩解的话语。虽然浮现了这种想法，雷冯又把话吞回去。这并不是因为雷冯憎恨他们，雷冯只是觉得自己连替他们辩解的资格也没有。

　　只要恨我就行了。

　　不久之前，他曾对哥尔尼欧说过这句话——自己拥有被憎恨的资格。不管事情的真相为何，都跟哥尔尼欧没有关系。只要卡哈尔德对哥尔尼欧来说是重要的人，让他变成废人的雷冯就值得被憎恨。

　　而且雷冯没资格阻止哥尔尼欧的恨意。

　　相同的理由，也可以用在院内的小孩子们身上。

　　所以——

　　「谢谢你。」

　　面对为了自己而哭泣的梅珍，雷冯打从心底道出了感谢。

　　＊

　　咚、咚……脉动声响起。

　　这是在管线中流动的液化超硒元素发出的声音吗？不，不对，洁尔妮茫然的否定了这个想法。

　　原因出在更远的场所。

　　话说回来……名为洁尔妮的电子精灵身上，并没有跟人类相仿的知觉系统。管理自己的本体——也就是这座巨大都市时，与人类近似的神经网络会因为过于敏感而无法使用。每次进行道路工程时，都会因为痛觉而发出悲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管理整座都市。

　　所以这种感觉不是都市所引起的。

　　既然如此，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在管理都市的机能中，被称作听觉的能力，只能使用在几个地方而已。除了听觉以外，还会有其他答案吗？

　　在这里。

　　就在机轮部的中枢地带。

　　为了使用都市所有能力的重要存在。

　　化身为女童姿态的电子精灵……也就是现在正思考着的自己。俯瞰都市全体的感觉，与管理自己本体的感觉。平常虽能感受到这两者间的明确界线，不曾体验过的感觉还是令洁尔妮困惑。

　　不过这种感觉真的是听觉吗？

　　它也像是触觉，似乎有某种脉动摇晃着洁尔妮本身。也有这种想法的洁尔妮，不知该如何下判断才好。

　　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呢……？

　　试图找出原因的洁尔妮虽然一直进行自我分析，但是传回来的却只有「无任何异常」的结果。

　　即使如此，她还是觉得很奇怪。

　　感到怪异的洁尔妮，此时才发现自己凝视着某一点。

　　她的视线穿过包围机轮部门的隔离层，也越过了都市外壁，凝视着大地的遥远彼方。

　　非去那边不可……这个近似焦躁的情绪驱使着洁尔妮。

　　＊

　　「我真的对你的顽固感到很厌烦耶。」

　　奇利克的冷淡地言语，让雷冯低头说了句「对不起」。

　　坐着轮椅的青年，用着不适合那副美貌的不悦表情冷哼了一声：

　　「这是为你特制的武器，你拒绝使用的话，那它就实在太可怜了。」

　　两人的视线都望向了摆在桌子上的炼金钢。

　　桌上有一根特别大的炼金钢，旁边还排了一条里面插着棍状炼金钢的特制皮腰带。

　　这是复合炼金钢，还有它的媒介们。搭配的媒介不同，还原出来的性质与形状也会不一样。这就是就读于炼金科的奇利克，在这间学园研究出来的复合炼金钢。

　　「就现状来说，能变化出来的武器有长剑、钢丝、枪、剃刀，还有棍子。其中长剑还有数种不同的形式……按照你的希望，我拿掉了刀的变化。」

　　「嗯。」

　　「真受不了你……」

　　穿上都市外战斗用装备的雷冯，默不作声地听着奇利克的解说。

　　先回去宿舍换衣服，又做好其他准备后，雷冯来到了位于洁尔妮下方的闸门。

　　他来这里三次了。

　　第一次是与老性体战斗时，而第二次则是去废都进行调查的时候。

　　最初是一个人，第二次是与第十七小队和第五小队一起出任务。

　　第三次则是……

　　「喔，你拿的东西很有趣嘛～」

　　毫不犹豫站在背后的气息，让雷冯皱起了脸庞。

　　「这是机密，给我消失。」

　　「是是是。」

　　雷冯尚未表示意见，这道气息的主人……海亚就被奇利克瞪了一眼，所以他向后退开。

　　海亚后方排了好几辆两轮机动车，还有十名左右的武艺家在那边待命。

　　他们都是海亚的部下——萨林邦教导佣兵团的武艺家。

　　手术前一天，卡利安来到了病房。

　　「老实说，都市发生了异常现象。」

　　把探病用的礼物放在一旁，礼貌上客套完几句话后，卡利安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异常现象？」

　　「这是佣兵团提供的情报……」

　　卡利安的话让脑海中浮现海亚的脸庞，雷冯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海亚在那次比赛后虽被送进医院，但他应该早就痊愈了，然而雷冯却没听说过他离开洁尔妮的消息。

　　「哎啊，请不要露出那种表情，我还有地方用得到他们呢。」

　　「什么地方……用得到？」

　　「就对抗污染兽的战力而言，我很难舍弃他们的实力。而且为了把那个叫废贵族的东西处理掉，我们也需要他们留下来才行。当然我们会使用上次那种手段以外的方法除掉它。」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方便的手段，至少这番话的前半段是认真的吧。

　　看了与幼生体的战斗就能晓得，这里的学生武艺家几乎没有跟污染兽战斗的经验。古连丹那边至少有见习制度，但这里似乎连这种做法也没有。

　　古连丹以外的都市，果然比较和平。

　　「然后呢……」

　　「啊，他们……他们那边的念威操作者发现了污染兽，就在都市的行进路径上。」

　　「行进路径上？」

　　卡利安的话让雷冯感到困惑。在念威操作者能够发现的距离有污染兽的话，都市应该会采取回避行动才对。

　　「这件事说来奇怪，所以我刚开始时觉得很可疑。当然探测到污染兽的念威操作者也对此事感到怀疑，因为他没有立刻向海亚报告，反而是先观察了好几天。」

　　说到这边卡利安停下来吸了一口气，接着眼镜深处闪出了锐利光芒。

　　「可是都市的行进路径没有改变。它仍然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而且污染兽也在原地没有移动。」

　　「有请菲丽……会长的妹妹确认过吗？」

　　「没有，因为中间还隔着一大段的距离。在这种距离下与其放出念威端子，倒不如派出侦察机比较快。探测结果已经在昨天传回来了。」

　　卡利安从书包中取出文件袋，然后把它递向雷冯。

　　雷冯接过文件袋，并且确认了内容物。之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跟预料中的一样，里面放着画质绝对称不上清晰，被拍的内容是都市外面多到数不清的荒野光景。

　　而且在那片荒野中，映照着无数个眼熟的物体。

　　是休眠中的污染兽「们」。

　　「啊，对了，我先帮你们介绍一下。」

　　在奇利克说明完之后，雷冯将复合炼金钢与抽取式炼金钢放进腰带里收好，就在此时海亚出声了。

　　两轮机动车旁边围着海亚的部下们，他用手指叫来了其中一名。

　　「他是支援我们的念威操作者。」

　　站在海亚身后的是，一名身材高姚的奇异男子。

　　他用连帽斗蓬从头到脚盖住了全身。从斗蓬中可以窥见到的脸庞戴着硬质面具，手上则是戴着皮手套。

　　这名男子甚至用布巾遮住面具无法覆盖到的脖子部分，看来他想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

　　（这个人……）

　　就是发现污染兽存在的念威操作者吧。

　　污染兽的位置，远到必须派出侦察机才能拍到它的身影，但这名念威操作者却能比任何人都早发现它……此事如果属实，那他拥有的念威能力或许比菲丽更加强大。

　　「他叫费尔玛斯。因为他的声带坏掉了，所以只能用通信的方式说话。」

　　「请多多指教。」

　　无法感受到性别机械声音，从雷冯等人的头上传出。有一枚念威端子飘浮在那里。

　　「这家伙是念威天才，不过他还拥有其他特殊能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会变成这副德性。」

　　「特殊能力？」

　　虽然对海亚轻易现出底牌的做法感到困惑，雷冯还是沉默的听着他的解说。

　　海亚用着小孩子忍不住想要炫耀，却又希望对方能够保密的模样悄声说道：

　　「他可以闻到污染兽的臭味喔～」

　　「臭味？」

　　到底在说什么啊，雷冯心想。

　　一旦出了空气罩后，根本没时间可以去闻味道。遭受污染物质烧灼的感觉会支配全身，像嗅觉这种感官，一转眼间就会麻痹了。

　　「虽然您感到怀疑，但我真的能判别气味。」

　　费尔玛斯以机械语音如此说道：

　　「沃尔夫修丁……您杀死过许多污染兽。从仍残留在您身上的气味判断，就能明白这件事。其余人等或许不明白，但我却知道这个事实。您杀死的污染兽数目，比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多，能与您一起上战场是我的光荣。」

　　「呃……请不要用那个名字了……」

　　「是的，我失礼了，雷冯大人。」

　　费尔玛斯有礼貌的抬起头，从他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带有恶意的礼貌或是讽刺意涵，这反倒让雷冯拘谨了起来。

　　「喂喂喂，我之前可是被这家伙整得很惨耶，没必要这样拍他马屁吧～」

　　「那是团长的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虽是初代团长以来的方针，但像上次那样挑衅沃尔夫修丁……抱歉，挑衅雷冯大人的行动根本毫无意义。跟应该仔细说明废贵族的危险性，并且仰赖其帮助的人为敌，如果流河尚在人世，一定也会说这种行径愚不可及。」

　　「不要提起前任团长啦～」

　　「不，请容许我说下去。」

　　海亚露出厌烦的表情，他背后的佣兵团成员则是发出了爽朗笑声。

　　雷冯看着海亚他们，一股复杂情绪油然而生。

　　「……唉，虽然已经过去的事，再说下去也没好处。」

　　「不，拜托你不要再念下去了啦～」

　　被机械语音不停教训的海亚，全身无力的瘫坐在原地。

　　「不提这件事了，关于我的事情——」

　　说完后费尔玛斯转向雷冯：

　　「我的确拥有能闻出污染兽的特殊嗅觉，那股气味是它们吸取污染物质时所散发出来的特殊波动。都市外面总是吹着暴风，那就是污染兽带动污染物质的关系。」

　　「是……是吗……」

　　对方虽然说出了污染兽可以移动大气的壮大话题，雷冯还是说不出半句意见。

　　「我的嗅觉，可以感受到乘坐那股波动而来的污染兽废弃物质。」

　　「可是……」

　　雷冯还是无法从这番言论中感受到说服力。即使对方说污染兽会移动大气，雷冯仍然做不出任何反应。这件事不但荒诞，又远远超出他能够理解的范围。

　　而且这种说法毫无可信度。

　　让雷冯感到怀疑的关键就是……

　　「嗯，我知道。在空气罩外面感受污染兽气味时，身上不行穿戴防护装备。」

　　「……是的。」

　　费尔玛斯缓缓抬起右手。

　　他在这段期间继续说道：

　　「将肉体长时间曝露在污染物质下，人是无法生存的。肉体会被烧灼、腐坏，一片一片地崩落。我的身体也无法免除这种痛苦，而且一直重复这种举动，也来不及做污染物质的除去手术……」

　　他的右手抓住了面具的下颚：

　　「不过我还有另一种异常体质，或许也可以说是忍受力吧。就算待在污染物质里面，我也不会死～。我得到了特殊的代谢能力，只要调查我的身体，人类超越污染物质的那一天或许就会来到。」

　　接着，费尔玛斯拿下了面具。

　　雷冯背后的奇利克发出了屏住呼吸的声音。雷冯自己也一样，他微微张开的嘴巴根本说不出半个字，只能楞楞地僵在原地。

　　「不过代价就是——或许会变成跟我一样的人。」

　　面前出现的是有如涂上灰炭的焦黑肌肤，而且上面布满了赤红色的血管。鼻梁也许是塌掉了吧，应该是说鼻子的位置，如今只剩两个孔洞。他没有眼睑，浊白色眼球就这样从眼眶中突出。干枯至极点的龟裂唇瓣粘在脸上，里面甚至能窥见具有强烈对比色的洁白齿列。

　　沐浴在污染物质中的频度高到来不及动除去手术，而且至今仍活在世上的人类，长得就是这副模样。

　　「得到陛下认可的您啊，请相信我的感觉吧。」

　　费尔玛斯重新戴上面具，然后向雷冯深深一鞠躬。

　　＊

　　野战场上响起警铃声。

　　不把念威操作者算在内的话，第十七小队实际能在野战场上移动的战力只有四人，但第一小队却有六人。人数上虽处于劣势，但对方必须有人留守在阵地前方，所以这种战力差距几乎可以不列入考虑。

　　事实上，菲丽的探测结果显示，敌方有两人在阵地前方待命。

　　比赛铃声响起的同时，妮娜等人也展开了行动。妮娜领着娜尔姬从右翼推进，这次第十七小队担任攻击方。身为队长的妮娜一旦倒地，第十七小队立刻会输掉比赛。这种战法虽然完全曝露出弱点，相对的也能预料敌方会朝这边集中攻击。实际上，第一小队就是把人员用到了妮娜身上，而且梵希的身影也在其中。

　　「太乱来了……」

　　活用那副巨大身躯，挡在妮娜前方的梵希如此低语。他挥舞手中长棍，引发了阵阵刭流暴风。

　　他以小队员巩固了左右两旁的位置，藉此完全封锁了妮娜等人的去路。

　　「乱不乱来……等比赛结束后再说吧！」

　　妮娜发出吼声，并且用铁鞭接住了挥落的长棍。具有沉重力道的冲击袭向妮娜，撑着身体的双足也陷入了地面。妮娜以冲刭弹开长棍，接着顺势扑向梵希怀中。她判断长棍这种武器就性质而言，在超近身战时威力会下降一半。

　　也许是妮娜判断无误吧，为了让她退下，左右两旁的队员展开了行动。

　　后方的娜尔姬抛出紧缚索牵制右侧的队员。紧缚索缠上了那名小队员的长剑，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动作。

　　即使如此，现在是二对一……情势仍然对妮娜不利。梵希的实力与自己相比，仍然占有优势。梵希不但是最高年级的学生，而且也经历过更多场像是先前体验过的对抗赛，或是武艺大会之类在洁尔妮内部进行的战斗，梵希比妮娜经验丰富许多。

　　不过如果让第一小队的视线集中在妮娜与梵希的战斗上，并且诱导他们配合这场胜负做出行动的话，在后方待命的妲尔洁娜就能更容易的采取动作。使得妮娜毫不畏惧的朝梵希击出铁鞭。

　　梵希的动作中，不但有像第一击那样使出全力的豪快猛击，也有采取让巨躯变小的架势。以撑过妮娜这种超近身战的细腻部分，可说是毫无破绽。

　　从梵希怀中被逼出时，绕到妮娜背后的敌方小队员展开了袭击。当场蹲下身躯的妮娜以左手的铁鞭将对方的剑推向前方，接着起身将肩膀靠向失去平衡的小队员，然后直接把对方撞向梵希。

　　「呜哇！」

　　闪开被撞飞的队员后，梵希缩短了与妮娜之间的距离。妮娜释出冲刭，并藉由反作用力纵身跃向后方。

　　一眼也不瞧被冲刭击飞的队员，梵希朝这边逼进了。

　　巨大身躯撞开风压，长棍也摆出了突刺的架势。身体还浮在半空中的妮娜虽然摆回架势，却没办法踏稳脚步。

　　在那一瞬间，梵希的身躯好像缩小了。他夹紧腋下肌肉，并且把长棍向后一收。

　　再下个瞬间，他用肉眼不可及的速度击出了长棍。妮娜为了弹开敌方招式而挥出的两根铁鞭都被击回，强烈冲击也袭向了胸口。

　　妮娜被击飞了。

　　「队长！」

　　娜尔姬被妮娜飞出视野角落的身躯转移了视线。敌方小队员没有放过这个瞬间，娜尔姬察觉到紧缚索握在手中的感触发生了变化。

　　对方没有放过紧缚索松动的瞬间。娜尔姬移回视线时，只见脱出束缚的小队员身影就在自己旁边。

　　「什么！」

　　「太天真啰！新人！」

　　「呜啊！」

　　全身遭受冲击波攻击的娜尔姬被撞向地面。虽然试图爬起，娜尔姬却感到全身麻痹而无法随心所欲的移动身体。就在娜尔姬挣扎的在这段期间内，审判员做出了她无法继续行动的裁定。

　　每个人都认为妮娜也会得到相同的裁定。

　　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

　　「唔！」

　　被撞飞的妮娜周围拉起了一片土烟沙幕。夹带湿气的沙土立刻落至地面。在尘埃完全落定前，一道影子从里面飞跃而出。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金刚刭。

　　妮娜以雷冯传授的技巧接下了梵希的突刺，然后朝反射性摆出防御架势的梵希使出全力一击。攻势被上段架势挡下来的妮娜在梵希反击前，以招式冲突点为起点越过他的头顶，并顺势扑向打倒娜尔姬的敌方队员。猝不及防的队员挨了妮娜一招，当场被击倒在地。

　　接着妮娜又给了刚开始被冲刭击倒的小队员致命的一击。

　　审判员做出了无法继续战斗的裁定。

　　从观众席涌出的欢呼声响遍了整座野战场。

　　「……胜负还没结束喔！」

　　「你变强了呢……」

　　梵希以长棍重新摆出架势，脸上也没有半点动摇。妮娜缓缓更动着铁鞭的防御架式，一边移动位置。

　　「是被那个男人影响的吗？」

　　「老是受别人照顾，不符合我的个性。」

　　妮娜撂下的话，让梵希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那家伙的计画，目前正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啰。」

　　卡利安知道雷冯的过去。他让原先应该进入一般教养科就读的雷冯转入武艺科，接着又怂恿小队人数不足的妮娜拉雷冯入队。

　　甚至可以说，从妮娜的决心与卡利安的想法重迭的那一刻起，第十七小队才真正成立。

　　「我很感谢会长……不过从这里开始，就是我自己的道路了。」

　　「这个回答很好。」

　　梵希也提升刭流密度回应妮娜的刭流：

　　「我会陪你打到最后一刻……虽然我想这样讲。」

　　梵希的话语中寄宿着遗憾之意：

　　「不过比赛到此为止了。」

　　就在这个瞬间，第一小队的阵地前方发生了异变。

　　烧灼视野的光芒支配了一整面的空间，接着整座野战场遭到吞噬欢呼声的轰音蹂这股冲击让妮娜摆出了防御架势。

　　「状况呢！？」

　　瞬间忘记梵希就在前方的妮娜发出喊叫声。

　　「有念威爆雷埋在地下……我们中计了！」

　　菲丽从念威端子另一头传来的声音里，寄宿着微微的焦躁情绪。

　　妮娜跟妲尔洁娜说过，她可以自由决定出击时机，是什么时候行动的……？观众的欢呼声有如被挤出似的响起。既然如此，就表示出击时机与这场爆炸恰好一致。

　　恰好一致的意思就是……

　　「……视觉遭到封锁，敌人趁虚而入了。」

　　菲丽接下来的通讯，告知了妮娜作战失败的事实。

　　妮娜不认为念威爆雷的威力可以击倒妲尔洁娜，不过念威爆雷大量而且还是出奇不意的光线与声音……多到这种地步，就算因此失去视觉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是……比赛还没结束！

　　「接下来我会阻止你的行动，然后在这段期间内击倒夏尼德与那家伙的妹妹……在那之前，我就陪你过招吧。」

　　妲尔洁娜与娜尔姬都被击倒，场上能自由活动的人剩下妮娜而已。菲丽的战斗能力虽高，但要同时应付数名武艺家的话，情况又不同了。

　　「是你输了，妮娜．安多克。」

　　还赢得了！

　　心里虽然这样想，妮娜却没办法把这股信念化做握紧铁鞭的力量。

　　举起长棍的梵希，看起来比原本还要高大。

　　妲尔洁娜恢复视力后的强烈视线，让妮娜不由自主的错开了视线。

　　发狂似的怒意席卷着整间休息室。

　　「！」

　　在没有人说话的情况下，猛烈爆发的波纹奔过了室内，具体呈现的是物体破裂的声音。排在墙边的置物柜之一被击弯成两半，在地板上弹跳着。

　　「冷静下来啦，洁娜。」

　　到门边避难的夏尼德，以极疲累的声音如此低语。

　　「……你叫我冷静？」

　　击毁置物柜的本人……妲尔洁娜缓缓回头，恶狠狠地瞪向夏尼德：

　　「我……从来没有比过这么难看的比赛！」

　　由于过度愤怒，连使用粗暴语气都做不到的妲尔洁娜环视了在场众人。

　　结果妮娜与梵希单挑决胜负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梵希作势要进攻的瞬间，妮娜就被狙击了。

　　说要派小队员攻击夏尼德他们的言辞本身，只是欺敌的假动作罢了。

　　这是被武艺长的魄力压倒，又没有注意四周情况的下场。倒在野战场上的妮娜，只能茫然的听着宣告比赛终了的铃声。

　　「可恶！」

　　妲尔洁娜又破坏了另一个置物柜。

　　「适可而止吧。」

　　「可是……！」

　　被回瞪一眼的夏尼德皱起了眉：

　　「洁娜老是依靠旁人，所以疏忽了周围的情况吧。你已经不能只看着前方了喔。」

　　「！」

　　这句话让妲尔洁娜的表情僵住了，接着她张开了唇瓣。夏尼德以为她会对自己咆哮，但妲尔洁娜却一句话也没说的闭上了唇，然后咬紧牙根。

　　「唔……」

　　从紧闭的唇缝中发出这个声音后，妲尔洁娜快速冲出了休息室。

　　大力甩门的声音在休息室内残留了半晌。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还不错啦。」

　　夏尼德就像要挥去残留在耳畔的巨响似地喃喃低语，然而这些话听起来却跟安慰一样。

　　「……哪里不错了？」

　　所以妮娜反驳了：

　　「事实上，这真的是一场难看的比赛。」

　　「哎，是这样没错啦。梵希老大的作战成功了，想不到他们能这么正确地戳中洁娜的弱点。念威爆雷的陷阱也设得很漂亮，菲丽你说是吧？」

　　被问到话的菲丽，表情比平常还僵硬：

　　「……对方恐怕在比赛前就把念威端子埋进了那附近的地面，而且也没接上念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以读取到对方的念威。敌方在最后一刻才接上念威，接着把它们当作爆雷引爆。以污染兽为对手时虽然用不到这种技术，与人类对战时又是另一回事了。这个技巧值得学习。」

　　从菲丽补上「下次这招就行不通了」的反应来看，她也觉得很不甘心吧。

　　「原来如此……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妮娜好像也从雷冯那边学到了某些技巧，不过光靠那招是不能解决所有困境的吧？第一小队不好对付。事情就是这样啰？」

　　「不过……！」

　　妮娜无法就这样咽下败果。

　　当她知道雷冯负伤无法出赛时，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妮娜无法原谅这样的自己，她不愿意承认，没有雷冯的话自己什么也做不到。

　　妮娜想获胜。这一次，就只有这一次，她不想用「这是一场好比赛」的言辞做下结论。

　　实际上，这根本不算一场好比赛。

　　自己要怎么跟待在病房的雷冯报告比赛结果呢？

　　面对被败北感鞭打到体无完肤的妮娜，夏尼德等人一句话也没讲。

　　咚咚……

　　客气的敲门声打破了这片静寂。

　　妮娜一步也动不了。夏尼德一边叹气，一边走过去把门打开。

　　「……小梅？」

　　始终保持沉默坐在长椅上的娜尔姬如此低语。

　　门扉开启的另一侧站着的是，看起来好像很害怕的梅珍。

　　「大家好～」

　　在她背后的米菲，以毫不在乎凝重氛围的悠哉声音挥手打着招呼。

05　两个战场

　　「……你要去哪里？」

　　停止哭泣后，梅珍如此低语着。虽然经过了好几个站牌，却没有任何人上车。低喃声混入电车奔驰在铁轨上的声音，几乎快要听不见了。

　　「咦？」

　　「手术结束当天出院这种事，实在是太奇怪了。雷顿要去什么地方吧？」

　　雷冯脑中没有浮现任何能够搪塞的借口，如果说「不是啦」，她会相信自己吗？

　　一定不会的。

　　「……嗯。」

　　所以他点了头。

　　梅珍望向这边。哭肿的双眼带着赤红，那对唇似乎想诉说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

　　「一定要雷顿去才行吗？」

　　「是其他都市的话，就算不是我去也没关系吧。」

　　不过洁尔妮这里没有老练的武艺家，对学生武艺家来说，这个负担太沉重了。

　　雷冯曾说，与老性体战斗时，如果有让都市半毁的觉悟就能打倒它。

　　的确，或许有机会打倒它，不过那时都市本身不再具有机能的可能性也很高。而且如果这种状态的都市碰到下一个危机……会降临的不只是污染兽的危机。或许都市机能将会无法维持人类的生命。

　　可能会发生与古连丹粮食危机一样的灾难。

　　当时的古连丹勉强撑过了危机，但是洁尔妮做得到吗？

　　到头来，只不过是稍微延后灭亡的时间罢了。

　　「我来做的话，一定能顺利完成任务的……这样想会很傲慢吗？」

　　「……听起来是有一点。」

　　「我想也是。」

　　说实在的，自己的傲慢程度不只是「一点」而已，这种事雷冯老早就晓得了。

　　「我不是想守护都市……我之前说过，自己想找寻武艺家以外的人生道路吧？这种心情现在还是没变。只要平安无事度过这次的武艺大会，我就打算回去一般教养科念书。」

　　「真的做得到这种事吗？」

　　「到那个时候，把我转进武艺科的会长也毕业了，所以应该办得到才对。」

　　「可是……」

　　「我想从这里重新开始。」

　　梅珍想说的话，雷冯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可是他并不想听。

　　「离开古连丹时，这里是我唯一能来的地方。」

　　雷冯通过奖学金考试的地方，只有这里。因为学力与金钱的理由而必须离开古连丹的雷冯，唯一的选择就是来到洁尔妮这边。

　　所以他来到这里。

　　「现在有点不同了。我想在有小梅、娜姬，还有小米的地方，队长跟大家都在的这里重新开始。」

　　所以一定要让洁尔妮维持下去才行。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能力所及的地方，我什么都愿意做。」

　　「……没有我能做的事情吗？」

　　梅珍的话让雷冯移回了视线。

　　「……我虽然没办法战斗，不过没有我能替你做的事吗？」

　　「…………」

　　「或许雷顿觉得自己只是为了自己才会做这些事，不过对我们来说，雷顿还是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也想替雷顿做些什么。」

　　「……谢谢。」

　　「因为……因为……我……我很……」

　　梅珍好像想说什么，却又满脸通红地垂下了头。

　　「那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咦？」

　　「比赛结束后再做也没关系，我想请你去队长他们那边传话，可以拜托你这件事吗？」

　　说完后，雷冯说出了自己的留言。

　　那是一句内容非常短的话。

　　「这样就行了吗？」

　　「嗯，队长一定会懂的。」

　　梅珍目不转睛凝视着做出如此断言的雷冯。

　　「雷顿很相信队长呢。」

　　「嗯。」

　　老实的点头同意好像有点丢脸，雷冯露出了苦笑。

　　＊

　　就这样，梅珍来到了休息室前。

　　途中虽被写着「非相关人员禁止进入」的绳子挡住而无法前进，但半路碰到的米菲向待在对抗赛举办委员会里的学长交涉后，梅珍总算进到了里面。

　　「小梅……你怎么了？」

　　接触到休息室内硬邦邦的空气，让梅珍僵在原地动弹不得，不过她立刻下定决心走到了妮娜的面前。

　　「那……那个……」

　　「怎么了？」

　　梅珍走到自己前方，而不是娜尔姬的事实让妮娜大感意外。妮娜露出讶异神色，接着做了一个深呼吸放松的表情，然后向梅珍提出了问题。

　　梅珍直勾勾的凝视着努力做出柔和表情的妮娜。

　　这个人就是妮娜．安多克。

　　自己并不是第一次跟她见面。梅珍没多久前才参加过集训，而且以前也去过第十七小队的庆功宴。

　　不过像这样仔细看她，好像还是第一次。

　　（这个人就是妮娜．安多克。）

　　是雷冯相信的人。

　　她虽然是武艺家，却没有比雷冯强，也没有比雷冯更夸张的过去……应该没有才对。

　　可是雷冯相信她，虽然自己根本不明白理由。

　　「那个……雷冯拜托我传话。」

　　「传话？」

　　梅珍愈讲愈小声的话语，让妮娜露出了不解的神情：

　　「传话的内容是？」

　　梅珍吸了一大口空气，接着一口气把话说了出来：

　　「去问会长，然后去洁尔妮那里，这件事只有队长办得到。」

　　「洁尔妮？」

　　说出这句话的人虽然是娜尔姬，但其他人心里也有相同的疑问吧。众人都因为不了解话意而感到困惑。

　　「这里就是洁尔妮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不晓得啦……」

　　被米菲一问，梅珍也露出了困扰表情。

　　「……他要我去问会长吧？」

　　妮娜的话让梅珍拉回了视线。大家都还在思索时，她似乎已经发现了某件事。

　　「妮娜，你知道什么吗？哎，虽然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我已经知道现在的状况了。」

　　「这种事不只你明白。」

　　夏尼德无奈的耸肩，菲丽则是说出了冷淡话语：

　　「光是前半段的话就够了。」

　　「这……这次跟我无关喔！」

　　从妲尔洁娜发飙后一直到现在，哈雷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检查着所有人的炼金钢，此时却慌张的主张着自己的无辜：

　　「话说回来……咦？难道是这么一回事吗？啊……这么一说，奇利克今天好像待在研究室耶。啊……如果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呜哇，太狡猾了！」

　　妮娜瞪了一眼下意识说出真心话的哈雷：

　　「不是这种问题吧……真是的。」

　　「……实在受不了那个烂好人。」

　　菲丽喃喃地低语，然后从放在长椅上的剑带中抽出了炼金钢：

　　「不能浪费时间，我要放出念威端子。」

　　「拜托你了，请你尽快接好跟雷冯之间的通讯。」

　　「他早上才动过手术，应该还没离开太远才对，一定能追上的。」

　　「说得没错，真受不了那家伙！」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面对夏尼德的问句，妮娜没有回头的答道：

　　「我要去我想的那个地方。你们在这里待命准备随时出动，我之后会下达指示。」

　　「了解。」

　　夏尼德回应的同时，妮娜也冲出了休息室。

　　被留下来的人是，将炼金钢复原放出念威端子的菲丽，还有把剑带拉到身边后，躺在长椅上休息的夏尼德……

　　在这两人旁边的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娜尔姬跟米菲，还有梅珍。

　　「请问……现在到底怎么了？」

　　感到困惑的娜尔姬向夏尼德问道。

　　「那家伙打算自己蛮干啦！」

　　「咦？」

　　「……他真的要去战斗吗？」

　　娜尔姬与米菲吃惊的望向梅珍。

　　「那小子说了什么？」

　　「……他想从这里重新开始，所以他要保护这里。」

　　夏尼德说了句「败给他了」，然后叹了口气：

　　「真像那家伙会说出口的答案。真是的，居然毫不在乎的做出这种事。」

　　「请等一下……」

　　来不及理解的娜尔姬压住了太阳穴：

　　「雷冯到底怎么了？所谓的战斗又是指……」

　　「这件事你马上就会晓得了。」

　　夏尼德望向菲丽，那道声音简直像配合时机似地透过端子传了过来。

　　「哎呀，你们已经知道了啊？」

　　休息室响起了卡利安略为不快的声音。

　　＊

　　「已经知道了这种事……不是问题所在吧！」

　　一边在屋顶奔驰，妮娜一边发出了怒喝。

　　离开野战场后，妮娜确认了目的地的方位，接着纵身一跃跳上建筑物的屋顶。在地面使用活刭飞驰会造成一般学生的麻烦，而且地面也有很多障碍物。在屋顶与屋顶之间奔驰前进的话，就没有这些干扰了。

　　「为什么把雷冯卷进这种危险里面？」

　　「可能的话，我也希望他能把精神都放在武艺大会上啊。」

　　这无疑是卡利安的真心话：

　　「不过情况不允许我这么做。」

　　「这次又发生了什么事？」

　　擅自派雷冯上战场的举动固然令妮娜愤怒，卡利安低沉的声音却暂时平息了她的怒火。

　　「都市正在暴走。」

　　「你说什么？」

　　「我说都市正在暴走。」

　　卡利安的声音带着烦躁感，他好像也没在自己的脑中整理好这个事实：

　　「都市主动做出冲向大群污染兽的疯狂举动……你觉得这种事可以随便说出来吗？」

　　的确，如果被普通学生知道这件事，会造成混乱吧。

　　「可是……」

　　「另外还有一点……前阵子跟幼生体的战斗，让我对一件事有很深的感触。我们只不过是毛头小子组成的集团，连跟幼生体战斗都会面临苦战。不，如果没有雷冯同学的话，我们已经成为它们的饵食了吧。」

　　妮娜没有说话，一边奔跑一边紧咬双唇。

　　的确，妮娜等人无法与污染兽正面对战吧。妮娜无法击碎那副硬壳，虽然可以在硬壳上方施加打击勉强击倒幼生体。但如果能重复使出可以击破硬壳的招式，战斗起来一定会更加轻松。

　　之后跟老性体的战斗也一样，妮娜以定出作战计画的方式帮助了雷冯，然而光靠自己的实力，就能够实现那个作战计画吗……就算可以，谁能一招击倒比幼生体强大万倍的老性体呢……？

　　某人……能办到这种事的武艺家，在洁尔妮这边吗？

　　妮娜心中没有任何人选。话说回来，她也没听过有谁跟幼生体战斗时，战果特别引人注目的话题。

　　「没有他，就没办法解决困难，这是难以撼动的事实。」

　　「唔……」

　　她有一种被雷冯用力推开的感觉。实力上的差距，妮娜早就明白了，雷冯就是站在无法轻易触及的高峰上。妮娜虽然努力想追上雷冯，却感到他的强悍实力好像不允许自己追赶。

　　妮娜的双足正要停止奔跑。

　　「不过……」

　　卡利安的话阻止了开始丧志的妮娜：

　　「他拜托我，如果你们想去的话，就替大家准备好出发要用的装备。」

　　「咦？」

　　「直接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吧，那么各位打算怎么做？」

　　问题过后，来访的是一阵沉默。其他队员虽然也听得见卡利安的声音，却没有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在等妮娜的答案。

　　「我不去。」

　　「是吗……」

　　妮娜的回应，让卡利安发出了感兴趣的声音：

　　「不像你会说的话呢。」

　　「我有其他事要做。」

　　雷冯说，只有妮娜办得到那件事，去洁尔妮那边……几乎所有人都懂。身为都市意识的电子精灵也叫洁尔妮，电子精灵之名就是都市之名的常识吧，然而却没有人能真正体会。

　　梅珍转述的话，指的就是这件事。

　　妮娜停下的双足动了起来。

　　雷冯相信妮娜才会交待这些话。

　　他说，只有妮娜才能挽回电子精灵的异常，那么自己就非这么做不可。

　　「唷！我们该怎么做？那边需要帮忙吗？」

　　夏尼德透过端子问道。

　　「我不晓得，不过我不认为他背后有人支援。你们去雷冯那边吧。」

　　「了解……我相信妳喔？」

　　「当然。」

　　从夏尼德口中说出「相信」这个字眼实在有点奇怪，妮娜不由得放松了嘴角。

　　「虽然不知道你想做什么……我还是祝你成功。」

　　「随你高兴去做吧。」

　　卡利安做出回应后，妮娜远远地跳了出去。她越过数栋建筑物，然后落到了地面。

　　或许这是她第一次早上来到这个场所吧。

　　这里是机轮部门的入口，妮娜走进了上头写着「职员专用」的入口处。

　　＊

　　从发现到报告，然后最后确认，这已经用掉了太多时间了。

　　骑乘两轮机动车四小时后，总算到了那个场所。

　　「就在那边～」

　　众人在岩石的阴影之中下了两轮机动车，接着强化视觉从那边观察此行的目的地。

　　一望无际的荒野中，只有那个场所有如研钵般的陷落，就好像最近才发生地盘下陷之类的异变。那里的斜坡上有好几个半埋在地面的巨大身影，而且正微微蠢动着。

　　是污染兽们。

　　「是一期或是二期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

　　海亚点头同意雷冯的低语。

　　看情形，母体在那边的地底产下幼生体。由于没有都市靠近，所以母体恐怕变成幼生体们的饵食，而且在它们长大至成体的这段期间内，一定也发生过激烈的同类相食现象。

　　「一共有十二只。」

　　费尔玛斯的机械式语音，宣告了污染兽的数量。

　　「跟之前的情报一样。」

　　出生时可能有上百只的幼生体，在成长到能吸收污染物质前会死去一大半，而且也会互相吞食。经过惨烈的生存竞争后，长至成体的一共有十二只。感受到都市这种顶级饲料的它们，纷纷试着从休眠状态中苏醒。

　　「再晚一点的话，它们就会直接来到都市了。」

　　海亚一边说话，一边以单手向背后的部下们分配作战位置：

　　「那么……我们这边负责一半，也就是六只。契约就是这样。」

　　「我知道。」

　　雷冯冷淡地点头，然后从剑带中抽出了复合炼金钢与青石炼金钢。跟之前一样，两把武器的握柄可以互相连接。完成这个动作后，雷冯按照奇利克的指示，将棒状炼金钢插入了复合炼金钢的孔洞内。

　　雷冯从卡利安那边听到了这件事。

　　以专用的流浪巴士在各都市间移动的萨林邦教导佣兵团，会被都市用金钱请去跟污染兽战斗，或是参加战争。

　　为了跟污染兽决战，卡利安也向佣兵团进行了交涉。

　　然而海亚却提出了洁尔妮无法负担的金额。

　　学园都市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研究与新技术，或是开发新技术的实验及验证资料。这里的学生虽然只有业余水准，但升上高年级生后，就能习得足以成为各都市研究员的知识。这里的研究或是开发的资料在专业领域中，可以成为新发现或是新技术的基础，不过在这里进行的实验与验证资料本身，对其他都市来说也具有意义。学园都市就是靠贩卖这些资料来取得利益。

　　可是既然身为学园都市，就不会一味的追求利益。产生的利润，主要都用来补助学生的生活支出。

　　洁尔妮的财政状况，不可能支付得出海亚要求的金额。

　　在这种情形下，卡利安与海亚之间产生了折衷案，双方也缔结合约。

　　卡利安提出能够支付的金额，海亚则提出那些金额可以请到的佣兵数量。接着再用能动员的佣兵数量，来决定萨林邦佣兵团一次可以应付几只污染兽，剩下的污染兽则是用洁尔妮的战力来对付。

　　事情就是这样。

　　洁尔妮的战力，指的就是雷冯。

　　「我就分你们一半，照你们喜欢的方式去狩猎吧。」

　　「……这种口气真让人不爽！」

　　海亚不悦的声音，雷冯已经没在听了。

　　「停手吧。被允许能持有天剑的武艺家，就是这种样子。」

　　费尔玛斯安抚着焦躁的海亚：

　　「拥有天剑就表示拥有他人望尘莫及的高强实力。不管战场上有多少同伴，他们都是孤身应战，这就是天剑继承者。能站立在他们旁边的人，同样也只有天剑继承者。」

　　「呸！」

　　海亚以不是在都市外面的话，就要当场吐口水的表情说道：

　　「结果只是没有协调性嘛～我就算手持天剑，也不会变成这样。」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流河也是。」

　　意味深长的台词虽引起雷冯的兴趣，但他却没有主动提出询问。将棒状炼金钢全部插入孔洞中后，雷冯将刭流贯入了复合炼金钢内。

　　「复原AD。」

　　复合炼金钢对复原关键语产生反应，并且改变了形态。暴增数倍的重量传到了手腕。

　　「……那个人……」

　　看到复原的长剑让雷冯蹙起了眉。那个人指责别人顽固，自己却也不遑多让。

　　雷冯拿在手中的剑，的确是一把长剑。虽然它只有单刃，剑身也描绘着微微的曲线，不过它仍是一把剑。从剑刃的部分就能明了这个事实。比起锋利度，更优先强调坚固程度的剑刃上，感受不到刀特有的透明感。

　　（唉，只是这样的话就算了，反正之前的武器也是这种形状。）

　　而且这种形状确实能更轻松的切割污染兽的坚硬外壳。

　　「那么……」

　　上吧，雷冯这样想着，嘴中也在喃喃低语。在那个瞬间，他突然在意起背后的方向，却没有感受到从后方追赶而来的气息。

　　（小梅有没有把事情办好呢？）

　　雷冯不认为她会无视自己的请托。不过要在比赛进行时进入休息室内并不容易，如果能把人叫出来的话就没问题了，可是……

　　「喂，再等一下吧。它们醒过来时，会比睡大头觉时好砍喔～」

　　也许是因为甲壳密度会发生变化吧，呈现休眠状态的污染兽非常坚硬。在活动时过度坚硬的外壳会阻碍躯体的动作，所以或多或少会变得柔软一点。

　　据说这是为了避免休眠时遭受同类吞食的机制，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洁尔妮正朝这边接近。已经感受到它的存在的污染兽们，半埋在地面中扭动着躯体。它们恐怕正在降低甲壳的硬度，藉此让动作更加灵活吧。

　　「……连我的份一起收拾掉也无所谓。」

　　「真不爽耶！让我好好教你团队合作的优点，你就静静等着吧。」

　　雷冯虽然想无视在巨岩顶点处重重坐下的海亚，然而……

　　（哎，请您暂时等一下吧。）

　　费尔玛斯从念威端子另一头传来的声音，阻止了雷冯的脚步。

　　雷冯望向海亚，看样子他好像没听见费尔玛斯的声音。

　　（现在的通讯只有您能听见。）

　　「为什么？」

　　雷冯也压低了音量。

　　（海亚对您很感兴趣，因为流河经常提到他师弟戴尔克。身为戴尔克弟子的您成为天剑继承者后，他如同跟自己的事情一样感到高兴。）

　　明明是机械语音，却能感受到里面寄宿着怀念的感觉。

　　「你是……」

　　（我是流河从小就认识的儿时玩伴。哎，就年纪来说，流河比我大上很多，不过我也跟戴尔克互相认识……不过他看到现在的我，能不能认出来就是一个谜了。）

　　雷冯想起了费尔玛斯隐藏在面具底下的脸孔。

　　（我也想跟您见面。不过我们最近没有预定要回古连丹，所以我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想不到我的心愿会用这种形式实现呢。）

　　「……陛下打算怎么处理废贵族？」

　　无法询问海亚的问题，雷冯向费尔玛斯提了出来。就是因为废贵族的存在，才会演变成现在的这种危机。如果它能消失是再好不过，然而废贵族被抓到古连丹的话，雷冯就没办法像卡利安那么轻松了。

　　因为莉琳与戴尔克他们都在古连丹里。

　　（这个嘛，我也很想知道……陛下打算怎么处置废贵族。不过萨林邦教导佣兵团，就是为了找寻废贵族，并将它带回古连丹所组成的集团。虽然王位交替，这个命令却没有改变。由此可见不只是当时的陛下，连王家内也秘藏着某种利用方式。）

　　「你们一直遵照陛下的命令找寻废贵族吗？」

　　（嗯……我觉得初代团长还在世时，团内还有使命感之类的气氛存在，不过流河继承团长之位后，这种感觉好像就淡了许多。话说回来，流河加入佣兵团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这种事情。）

　　「咦？」

　　（流河只是想四处流浪，看看更广大的世界罢了。）

　　出乎意料之外的回答，让雷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他经常说，自己为了满足愿望，让戴尔克被束缚住了……流河听到戴尔克的弟子成为天剑继承者时，他真的很高兴。）

　　「…………」

　　然而那名弟子却大大丢了戴尔克的脸。

　　（所以海亚很讨厌您。）

　　「这是为什么？」

　　在那一瞬间，雷冯以为那是因为自己玷污了赛哈丁武门的名声。

　　（不是这样的。）

　　有如读取到雷冯心中的想法似地，否定话语传到了耳畔。费尔玛斯利用念威，从雷冯在护目镜中的表情中看出了他的想法吧。

　　（海亚不是在古连丹出生的，他是流河被某都市雇用时捡回来的小孩。刚捡回来的海亚，是一个狂妄又爱闹别扭的小孩，不过他很敬重流河的强悍。在相处的过程中，也渐渐产生了如同亲子般的感情。每个小孩都不想看到父亲毫不保留的夸奖别人的小孩吧？）

　　「……我不是很懂。」

　　雷冯也是孤儿，他不可能理解亲子间的感情。

　　不过他知道如果戴尔克夸奖其他弟子的话，自己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海亚想要得到废贵族，然后回到古连丹，理由就是他想得到天剑。他想证明戴尔克的弟子做得到的事，流河的弟子一样做得到。）

　　这回费尔玛斯真的笑了起来。用机械语音表现出来的窃笑声虽然奇妙，却有种令人发笑的微妙感觉。

　　这可以说是亲情吗……？

　　不对……应该是……

　　无法整理脑中思绪的雷冯抱住了头，就在此时念威端子突然传出了杂讯声响。

　　（你到底在干什么？）

　　那是极冷淡，却非常耳熟又令人安心的声音与话语。

　　「菲丽……学姊。」

　　想起费尔玛斯也听得见通讯，雷冯连忙补上了「学姊」二字。

　　（我的端子到达这里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先借用了这位先生的端子。）

　　菲丽的声音中寄宿着不满。

　　（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机械语音接着说道。看样子雷冯身边的念威端子上，同时有两股念威的存在。

　　（不是阻碍我的念威，而是与其同调吗？真了不起！干扰他人念威的程度我也做得到，不过我从没听说过有人能劫持念威端子呢。）

　　（不好意思……）

　　菲丽用着比机械语音更加淡泊的声音，对兴奋不已的费尔玛斯撂下了这番话。

　　（我有事找这个得了傻瓜绝症的笨蛋，不相关的人请离开。）

　　（啊……）

　　再来就听不见费尔玛斯的声音了。看样子，菲丽完全抢走了念威端子的使用权。

　　虽然看不到身影，实际上却已经是两人独处的状态了。压倒性的尴尬与紧张感仿佛拧挤全身似地袭卷而来，这是菲丽的怒意。

　　「呃……对不起。」

　　（第一句话就道歉，你还真了不起呢。你该不会觉得只要道歉就能了事吧？）

　　「呜……」

　　（唉，算了，我能理解状况……我实在对洁尔妮武艺水准的低劣程度感到很失望。）

　　「不是这样啦。」

　　菲丽表示理解的话语虽让自己松了一口气，雷冯还是摇头说道：

　　「这里是学园都市，所以这种情况一定很普通。」

　　（……真是麻烦死了。）

　　菲丽自顾自的喃喃自语，然后把妮娜等人的事情告诉雷冯，并且提出问题。

　　（那么为什么把他们叫来这里呢？）

　　既然学生武艺家的实力不值得依靠，就没有把夏尼德等人叫到此处的理由。

　　「我有东西想让他们看。」

　　（看什么？）

　　「与污染兽的战斗，我的战法一定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过佣兵团的战法应该会有帮助才对。菲丽，如果你能把战斗过程记录下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

　　在古连丹时，年轻武艺家上战场前，会先让他们观察老练武艺家与污染兽的战斗。让那些年轻武艺家感受战场上的氛围，并且亲身体验污染兽的可怕后，才会让他们作战。这样不但容易觉悟，也能先在脑海中摸索战法。古连丹经常进入与污染兽战斗的状态，才会有这种习惯。

　　（光储存在我脑中的话，很难还原成可以播放的媒介……不过应该能录下在护目镜上成像的画面吧，我会让哥哥做好准备。）

　　「那就拜托你了。如果这场战斗只让夏尼德学长他们看见，而没办法让队长看到的话，我觉得之后自己好像会被怨恨……」

　　（请不要说那些会让我不想准备的话。）

　　「咦咦！？」

　　（我骗你的，那么我先跟夏尼德学长他们这样讲吧。）

　　「嗯，请跟他们说，在可以看见战斗情况的位置待机。要等多久才能开始录？」

　　（只是要录可以看的画面，现在就可以了。如果再等一会儿，我的端子就会抵达这里，那就能录下全方位的影像。）

　　雷冯看了污染兽们的样子后点了点头：

　　「那就请你这样做吧。」

　　（那么，我把这枚端子直接拿来支援你。）

　　说罢，护目镜中的视野瞬间转暗，接着变得更加鲜明。

　　「菲丽提供的画面果然比较棒。」

　　（……就算你夸奖我，我也不会原谅你。还有你的状况不住，请不要太乱来。）

　　「我知道了。」

　　菲丽的声音中断了，她也许利用这个机会通知了夏尼德他们吧。

　　「那么……」

　　事情几乎都准备好了。

　　（再来就是要相信队长了。）

　　跟担心队长的心情相比，与面前污染兽战斗的状况根本不算什么。

　　＊

　　就在雷冯这么想的时候，事情已经结束了。

　　不过菲丽却刻意没说出这件事。

　　被惯用的铁栅栏围住的粗糙电梯抵达机轮部门后，妮娜头也不回的奔向了中枢地带。

　　现在只是傍晚，所以没有任何清扫人员在这里。连管理机轮部门的作业员，在这个时段也几乎待在休息室内。在近乎空无一人的机轮部门中，妮娜毫无顾忌的全速奔跑着。

　　洁尔妮正在暴走。

　　她无法相信，那个跟小女孩一样的电子精灵会暴走。

　　然而事实上都市不但没有躲开污染兽，甚至还朝污染兽的方向直线前进。

　　因为雷冯正要在都市的行进路径上跟污染兽战斗。

　　（可恶，她到底怎么了？）

　　为了确认这件事，以及如果真是如此，一定要想办法阻止的妮娜不断奔跑，却不由得感到疑问。

　　（那么温柔的她居然……）

　　妮娜与洁尔妮的友谊，是从她入学后担任机轮部门打工清扫员的时候开始的。与青梅竹马的哈雷相比，交往时间虽然短暂，但洁尔妮却是她来到学园都市后第一个交到的朋友。就这层意义而言，化身为女童姿态的电子精灵对妮娜来说相当重要，在这份友情中，交往时间的长短并不是重点。

　　「一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了。」

　　洁尔妮自己不可能想这么做。

　　想到此处，妮娜猛然惊觉。

　　妮娜的脚几乎也同时停下。

　　她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身影。

　　目前耸立着中枢地带的厚重金属板。描绘着微微曲线的无数金属板构成了一座小山……那儿就是中枢地带。

　　平常的话，洁尔妮会在里面。

　　「洁尔妮！」

　　妮娜一边呼唤洁尔妮的名字，一边绕着金属板的周围走动着。她虽然走了一圈，却没发现可以让人进去的入口。

　　她只能大声呼唤：

　　「洁尔妮！」

　　妮娜的声音被机轮部门独特的噪音渐渐吞噬了。

　　呼唤洁尔妮时，某种东西涌上了妮娜的胸口。不，是心跳变快了。勉强加快血液流速的感觉，让妮娜感到胸口一阵苦闷。

　　心脏扑通扑通的跳着？

　　这是亢奋感，明白这点后，妮娜压住了自己的胸口：

　　「……这是怎么一回事？」

　　简直跟自我意志与周遭状况无关似地，身体寻求着兴奋。意志与肉体朝反方向前进的感触，只让妮娜觉得不舒服。体温明明一直上升，头部却有血液被抽干的晕眩感。

　　「唔……」

　　妮娜不由得脚步踉跄，跟着伸手撑向了金属板。

　　此时——

　　喀嚓……

　　「什么！」

　　妮娜失去支撑点的身体开始倾斜，然后倒下。一边倒下一边映入眼帘的是，靠上去的金属板向内侧对折而开启的光景。

　　虽立刻做出了防御姿势，倒在地板上的妮娜还是向前方滑了出去，她跌下去的地板是一个急斜坡。被压下去的金属板传出闭合声响，感觉自己被禁闭在黑暗中的妮娜，就这样滚了下去。

　　「唔！」

　　她的肩膀撞到地板，身体也停了下来。妮娜并没有滚动太久，顶多只有五圈吧。就算把身体停止滚动向前滑行的距离也算下去，这段斜坡也不算太长。

　　「这就是……内部的模样吗？」

　　想不到能用这种方式进入。

　　妮娜爬起来确认周围的状况。

　　跌倒时虽然觉得一片漆黑，但这里却不暗。淡淡的光源，就在不是很宽广的空间中央。

　　金黄色与蓝色的淡淡光芒仿佛心脏鼓动似地依序发出，先缓缓推开又慢慢将黑暗拉回。

　　重复发出的眩目光芒，让至今心脏仍快速跳动的妮娜更不舒服了。

　　「在那边吗……？」

　　某物在脑袋里面不断打转，无法随心所欲以活刭恢复体力的妮娜，拖着步伐朝光芒中心走去。

　　之前已经提过，这里并不宽敞，因此她的眼睛立刻看见了在中心发光的物体真面目。

　　「洁尔妮！」

　　在那边的是乘坐在以机械构成的大型基座上的宝石。基座高度大约到妮娜腰际，而且只要四、五名成人手牵着手，就能把这个基座围起来。放在上面的物体虽然可以称做宝石，却没有经过任何切割，就像把刚挖出的矿石原封不动放上去一样。

　　基座的接地处有着数根管线，并且朝外面伸出。

　　表面附着了许多黑浊石块的宝石，跟平静无波的水面一样透明。

　　洁尔妮就在里面。

　　不过里面有的不只是洁尔妮。

　　「……这是怎么一回事？」

　　妮娜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洁尔妮那失焦的眼瞳凝视着虚空。妮娜不晓得宝石的内部究竟是什么状态，不过伸展四肢的小女童就浮在里面。宛如死去的模样，让妮娜的背部起了鸡皮疙瘩。

　　「你为什么在这里？」

　　洁尔妮后方有一个巨大物体。

　　光是黄金色的丰厚毛皮，以及拥有复杂分支的巨角，就让它产生了强烈的存在感。

　　雄山羊。

　　废贵族。

　　它与如同死者般一动也不动的洁尔妮一起待在宝石内。

　　「你这家伙……为什么在这里！？」

　　妮娜发出吼声，同时抽出了炼金钢。晕眩感被怒气吹跑的她将炼金钢复原，接着使出了刭流。妮娜挥起两根铁鞭，然后使劲击向宝石。

　　清彻声响传遍四周。如同鼓动般交互扩散的青光和金色光芒虽在瞬间产生晃动，却立刻恢复了原状。

　　「唔！」

　　被弹飞的妮娜在空中恢复平衡后着地。虽然连续击出铁鞭，宝石仍然文风不动。

　　不……

　　（好像理所当然的被某物弹开了……）

　　她甚至有这种感觉。

　　（那是什么东西……？可恶！）

　　菲丽的念威端子应该跟妮娜一起进入了此处。自己可以请菲丽加以解析，而且说不定她已经在分析了。

　　不过妮娜并没有这么做。她压抑住下意识想呼叫菲丽的自己，接着做了一个深呼吸。

　　（雷冯也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是这么想的。

　　虽然仅有一瞬，借着愤怒达到忘我境界的方式还是奏效了，至今为止的不快感觉已不复存。能使出刭流，应该是件好事吧。

　　不过妮娜没有再次挑战那个宝石监牢。

　　（或许洁尔妮身上发生了什么异变。）

　　不管怎么看，那东西都像机轮部门的中枢部分。一旦它遭受破坏，都市或许也会丧失部分机能，不可以轻易对那个东西出手。虽是被怒意冲昏了头，但说不定自己剎那间正试图破坏都市本身。想到这里，妮娜的脑海掠过了另一种恐怖感。

　　既然如此，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呢……

　　『吾……』

　　「……！」

　　脑中突然涌现的声音，让妮娜的身体僵住了。

　　『吾身早已腐朽，亦丧失了原有天命。仅余魂魄之躯，凭借疯狂憎恶变革为愤怒之炎。吾寻求能令重生之躯成就新天命的主人。渴望火焰之人啊，过来吧。遣派祈求火焰之人降临吧。值得拥有吾之灵魂的人，现身吧。吾身将成为长剑，挥去伊格纳西斯之尘，并将主人之敌悉数化为灰烬。』

　　雷冯在这个废贵族以电子精灵的身分管理的都市上，听过这些话。

　　但对妮娜来说，废贵族的话语却是初次耳闻。

　　「你……在说话吗？伊格纳西斯之尘？你在说什么？」

　　废贵族的话语中全是听不懂的字汇，这让妮娜感到很困惑，不过她立刻挥开困惑。

　　虽然都是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却也有了解的部分。因为妮娜知道的事实里，也混杂了废贵族出现在与第十小队的比赛时，她所听到的事。

　　「为了与污染兽战斗，你正在寻找某人当宿主吧？难道你也想把洁尔妮纳入那个范围里面吗？」

　　『为了得到有资格拥有吾魂之人，吾，将采取行动。』

　　「什么……？」

　　『状况令人变革，使人成长。』

　　说完简短字句后，废贵族沉默了。

　　（变革，成长的意思是……）

　　苦思过程只有短暂的片刻，妮娜立刻就发现了这件事。

　　「该不会……你为了达到目的，要让我们跟污染兽战斗吗！？」

　　被强迫战斗的话，人就不得不变强，因为不变强就没办法活下去。被电子精灵守护，在流浪的都市中生存的人们，只需要处理极不可能发生的危机。如果从他们身边拿走电子精灵的恩惠，情况会变成如何呢……

　　更甚者，都市主动朝污染兽那边前进的话……

　　人们就必须不断跟污染兽对战。

　　「太荒唐了……都市会灭亡的！」

　　与污染兽的战斗，经常伴随着都市灭亡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自律型移动都市才会以避开污染兽的方式四处走动。

　　『只要有资格拥有吾之人现身，即可从伊格纳西斯之尘手中拯救数倍的人类。』

　　「这个理论……太乱来了！」

　　妮娜发出了呻吟声。这个废贵族之前还依附过渴望守护洁尔妮的迪恩，现在却表示为了找到自己的主人，就算让洁尔妮毁灭也无所谓。

　　「怎么可以让你随便摆弄这座都市……放开洁尔妮！」

　　（插图113）

　　至今仍跟死者一样动也不动的洁尔妮，让妮娜内心的某个角落感到焦躁。

　　『你身上没有极限意志。』

　　废贵族的身影，在宝石中缓缓摇动着：

　　『不过你身上有某种奇妙的感应。』

　　「你在说什么……？」

　　『想要守护这座都市的人啊，就用你来试看看吧。即使没有饲育吾的极限意志，还是将一切赌在那股感应之上吧。』

　　「什……」

　　莫名感受到身体面临危险，妮娜摆出了防御架势。

　　不过这个动作一点意义也没有。

　　妮娜以防御架势移动铁鞭时，虽然产生了些微的时间差，但铁鞭还是挡到了妮娜与宝石的中间。

　　真的只有些微的时间差而已。

　　废贵族在宝石中的身影，却在剎那间消失了。

　　接着，顺利的滑了进来……

　　「什么！啊……」

　　胸口深处被某物渐渐填满的感觉……

　　「该……该不会……」

　　某种感觉袭向全身。就像有液体硬挤进来似地，以激烈速度灌入胸口深处那个连自己也不清楚在哪里的空洞。

　　在如同溺水般痛苦中，妮娜以渐渐失去形体的意识思考着。

　　（说不定这就是……）

　　迪恩当时感受到的事物……？

　　「住……住手啊啊啊啊啊啊啊！！」

　　妮娜的惨叫声被金属板反射回来，除了菲丽外，谁也没有听见。

　　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念威突然中断，所以菲丽无法得知结果。

　　菲丽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通知卡利安派人过去机轮部门那边。

　　就是因为这样，她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正要准备战斗的雷冯。

　　＊

　　「那～么……」

　　坐在巨大岩石上的海亚慢慢起身。完全脱离休眠状态污染兽们，正抖动着身躯试图展开双翅。

　　「差不多该上场了。」

　　配合着海亚的低喃声，可以感受到在各处以轻松姿势待命的佣兵们，正静静提高着刭流。这是在不刺激对手的情况下，小心使出刭流的方式。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雷冯向菲丽问道。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战斗过程不记录也行……还是不要记录比较好。」

　　（我知道。他们更依赖你的话，我可受不了。）

　　对菲丽毫不留情的话语露出苦笑后，雷冯确认了污染兽的状况。

　　它们已经借着气味，发现雷冯等人就在这里了吧。它们会优先选择这边，还是一口气飞向强烈主张自己拥有猎食场所的洁尔妮呢……

　　「那么，请大家好好看着这场战斗。」

　　（不要乱来啊。）

　　传入耳畔的是夏尼德的声音，雷冯微微放松了嘴角，然后对海亚说话：

　　「我们至少配合一下出击时机吧。只要有一只跑到洁尔妮那边，事情就麻烦了。」

　　「你在跟谁说话啊～」

　　海亚在战斗前的情绪也很亢奋，那是一道如同咧嘴大笑般的声音：

　　「我们可是战场上的猛犬喔～别把我们跟那些连咬人的方式都还要别人教的小狗混为一谈啦。」

　　「随便你吹嘘吧。」

　　雷冯将复合炼金钢大剑扛在肩头，摆出了攻击架势。

　　仔细一看，海亚也用钢铁链金钢摆出了一样的架势：

　　「一只也不要放过！」

　　那个瞬间，雷冯前方奔出了一道冲击波，他直接释放了冲刭。没有集中而只是随便向前方释出的冲击波击碎了地表，满天尘烟卷起阵阵旋涡，一边吞噬了污染兽们。

　　「狩猎时间到了！」

　　海亚高声叫道，然后一马当先的冲进了土烟之中。在他背后，佣兵们也以极贴近地面的姿势高速前进。

　　「复原02。」

　　雷冯将青石炼金钢变成了钢丝。视线锁定了先从土堙中飞出来的一只污染兽后，雷冯解放了集中在双足上的刭流。

　　这是内力系活刭变化——旋刭。

　　在那瞬间，他踏碎了当作立足点的巨石，接着向前方冲出。从土堙中飞出的污染兽扭动着如蛇般的细长躯体，有如搅动空气似地鼓动翅膀向上飞升。

　　雷将大剑朝突出的颚部深处斩落。

　　坚硬的甲壳轻易遭到切碎，旋刭的威力也没有减弱。挥落大剑的动作过程中，雷冯的身体从污染兽的颚部，一直穿到了躯体一半的地方。大剑的剑刃，就这样撕裂了那副巨躯。

　　完全无视被斜向斩断向下掉落的污染兽，雷冯着地了，他身上的动能还没消失。雷冯双足使劲，在地面刻划出两道长长的痕迹，一边用剩下来的集中力拆开以剑柄相连的炼金钢。

　　虽然四周仍被尘砂掩盖，视觉却没受到任何阻碍。

　　因为有菲丽的支援。

　　雷冯控制着向前方滑出的躯体，一边回头确认着钢丝传来的感触。

　　自己要打倒的污染兽还剩下五只。确认它们全部被钢丝缠住后，接着雷冯放掉了青石炼金钢。

　　青石炼金钢的剑柄立刻朝上空飞升。那个剑柄在半空中回转了一圈后瞬间停止，接着在原地剧烈摇动了起来。这就是刚从休眠状态中清醒的污染兽被冲刭冲击波扰乱，又急着脱出土堙范围的下场。就像从四面八方互相拉扯的拔河比赛一样，在近乎均衡的状态下，没有任何一方能以力量取胜。速度减弱又失去平衡的污染兽们，再次被拖向了地面。

　　「下一个……！」

　　正当雷冯口中喃喃低语，一边打算让充满体内的活刭爆开时，却因为痛楚窜过背部而跪了下来。

　　（冯冯！）

　　菲丽连这种节骨眼也坚持用那种昵称叫自己。与其说是丢脸，雷冯反倒涌上一股笑意：

　　「不用担心，只是背上的伤稍微裂开而已。」

　　（这不是小状况！）

　　「不严重啦。虽然会痛，可是防护衣并没有破掉。」

　　伤口裂开这种事，比起防护衣破掉，只能在一定时间内战斗的情况要好多了。

　　雷冯让活刭爆发，以膝盖着地的姿势冲向天际。他在撕裂烟尘，拚命挣扎试图飞向天空的另一只污染兽头上落地。

　　「我在一个不能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的那一刻，就是死亡的时候。」

　　只要站在这里，不管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都不能拿来当作借口。

　　大剑挥落。

　　污染兽的头掉了下来。

　　（插图117）

　　大剑的锐利度无话可说，它不会像上次那样一下子就累积了过多热能，划出来的斩线也平稳无比。虽然雷冯的肉体状况不能说是良好，但精神上却是绝佳状态。

　　污染兽朝地面掉落，雷冯站在它上面抬头望着天空。与污染兽作战时看到的天空，总有一种生锈般的赤红色调，这是因为污染物质的浓度高到了某种程度之故吗？费尔玛斯说的事情，说不定是真的吧。

　　「我的状况很好……今天的我，好像连这片天空也能斩开呢。」

　　（那种事情不重要，赶快把它们收拾掉吧！）

　　被菲丽一骂，雷冯露出了苦笑：

　　「我知道了。」

　　雷冯蹬向污染兽坠落的圆形头部，再次跃往空中。另一只污染兽刚好从他脚下通过，看样子它总算找到了敌方的身影。那只污染兽咬碎了兄弟的头颅，一边转换着行进方向。

　　在空中做出回转让身躯上下颠倒的雷冯，用大剑的剑背抵住在空中被拉撑的钢丝，藉此停止了上升。在钢丝前端，污染兽正狂暴的扭动身躯试图挣脱束缚。雷冯让大剑在紧绷的钢内丝上滑行，并且试抓住青石炼金钢的剑柄……

　　「啧！」

　　砰的一声，雷冯失去了平衡。由于钢丝离开手中已有一段时间，所以在里面流动的刭流也因此中断，然后消失了。在上空狂暴扭动的污染兽，以及另一只都得到了自由。雷冯虽然勉强抓住剑柄，力量的均衡却朝着其中一方开始倾斜，他的身体也被拖向了那边。

　　顺着这股力道，一边描绘拋物线一边被甩飞出去的雷冯解除了钢丝状态。当最后两只污染兽也获得解放之际，雷冯重新用剑柄将两把炼金钢连接了起来。

　　「复原01。」

　　钢丝瞬间集合成束，青蓝色剑身从左手长了出来。

　　雷冯被抛出去的方向前面有两只污染兽，它们翻转身躯，如同交缠在一起般地朝雷冯迫进而来。

　　雷冯不慌不忙的抽出插在复合炼金钢孔洞内的棒状炼金钢，接着又从剑带上取出别的棒状炼金钢，然后把它插了回去。

　　「复原AD。」

　　炼金钢再度复原。握柄伸长到跟雷冯的身高一样长，前端也长出了偃月形的刀刃。这就是被称为大剃刀之类的武器。

　　大剃刀的握柄尾端接着青石炼金钢长剑，雷冯将刭流贯入，并且让这股能量爆发开来。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饿蛇。

　　雷冯就像要把自己也卷进去似地高速回转，然后朝其中一只污染兽冲了过去。描绘着圆形轨道不断回转的剃刀的刀刃，接触到污染兽的长颚，接着有如卷入敌人肉体似地挖去了周遭的部位。

　　这是天剑继承者卡温迪亚的技巧。削去污染兽颚部的雷冯继续推进，同时加快身体回转速度扩展刀刃的攻击半径。他变成了破坏万物的回转旋风，一片片削去了污染兽的躯体。

　　最后雷冯连根砍掉了它的一只翅膀。无法飞行的污染兽，拖着另一只污染兽朝地面坠落。雷冯利用冲刭的反作用力向下急降，朝那两只污染兽追了过去。

　　他把握柄末端的青石炼金钢长剑朝向下方。

　　狙击目标是没受伤的污染兽。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爆刺孔。

　　就在旁人以为插在污染兽胴体上的剑，会照这样直接刺入更深处时，突然产生了一股爆炸。具有方向性的爆炸，在污染兽腹部内解放了爆风。从身上开了大洞的污染兽身上再次跃向天际的雷冯，又将复合炼金钢复原成大剑，接着把青石炼金钢变成的钢丝撒向四周。

　　剩下两只。

　　其中一只已经在旁边等着雷冯了。

　　巨大的獠牙不断迫进。

　　形如同巨大獠牙般大大撑开的颚部深处有一个空洞，在那里面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颗硬牙。它会先用颚部撕裂猎物，再用口腔吸入。被吸进去的物体会被小颗硬牙撕成碎肉，接着被丢进消化器官内吧。

　　雷冯浮在空中的身体，无视物理法则的急速下降。

　　雷冯将再次释放的钢丝接到了地面上。

　　污染兽长长的躯体，以高速穿过了头顶。被硬壳包裹的足部虽试图抓住雷冯，但他却以挥击长剑弹回，或是将其斩飞的方式应付过去。

　　以急速降下的方式避过突进的雷冯，用钢丝卷住了污染兽的躯体。

　　另一只污染兽袭向再次在空中静止的雷冯。

　　那只污染兽张开了与生俱来的异样长嘴。

　　一边拉开粘液，一边打开的嘴，正准备吞噬雷冯。

　　他解开咬合在一起的两柄炼金钢。受到头顶上方的污染兽拉扯，钢丝在一瞬间绷得死紧。雷冯扭转身体后在钢丝上着地，接着用脚勾住青石炼金钢的握柄，然后高高举起了复合炼金钢的大剑。

　　这是外力系冲刭变化——闪断。

　　凝缩而成的巨大冲刭化为斩线形态，从上段架势一口气挥落的复合炼金钢剑身射出去。

　　拥有巨口的污染兽正面承受了这道冲刭，污染兽发出霹雳啪啦的声响，接着被撕裂。

　　以雷冯为中心被分成左右两半的污染兽一边掉落内脏，一边通过他的身边，然后朝地面坠落。

　　雷冯的立足点突然失去了支撑力，因为跟大地连接在一起的钢丝松脱了。被抛向空中的雷冯为了防止自己掉落地面，抓住了呈现钢丝状态的青石炼金钢剑柄，接着直接利用单摆原理跳至在头顶盘旋的污染兽上方。

　　炼金钢再次接合为一，这回雷冯将剑刃扫向了在脚边的污染兽。如果刚才的污染兽是被纵向切开的话，现在这一只就是被横向剖开的。雷冯当作立足点的腹部先行掉了下去。连接翅膀的胴体部位虽然继续飞向前方，却也配合着翅膀速度变慢的步调缓缓坠落。

　　一边注意不要被掉落的腹部撞到，雷冯跳了起来。高度虽然很高，但雷冯利用复合炼金钢的重量左右卸去了落下的速度，然后在地面着地。

　　雷冯要打倒的污染兽一共有六只。全部收拾掉后，雷冯深深的吐了一口气，他让体内高涨的活刭慢慢沉静下来不过战斗还没完全结束，所以雷冯没有停止运行刭流，也让炼金钢保持复原状态。

　　「辛苦了。」

　　菲丽的声音从念威端子另一侧传到了耳畔。

　　「……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你实在很猛耶。」

　　夏尼德的感叹声也传了过来。看样子菲丽启动了通信功能。

　　「就算亲眼看到，还是难以置信。」

　　是娜尔姬的声音。

　　「……这是在作梦吗？」

　　这是妲尔洁娜的声音吧。雷冯虽然听说为了对抗赛把她拉进了小队里面，却没想到她会来到这里。

　　「呃……用不着管我这边，请看看那边的战斗吧。」

　　感到害羞的雷冯，望向仍在战斗中的另一边。

　　率领佣兵们的海亚正在战斗。

　　海亚他们的战斗，完全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为了让六只污染兽的行动不一致，或是不让它们远离战场飞向都市，众人一边分散污染兽的攻击，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海亚再以集中对付一只的方式击倒污染兽们。

　　海亚修复好的炼金钢，跟之前一样是钢铁链金钢的刀，乘着冲刭的刀刃毫不留情的撕裂着污染兽的外壳。也许是单次发出的刭流量不及雷冯之故吧，海亚无法对刀刃挥击范围以外的地方施加斩击，也无法一击打倒污染兽。

　　「干得漂亮。」

　　夏尼德如此低语。

　　「我大概知道你想让我们看什么了。」

　　「不过这种东西……」

　　如此低语的人是妲尔洁娜，雷冯知道她下半句话的意思。

　　「我不打算说以我为目标是不可能的事，不过你觉得在就学期间内有可能达成吗？」

　　「唔……」

　　雷冯这句话让妲尔洁娜发出沉吟声。

　　「武艺家以污染兽为对手时，本来就该使用那种战法。就战术而言，那种方式绝对正确。我的战斗方式，跟有勇无谋的傻瓜一样。」

　　他望向海亚的战斗。

　　他的个人战技，果然跟雷冯很接近。上一回之所以能赢过他，只是因为出现了极细微的误差罢了。就算握刀，雷冯也不觉得自己的胜率会大幅提升。对手是熟知赛哈丁刀技的海亚时，情况更是如此。

　　他能成为天剑继承者吗……？就雷冯的眼光来看，除了刭流量无法令他满意外，其他部分应该不成问题才是。

　　想做的话，海亚也能独自应付六只刚变为成体的污染兽吧。

　　不过海亚并没有这样做。

　　他战斗时让身为部下的佣兵们在背后支援，藉此将自己死亡的机率降至极限。

　　「我的战法只要有一步走错，就会立刻死亡。每一个失误都会通往死亡之路，因为没人能替自己挽回失误……」

　　实际上，之前与老性体的战斗中出现的失误，就造成了炼金钢的损坏，而雷冯也因此陷入了危险困境之中。如果不是妮娜机智，真不晓得战况会演变成怎样。

　　念威端子另一侧仍然保持沉默。

　　「所以我想让你们看他们的战斗方式，就算没办法马上做到，下一次也行。如果下一次也不行的话，那就再下一次，因为我想跟你们并肩作战。」

　　以前，妮娜曾教过自己，在一旁看着别人蛮干时的心情。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会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担心的话，那么那些人能做的事情，只有尽量替自己降低危险降临在身上的机率。

　　「你说的话还真沉重啊。」

　　夏尼德打破沉默喃喃低语。

　　「对不起。」

　　「……不过，被你拜托的感觉也不坏啦。」

　　「如果你觉得我也能助你一臂之力的话……」

　　「当然啰。」

　　雷冯对娜尔姬的回答点了头。

　　「洁娜，这就是第十七小队。」

　　「嗯？」

　　「不差吧？」

　　「哼。」

　　光听声音，不晓得妲尔洁娜露出了什么表情，不过夏尼德窃笑的声音倒是听得很清楚。

　　此时，夏尼德突然用轻佻语气说道：

　　「这么一来，妮娜那个人绝对会说要继续举办集训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那件事了，就是我们在集训时没办法完成的重大活动。」

　　「咦？」

　　「你是笨蛋啊，为什么不晓得这种事呢！是澡堂，澡堂啦！说到澡堂嘛，当然就会联想到那个啰……女孩子们裸着身体一起泡澡，还有不经意的肢体碰触……我们就是要偷窥这个啦！」

　　「什么……！」

　　娜尔姬说不出完整句子的声音响起，甚至可以感觉到菲丽念威的温度骤降了许多。

　　「……我想你的人生还是重来一次好了，从零岁开始。」

　　「……虽然我一直觉得你是傻瓜，想不到居然笨到了这种程度。」

　　端子另一端传来了炼金钢复原的声音。

　　「呃，喂喂喂，等一等，我在开玩笑而已啦！而且雷冯也有一份喔，对吧？」

　　「请不要随便把我加进去。」

　　撑过瞬间集中在自己身上的杀气，雷冯摆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模样。话说回来，实际上雷冯根本不记得自己加入了这种计画。

　　「喂喂喂，不要说这么冷淡的话嘛。集训第一天的那个夜里，我们不是在视线交错中交换了彼此的决心吗？」

　　「不，没这回事。」

　　「你这个学弟好冷淡啊。」

　　夏尼德发出了无奈的低语声。

　　「别把别人卷进你想做的蠢事里！」

　　妲尔洁娜的怒喝声迭上了夏尼德的惨叫声。

　　雷冯决定不听下去，将炼金钢恢复成原状。

　　海亚他们的战斗也结束了。

　　佣兵团做着要回去的准备。配合他们的行动，雷冯也走向藏着两轮机动车的场所。

　　（队长会怎么想呢？）

　　这个念头忽然浮现心头。

　　从妮娜口中听到对抗赛不会弃权的时候，雷冯产生了被抛在一旁的感觉。他觉得好像有人对自己说，第十七小队就算没有你也没问题，所以我们已经不需要你了。

　　不过妮娜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这是雷冯对妮娜的信赖，雷冯只是觉得寂寞而已。

　　明明是自己想让妮娜他们变强的，但听到这种话后，雷冯还是觉得寂寞。他对这样的自己感到丢脸。

　　所以从卡利安那边听到这次的行动时，雷冯就想让妮娜他们见识一下这场战斗。为了让他们变强，就必须让他们好好看一看与污染兽的决战。

　　（不对，应该不是这样吧。）

　　雷冯摇摇头，否定了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想法。

　　（我只是想融入这里而已。）

　　所以才让他们看了自己的战斗，以及比自己所知的古连丹流战法，更能具体表现团队优势的佣兵团战法。

　　「总之，我们回去吧。」

　　回洁尔妮。

　　妮娜、菲丽，还有梅珍他们都在那边等着自己。

　　希望大家都能展现出更好的自己……一边这么想，雷冯跨上了两轮机动车。

终章

　　从空气罩外面透进来的风声，与车体配合都市前进动作碰撞缓冲板的声音……自己是第二次听到这种声音组合了。

　　「你一定要走吗？」

　　似曾耳闻的这句台词摆在眼前，而且还有一对刻意挤出闪闪泪光的眼睛看着自己，与其说是生气，她反而有一种全身虚脱的感觉。

　　「你在干什么？」

　　在原地蹲坐下来的莉琳，把额头紧紧压上脚边的滑轮行李箱，并且发出了呻吟声。想起过去的自己，她感到丢脸的快要死掉了。

　　「真失礼，我很依依不舍耶。」

　　停止演戏的席诺拉挺起胸口说道。

　　莉琳在流浪巴士的车站。一旦下定决心，动作就要迅速。她向学校提出了休学申请，也跟宿舍那边讲了这件事。之后她打包好行李，接着马上办好了来到古连丹的流浪巴士的乘车手续。

　　出发前，莉琳在戴尔克家里住一晚，然后直接从那边过来这里。戴尔克虽然只有送莉琳到家门口而已，她却觉得这种送行方式很有养父的风格。

　　她压根没想过席诺拉会在这里出现。

　　「学姊为什么会在这里？」

　　「哎啊，来替可爱的学妹送行有错吗？」

　　「呃，是没错，没错啦……」

　　莉琳前天向席诺拉说了自己要离开的事后，直接被她拖到了之前去过的酒吧，而且席诺拉还把刚好去到那家店的客人，全部卷进来办了一场盛大的送行宴会，所以莉琳以为席诺拉的饯别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祝你一路顺风啰。我不会叫你早点回来，可是回来时一定要有精神喔。」

　　「……是的。」

　　被温柔眼神如此说道，莉琳自然而然放松了嘴角。

　　「啊，不过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啦。我最近啊，如果一天不摸莉琳的胸部，就会觉得全身不对劲呢。」

　　「我哪知道这种事啊！」

　　「……请你在我的瘾头发作前回来啰？」

　　「……我会尽量晚回来的。」

　　面对吸着指头装成纯真孩童模样的席诺拉，觉得自己头很痛的莉琳压住了太阳穴。

　　听过的尖锐汽笛声撕裂了噪音。

　　「那我要走啰。」

　　「嗯，慢走。」

　　席诺拉挥着手，就好像替只是出去一会儿的友人送行似地。

　　（我没办法用这种心情送行吧。）

　　她想起了自己替雷冯送行时的事情。觉得再也见不到面的送行，跟还会再见面的送行不同吗？

　　席诺拉的观念跟普通人很不一样，所以这种看法也不是很准吧。

　　在乘车口向送行的席诺拉再次挥手后，莉琳走向自己分配到的座位。

　　「呃……在这边。」

　　她找到了自己的座位。这是必须长时间坐在上面的场所，所以每个人分配到的空间，甚至广敞到可以横躺下来睡觉的程度。

　　放置行李的地方就在头顶。

　　「我来帮你吧。」

　　莉琳正打算抬起行李时，从旁边伸来一只手臂轻轻抬起了行李箱。

　　「啊，非常感……」

　　谢你——莉琳虽然想这么说，但回过头看到手臂的主人后，她整个脸都僵住了。

　　「行李只有这样而已吗？就女生来说很少呢。」

　　有如理所当然似地轻松的向自己搭话的人，是一名美型青年。他以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瞳，从旁边俯视莉琳。

　　「萨瓦利斯……大人？」

　　「嘘，我希望你不要太常在这边叫我的名字。」

　　「为……为什么您会在这里……？」

　　「嗯，我要出一个小小的极机密任务，所以要去其他都市才行。那你又是为什么呢？」

　　「咦？这个嘛……」

　　「哎，算了。这会是趟漫长的旅行，我们好好相处吧。」

　　自己要去见雷冯的事应不应该说出来呢……就在莉琳烦恼之际，萨瓦利斯也失去兴趣。

　　驾驶表示要出发了。

　　流浪巴士上有天剑继承者……旅行的安全明明得到了保障，莉琳却莫名感到不安。

　　「哎呀～我第一次到都市外面呢，真教人期待～」

　　莉琳以忧郁的叹息声，回应了在后座以愉快口吻如此低语的萨瓦利斯。

　　＊

　　虽然追着流浪巴士，从车站那边一路走到了外围地带，但看样子这附近已经是尽头了。席诺拉停下脚步，将手扠在腰上凝视着正要消失在地平线彼端的流浪巴士。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流浪巴士大概已经跟其他景色混在一起而看不清楚了吧，但对席诺拉……不，对能让天剑继承者跟随的古连丹女王——爱尔榭拉．亚尔莫尼斯而言，还是看得见流浪巴士。

　　「那么，再来会变成怎么样呢？」

　　爱尔榭拉想的不是萨瓦利斯的事，就算担心他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会在旅途中死去的话，那就去死吧。爱尔榭拉要求的资质之中，运气也是必要元素。倘若萨瓦利斯以死者身分回到古连丹的话，就表示他的运气不住。

　　话说回来，凑齐十二名拥有超绝才能的天剑继承者这件事本身，爱尔榭拉完全帮不上任何忙。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运气。

　　而且爱尔榭拉这种人物的诞生，也只是幸运下的产物。

　　「吶，你怎么想？」

　　爱尔榭拉将视线从巴士上移开，然后望向自己脚边。

　　「这个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地方躺了一只野兽。它不是被饲养的寻常兽类，而是类似犬类的躯体上披着长长的毛皮，而且伸向地面的四肢前端，长得很像是人类的手指。

　　做出回应的就是这匹野兽。

　　「古连丹，你怎么看？你的同类会来这里吗？」

　　「就算他过来也只是撒播毁灭，然后成为猎物罢了……就跟以前的我一样。」

　　古连丹的语气中，带着旁观者的冷淡。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面对爱尔榭拉的低语声，古连丹冷哼了一声并将下颚靠向地面趴着。

　　「哎，虽然不晓得事情会怎么演变，不过只要小莉没事就好了。」

　　爱尔榭拉露出笑容，古连丹又哼了一声。流浪巴士已经完全消失在视线内，古连丹看着那个方向，动了动长耳后喃喃低语：

　　「……黄莺啼了。」

　　「咦？」

　　没听过的名词让爱尔榭拉提出了反问，但古连丹并没有回答，只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保持沉默。

　　（插图127）

后记

　　无谋的挑战……这就是后记。我是雨木シュウスケ。

　　嗯嗯，这一回恐怕是本系列最长的后记吧。

　　因为啊，这次有十六页呢！

　　这大概等于文库版二～三册的后记份量了。在本篇搞这种事的话，就会像在书店的书架上摆字典一样呢。还是分开来出比较好赚喔？

　　总之，我就尽量努力看看吧。如果写不下去的话，后面再改成闲扯模式（至于平常的后记是不是闲扯嘛……略过不提）。

　　首先是执笔前后去东京的话题。

　　「我去参观录音了喔」

　　第五集是一月发行的，所以这个情报稍微有一点过时了，不过《钢壳都市雷吉欧斯》的广播剧＆有声书已经决定要制作了。广播剧已经播送过了，但有声书那边的情况如何呢？说到这里，我居然会不晓得发售日耶。

　　我这样写的话，责编一定会加上编辑部．注的字样吧，机会难得，我就先把地方空出来吧。

　　（编辑部．注：这回发行的CD有声书，其实是广播剧没播放过的完全收录版。内容以文库第一集的故事为主轴。发售日是四月下旬。本CD有FUJIMI预售版与一般流通版两种类，不同处在于特典CD中收录的自由访谈内容。FUJIMI版的申购期限为三月三十一日，请尽早订购以免向隅。详情请连上「FUJIMI行动商店」，或参照二月底发售DRAGONMAGAZINE四月号特集，以及富士见书房的官网。【本消息为二○○七年一月时的情报】)

　　好。

　　那么，我去东京参观录音了。

　　我搭了新干线。

　　嗯嗯，没错，我住的地方明明有机场，我还是搭了新干线。虽然不晓得自己在想什么，我还是花了四小时左右搭车去了东京。刚到东京的那一天，我在饭店附近用了餐，然后就回去睡了。

　　接着我隔天去了录音室。

　　我是第一次去录音室呢。

　　我跟工作人员打了招呼，接下来又跟声优打了招呼。喔喔……这个人原来是配某某的声音啊，一边想着这种事，录音工作也开始了。我读了别人递过来的剧本，也被问了「这个角色用这种声音可以吗？」的问题。

　　该怎么讲呢，这完全是我没接触过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晓得自己的发言是否合理。真是困扰啊～现在回想起来，工作人员大概是想确认声音跟作者的印象一不一样吧。不，我觉得坐在旁边的剧作家好像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实在很紧张，所以没什么印象了。对不起。

　　声优果然是职业水准呢！他们不只读过剧本，连原作也看过了。我说「这个汉字要这样读～」时，他们还会回答我「咦？可是原作的片假名注音是这样耶？」。而且录音结束后有人问我「拿到首领洛可可了没？」，还有人若无其事的喝着有氧矿泉水呢。

　　广播剧跟CD有声书，就是由这些人制作。除了各声优的支持者外，喜欢雷吉欧斯的大家也会听得很高兴。广播剧的部分，在「富士见Teenage　FanClub」应该还听得到，请各位务必确认一下。

　　至于网址，请各位参照《钢壳都市雷吉欧斯4confidential　call》的后记啰！（宣传）

　　还有赠品喔。收录结束后拍的纪念照，被刊在DRAGON　MAGAZINE的彩页上了。最近体重增加的事，就老老实实地呈现在照片上了。（沮丧）

　　「杀意波动真的存在就好了啦～」

　　因为有富士见Fantasia小说大赏．第十八届颁奖典礼，所以我去参加了。

　　责编：「这次有颁奖典礼，你要来吗？」

　　雨木：「我要去～」

　　大致上就是这种感觉。

　　不不不，雨木得到佳作的是第十五届时。唉，已经过了三年了吗，光阴似箭啊～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坐进了新干线。我很怕麻烦，所以使用新玩意时，一定要维持某种程度的干劲才行。

　　那么，我在冈山换乘希望号朝东京前进，一直到新大阪站为止，我旁边都没坐人。

　　虽然觉得旁边一直没人的话就轻松了～不过现实生活可没这么好混，在新大阪那站一口气上来了许多人，我旁边的位置也被坐走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我们都付了车钱。只买一个位置的雨木，根本没资格碎碎念。

　　反正我有买书，在座位上睡觉也没差。我是这样想的，不过……

　　旁边的人比我先睡着了。

　　哎，对方把头靠过来的话，只要推回去就行了。事情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虽然没发生这种情况，隔壁的人却做了更麻烦的事。

　　是打呼。

　　「嗯嘎～吼喔！」

　　这种超大打呼声，简直可说是来自冥界的呼唤嘛。阵阵的打呼声不允许我入睡，而且我忘了带耳机出来，想用手机听音乐蒙混过去都没办法！

　　至于到底有多大声嘛，车厢里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望向这边呢。

　　哎呀！你们这些人只要苦笑就行了，用不着跟我一样坐在旁边吧！

　　没有任何人听见我的心灵呼喊，就这样抵达了东京。

　　那么，关于颁奖典礼嘛，真的很好玩。我住大阪时，有一些机会可以碰到住在关西地区的作家，不过跟东京的作家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就算去东京开会，也是隔天就回来了。

　　我很不会记人的脸跟名字，有带名片来真是太好了。

　　我甚至续摊了四次，也跟很多人说到了话。

　　「买本漫画吧，这位太太」

　　在写这个前，我收到了「DRAGON　AGE　pure」虽然在DRAGON　MAGAZINE上做过宣传，不过在这边还是要提一下，负责插图的深游老师也出了《钢壳都市雷吉欧斯》的漫画。

　　我手头上的Pure是十一月发行的第三号。这一回好像是预告篇，所以从下期第四号开始就是本篇了。我很期待呢。

　　顺带一提，我完全不晓得剧情。讲白了，就是不要插嘴非自己专业的领域。

　　写本篇小说的人是我，不过给予登场人物与世界视觉色彩和形态的人，却是深游老师。

　　也就是说，她也是本作的父母亲之一。在插图中才能享受到的深游老师的画，会在本漫画中以一格一格的方式将角色动作呈现给读者，所以这位太太买一本回去吧。

　　本漫画于明年春天的DRAGON　AGE　Pure　Vol.4开始连载喔！

　　请各位多多指教～

　　「我迷上转蛋了」

　　我的电视机前面，正排着一堆DB（注：七龙珠）的转蛋玩具。

　　不不不～我对转蛋玩具并没那么有兴趣……话说回来，我在写前作的后记时，正在收集钢弹呢。呃……我没有像收集钢弹那么热血的收集转蛋。就算我开始收集转蛋，也很有可能一到手就腻了，所以差不多就像保管东西那样。第一集的圣魔大战也一样，集到的贴纸被我用橡皮筋束成一捆后丢到桌上了。

　　我现在收集DB的心态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现在Sky　Perfect　TV（注：日本的卫星电视）还在播它的动画，而且小学生使用的文具上也有DB的图案，就算到了现在，DB还是很受到小孩子们的欢迎。

　　漫画连载都已经结束好几年了……真可怕。

　　言归正传，因为我的小侄子喜欢DB，所以他想要DB的转蛋玩具。他最想要的悟空跟比克一直拿不到手，所以我以帮忙的心态玩了转蛋，想不到没花多少钱就给我投中了，反而让小侄子有一种「我们的辛苦到底算什么啊……」的感叹就是了。

　　这就是原因吧，很久没玩过的转蛋让我很开心，所以我决定下一个系列出来后，我要自己收集。

　　只不过，小侄子想要的是那种可以拿来玩的类型，就是角色会摆出招牌姿势的玩具。

　　这种转蛋投一次二百圆。

　　说到另一个系列嘛，是加上迷你场景的人偶玩具。

　　这种投一次要三百圆。

　　我是从这一种开始收集的。从我开始收集后已经出了两个系列，不过这种转蛋的重复率少，所以我全部都集全了。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很想要「你竟然杀死克林！」（注：弗力沙在悟空面前杀死克林，让悟克变身成超级塞亚人的名场面）的转蛋啊，如果投出来就好了呢。只可惜它是在我开始玩转蛋前出的，所以现在已经收集不到了。

　　话说回来，这种心情应该怎么描述才好呢？

　　啊啊，可是就算下个系列有出，我也没有地方摆了……

　　「那么……」

　　我还剩下好几页的空间耶。下回预告先挪到后面，那我现在该写些什么呢……

　　好，来说鬼故事吧。

　　雨木很喜欢听鬼故事（但是我很不会讲），在出道前还弄了网页收集鬼故事（※现在已经关掉了）。

　　来发表那些故事吧。

　　不敢看鬼故事的人，请直接跳到「关于下集的故事」那边。

　　另外，在刊载时，我已经事先对贴文者的文章做了一些改编。

　　「隔壁的房间」

　　我有一阵子独自住在关西。当时隔壁房住了一对很像是夫妇的房客，而且他们每晚都很吵闹。我累了一天回来时都会觉得很讨厌。

　　我甚至可以听到夫妻吵嘴，还有看电视的笑声。我心理想着「这些家伙真讨厌十一边像这样生活了一年半。

　　到后来我因为某种原因而要搬出这栋公寓，不过住了一年以上，所以我跟管理员已经变得很熟了。

　　搬走前，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事。

　　当话题转到隔壁的房间时，我把自己被打扰的事情说了出来，此时管理员却露出奇异的表情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我隔壁的房间好像都没有住人。

　　那间房的隔间与房租都跟我住的房间一样……但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房客入住，而房间也就这样空了三年。

　　……我希望祂们要吵闹的话，在自己房间里吵就行了。

　　「老旧的独栋房屋」

　　我在搬家公司打过两年工。某天，我跟同事加上新进人员三人一起出去工作。到了那边后，出现在面前的是一栋老旧的独栋房屋。

　　而讨厌的预感，就是从看到日照不足的那栋房屋后开始的。

　　我们把货车里的行李搬到房子里面，不过没一会儿新人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我向同伴提议可以吃午饭顺便休息，结果客户也跟我们一起去吃饭了。

　　客户在午餐时说那间房子便宜得吓人，自己能买到那间房子实在很幸运。跟对方吃完午餐后，新人也恢复了体力，所以我们继续开始工作。

　　在搬东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间会让人不想进去的房间。不过因为工作之故，我们到最后还是得进去。

　　最先进去的人是我的同伴，我则是跟在后面进了房间。那房间是一间和室，大小刚好可以当作寝室使用。

　　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觉得除了客户外，还有不知名的视线盯着我们工作。

　　我们拚命的赶完工作，然后开着搬完行李的货车回去了。

　　在半路上，负责开车的同伴把车停了下来——

　　「货架上好像重重的，是不是有东西忘了搬下来？」

　　他说了这样的话。为了确定货架上有无行李，于是我下了车。

　　我打开货车门后来回看了几次，里面果然没有任何行李。

　　相对的，货架上有许多手印。

　　而且那些手印一直延续到轮胎那边。

　　回去的路上，我们碰到了车祸，同伴他们受到了治好要一个月的重伤。

　　同伴在车祸的瞬间，好像看到了——

　　露出轻蔑微笑的老太婆。

　　「被拉」

　　这是我还是小学生时的故事。刚搬到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时，有一个朋友还有朋友的父母亲，到最后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亲都说不要靠近的池子。

　　刚开始时，我不晓得什么大家要说这种话。之后我问了别人，原来是因为只有小孩子会在那个池子里面溺水，而且有时候还会发生溺死事件。

　　小孩获救后——

　　「水底有老婆婆在拉我的脚。」

　　都会异口同声的这样说。

　　那个池子在我小学三年级时被埋掉了。

　　不过被埋掉的池子只要一下雨，里面的土就会像含有血水似地变的赤红，并且化作一片泥沼。

　　不久，发生了在那边玩泥巴的小孩，以及走过上面的小孩被拉进泥沼中的事件。跟我同年级的小孩也被拉进了那片泥沼，还好他运气好被两名路过的大学生救了起来。

　　得救的小孩果然还是说着同样一句话：

　　「有人拉我的脚。」

　　现在那片泥沼被填入混凝土，变成了水泥地面停车场。

　　「事到如今，我豁出去了」

　　干脆趁现在来搜集鬼故事好了。不过很不巧，我现在没有网页，也没有预定要成立网站。愿意让亲身经历，或是听过的故事刊载在雨木作品后记的奇特读者，请让文章寄至富士见书房……写这段文字时，我还没有得到责编的许可，因此请以编辑．注的方式回答。

　　（编辑．注：当然OK啰。不过基本上后记的梗请自己想！没梗可写的话，就拚老命去弄有趣的梗来写！！笑）

　　不行的话就这样办吧……雨木也有用mixi（注：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的交友网站），所以请大家传讯息给我，可是这种方式只有会员可以使用。不巧的是，我的好友名单中并没有召募同行以外的人，所以我没办法直接回应，不过我还是会回复感谢讯息给各位。而且跟这次不同，投稿者的姓名也会被刊载出来。当然，想匿名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比照办理。

　　「关于下集的故事」

　　那么，下一集预定五月发行。虽然稍微空了一点时间。不过从DRAGON　MAGAZINE四月号开始，我又有三个短篇要刊载了，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这回跟上次一样稍微跟本篇有点关联。不，应该说我不小心在外传中埋入太多伏笔，所以各位读者一定要看喔。（宣传）

　　哎，话虽然这样讲，不过根据今后动向不同，也许外传都会变得跟本篇有关联吧。

　　……我会努力不被腰斩的。加油。

　　啊啊，不过啊，外传真的不错呢～外传，好憧憬喔～而且我可以写冯冯过去的故事，或是妮娜的家族故事，古连丹袭击事件，席诺拉大活跃，海亚修行篇，莉琳旅情篇，菲丽离家出走篇，或是第十七小队雾气弥漫浴室密室杀人事件之流浪巴士战栗时刻表不在场陷阱大破解……（这一篇不可能吧）。

　　……因为有大家的热烈支持，我才可以实现这么多的妄想，所以我想趁机会说出这些想法，并且以这种作战方式争取读者们的支持。

　　「下回预告」

　　所有人一起变强……这是自己曾对妮娜起过的誓言。然而终于找到方法的雷冯，面前出现的却是妮娜病危的现实。妮娜每分每秒都在变化的病况，以及暴走的洁尔妮会走向何种终点呢——

　　离开古连丹的莉琳，也会在沿途停靠的都市中遭遇到怪奇事件。

　　下一回的《钢壳都市雷吉欧斯6 red nocturne》。

　　敬请期待。

　　都是因为有各位读者支持，本作品才可以进入其他领域，我也才能努力的让妄想实现。

　　　　　　　　　　　　　　　　　　　　　　　　　　　　　　　　雨木シュウスケ

　　（注：本书日本出版日期为2007年1月，后记所提讯息皆为当时状况。）